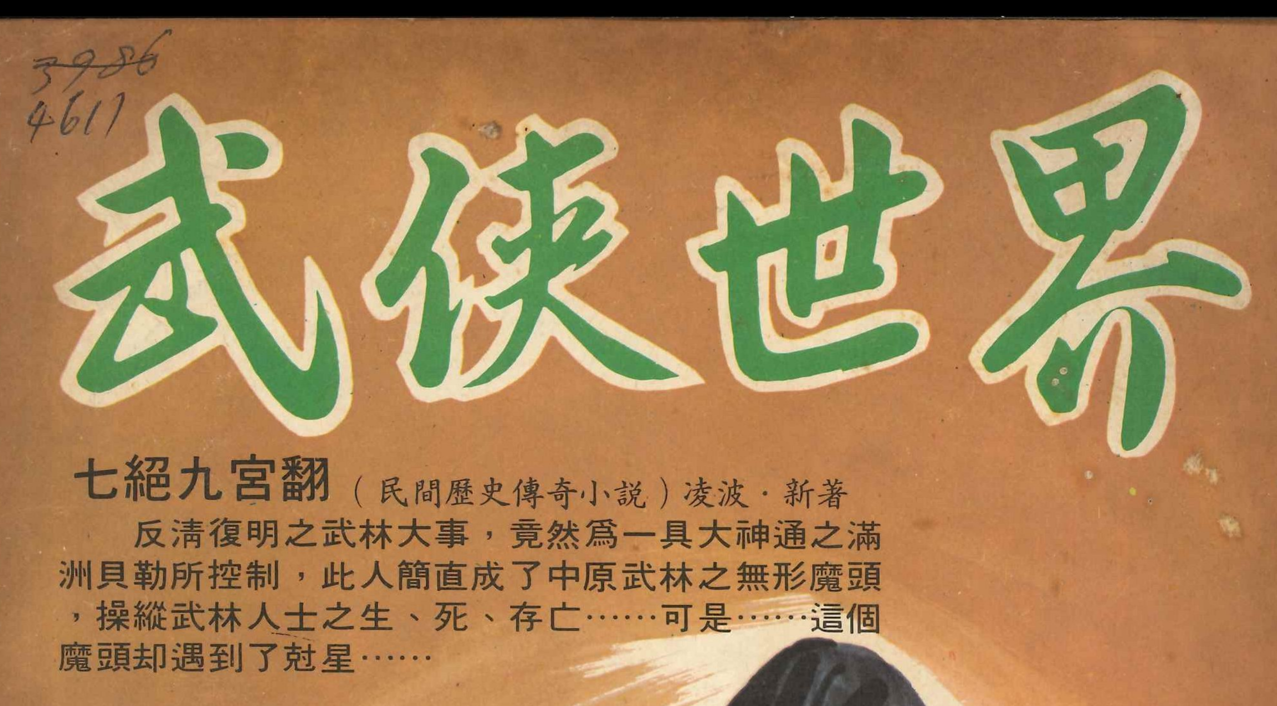


七絕九宮翻（民間歷史傳奇小說）凌波・新著

反清復明之武林大事，竟然爲一具大神通之滿洲貝勒所控制，此人簡直成了中原武林之無形魔頭，操縱武林人士之生、死、存亡……可是……這個魔頭却遇到了尅星……

$3.00

1031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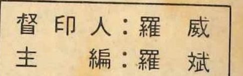
在壹零叁叁期開始，我們天大面子獲得港台兩地最暢銷、最受歡迎之小說名家古龍最新作品「楚留香的故事——玉劍傳奇」獨家刊載權。古龍的作品，遐邇知名，毋庸多贅。尤其是在其筆下的這位楚盜帥——楚留香，寫來更爲傳神，更爲活現。其豪放之處，彷彿是他自己的寫照，大有「放胆文章拚命酒」氣概！幸勿錯過。

＊＊　　＊＊　　＊＊

今期巨型小說刊出的「七絕九宮翻」，是凌波的巨著，故事中描述一羣反清復明武林之士，在他們的壯舉大事正在策劃得如火如荼之際，竟然爲一個具大神通之清洲貝勒所控制，操縱了之武林正義之士的生死存亡大權，但這魔頭到底却還是……？過程充滿凜烈雄壯氣氛，忠義事蹟永垂千古！

＊＊　　＊＊　　＊＊

下期除了推出馬雲的間諜鬥智故事「機密檔案——３０７」外，特別選刊一部由曹若冰執筆撰著的俠義情仇追魂劍客故事「苗山四鳳」，情節哀艷動人，迂廻曲折，緊張刺激，故事中的人物，個個有刻劃入微之描述，傳奇個性之活靈活現于紙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3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七絕九宮翻

凌波·文
子成·圖



莊中隱雙煞

時維康熙之五十四年，天下總算太平了！

佩文韻府已於六年前（康熙之四十八年）完成，是年更大破策妄阿拉布坦之兵於哈密。

自從清兵入關，這一批野獸是與中原的大好子弟結下了深仇大恨，可惜七十餘年來，血，已漸漸乾了，色也漸漸褪了！人——是善忘的，因此，早已忘了滿奴之殺戮，屠城，還有國亡了！

在以前，韃子之入關至順治帝入主中原，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沒有中原人士在拋頭顱，洒熱血，與韃狗拚個你死我活。

鎮上來狂魔

一直來的中原武林人士所掀起的反清鬥爭是可歌可泣的，即使遭遇慘敗，落了個一事無成，不過，却勾起了多少有血性人士的敬仰，追慕以及循着先人之血跡再構成了一個反清運動！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三藩之亂」，然後是「文字獄」，有多少武林人士被捲了這幾個狂飈中！

康熙之廿二年，台灣被鄭成功叛將施琅解決，好！反清運動從此之後轉入了地下——

不可思議的是，在近來連武林中人也開始音沉跡杳，也因此有心人不得不說：七十餘年來，漢人早已忘了家國之痛，而主子的皇恩浩蕩（主子不論是滿人抑或漢人），令百姓能喘一口氣，不必再痛遭殺戮，抄家，誅族，滅門之禍，百姓不得不歌頌大德，齊口一聲：「是眞太平盛世」也！

然而，眞的是太平盛世？

眞的是漢滿一家？

眞的是再無血的報復？

唉！誰知？天知道？或者是天知道吧了！

這兒是湖北荊門山！荊山是個絕險之所在，在西北却有一所山莊，在絕壁險境之中，誰也想不到這座山莊的主人乃是失踪江湖垂三十年的乾坤雙煞；龍凌霄，鳳嘯靜，提起這一對江湖俠侶，只要你是武林中人，就得喝一聲采，叫一聲好，台灣鄭家之亡，就是這一對夫婦仗乾坤雙圈，將施琅擊成重傷，幾乎一命嗚呼，如不是施琅手下十八名神刀手之搶圍，施琅早已命赴玄冥，也不能封侯拜爵，享他的下半世福。

即使如此，十八名神刀手，只剩下了三名，而這三名也不過是乾坤雙煞對施琅的讓步，如果，鄭氏門中稍有不幸，那麼，定當有十倍之報復，而留下三人性命，只不過要施琅留下鄭門的後裔。

換句話說，威震絕域之飛天十八神刀手，讓這兩位毀了個喪亡殆盡；而有天下第一神奇之稱的小刀竟然是如此之不堪一擊！

人們會拭目以待，希望這雙煞能再度揚威，希望他們領袖羣衆，號召反清；不料，這一對夫婦却悄沒聲的消失了，有多少有心人在找他倆，可是，自從此一役後，再也沒有武林中人見到這一對夫婦之踪跡，也沒有人能說得出他們的下落。

乾坤雙煞失踪了，誰也不敢說是失踪，因爲，誰也不敢說這一對夫婦會遭遇不幸！事實俱在，又有誰能對這一對夫婦挑戰，更又有誰敢對付他們，除非尊駕是閻羅王！

果然不負衆望，這一對夫婦是隱居在荊門山西碧犀莊中。

這是個十一月的清晨，天昏沉沉，看來有下雪的可能，山路早已到冰封的時期，因此，再也沒人會向山中亂闖，可是，就在這樣個早晨，碧犀山莊中却飛出兩匹快馬！蹄震寒地，直向山下奔去！

這兩駒馬是飛也似的奔馳，而馬背上人，却全身包在黑衣服中，連面也用黑布蒙住，馬可是黑色，簡直是兩個鬼魅騎了兩匹鬼馬在昏茫中奔走，碧犀山莊幾時有過這樣的人物呢？又幾時有這樣匆忙的步伐！

這兩匹鬼騎——眞像個鬼，跑得飛快，而馬背上的人騎術更精，因此，即使地下無塵，却也就像兩條墨龍般，一瞬眼，就巳衝出了山口，而走入村鎮的途徑，不多時，就巳奔入了判官集，照這樣的步伐，如果不停不歇，那該在正午時分，一定可以進入漳縣境內！

這裏是七星鎮，雖然離縣城尚有十餘里路，却是個要衝所在，由城中進出，由外鎮甸入城，這裏是個必經之所在，因此，有店，有舖，有生意也有往來，雖然是巳牌時分上一刻，却也有不少來往客商，

趕公事，挑担販客集中在此，茶樓，酒館已開始營業，當然，那些點心舖子的生意是最忙碌，因爲，不論進城返鄉，這早一頓是免不了的。

七星鎮上最大的食物館名叫「七星館」，但見熱氣瀰漫，人聲喧嘩，店小二在奔走侍候，而帳枱上算盤子劈拍作响，人來人往，有入座的，有付帳的，不是叫請，就是叫借光，生意挺熱鬧，可是，就在這個忙亂的時候，却聽得樓上有慘叫聲，有杯盤墮地聲，有脚步奔騰聲，有哭聲，有叫聲，一片紛亂中，突然，樓上有三條長大黑影似飛鷂般墮地，而又一瘋聲驚嘶，只見兩條黑影從馬背上飛落，其中一人手一勾，一帶，好身手，樓上墮下的三條黑影，巳爲來人一勾一帶，借力消力之下，將三條大漢——原來跌下來是三個人，平平穩穩的搭向牆邊。

這兩騎分明是荊門山上來客，不料，這一露手，二人不由得叫一聲苦！原來這墮樓的三條大漢先他兩人下手，滿以爲可以渡過這墮樓之危，那想到這三人倚在牆間，直如一灘稀泥，一個個軟癱癱的，沿牆坐下，這三人是死人。

兩將士再看一看清，不由更爲吃驚，原來，這三個死人，個個面帶詭笑，而面色却是墨綠色，更可怖是，面上不知是水還是血，或者是油！對，面上簡直像要漏出油來，而這油的顏色是墨綠色的！

雖是寒天，雖是陰沉，不過總算是近午時分，光綫不能算太弱，而騎士那想到才來到鎮上就碰到了這樣件怪事，不由得手足無措，走！還是理一個清楚明白！

其中有一個却一言不發，身形微動，人巳上了馬背，一頷首，分明向同伴示意，上馬，一走了之！

另一騎士見同伴如此，微微點首，身形動，人巳安坐馬背，手一抖，兩騎馬雙雙驕嘶聲中，揚蹄欲走，嘿嘿！可惜來不及了！在兩騎前，不知什麼時候却多了一個身穿墨綠色長袍的中年人！

這中年人低頭弓背，一言不發，也不見有什麼動作，可就怪，這兩匹駿馬本巳揚蹄欲走，不知什麼道理，一個顚身，八蹄頂地，怔怔地，鼻孔吐氣，可就動也不再一動了。

兩騎士本非善男信女，一見如此情景，就知不能輕易離開七星鎮了，也不言語，身形微動，兩人一幌，同離馬背，其中一人雙手打拱，對那墨綠色長袍人躬身一禮：

「尊駕爲何阻我倆趕路……」

長袍客緩緩抬起頭來，這一照面，發言騎士不禁一聲驚叫……爲什麼？原來，他巳看清了這墨綠袍客的眞面目，這是一張瘦臉，有一對劍眉，一雙大眼睛，鼻直口方，五官清秀，可是不知爲什麼，看了此君之面却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之感，確切點說，有一股冷酷之氣，尤其是他這一對眼，你一見就永不會忘記，尖，銳，冷，狠，而面色却又是這樣的沉……沉……沉……令你看了，連你自己的心神也跟着沉……沉……往下沉……

「回去！」墨袍客說話了，只有二個字，可是聽了令人毛骨悚然，比那寒凍天氣更覺得冷！

「爲什麼?」是個姑娘的詢問，原來另一位騎士是個女的！

「我叫你回去，就回去……」

「爲什麼?」

「不爲什麼。」

「爲什麼我得聽你話?」

「不得不聽！」

「你是武林至尊?」

「嘿……」一聲冷笑後，墨袍客陰惻惻地對黑衣少女道：「這世界那來什麼至尊?至尊是該死之稱謂！」

「你——是誰?」

「我！不是人！」

「啊！」黑衣少女不由倒抽一口冷氣，事實俱在，自從與這中年人對話以來，越來越覺得冷，並且，越來越感到這種冷氣在增加，雖然她是武林中有數的巨擘後裔，師門淵源，武功已達第一流之境界—除了經驗歷練—可是，當她面對這樣個人物，她竟然會由心中感到冷……寒……怯……尤其是當其說出：「我不是人」這四個字，她在意識中感到，對面的眞正不是個人！

「那麼，你又知我倆是誰?」另一個黑衣人發言，聽得出這位男仕是有着幾分傲態！

「本來，我不知！」

「現在，你已知道了！」

「不出手，我還是會讓你倆走出我眼底！」

啊！看來是出手露了形跡！

「唉……」墨袍中年人倏然一聲長嘆，聽來是如此之落寞，又是如此之蒼涼，令人感到他，有着千重萬仞之苦，痛、悲，淒……如有萬千條毒蛇噬着他的心，令四週之陰寒又加深了幾分！

「我殺了三只狗，哈……韃狗，我將他們屍身洩忿，我用天玄勁將他們擲出，我要他們三個變成一堆泥，哈……他們本來就是泥，可是，你，還有你，出了手，將他們救了……」

「他們已是死人！」

「我要他們粉身碎骨，變成一堆一堆的泥……」

「你也未免太辣！」

「哦！」墨袍客應了一聲，然後一字一頓地對黑衣人道：「眞正的辣手，你尙未見！對你，我已是萬分大量！」

「承讓！」

「讓你死在碧犀莊之中，免得屍骨暴野……」

「啊！」黑衣人雖然冷傲，當對方說出碧犀山莊四字後，不禁有所震動，不由對這墨袍客有所猜疑，此人是誰?有誰能知道這碧犀山莊！他說他不是人，難道是復仇之神?一想到這四個字，黑衣人不禁對對頭看了個狠！

瘦削，劍眉，朗目，鼻直，口方，可是，隱隱吐露出十分冷酷，百分狠辣，千分怨毒，再加上萬分之仇苦……

「你是復仇之神——」

「我是狂魔……」墨綠袍中年人吐出了這四個字，這一對黑衣男子却是快，颼颼兩聲，兩道耀目金虹已雙雙向中年人招呼上了！

這一對金翅黨（金旁‧以下同），久未在武林中露面，可是，在這十餘年前，這對武林奇門兵刃却着實揚過名，立過威，當年塞外雙龍大敗衡山，峨眉，華山，點蒼四大派高手時，連少林、武當諸名宿也不得不有所恐慌，尤其是這塞外雙龍竟手持武林前古神兵，玉夔奪，太酷戈，令中原武林人士，根本無人可以抵擋三個回合，雖然，四派高手內外武功俱臻化境，可惜，在內力的優勢，不足以抵消這雙龍之神奇兵器，結果，三日三夜爭鬥，只落得個人大敗虧輸，抬不起頭來！

少林‧武當也明白這四派高手可能有不及自己之處，可是相差也不見得太遠，既然消息傳來，四派高手輸了個面目無光，那麼，即使兩派齊手，試問又有誰能有把握來對付這一對奇門兵刃……

不料，金翅黨出現江湖，乾坤雙煞在高山之下，大敗雙龍，並且化時只半個時辰……這一仗打得塞外雙龍慘敗返北，立誓不再踏進山海關半步，這就非但保全了中原武林道，也間接對滿清皇朝有所表示，滿洲的韃子可以征服中原善良百姓，却無法可以令中原武林道低頭，也就是說：武林中人士一定會打擊滿清皇朝。

那想到武林已無風波，而今日，却在這個不太熱鬧的七星鎭又再見這一對震動江湖的金翅黨。

這一對黑衣人出手極快，金虹才現，而嘯聲微聞，但見兩道金虹環繞住這墨袍客上下翻流，唉！說來令人不信，這一位復仇之神，却兀立在這金虹翻飛之圈心中，連脚步也未動一動！

金翅黨一陰一陽，一剛一柔，這一對黑衣人對中年人別具戒心，因此這出手也就傾用全力，這三環勁加上師門絕學乾坤無雙訣展開，老實說別說對手不動，即使出手對招，也必施展全力不可。

三環勁催動乾坤神訣，雙黨又是奇門兵刃之祖，一陰一陽，但見金虹翻滾，幻出朶朶金花，四邊已激起風沙，隱隱已感到罡風四揚，而使這復仇之神別具神通，不過定得出手封格，以便抵擋這四面八方捲到的狂飆烈罡。

事情有出人意料以外者，這中年人只是脚底不丁不八，雙手微拱之外，並不見有其他動作，而這一對黑衣人如此凌厲的攻擊，竟不能令這復仇之神再有所表示。

黑衣少年已連使十二殺手中之屠龍式，擒龍套，抽龍招，毒龍手……這十二式乃金翅黨主人憑仗佛經金翅大鵬啖龍咒中演變而成之滅度煞着，每一招，每一式，全須乾坤三環神勁作底，再以滅魔神悉作引的無敵神招，那想到這中年人依然行若無事，困守於圈中，而由這一對少年男女用金翅黨向其猛攻……

他是只守不攻……

他不屑還手?

他不敢還手?

他抑或別有勝算……

突然，一聲長嘯，這黑衣少年身形已動，但見其宛如摩雲而上，嘯聲盪漾之中，人已由半空落下，這一來可以看到這少年之功力驚人，只見他就像隻大鵬鳥一樣，摩雲而下，金翅黨下垂，而左手五指成爪，向那中年黑袍客頂門抓到……你可以說這是冒險殺着，也可以說是乾坤一擲，

更可以說是強攻硬打……這一來勢必令對手出招拆解。

而另一方面，那黑衣少女也在一邊呼應，情形很明顯，這一對少年男女是在逼這中年人出手還招，希望對頭先出手還招中看出其來龍去脈。

守，只要對武學有所研究，那麼這不是件難事，而眞正有造詣的武學高手，更善於守，中年人絕非武林泛泛之輩！他能守，不足爲奇，而逼其無可守，這就可以看出其出手之破綻，然後尋隙覓縫，這才有破敵之方策，也因爲這樣，這黑衣少年也會在這樣情況下，展開其師門絕學，九天風雲變之絕招來作攷驗之一招。

可是，這墨袍客却是如此的縱容，身形不變，却在少年一招將老未老之際，雙脚不知這麼一滑，人已輕飄飄的倒彈丈餘，還是這樣個招架，脚下不丁不八，雙手虛拱，人是怎樣的倒彈出圈，可就難明所以。

至於這個黑衣少年却自一鼓作氣，直冲而下，一瞬眼，擊了個空，全無抵勁，變成自己得承受這反彈之空勁，饒是他武功不弱，勁力吞吐裕如，說收就收，可也是落了個狠狽不堪！

可是，不幸事繼續有得來，待想着地重翻，借力迴力，來一個「風起雲湧」，將餘勁借力，還打對頭時，不知什麼一來，胸中感得一空，勁力中窒，張口想吸氣吞吐，還氣涵育，那想到氣不打一處來，反而喉間一熱，分明氣走岔道，激引氣血翻堂，氣血一翻，力勁中脫，可憐一口鮮血奪腔而出，血一現，再想翻身，那裏能夠，「砰」的一聲，就此跌扒在地。

黑衣少女本來遙作呼應，滿擬同伴一招逼住對手，自己一黨奪槍中圍，那想到眼前一花，對手不見，晷一顧盼，同伴經已噴血倒地，這就令其心神俱震，身形動人已搶到少年身邊，剛想詢問究竟，但見同伴血跡淋漓，這就令她百思不得其解，難道這師門絕藝竟是如此不濟事，只出手三招，不見對手回架，而自已却落了噴血的地步，天下有那一種武藝有如此威力。

中原武林道難道眞正的浪得虛名?什麼少林，武當，什麼衡山，點蒼、玉夔奪、太酷戈已殺得中原武林面目無光，而今這一對金翅黨也變成了如此之膿包。

「師妹，他不是人。」是少年的聲音，這就令她從夢中驚醒，對！他不是人，也因爲他不是人，他才有這大的神通—神通?莫非他是神。

「他是魔頭，快走，師妹，快走。」

「本來，我就叫你們回去，現在，心死了?好，回去吧，在碧犀山莊中等——死——」

墨袍客走了，這個黑衣少年却盤膝在地，吐氣納息，不愧爲名家之後，一盞茶後，這少年已能張目，起身，雖然面色蒼白，看來，他是不碍事了，至少，他不會死——

可是，在牆那邊有三具屍身，時間一久，可就變得越怕人，這一對少年男女却有胆過去看一個淸楚明白，不料不看到也罷了，越看越令他倆無法明白，人，那有這樣的死法！

全身如綿，却週身無傷，面帶詭笑，笑得如此令人心悸，又何況這綠，綠得如滴出油來的臉，這是中了毒！中了無名掌毒，還是……

「回去吧！」這少年嘆了口氣。

「不，師父命我倆走。」

「走到那裏去?」

「越遠越好……」

「爲什麼?」

「師父的說話，你我幾時問過爲什麼了！」

「師妹，我明白了，師父怕你我死在莊中！」

「啊！」

「師妹，你不信?」

「師父，師父這好本領！」

「比這墨綠袍中年人又如何?」

「這?……」

「以前，我一直都以爲師父是天下第一……」

「現在，你不信……」

「我不明白啊，竟然有這樣的……莫明其妙的手法……」少年慢慢的走向自己的馬匹。

「你眞的想回去。」

「我得回去！」

「不怕師父惱你……不，你該明白師門戒律，違命者，殺無赦。」

「讓我死在師父莊中吧。」

「啊。」少女雖然有所驚懼之意，但是，她是個萬分聰慧的女子，突然，她明白了同伴的心意，他要回去，雖然，他倆是奉師門嚴命，「立即出莊，不許回來，違命者殺無赦。」但是，事實俱在，師父已知有這樣個對頭來尋仇，師父也知道這是一場生死門，並且，他倆已看出這場決門，凶多吉少，因此，他倆逼自己出門，這是保全自己的辦法。但是，師兄在無意中撞見了對頭，他甘願違命回莊，他是要在設法保全師門，因爲，他看見過對頭，他也道知對頭的身手，即使一招也未用上，但是，他甘以身殉，希望師門對來人有所防範。

不過，師門可能別有用心，希望我們傳得心法，希望我倆能够——報仇——對，報仇。

「師兄，你我得記住。」

「師妹，你別自己騙自己了，我明白你！你以爲師父命你我報仇……」

「事實是如此啊！」

「唉！我何嘗不知道，但是，你我有何把握，師父將這一對金翅黨交給我們，又命你我牢記上下卷乾坤無雙訣，看來師門對你我之期望是十分大，更希望你我能代其報仇，代其重闖乾坤門，不過，你我有何可能……」說到這裏，少年突然對少女看了一眼，他心中別有所感，眼中透出精芒，他語氣突然變得興奮起來。

「師妹，你走！」

「啊！你說什麼！」

「在我馬背上，有個小包裹，其中有乾坤雙訣上卷，妳得帶走，還有我的金翅黨。」

「啊！師兄！你……」

「我請你走，我，我，已不行了，當我莫明其妙受了傷，吐了血，我已心灰意闌，我已無復鬥志，我陪師父死，師妹，你！

唉！是我求你逼你挑起這千斤重担了。」

「不，師兄，你……」少女話未說完，這少年已將馬背上一個小包裹遞給少女，身形一動，這匹馬已拔動四蹄，其疾似箭向前直竄，少女待得神思稍清，立即上馬追趕，而她師兄早已奔出路口，向荆門山來路飛馳。

少女那肯如此罷休，去乾坤門中，誰不知乾坤雙煞之門規素嚴，如果有門下故意違背師門條律，必殺無赦，少女十分明白，師兄此行簡直是自尋死路，爲了不希望師兄之無辜送命，她必需追回師兄，然後從長計議一切。

但是，當她追趕了不多時候，突然又想到了剛才之一幕，穿墨綠長袍的中年怪客，武功實在太高，自己幾次出盡全力，使用師門絕招，可是，金翅黨明明已突入重圍，可是不知怎樣一來，總是有一股難以言宣之怪力，將自己的內力牽轉，令自己之兵刄，出招，內力，玄勁全部牽入了個難以措手之地位，自己雖然年紀不大，但是入師門之年限不短，自己師父陰煞鳳嘯靜曾當面誇讚，自己可以傳其衣缽，那料到與這中年怪客相較，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如此說來，難道……

少女腦海中又响起了那少年的臨別贈言：「師妹，唉！是我求你！逼你挑起這千斤重担，這言辭之中，分明已將這師門心法，復仇，再開乾坤門之大事，全擺在自己身上，自己是個弱女子，雖然，顧念師門重恩，絕不能——也不可能對如此大事置之不理，但是，自己……自己那能有這大的力量來挑偌大的千斤重担啊。

由於少女之心事重重，因此追趕之時而落了下乘，待得其想得明白前因後果時，這少年早已走了個不知所向。

追，抑或不追？

違命求死，抑或挑起這千斤重担？少女不得不勒韁駐馬，然後再籌思個兩全其美之辦法！

可惜當你想設計個萬全長策時，對頭却已來到了眼前，此人是誰，莫明其妙的煞神，穿墨綠色長袍的中年客。

「啊！」在馬嘶聲中，少女已扣住了坐騎。

「有緣千里來相見！」

「你意欲何爲？」

「請你回去。」

「你……爲何逼我……」

「我已說過，我對你倆已是恩施格外，讓你倆死在碧犀山莊中！」

「我師父與尊駕有仇？」

「血海深仇。」

「尊駕貴姓？」

「不勞動問……」

「你，意欲何爲？」

「如此善忘，焉能活到今朝！」

「你……」語聲未畢，少女倏的抽出金翅黨，直撲這中年客。不料中年客是如此的從容，但見他身形微動，而左手揑一神訣，中指突挺，四指拼攏，這中指却敢於中鋒直迫，掌揑得萬分準確，一點一撥，少女這金翅黨竟讓其奪入重圍，而黨背中點，少女即使有玄陰炁支持，却也無法擋得這一指之力。

少女已發了狂，身形微動，宛如仙子凌風，又如水仙翩舞，只一轉，轉到了自己之坐騎身邊！手一掏，已將另一柄金翅黨抽在手，這一來雙黨出手，少女又抱必死之心，因此，這乾坤無雙訣就在這少女之拚死搏鬥之情況下，殺一個風雨不透，又好似天神下凡——

依照如此迅捷出手，即使你是一等一之好手，也不得不全神貫注，不可掉以輕心，又何況這少女已抱了拚死之決心來與這中年客決一雌雄。

可是那個中年客却依然故我，對少女之狂風暴雨式之殺着，還是來一個不理不睬，不變不避，好像這位小姐在練招式而已，對他毫無干系。

才一盞茶時份，少女這金翅黨已可明白顯示了她的敗象，中年客身形步法未變，雙手依然環拱胸前，眞不知他在搗什麼鬼，不避不閃，却可將這少女乾坤雙黨鬧一個老鼠拉龜，無從措手，現在是誰也能看出來，少女即使雙黨宛如捲起兩道金虹，竄、跳、進、退，全是凌厲萬分之殺着，可是一揮一動，分明是柔能克剛，而動的是無論如何不可持久——

少女心中何嘗不明白，自己是處於必敗之地，但是，她抱定了只要一口氣在，她一定要設法奪圍而進，那怕自己小命不保，也希望能令對頭多少掛點彩，受點傷。她相信那怕是一些小傷小害，也足以令對頭神功減弱。只要對頭功力少一分，對師門之威脅也就少一分，她就是抱定了這樣個決心咬牙游鬥——簡直在奮鬥了。

墨袍中年客却在這樣個時機，他陰惻惻地笑一笑：「不見棺材不流淚，好！俺就成全了你……」語聲未畢，少女面前突感一股勁力，排山倒海向其壓來，知道不妙，奮一口眞氣，希望憑仗十年苦力所修積之玄陰炁來抵擋這股不知名的怪勁力，可是，喉間只覺一甜，而心中突感空盪盪地，啊呀不好！可憐她連聲也未出，人已仰面直翻，跌了個仰面朝天——

「你喜歡身死野外，我就成全你。」

好了……

中年客聲音杳然，而少女早已閉經身亡。

幽靈逞奇能　悲聞毀神功

死了，少女一直以爲自己死了，就算那墨綠袍中年客也以爲少女身中自己之神勁罡炁，絕無活命之望，因此，他是毫不理會屍身應該如何安排，看來，他只管殺人，後事，嘿，讓別人來料理。

然而少女却悠悠甦醒，除了頭重心跳，四肢無力之外，她已明白自己又活過來了，怎可能如此吃準，因爲，她看到陽光普照，人死了，總不會見到太陽吧？

不過，少女却無法知道自己處身何方？想看一看清楚，可憐！她連轉一轉面也不可能，頸部稍向邊移，一陣劇痛，令她不自主叫了出來。

「不可亂動……」是一聲清越的語聲，却令少女心頭大震，因爲這呼喝聲令其一顆心，幾乎跳出胸腔。

漸漸地，少女才發現自己是被懸空在那裏，對了，四肢有鋼套扣住，鋼套用鍊綰住，咬住在天花，橫樑之上。頭髮，啊，也爲不知什麼束住，看來全身就這樣被

吊在半空，突然少女背後「至室」穴被封住，而一股陽和之氣在少女全身大穴游動，這就令少女大受其苦，這一股陽和之氣是如此之輕靈，又是如此的可惡，游到那裏，痛到那裏，不，簡直如萬千虫蟻在鑽，在咬，少女就算武學名門之後，可也受不住這等活罪，想叫，突然發現自己的聲音已嘶啞得不像樣，正在焦急之時，這股勁力已透入了「百會」大穴，少女混身在顫抖，可是，「百會」穴一被衝破立即斜穿入三焦大穴，少女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啞聲一哼，全身已軟軟地垂在這半空之中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少女又再甦醒過來了，可以說又死了一次。

「你叫寧慧。」

「啊！」少女聽得有人呼其名字，不由大吃一驚！頭一轉，好，這次總算成功，也不覺得有什麼大苦痛，突然，她面前出現一張化子臉，再看一看清，呃，現在她是睡在床上，還得看個清楚明白，錦帷綉帳，不像是個化子窩啊，然後，她總算看清了這個化子，這，越看越令其心神震盪。

不錯，對面是個化子，可是滿面風塵却掩不住此君的英挺之氣，尤其這二道修眉，一對俊目，眼神是如此之深邃，又是如此鬱鬱，他面色冷寞，向她發問。……

「恩公……」少女的嗓音依然未復，不過，她已斷定自己死裏逃生，全仗這位化子大爺，因此口稱恩公。

「前輩，少女子，不能叩頭拜謝。」

「你叫寧慧？」

「呃，是。」

「你是鳳嘯靜之弟子？」

「家師與前輩相識？」

「不，」是這樣的冷冰冰，這就令寧慧的心也隨之而沉下去，化子却不再發問，只是皺着雙眉，怔怔的望住寧慧，這可就令個大姑娘萬分的難堪。

人之相處最怕陌生而又親近，就如現在這樣，寧慧對這化子，十分陌生，可是目下是自己救命恩人，應該大可親近。可是，誰又知對方是誰？還有：「知人口面不知心」，這又何從親近起，尤其是現在，他皺緊了雙眉不言不語，看了她個够，爲什麼？爲什麼？

「莊叔，」一個清越的呼聲傳來，少女見化子回頭了，眼前一花，多出了個少年，此人長眉入鬢，目如朗星，唇紅齒白，最令人好感者，未言先笑，令人由心中感到舒快！可是，那少年叫了聲莊叔後，却連正眼也不瞧一瞧寧慧，一本正經與那化子去敍談，不，在報告。

「龍鳳雙煞果然不凡，莊中竟埋伏了個能手，其中竟然有隱居玉龍山的鐵韋陀仇君復。」

「他也出世了。」

「是，還有查山三怪，睦州許老。」

「狂魔又如何？」

「依然單身一人，」半晌沒說話，寧慧則十分明白，他倆在談論自己師門之事，她極需知道詳情，因此，她想坐起身，哼，對不起，頭部可以左右移動，至於你想起身，不成功，少女强掙得一下，這一下，這一陣鑽骨刺心之痛，令其眼前又是一陣黑。

「不可多事勞動，多吃無謂之苦。」化子發現了寧慧之情狀，他冷冷地出聲告誡，然後身形一動，看來他得與那少年走了。

「且慢……」寧慧不得不請求他們留下，「前輩，請問……家師……呃，這碧犀山莊，後事……」越說越啞，越說越接不上氣，「前輩！」這一聲前輩不像叫，倒像哭出來的。

「好好將息，不必枉操心機。」語聲才畢，化子與少年已走出這閨房了，寧慧聽了個頭，却不到尾，又何况是關係師門之安危存亡。雖然，已聽出師父並非單獨迎敵，但是，她是領略過這中年客不出手而能制敵死命之詭怪功夫，她在靜心將息？她又怎能不操心思？她不能靜，更不能睡，她心亂意煩，她神思混亂，她心跳，她氣促，她想叫，她想求助，但是，她昏死了過去。

「眞不聽話！」當寧慧醒來時，耳邊只聽得這一句話，她睁開眼睛一看，嘿，是個與自己差不多少的大姑娘，不過寧慧却可看出，這位大小姐，可能自己就睡在她的床上。

「姊……多謝讓屋之德。」

「哈，你倒眞聰敏，怪不得名叫慧字，嗯，眞是慧心妙靈。」

「姊姊取笑了。」

「不，我可說不來假話。」

「剛才，姊姊尚在數說小妹妹不聽話呢。」

「那也是眞的。」

「就此可見，小妹那算聰敏，簡直是笨……呃……」她又發現氣息不續之象，這可值得担心，長此以往，自己命算是檢回來了，可是，變了個廢人，這樣如何是好？還有師門之事，自己師兄項聰，還有那個中年客，還有……還有……她越想越驚，越想越亂。

「又在胡思亂想了。」

「姊姊！」叫了這一聲，寧慧是俏眼中流下兩股清淚：「處於如此情景之下……我……」

少女已使展手法，但見她五指微屈，有幾分虎爪之形狀，可是手一動，五指微伸微還，微抖微彈，寧慧只覺得幾重大穴在其手指微抖：伸、彈、拂之下，心頭一寧，而精神一振，可是，她最驚駭的是，這少女的手指拿穴，勁道，這分明已是最上乘之隔空打穴之神勁啊，這少女與自己年紀相仿，她那能修練到這樣的高深功力，自己名門之後，師門在江湖上也擁有極大之聲名，那料到……

「姊姊，你還在胡思亂想。」

「啊！」寧慧胸口一暢，氣息流轉，見少女雙目注視，却現關注之狀，心中不由一動，爲什麼她對自己這樣的關切，可以說素未識面，根本無交情可言？自己命是人家救的，雖然，她已明知化子是眞正出手救助之人，不過，也可能另有其人，甚或救助自己的有不少人，因爲，中年客這個對頭武功實在太硬，其中也眞可能有這個少女，或者她的親友在內，自己受人大恩未報，而人家却是這樣的關顧自己，爲什麼？爲什麼？

「不必多想其他？老實說，你想也沒用！」

對！這是實情。

「好好休養，來日方長。」

也真不錯，常言道得好：「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當務之急——「啊！姊！」

「你大可叫我一聲月兒！」

「月兒姊，你貴姓。」

「姓符！」

「符家姊。」

「哈，越來越嚕嗦了。」

「唉，月姊，請問，請問我……」

「問什麼事啊，吞吞吐吐的。」

「請問我這一身武功。」

「你的一身武功，奇怪！你有什麼好武功了？」

「月姊，你我無師門關係，你如此輕視我師門，我不怪你。」

「你也不敢怪我！」

「那不錯！可是家師鳳嘯靜……」

「啊，那可是大大有名。」

「姊姊也知家師姓名，就知來歷。這更該明白小妹的一身武功。」

「你這一身武功，唉，我不必騙你，毀了。」

「毀了！」

「嗯，毀了！」

「毀了多少？」

「十成！」月兒冷冷地說，好像根本不當一回事，但是，寧慧則苦矣！她知道自己傷得不輕，她明白有毀功之可能，不過，她期望能有所餘剩，那怕留得三成，五成，憑自己的悟力，自練，自積，總可以有修復還原的一天，如果澈底毀了，好，那自己就從此變成個廢物，多一個廢物生存於世，有何好處？對人，對事，對親友，唉，還談什麼反清復明，還談什麼民族大義，寧慧不禁心痛神傷，如果自己有兵刄在手，她眞能一死了之。

「咦，你在想什麼？」

「死！」

「啊！爲什麼好端端的，又想到這個字！」

「活着無用，死了倒好！」

「哈，倒說得好聽，你——嗯，你到今天才知道活着無用的。」

「是。」

「怎麼以前，以前你覺得自己就有用了？」

「以前，我以前總不至於是個廢人，如今武功毀了，我又有什麼用。」

「啊，你以前因爲自己有武功，哈，看來你對自己的武功還挺自負的，可是，依我看哪，你以前學的那些武功，唉，說得難聽些，根本是狗屁！」

「月姊，你不可……」

「我太輕視了你師門之武功了！唉，眞正的玄陰炁，我們不敢輕視，而假的，我說一聲狗屁已是抬舉了它，如果我哥哥在這兒，可能他還得加上兩個字。」

「十分狗屁！萬分狗屁！」

「不加在上面，加在下面，就是不通，『狗屁不通！』你不相信？難怪你，可是，你自己再想想，玄陰炁乃武林不傳之秘，你師父師公何此而揚威武林。至於你，與你師兄項聽，怎會遇見了玄武七絕，鬧了個縛手紮脚？爲什麼你仗了金翅黨，玄陰炁，又落得個幾乎命喪荒野？」

這符月兒的說話可眞有力，寧慧越想越對，自己，可是，功力也有什麼眞假。

「妳不必再多想，好好修養，來日方長。」

「來日，還有什麼來日！」

「想死，也可以，現在，你在我家中，我們不許你死。你當然也死不成，等我們救了你，令你全身而出？你想死，可以，因爲，命是你自己的。你想怎樣作賤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們不想管，管也管不了！對嗎？」

符月兒走了，就留下個寧慧一個人在想！她目前可陷入了個迷魂陣中，太多事令她難明所以，簡直理不出個頭緒來，就在此時，門一响，有人來，看一看清，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托了一隻朱漆木盤，盤中有碗有碟，嗯，該餓了。

這小女孩生得不太好看，最奇的是不說話，看來她是奉命而來，來服侍寧慧吃飯的，寧慧她餓是餓了，不過，吃也吃不了多少，也因此她不知道被喂的是粥，是飯，是菜，是肉？小女孩喂一口，她吃一口，可是突然，一陣勁風飛過，寧慧看清是這小女孩反手揮出。

「砰－」一聲响中，寧慧看清，窗門被打開，而一條墨綠色身形被小女孩一揮手，打跌在地！寧慧看這身形眼熟，想全力支持起身看個清楚，而那來人已坐起身子，漸漸地，在掙扎着起身。

「放我走……」聲音是又冷又傲，寧慧幾乎嚇了一大跳，是他，是那個墨綠長袍中年客，他也會出現在此，爲什麼？還有，另一個恐怖念頭由心底升起，這兒的人到底是誰？自己在這個墨袍客手中，宛如小兒，而在此地，爲何如此輕易地爲這小女孩一揮手擊倒。

此地主人究竟是誰？

「放我出去！」那個中年客還在叫喊着。

「慢慢的自會放你出去，現在，你莫非不想活……」

「我不求活……」

「我當然知道你本不求活，可是，你死了之後，這復仇之神，豈非由世上消失了……」

「啊……你是誰？」

「我是個小孩子啊，你糊塗了，你眼矇神昏了不成？」

突然，這墨綠長袍中年客一聲慘哼，步履艱難地走來，寧慧已看到此君已走近床邊，中年人本來面色極冷，現在看起來更濃幾分，乖戾之氣，「你：還沒死！」

「她根本不能死？」是小女孩的答話，一邊說，一邊依然去餵寧慧吃食……小女孩還在說話呢：「而且，你也無法可以制其死命，你自以爲玄武七煞，天下無敵，嘿，依我看來，也不見得。」

「你是誰？」此君簡直在哭泣……

「如此記性，怎能活得這久？」

「啊……」半响，又聽得中年客氣吁喘喘地道：「你……是人是鬼？哼！難道濮某的大限已到了，難道濮某眞的變成了廢物，難道……」說到這兒，咕咚一聲响，這中年客想必是忍受不住這打擊，而一口氣回不過來，激昏在地……

「唉！」那小女孩總算不再餵食了，身形微動，一手已將這墨綠長袍中年漢扶起，一步步走出了這間閨房，可是寧慧却始終不明白，爲什麼這中年客會落得如此地步？分明他也受不了極重的傷，更可能，他也是爲這兒的主人救護到此，這莊中主人究竟是誰？還有，爲什麼他們救了自己，又救自己的對頭？又爲什麼這對頭如此狠辣高深的功力，也會如此不濟！」

是何人所傷？有誰更能强過這個怪客呢？

「是師父師公？」寧慧不禁精神一振！如此看來，自己師門的神功玄訣，依然不可輕視，而自己，功力不够而已，否則，絕不會敗，並且敗得如此慘了，對，想到這兒，寧慧眞想對任何人說一說心中的興奮之詞。

但是，她還沒想個清楚明白呢！對頭來了，一陣勁風掠到？寧慧鼻中依稀聞得一陣血腥味，而面前突然看見一張慘綠色的長臉，一身黑衣，而雙掌已拍面門，她看得清楚，這一對又瘦又乾的手掌，却鮮紅似血，並且，這血色……簡直有滴下之可能。」

橫裏又來一股勁風，一聲清嘯，一股極熱之勁力，將那黑衣怪客擊得連退三步：「想不到碧靈宮中，還有你們這幾個餘孽，尚未消滅，並且竟敢到南辰山莊來撒野……哼哼！你們來得正好了，乖乖地，自毀功穴，尚可留得你們的性命，否則，只怕你們是眞是要變成鬼靈精了……」

寧慧可以看到來人竟有三個，全是一身黑袍，而腰中却束了條粗蔴繩，個個身形高瘦，而面目却十分相似，一個個濃眉似刷，而面色慘白，可是這一口白牙，兩片血紅嘴唇，令他們看來更增幾分詭秘之氣，至於擋在她面前的是個身穿野葛袍中等身材漢子……

碧靈宮？寧慧曾聽得師父提起過，在廿年前，玄冥教主鬼聖冼完幾乎一舉而將中原武林十六門派掌門人全數擒獲，如不是天外飛來一怪傑，將個冼完擊敗，中原武林早已遭到刦運！可是這飛來一怪傑非但救了這十六門派的高手，並且不辭跋踄，趕到三危山，將這個碧靈宮敗了個乾乾淨淨！從此玄陰教，碧靈門就算從江湖上消失，那想到今日又能再見這些餘孽。

風聞這玄陰教，碧靈門中，不乏傑出之士，更精潛踪迴風，借聲懾人之術，不出手則已，出手必中，偶有落敗，他們可就似寃魂不捨地，纏住你不放，並且，他們又善易容術，更精於隱身伏伺之法，只要他們一息不滅，那麼，他們會潛伺你左右，不將你害死，可決不甘心……江湖上出名的難打發的對頭……不料，今日竟然會在這裏見面，看來，他們是一心對付自己的啊……爲什麼？自己那會突然之間變得如此受人重視……

「噓哩……」一聲震人心肺的鬼嘯聲中，腥風四起，黑影似潮，三股黑烟直向這野葛袍客捲到，三個碧靈宮門下，身手果然不凡，這身形，步法，再加上淒人心腑的鬼叫，令這閨房突然變得如處地獄……如入鬼溝……

那想到那個出手救人的漢子，却是好整於暇，大袖抖起，一股極柔和勁力，一閃間已迴擊三鬼！脚步動，這漢子才算與寧慧打了個照面，只見一張帶笑而十分樸實的面孔，映入她的眼中，可是，只一幌，一掠，只見那漢子身形突上，宛如淵停嶽峙，雙掌一擊一彈，好！這一招一式，就如吳道子巧繪天神之態，而勁風激嘯中，這三個黑衣鬼可就吃了大虧，這三聲掌已將這三鬼的殺手連消帶打，還敬過去。

三鬼用玄陰掌，大幻八式三人齊力，幻成一套由三才無形圈，滿以爲可將對頭圈在這大幻八式中，那想到這對頭是個目下江湖上不多見的前輩，功力深厚，而且見多識廣。他早已領教過這碧靈宮中的手法，並且，倒翻碧靈宮，其中就有他老人家在，他深知道碧靈門的陰狠，厲害，殘忍，兇毒，總以爲大破碧靈宮，三危山玄陰主壇爲已所毀，這一派之元兇狠毒的煞手，就該絕跡世間，那想到今日竟然有餘孽來到自己山莊，那可就不能粗心大意，如果不問個清楚明白，並且，再與朝廷勾結——這一派人根本與滿狗一個鼻孔出氣——那就會令中原武林，不知會攪出多少腥風血雨來……故而他老人家一出手就是少陽滅魔手法！

這玄陰門下三餘孽，他們那裏知道自己已闖入了絕地，滿以爲這卅年的苦功，詳參師門玄陰秘籙，武功之詭異怪狠，隱隱然可超出師門，又何況三人本是一同胞，心靈相通，將玄陰秘籙最高一篇三盤訣，憑三人之相互討研而參透，憑仗這三盤訣，三人互會貫通，世上簡直已無人可以抵得上他們這三神炁一擊……那想到才出山來，除了乘虛毀了乾坤雙煞之外，今日又遇到了這樣個對手！

三盤訣連環出擊，陰風陣陣中，三才神炁揮起了不斷的三才無形圈，本來，對手即使是神，也難以脫出他們弟兄所築成的無形環，那料到對手只一揮，一抖，一彈，一擊，無形圈非但無法可以束住對頭的出手勁力，並且，自己反而有跌入來人的勁力漩渦之內……這是什麼功力？

尚幸三人心靈相通，一個才遇危阻，第二第三個無形圈立即塡補其不足，勉强還可令三才無形圈不致破碎，只要陣脚立穩，那就尚可一鬥，旗鼓重振，三鬼又是噓哩一聲鬼嘯，身形如風，再度轉動，而天、地，人三位抖亂，一瞬時，陰風陣陣，勁厲萬分地向漢子捲到了。

這一次可就不比第一招，而這三才無形炁的織成之圈子也就正，反、斜、側，一個連一個，一個接一個的向漢子四邊捲到……別看這三個醜鬼，是一個拚全力使爲之下，風聲越來越勁，而圈子也越來越沉，漢子看來也有所走了眼，雖然少陽滅魔訣乃純陽罡勁，可是以一敵三，而且三人又如一人，可就令他陷入了重圍，待到發覺是三才無形圈越來越盛，自己之少陽勁在此消彼長之情況下。難免有相形見拙之勢，這一來不由令其心頭大震，自命不凡，目空天下！唉，看來可眞够危險……

這不是認句錯就能了事，目下須得打開僵局才是上策，至於莊中人，唉，清廷中人看來是有計劃而來，自己才管了件閒事，可就引鬼上了門，莊外，莊中，已有

不少大內高手趕來，今日如果自己不能解決三人，那就會引起極大的不幸來……

寧慧那裏知道，自己一人，已引起了一次大血戰，本就說過，江湖上的抗清浪潮看來已平息，事實上雙方俱在暗中較勁，有心人並非在睡覺，而清廷中人也根本不相信復明有志人士會這樣罷手，因此，表面看來，風平浪靜，其實暗潮洶湧，只不過不到時機，不作解決而已……

現在可以說一說，這個南辰山莊莊主不是別個，乃是全清廷萬分頭痛的兩大首領中南王之後裔，這位出手阻截三鬼的中年漢子，其實年歲也不小了，正是南王王人龍的女婿符星初，此人內外武功之高，實是令人駭異，尤其是在近廿年修習少陽滅魔秘籙後，這武林一奇的少陽滅魔手又再出現江湖，此君還有一個極好的朋友，乃是朝廷畏之如虎，視之爲神的一代人傑，七煞神翻莊字血！而符星初之太座乃南王之女王月娟，家傳天龍劍法，斗娃神功，可說是少有對手！

自從南王爲奸小所毀，符星初夫婦灰心這抗清事業，由於目睹師門至好，一個個倒戈相向，說什麼天命之道，什麼生靈，令他倆苦痛萬分，也因此絕跡江湖，再不談什麼生死之爭，家國之恨……

事實也眞該令他倆心灰啊，你看，這天下不是太平了麼？還拚個什麼？

可惜，世事並非只顧表面，在這異族統治下，也只能看到個表面風光，又有多少人去暗聲飲泣，有了朝廷，就得有官吏，有了官吏，唉，那一朝，那一代少得了貪官汚吏，虐民殘生之事又更少不了，又何況尙有狐假虎威的玄星生，不管，不干涉，不聞不問，當然可以，但是，朝廷還是會有意無意的找上他們的頭上來。

或是招撫、或者禮聘，或者下說詞，或者——殺……

招撫是希望你入其彀中，禮聘則希望他們來主持公道，下說詞則分明去利用他們的俠義心腸爲民請命了。眞的不行，好，殺！

符星初夫婦就是朝廷所極需要解決的目標啊，如果不出手，不多管閑事，尙且難保萬一，這一多管閑事，好，鬧了個難脫干係了。」

如今三鬼纏住了符星初，而從京中所派來的十大高手也已進入莊中，即使莊中不乏好手，可是，當符星初一露面，立即就有密報傳遞，不想，主持這一次陰謀的首領，也即是鐵羽衞中的第一首腦，他剛巧在本地，好！圖利乘便，立即由其策劃對付符星初……

碧犀山莊已毀，反清者自相殘殺，而現在如果一石兩鳥，連這個心腹大患亦一齊解決，這可太好了……因此，南辰山莊就此爲這陰謀籠罩，符星初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已處身於個極大陷阱中，出頭露面的敵人果然可怕，他那能想到，不出面的對頭，更是陰惡萬倍，三鬼的出手，他尙可設法自保！甚或另籌對策，而不出頭的對手，業已安排了一個又一個的陷阱，要逼符星初向死胡同中走呢？

「老大，看來是正主兒！」屋角處傳來一聲深沉的語聲，符星初不禁心神大震，饒是他出了名的沉穩精練，可是對手不弱，如果再有幫手，那分明自己人已無法可以對付得來襲者，也說明了己方已處於被動，無法可以分出人手來呼應，對頭卻綽有餘裕的，登堂入室，在隱隱鬼嘯之中，勁風三才圈是越來越緊，也越來越密，符星初心神勉強不受牽累，卻也已感到左支右絀，看來就算對頭不來幫手，自己也難脫出這個重圍。

「老大，先打發他走了吧！」這個隱身一角的對手又先說話了……」

「好！」這一聲好可就是聲雄力壯！嘩啦，一陣响聲！又聞蓬的一聲震，屋面看來被來人掀起了一大片，亮光透入，兩道紅影雙雙直透中門，分明來了兩個極有力的勁敵，加入戰圈，這兩人好眼力，好身手，竟然在瞬息萬變的戰圈中，一找就找到了個中心之處，並且非但沒抖亂了同伴的三才圈，反而將三才無形圈，陰力提升，唸唸兩聲响，兩彎銀虹已向符星初迎面打到。

好個符星初！在如此緊張，急促的情勢中，自己明知已立於必敗之地，但是，這先天勁，玄門神功，在這最後關頭也就發揮了個極頂，又何況來人的兩彎銀虹，卻將符星初的武林一絕的兵刃招了出來，騰蛇棒二十年來未現身，今日在此地再度出手……

鈴聲琅琅中，加雜了幾聲噗噗的極難聽啞聲，騰蛇棒宛如一條鬥海神龍般，在一連串金鈴聲中，直向這兩條紅影，兩彎白虹追擊，另一面先天勁玄門十三轉的身手也已展開，棒似龍，身如龍，嘀溜溜就似捲起一陣颶風……但是，符星初何嘗不明白，自己這是拚全力，以求一逞，形勢對自己來說，眞應得兩句哲言：「隆隆者絕，炎炎者滅！」自己是力盡筋疲，也可說是：難以爲繼了！

本來玄陰三醜已令符星初縛手紮脚，再加上兩個紅袍老人，那麼，符星初是更難抵禦，雖然騰蛇棒出手，可以助長符之威力，可惜對頭加上了二人，無論如何也能抵消兵刃上的便宜，又何況三醜見了兩個紅袍老怪出手，心中不勝忿懣，所以出手也就越加狠厲，由立於不敗之地，變成了必得置其死地而後快，這就令符星初感到越難抵擋了。

「符星初？」是那個紅袍人在說話：「你不必這樣東張西望，你不認得我？好！我自道姓名，我姓火！」

「啊，你倆是水火雙怪……」

「你倒還記得我弟兄……」

「不是你們早已死了……」

「也算是死過了……」

「啊……」這可難以明白了，這算是什麼樣的解釋，在卅年前，風聞這威震西南的水火雙怪因得罪了武當門中長老金靈劍客，爲金靈劍客聯同武當七秀，將水火雙怪圈住在九宮山中，水火雙怪狠得可以，也傲得驚人，不甘受人之辱，他倆各用大天九，坎離雙環甘冒金靈劍客一擊之厄，雙雙震傷了七秀中的蒼松子，牛天清，然後帶傷狂奔，來到斷壁崖前，雙雙投崖而死……

可是，今天又出現在此……符星初一邊在吃驚，一邊卻奮全力在對付玄陰三醜的進招……不料這水火雙怪水若章，火無逸兩人却在這個時候，竟然有意無意地，維護着符星初，並且有一次竟然在三醜中的柳陽照一個「九幽鬼火」身形突入，將個符星初堪堪逼入死圈——因爲後面柳之二兄柳靖宇，正在其退路上，雙抓一陰一陽，「無奈橋畔」的殺手已安排停當，符星初不退則無法擋住這一招「九幽鬼火」，如果退，就算是將全個背心賣給了柳靖宇！不想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半途中橫來一股勁力，只阻了一阻柳之九幽鬼火，符星初乃江湖上有名的閃電手，就仗這一阻一頓，好個符星初不再後退，脚步一穩。前胸吸一口氣，柳陽照之九幽鬼火只差那麼一寸，就此讓符星初卸了勁力，而倏地一個大廻龍，身形一旋一轉，好！正好卸脫來招，迎着靖武，騰蛇捧如電如火，金鈴聲响，長虹起處，又聞一聲慘嘶，符星初眼前突見黑影一幌，幾聲厲嘯聲寂，好！這三個如鬼如魅的玄陰三魄却走了個無影無踪！

「好快的身法！」符星初也不得不佩服這三個妖物的厲害，但是，他却百思不得其解，爲什麼這兩個紅袍老人會對自己留情……

「符星初！水火雙怪雖然行爲怪僻，可又不是沒血性的人！」這話倒不錯，兩怪雙雙縱橫江湖，除了殺人不講理，行爲古怪外，可也眞說不出有什麼罪名來……即使與武當門的交手，也因爲雙怪不忿武當少年劍客關偉的狂妄，而出手傷了這個武當後起之秀，至於其他……他一不結帮，二不成羣，更不想作什武林帮主，也不自命不凡。打出個命世之首的招牌，凡事率性而行，如此而已……當然，他也不會投入清狗門下，自帶一副枷鎖……

這三醜是清廷中的惡狗，那是毫無疑問的啊！現在，他們却帮助了符星初趕走了這三只惡狗，莫非他倆也是有心之人？

水火雙怪現　天外魔龍臨

「符星初，咱們是來勸你的！」

「嗯！常言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不對了！說話可就有些味了！兩怪是清狗！可又不對，爲什麼助己對付三醜……嘿……明白了，鐵羽衞本來就是一大批三山五嶽的一流高手組合，誰也不服誰，誰也不肯對同伴低頭服輸……並且分派分系，分帮分統……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誰也希望同伴中人立不了功，不，簡直希望他們認爲對手的，死於敵人之手！看來雙怪也就是在借刀殺人！

「武林中人，個個是他媽的混蛋！」

「對啊！終日地你殺我，我傷你，可是爲了什麼？」

「符星初！你老丈人死了！死在叛徒的手！你也算報了仇！但是，你殺了那個叛徒，想想看，是誰能誘其叛變，破門出山，勾引外人，一擧破了衷牢大寨……是滿狗啊！可是，你可知道那個是頭子？」

「清朝皇帝！」符星初沉着地說。

「對啊！可是，你可有辦法，殺了這個皇帝。」

「殺了不少武林中人，可就沒找到個主兒！符星初！你又算是那門子的好漢！殺來殺去，可死的全是中原武林道，符星初！你也眞是個混蛋……」

好！符星初一生爲人，光明磊落，機智果斷，可說從來沒人敢當面罵他混蛋。可是，今兒個眞有些糊塗了，讓這一對弟兄罵了個狗血噴頭，是啊……這多年來，武林中雖然沒什麼大新聞，但是，他們依然在對付清廷中走狗。只要看到有不平事，他們還是不肯罷休！不過不像以前那樣的明目張胆，看來是胆小，其實在謹愼。他們始終不甘心爲奴才，當然也不能見有甘心爲奴的胚子……但是……唉……大勢所趨，奴才是越來越多，對滿清主子的順從也越來越露骨，一等一的大臣見了皇帝必定自稱「奴才」，嘿……對啊……殺誰？又怎能殺得完那許多的奴才啊！

「符星初，我可說的是眞話！」

「希望你一思再思，別再那麼的不知自量，你以爲自己是諸葛亮。」

「就算諸葛亮可也違不過天！」

「對啊……好啦！話已說完了，我看你也該明白了，這南辰山莊就聽你一句話『留，抑或毀！』」

「哦！憑符某那一句話？」

「從此後安分守己。」

「別多找麻煩——」

「還有什麼？」

「交出那個姓濮的。」

「還有那個女娃兒。」

符星初雖然到現在吃不準水火雙怪究竟是那一邊的人，聽到這兒，他已萬分明白，來人是韃狗的屬下，水火雙怪也成了走狗？符星初神色莊重地對水老大看了一眼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濮天興他殺了碧犀山莊莊主……」

「錯了。」

「哦……」

「乾坤雙煞分明爲你同伴玄陰三醜所毀……」

「豈有此理……」

「濮天興分明爲雙怪所敗，幾乎送命，唉，雖然，龍、鳳雙煞安排下鬼計，不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倆的鬼計，陰謀暗算了濮天興，而自己連帶七個好友也中了別人的鬼計，人家可是鶴蚌相爭，來個漁人得利，又譬如卞莊子刺虎，一擧而得三虎。」

「哦——」水火雙怪不由得雙雙驚喊一聲——眞好狠的手段！

「不！還不算呢！星初大哥。」

此語一出，全屋中人個個大吃一驚，只是門口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個化子——身揹破蓆捲，神情冷漠地緩緩走入……

「還有更厲害的殺着！就是想敗了這南辰山莊——」

「血弟，你說什麼？」

「星初哥！不必多言其他，剛才他們說，南辰山莊憑你一言而留，可是，你我又何必留戀這個地方！由得他們如何處置，你我走……」

「走？」水老大不由聲色俱厲了！「小子！憑你說走就走，哼！你又走得到那裏？就算你走，你，還有你的妻兒老小，又該如何？」

「不勞費心，哼！非但如此，還有二個半死不活的人呢！要走就一起走……」

「啊……」水火雙怪不由相互驚叫一聲，什麼話？這個化子他是誰？他竟敢如此大言不慚！憑什麼？

化子突然手一揮，一陣步聲雜沓，好！來了不少人，只見前面六個面如死灰的傢伙，一個個垂頭喪氣，而六人後邊，有一個美婦人，抓住一個面清目秀的王孫公子！憑什麼說他是王孫公子！哼！非常簡單，此人一頂青緞小帽，這帽中心頂的一塊碧玉璽，哼，平常人家，就算是州府大老爺也戴不起，也可能找不到啊！

水火雙怪一見這貴介公子，面色大變，因為面前這六個人，乃是一等一的好手，個個身懷絕技，並且，自己兩人就憑仗他們敢於來對付符星初，照目前看來，這六人一敗。己方已難脫梢，再加上這位公子的被對方擒住，那可以說是縛手紮腳。

好好一件事，那會自己走入了死胡同中的。

「水火雙怪，念你倆受人深恩，不是存心甘為虎倀，我放你們一條生路，至於這江湖糾紛，武林恩怨，對我們來說，早已洞悉其中利弊，既不勞你來教訓，也不要你來勸說！常言道：『人各有志』！你倆去享你們的老福，而我們說什麼也不會甘心作滿狗的順民，這是你倆的朋友，還有這一位貝勒是你倆的主子，你倆該認得，好！交給你倆，算是賣或買，也當作是某送給兩位的一筆小禮，好，請吧！」

但見這六名大內高手與這一位公子，垂頭喪氣的走向水火雙怪的一面！而那化子却一頷首，祇見一個少女身形一動，已將床上的靈慧連錦被一起抱走！

可是，聞得水火雙怪一聲驚叫：「不可！」而語聲未畢室中乒、乓連聲，叭叭連響，一聲慘呼中，衆人眼前紅光一現，而那少年公子却已身形似箭，向那屋頂破處激射而出，誰知你快，還有人比你更快，一溜灰影也如鬼魅般，扣住了這少年公子，再看看清，原來這六個大內高手中，已有一人屍橫就地，至於這化子也不知什麼一來，竟然能在瞬時之間出手，跟踪……老實說在場諸人，眼神好的尚可看出一些端倪，功力稍差的，根本不知在這一轉眼間，已有人在進行一場狠厲的決鬥……

這化子乃是當代不世出的奇雄怪傑，而少年公子也是一代梟雄人物，他本身因為身為皇親國戚，並且因利乘便，將明朝大內宮中秘籍圖經收為己有，其中將明成祖朱棣所辛苦求得之玄門八訣，歸其所有，更且一心覬覦皇位，與另一貝勒形成水火之爭，為求能取得成功，因此一面網羅不少武林奇材異能之士，而另一面更收買另一貝勒所組織之手下，他明白這批武林人士之可貴，也看出了另一貝勒的深謀遠慮，為求急起直追，再加自己的權勢、機智，近年來他已形成了另一股勢力，足可與另一貝勒之集團分庭抗禮，即使今次之出手，他非但破壞了另一貝勒所安排之密計，更希望能從中取利，不過，他可不能受挫，他更不能為另一貝勒有所看破，為了泯滅自己的痕跡，他身落人手之時，就已密令六大高手，希望在危勢中全力一擊，如果能殺出重圍，那麼就可再佈置手脚，引令另一貝勒手下，步入他所設之另一陷阱中，如果巧，連這本人也殺死，那可更好，為了這個原故，他在這個時機，不顧一切地引人發難，那六大受困之高手中，正好有一名本來心機極深，功力又強，這一次受傷被擒，也以他最輕，看來却是最重，自恃自己有獨門之暗器「萬花飛舞」，這暗器一發，照顧面極大，對頭就算神力驚人，至少可鬧個手足無措。再憑其他五人，加上雙怪之出手，主子又是看來未受重傷，大可以仗此一來，反客為主，尤其是能解決了這個化子，大局就可由彼等操持，那想到，他才將「萬花飛舞」這引口一拉……少年公子也已一個廻風八舞，想助長這萬花飛舞的無數鋼針激射，那想一股拉勁之罡風吹到，這發暗器的高手首先胸口如被千斤重壓，一口氣回不過來，暗器引口只一動。一股銀虹將爆未爆之際，可憐有一大半胎死暗器藏腔之中，其餘的已照顧了他自己，口一張，先是噴出一股鮮紅，後是身中自己之獨門暗器，看來難以活命，但是，暗器劇毒，他老人家還得受排苦才能歸天呢！

至於那個少年公子，却也眞狠，一招廻風八舞已然無可助勢，他却再不遲疑，借此一招之力，乘勢向屋頂缺口竄起，來個卅六着，走為上着，不想，你快，這化子更快，如影附形，釘了個結結實實……

是人全怕死，尤其是有大權勢，而又企圖攫取更大權勢之人，這位貴介公子他那肯就此一死了事，可是，自己明白，既已落入這批孤臣孽子的手中，求饒是不成的，死是死定了……不過……

「下去……」是化子的命令，現在，他已不是貝勒，只不過是人家手中一個俘虜……不乖乖地聽命，那只有早些見閻羅王——

水火雙怪見主子又為化子扣住，就知道這件事棘手了，想打，現在看來是難以取勝，又何況主子在其掌握之中，不打，那可得怎辦？……

「朋友啊……」水曲子算是低聲下氣了。

「誰是你的朋友……」

好，第一句話就錯了，不錯雙怪不是沒腦子的人，自己與這批反清的孤臣孽子，有什麼資格稱兄道弟了……

「這是你的主子……哼！別人不知你的來歷，但莊某却認識你，你名叫允禵（衣旁。以下同），你是十四貝勒，你有一身好功夫，你更是陰沉多智，你不輸於允禛，禛允，但是，你……哼哼，走吧！」

啊！為什麼？就這樣放他走？辛辛苦苦的捉到了一個大對頭，又是滿室宗室中的有名人物，就這樣放他走了，有這樣便當的事——

「莫非閣下有意助我一臂之力？」

問得好！

「你想對付四阿哥、八阿哥；或者……」好！不愧是深沉多智，這一番話可眞有些意思。

「不！你猜對了一半。」

「啊！我猜對了一半？」

「我不會帮助你，至於你們弟兄狗咬狗，或者，來個你殺我，我殺你，哼哼，却也不壞。」

「你以為我弟兄鬩牆，就會放過你們這班孤臣孽子？」

「我們與爾等本就水火不相容，冰炭難同爐，我也不希望你能饒了我們，不過，我，這一次是可以饒了你！至少！哈，你我心照不宣。」

「閣下尊姓大名。」

「你們不認識我？」

這可的確，沒人能認得出這個化子。

化子却一抖手，解開了他背上的破蓆捲，金虹耀目中，一柄奇門兵刃出手，衆人眼前一亮，不約而同叫了一聲：「九宮翻！」

對！正是威震武林的七絕九宮翻，此翻誅殺過滿清第一個好手，康熙帝視之為天下第一好手的苗剛雄，此翻更倒翻過玄陰門，三敗鬼王，還有驚人的事業，就是此翻到過北京，如果不是蒙古國師會同手下十八弟子的天龍陣，幾乎連當今皇上——那個康熙老佛爺也送上了西天。

雖然康熙還在做他的皇帝，不過，蒙古國師的十八弟子却死了十五個，其中還有兩個是護法尊者，如果不是這兩個神力金剛，與這位大俠鬥了個昏天黑地，他眞可能再鬥下去，鬧一個天翻地覆！

京城幾時有過這樣個大件事，並且，所謂王畿之地，禁衞森嚴，而這位大俠可如天神飛來，又如金仙歸去，殺了個淋漓盡緻之後，他就飄然而退，就算你們大派兵馬，四出搜捕，他老人家已不知去踪。

他就此為康熙稱一聲「魔龍」，他是惡魔，又是神龍，但康熙是不得不認為，這是人傑。

他就是莊字血。

在場人這幾個對手個個面面相覷，想不到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人，他竟然是連當今皇上提起皺眉的魔龍。

「莊大俠……」

「不必再下說詞，你我希望後會無期！好！我們走了，至於這兒，哈，悉隨尊便。」

「在下會好好的保全。」

「哼！你們滿奴毀了我大漢父老子弟的多少田園，多少的村田，這兒區區一座山莊，你毀，我也不會增加一分恨意，你留，我也不會減低半分憎心，言盡於此，星初哥，我們走。」

語聲未畢，身形起處，半晌，好！只留下這十四貝勒允禵（衣旁）及其手下了，一個個垂頭喪氣，一個個怔怔出神，且不理他們在南辰山莊如何，安排後事。

且再提這位莊字血與符星初夫婦，這一衆人出了南辰山莊，在離谷口之處，已見一個大漢押着二套大車，每一套車用兩匹駿馬服侍，這大漢一見莊字血的一行人，嘻開大口笑了笑：「完事了！血哥！」

突然，他身形一動，疾馳到小女孩面前，一手抓起那小女孩，手一用勁，小女孩咭咭一笑，身子借力使勁，一個鑽天翻，翻高了有七八丈高，然後身形萬分美妙地一抖一掠，頭下脚上的向大漢投到，好個大漢身形微側，左手一彎，一個肘搥上彈，小女孩好似為這一下肘搥彈起，人却筆直的直竄天空。

「鶯兒，又在賣弄了？你難道不記得剛才幾乎為對手所傷了？」是那少婦在開口！

「嫂子，莫大哥在教小鶯七禽身法啊！」是莊字血的說話，他是這樣的眞誠，又是這樣樸訥，那像是個威震武林的一代怪俠，簡直是個極老誠的鄉巴佬，不，一個善良的叫化子啊！

小女孩可也眞聽話，當她一聽得娘的訓斥，她立即一個張形轉，避過大漢，翻身落地，小臉脹得白煞煞的，一言不發，鑽到母親的身邊……

大漢子却難堪地對少婦道：「符大嫂，你！你別罵小鶯嘛，她年紀小，可是！這份功力，身手……」

這位符大嫂立即截住了大漢的說話：

「莫大哥，我知道你是好心，我更明白天山的七禽神掌乃武林中失傳已百年的秘訣，我女兒能得你的傳授，我那會不喜歡？但是，這孩子會驕、會狂，唉！今天她就用你這七禽手法幾乎將濮天興擊得傷上加傷，她自以為了不起啦，可是！她却不想想，乾坤雙煞何等英雄，却也死在這一驕字上，濮天興何嘗不是困在這個驕字上，咱們江湖上打滾的人……」

小鶯可讓娘數說得簡直無地自容……

「大嫂子！我又何嘗不驕，不狂啊！」是莊字血在囁嚅地說：「想當年！我！唉！我可眞傻啊，一個人闖到了北京，我找那個皇帝老兒，我想殺他個落花流水，我……」

「血弟，有你這樣的本領，你才可以驕，才可以狂啊……大姊是最明白你，你任何事兢兢業業，你常求精進，你對自己人坦誠熱心，你喜取人長，可又肯勤補己過。」

「大嫂子，你別這樣說嘛！你……」

嘿，這個大俠魔龍可像個孩子那樣的手足無措了。

大漢子對符星初道：「我說老符大哥啊！你就開開金口嘛！你眞能忍得住氣，看這場好戲。」

符星初深沉地道：「老莫，你嫂子說的可是眞情啊！我們眼看一個又一個的好手，不是中計，就是中伏，死，也死得不少了！唉！眞是一個字害了他們，『驕』！我自己的孩子，我那會不心疼，不過，小有才就自以為了不起，也可眞能毀了她們一輩子！今日，我也幾乎血染南辰山莊，可也不是那個『驕』字害了我！」

「啊！你老符大哥也會受挫。」

「哼！幾乎送命。」

「水火雙怪，眞的他……」『媽的』兩字可算是硬生生的吞了下去，「……他倆眞的如此厲害？」

「不、不，玄靈三魄也幾乎要了我的命。」

「啊！」大漢子驚得差些闔不攏口。

「我以為這三個么魔小醜有什麼了不起……我更以為近年來，與血弟互相參研這大天魔玄勁別有進境，可是，你在進，他們可也沒在睡覺，唉！如果不是火火雙怪別有用心，我，早已完了！」他一回頭對小鶯看了一眼道：「記住媽的話，唉！你爹也不是天下無敵的，再說，武學一道，根本那有止境的，嗯！明白了？」

「我們該走了！上車吧！」

車聲轔轔！蹄聲答答！而套大車已漸漸向西北走去，在車後，却有一個化子，揹了個破蓆卷踽踽獨行！

在荊門山中的西北絕壁，有一座被焚毀的山莊，這是失踪江湖垂三十年的乾坤雙煞龍凌霄、鳳嘯靜所建的碧犀山莊，這時，已是深夜時分，可是在這樣個時間，却聽得車聲轔轔！馬嘶聲聲，是誰再會來到這樣個地方！

目下這碧犀山莊早已不是屋宇連綿，別具園林之勝的所在，現在的碧犀山莊是，一片斷牆殘垣，並且還有餘燼未熄，幾枝殘棟斷樑，微微吐出輕烟，表示它們尚未焚化已盡。

毀了，不錯，曾經威震江湖的乾坤雙煞所建的避世之所，已經毀了。

兩套大車已來到此地，突然，一聲馬嘶聲中。大車已算停在這殘毀的碧犀山莊前，突然，一聲慘哼，由馬車中透出，又是一個突然，只見一條黑影從車中撲出，看一看清是個苗條的身影，不錯，是個女的！再看一看清是寧慧，原來，這兩套大車正是南辰山莊撤退下來的英俠。

「師父，師公……」可憐！這個寧慧她是感念師恩，想不到自己奉命離開山莊之時，還是一座十分體面的山莊，今日，連她也不知有多少日，因爲，大部份時間她可在神智昏迷之中啊，却見得了這樣個情景，她第一個念頭！師父師公安好！也因此，她第一句話，就是哭叫「師父，師公！」

「他倆已死了！」是符星初的說話！

「啊！爲什麼？是……什麼人殺了我師父！師公？」

「是他倆自己！」

「啊……」寧慧在萬分悲痛之情況下，再加上她本身之傷患未痊，她！一個少女那能受得住偌大的打擊，精神、肉體之幾方打擊下，她，又再暈厥過去！

王月娟——符星初的夫人，她是早已陪伴在寧慧的身邊，看來她早已料到寧慧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因此，一揚手，王氏獨門「雷公打穴」手法展開，只一下就此打住寧慧之「靈台」大穴，微一運勁，一股雷公透脈炁已順行寧慧之大穴！也因此，寧慧算是緩過一口氣來！

「如果你心念師門，那你就該守住心脈！」是王月娟在叮囑寧慧！

寧慧心中一凜，尚未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時，王月娟柔和之說話又在耳邊响動：「死，非常方便，活才最難的事，活着無所事事，非但可恥，更是可憐，如果想有所作爲，如果想爲師門報仇！這就難上加難！」

「啊！你！說什麼？」

「我問你，你想不想活？」

「恩公，我當然想活，不過，我活不下去！」

「爲什麼？」

「我武功已毀，我，只是個廢人，而今，我……我到了師門山莊！我……」

「你爲什麼不哭？」

「恩公，我只想……」

「死？當然，死是件易事，但是，死了就可算是一了百了？你就不想報你家門之仇，報你師門之仇……」

「我……是個廢人了啊，恩公！」寧慧忍不住號咷大哭起來，事實俱在，寧慧早已知道武功被毀，江湖中人對武功盡毀這四個字，視爲大敵，老實說練功難，毀功更不易，至於練功有成然後被毀，這已註定了你這個人已與武功絕緣，功成毀功以後就永不能再有復功之可能。寧慧是武林中人，師門又是江湖有名人物，她即使江湖閱歷不够，她也已明白這個道理，也因此，她不得不對自己之毀功，感到恨難已矣。

「我是個廢人啊！恩公！」她悲叫了一聲，雙目一閉，這兩行清淚已奪眶而出了。

「哀莫大於心死！」莊字血沉着地吐出六個字，聽來並不用力，可是；每一個字就如一下千斤重椎，狠狠地打在寧慧的心田！

對啊！「哀莫大於心死」！除非心死，否則，無論如何也得設法苦掙下去！

對頭有本領將你變成廢人，難道你就沒本領再變爲有用的人！

「恩公！」寧慧淒然地叫了一聲，她眼前見到莊字血這張樸實却又關心的臉，越看便越覺得這張臉是如此之英挺，如此的宏偉，更怪的是，越來便越會感覺到有此人在你面前，就如沐春光，如處溫日之境，這才是大人物，具大本領，却具眞肝胆！

「看來，你是能令我心不死！」

「何必仰仗外人？」

「啊！」寧慧不是個笨人啊，雖然莊字血當面對她只說過兩句話，可是這兩句話第一句，令其迷夢驚悟，第二句更是要其自求解決，要言不繁，可是語意深長，對啊！人必需自力更生，又道是：「天助自助者？」求人不如求己，但是；你不得不有所助力，自己現在是廢人，廢人即使要求自立，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不過，她不顧申說苦衷，她只記住：「何必仰仗外力！」她要求自己再站起來，對！她突然從莊字血的眼中看出來，如果自己不求站起來，旁人也不能，不必加强助力。現在，她深信，莊字血只要自己有求生之決心，他一定會助其排難解困；既然如此，她又何必多費言辭！

突然，寧慧感到有一股熱力在全身流轉，是王月娟在用內功助其打通奇經八脈，她更明白了，在場諸君，那一個不想其再站起來！

遠處有脚步聲，一脚高，一脚低的。聽得出這來人不是飲醉了酒，就可能身上受傷，聽其脚步聲之零落，不齊，可以說：醉，是醉了個十分，傷；就傷得十分嚴重。

來了！在月光下可以看見一個混身血跡的少年，一步一跌，向那碧犀山莊殘址走來，少年的雙眼血紅，面上沾了不少血跡，可是，可以看出這面色白得怕人，寧慧一長身，她已可坐了起來，看清來人，不由驚叫一聲：「師兄！」原來來者乃是她的師兄項聽！

項聽看來身受極重之傷，但是，她明明記得，他是趕回碧犀山莊向師門報訊的，他怎會由外趕回，莫非他剛才回來，他還未知師門已毀！

「師兄，你到這裏來！」

項聽算是看清了這兒的一切，因此，他是混身抖顫地走到這輛大車前，車篷早

已打開，他可以看見自己的師妹！他不禁由悲苦中，吐出一絲歡色：「師妹！你！無事！」

「人是未死，至於無事，唉！師兄！小妹已……」說到這裏，突然，她止口不言，她不該承認自己是廢人，即使是，她也得要求自己再站起來！可是項聽却已看出情形，突然，他仰天大笑：「好！這倒好！哈……毀了！算是毀了個乾乾淨淨……哈……」笑聲是這樣淒苦，簡直比哭還難聽，突然，另一輛車車篷放倒，項聽却一聲怪叫。身形動，他是咬牙切齒地道：「賊徒，我與你拚了。」

原來還有一套大車上坐的正是那個自稱狂魔，又號復仇之神的濮天輿。項聽吃過他苦頭。更吃準他是這次毀莊的主角！

可是，項聽還未撲到車邊，旁邊突來一股勁風，將個項聽閃了個合仆大交！

「好……是你們……你們合手來毀了我的師門……師妹……你也爲他們所扣……師妹……看來！你我眞的，得追隨師父母於……地下矣！」

「拿來！」是符星初的聲音！

「什……麼……？」

「乾坤六陽譜。」

「你……說什麼？」

「交出來，你師門的眞正武功秘笈，乾坤六陽譜！」

「慢說我，根本不知有……這……什麼六陽譜，即使有……你看我，姓項的……可是個貪生怕死之輩。」

「你當然是。」

「啊。」

「前輩，恩公，」是寧慧的呼聲：「不可錯怪好人，他是我師兄，項聽，可能你……誤會了。」

「如果你能不言不語，我就會更喜歡你！」哈，是那個姓莫的大漢，三不知的已站在寧慧之身後。

寧慧聽了這樣句話不禁又驚又疑，見那姓莫的看來神態剛猛，可是對她却別有股說不出的情義，寧慧大爲奇怪！他，爲何如此的看她，他是什麼人。

可是，那邊的語聲却已開始步入緊張的階段！寧慧無論如何想不到，世事之變幻竟有如此離奇怪誕的。

「我是貪生怕死之輩！我……」

「別裝腔作勢啦，乖乖地將六陽譜交出來，如果交不出……」

「大不了一個死！」

「哼，看來眞的交給了滿奴了？」

「師兄，你……」

「我說過，你乖乖地，我會更喜歡你。」看來姓莫的大漢有些發惱了。

「誰要你……喜歡。」

「唉！」奇怪，那姓莫的大漢聽了寧慧這一句話，他嘆了一口氣，而這口氣嘆得眞個是淒、慘，苦，痛，寧慧不由心中又一動。

「血弟，看來……由你毀了他的武功算了。」

「且慢！」是寧慧的呼叫聲。

「爲什麼？」

「前輩！恩公，我怕你們……你們有所誤會。」

「不見得，並且，也很難傷得了這個奸徒！」莊字血邊說邊已身形動，就在此時，月光下曾見幾絲血光。悄沒聲的向莊字血及另一輛大車飛射。

「紅雲散花針！」莊字血一聲斷喝，好個大俠！但見他身形宛如一縷輕烟，又如一股旋風，只一轉一晃。這江湖上列爲邪門暗器第一的紅雲散光針，竟然爲其所捲起之陣風；將散花針全部攝引在身邊，然後憑仗其無比之大天魔玄炁化爲反彈之勁，這散花針爲其收爲其用，琤琤幾成聲响，又聽得幾聲慘哼，幾條人影在左邊小林中現身，然後向口外投去。

只剩下項聽在滿地翻滾。

「師兄！」

「他還是你師兄？」姓莫的漢子忿然的問了一聲，然後，他離開了她。

「可是，可是！」寧慧已隱然感到不對，但是，無論如何，她不敢也不想相信，這個同處十年的師兄，竟然是個……是個這樣的小人……奸徒。

「滋味不太好受吧，嗯！」是姓莫的大漢子在發言。看來他粗粗魯魯，可是身形隱實而看慢實快的步法，令寧慧不禁大爲驚駭。

「你……你！殺了我！」

「不，誰不知紅雲散花針陰狠毒辣。啊！該忍受十二個時辰之楚毒煎熬，對不對，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成！哼！可眞厲害，也只有毒閻羅才想得出這樣個惡毒暗器。不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又道是報應之道，如影附形，老閻羅自己爲叛徒所苦，而你，哼，作法自斃，眞有意思，眞有意思。」

「成全我，成……全我。」項聽簡直如發了狂，不，這直情在嗥叫，在月夜，在萬籟俱寂之情形下，看來，不，聽了已够人驚心動魄了啊。

「可以！那你交出六陽譜。」

「不，在……我……身邊。」

「喔，眞的，交給了滿奴允禎了？」

「不，不。」

「交給誰了？」

「麻衣神，翁。」

「你老子。」

「啊，你……你是誰？」

「我是你對頭剋星，莫不爲。」

「呃，啊，舅舅……舅舅！」是一聲令寧慧更形難明所以。

「舅舅……你！你能救我。」

「我爲什麼要救你？」

「看在我死去的娘份上。」

「你娘怎樣死的？」

「這——」

「又何況你，你作了滿奴手中的刀，你說，你說，乾坤雙煞怎樣死的。」

「是……是……四皇子，命我們……殺的。」

「啊！」寧慧大叫一聲，「眞的。」

「還有假的，哼，這個什麼四皇子對外用什麼化名。」

「這。」

「講。」

「舅舅，你……得救我。」

「講，允禎這個惡奴，他在江湖上用什麼名字？」

「于青。」

「于青，不，你……」是濮天興在說話了。

「舅舅，我，受不住了，我……」可憐，這小子在掙命了，看來他受的苦眞不小。

莊字血身形一動，雙掌一陰一陽對項聽的靈台大穴交掌壓上，暫緩你一口氣。

「多謝。」

「莫大哥，你也不必如此氣苦。」

「不，血老哥，不得不狠下這個心。」說到這兒，這大個漢子，他哭了，這就可看出，他的內心更不好受啊。

這時，項聽在莊字血的陰陽掌壓穴下，算是阻住了這散花針毒的流竄，可是，他越來越怕死，越來越希冀脫出死圈，因此，他再也不强充好漢了，他表現出一副貪生怕死的膿包相，他哀叫，他苦求，求他的舅舅救他一命。他淸楚明白，只有他舅舅，看來粗俗難看，其實他乃是華陀門中唯一傳人，江湖上有名的奪命判官，氣死閻羅莫不爲，他的青囊訣，他的七禽掌，可算江湖雙絕，並且，他還是自己生母莫不秀的哥哥，在這親情上，他也得救他，因此，他微倚一顆小樹邊，向他舅舅在訴說：「舅舅，你，得救我……我也是無可奈何。」

「講，是誰將雙煞的住址漏給這個飯桶濮天興的?」

「是!是四皇子命令，這樣做的。」

「爲什麼?」

「讓他……送死。」

「啊!」濮天興大聲吼叫道：「胡說八道!」

「爲什麼?」

「于大哥，仁風俠義，他!」

「他救過你三次，」是莊字血接了口：「第一次去賀蘭山小玲瓏莊中，你幾乎爲河間七義毀了，就是他出手，毀了老大許子義，老五許子威，去了這兩個勁敵，你才能從容解決其餘五義。」

「並且奪回我師門重寶玄武眞訣!」

「第二次你玄武眞訣尚未到火候?却心急復仇，找上南七北六十三省總瓢把子，摩雲鐵翼蔣畏殘，不想你尚未上得金頂太行山，却半途爲蔣鐵翼的好友大殘山人及黑白雙鋒困住在牛家店中，是于青現身將大殘山人引走，令你與黑白雙鋒鬥了個旗鼓相當，最後，他又回來助你們解決了這兩個强敵!」

「他還授我如何參透這玄武眞訣，煉成這玄武神功，使我三上太行山，報了大仇!」

「却又仗于青的暗助!」

「對，你，你怎會如此的淸楚。」

「我爲什麼大鬧北京。」

「這個!」嘿，一個問得是應該，可一個回答得離題萬丈，你大鬧北京城。以求揚[illegible]天下，與能明悉濮天興三次被救的事，實可說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啊，濮天興那會領略到其中之玄奧!

「你也是滿奴手中一把刀!」莊字血一字一頓的對濮天興說着，可是這語氣中却又是如此的痛惜，苦惱!

「現在，你已盡了力沒有利用價值，因此，你也該毀了!」

「什麼?于青……」

「你再想想你到碧犀山莊之情景，你怎會如此容易受傷，還有，你也該看到，雙煞之死，有何古怪。」

濮天興不由回憶前情。

濮天興是夾着無比之怨憤。來到碧犀山莊。只有他知道，雙煞是如何的可恥可卑，他的師祖乃是武當門中傑出人士欒秀眞，爲了潛心武學，爲了苦參無絡神譜，他竟然與武當人士斷了往來。

可是，一個獨善其身的武士，與世無爭是不可能的，至少，有多少人與事，會牽連到他，又何况滿奴的虎視眈眈，別具用心。欒秀眞莫明其妙的牽涉到武當門戶之爭，當時他由無絡譜中剛參悟一篇玄武眞訣，由其別闢蹊徑地，專攻內力，不求輕靈，而眞正達到了太極門中之要訣，以靜制動的要點，就在此時，武當三眞尋來，要求秀眞交來無絡譜!

秀眞因爲三眞之來到，言辭之中又聽出有些不是味兒的調調，因此，他是嚴詞拒絕，好，這一來就此鬧得不可開交，秀眞算是爲武當逐出了門，而玄武眞訣與無絡譜就此變了你爭我奪之重寶，這是一件武林的小風波，因此外傳不多，掀起的亂子也不大，可是，你糾我結的，欒秀眞爲武當三眞毀了，三眞却莫明其妙的死了。

玄武眞訣與無絡譜失了踪，而江湖轟傳三眞爲濮天興之父，秀眞的唯一門徒所殺。

武當門爲清理師門，追殺濮雲河，濮雲河死了，武當門徒却一個也沒回轉武當山。

玄武眞訣却又傳出風聲，在河間七義手中。

武當門根本沒殺了濮雲河，濮雲河實在死在南七北六十三省衆瓢把子蔣畏殘手中，而眞正的陰謀策劃者，乾坤雙煞，起因在爭奪無絡譜。

濮天興是歷盡苦辛，幾次險死還生，可是，他是個萬分陰狠的人。他能忍住氣，他又敢於闖，更苦於練功，故此，三十年來，他雖然死過幾次，可却又讓他活過來，武功越來越高，恩仇之間也越來越重視，更可驕傲的，他已報了自身受辱之仇，又殺了河間七義，更逼死了蔣鐵翼，奪回玄武眞訣，現在，他就憑仗這門神功，獲得個狂魔，復仇神之稱號，更得喝采的是，他終於找到了眞正的師門深仇，那一對沽名釣譽的罪魁禍首，乾坤雙煞，現在，他已擊斃寧慧，逼回項聽，他開始向碧犀山莊走來。一貫來，他殺人報仇，就是澈澈底底，他不能有人在其眼底下漏網，因此，他出手阻住這一對少年男女，他自覺，他是天下第一，至於對手?哼，他們也不過是自己手中的螻蟻，或者比螻蟻更不如。

當日他來到碧犀山莊，他看到項聽明明進了門，他也不必客氣，跟踪進了門。

項聽抱必死之心入莊?——因爲，從其對寧慧所說的話就已可明白。奉命離莊，不可退還，違命者殺無赦，但是;現在可以知道，他是有備無患，事實俱在，他根本胸有成竹，亦可以說他分明是引狼入室，因此當其一入莊門，乾坤雙煞尙未有所表示，濮天興已進了莊——一瞬時，是個乾坤草堂已爲一股陰森冷氣所籠罩——

濮天興自命爲復仇使者，因爲，他身歷無比之苦難，他對付仇家，也就無所不用其極!今日他來到碧犀山莊時，已抱定了殘殺無留的心意，龍凌霄與鳳嘯靜做夢也想不到，一見這個中年墨綠袍漢子會由心底冷出一絲涼意!不過;大行家到底是大行家，依然不失身份，雙雙站起身來，沉着地與濮天興打了個招呼。

「閣下就是黑勒令主人，自名復仇之神的濮天興?」

「嗯!你約了多少個帮手?」

「你說什麼?」

「你倆約了多少帮手?」

「奇怪?我夫婦仗藝走江湖，幾時聽說過我們成羣結黨的了，哼，看來你是個使者也未免太低能了!」

「好，就算你倆說眞話，請!」

龍凌霄明知對手極强，可是，他不甘心就此自毀名聲，正想起身出手，項聽却在背後說道：「師父!小心，他的後發制人的玄武神烝!」

鳳嘯靜却微微一哼道：「還不與我滾進去待死!」邊說邊已一揮手，就聞得一聲慘叫，呼嘭聲中，項聽已爲這半百老婦將其揮了入後廳。

另一面龍凌霄已展開他仗以成名的三元神招，與濮天興游鬥上了。

「假的!」是濮天興的說話，龍凌霄一聞此言，不禁面色大變。

「你既然練了六陽神譜，何必改頭換面不敢拿出來現世?截頭折足，你就可毀尸滅跡不成?哼哼!我看辦不到，我勸你乖乖的將你的乾坤子母圈拿出來的好。」

「你究竟與我們夫婦有何關係?」

「是你仇家!」這四個字憑誰聽了也該聽出其中含有萬分的怨恨。也說出了濮天興與雙煞是勢難兩立!

龍凌霄手風如潮，勁力似山，可是濮天興只是脚下不丁不八，背微拱，雙臂迴封，雙手各用中指揑成個十分奇怪的訣印，而龍凌霄所仗以威震江湖的三元神招，却一招一式，在其玄武眞烝之運用下，或卸、或滑、或閃、或分的，讓了個乾乾淨淨，龍凌霄偶一與濮天興當面，只望得其雙眼一眼，只覺得這一對眼神如冷電，不，冷得陰沉，冷得狠酷，冷得!總之直感到一陣陣寒意，向其四週掃來!無形中，這也增加了對頭幾分威力而令其有受脅之感。

饒是如此，龍凌霄不愧爲武林中之人傑，交手數合他已看出這玄武眞訣的精妙處，這是一個龜形武功。也就是說其象爲龜，龜主凝重，因此，濮天興的身形看來端重萬分，輕易不能令其有所轉動，他脚下不丁不八，這說明了他並非不動，而只是動得萬分緩慢，而令對手根本不能看出其動作之分毫，玄武眞烝，這兩指之訣即這才是引動渾身功力之關鍵，也可以說他非但善於卸、彈、閃、壓對手多種勁力，看來他更將元磁門中的元磁眞氣也引溶在其玄武烝中，這一股元磁勁正可將對手的出手功勁擠引入其內圈爲其玄武烝化解!

一明其理，龍凌霄就不竄跳奔躍，他只求保護門戶，出手緩重，就可與濮天興鬥一個旗鼓相當。

事實也不出其所料，你出手一緩一慢，玄武烝中暗藏的元磁勁就得憑眞力來擠引，濮天興雖然用功極苦，不過到底受傷多次，失血不少，後天上吃了大虧，因此在紮根基的功夫上，不足甚多，尙幸他爲于青助其打通奇經八脈，勉强將眞氣練純，而能達到由命門流轉十二重樓之功，但是，他那裏知道，于青別具陰謀，故意爲其打通奇經八脈，却也永遠留下了個禍根，稍有不及，眞氣就能失岔，再不——就是走火入魔……

濮天興目下已經陷入魔境之中了，因爲，他看來冷、陰、狠、酷，其實;這全是他一腔熱血的反激而成的表現，也就是說，終於有一日，他在冷熱的交逼之下，步入絕險之境。

今日，他首先爲龍凌霄所困住，即使憑仗他的多年苦參的玄武眞訣，不至於落敗，並且，他依就有取勝之道，但是，他開始焦燥，並且他更已看出自己並不是天下無敵，而敵人也並不是想像中那麼易解決。

旁邊還有個鳳嘯靜未出手，還有，這碧犀山莊在其直覺中感到，別具危機。

「你到底有多少帮手?」

「哼!對付你一個無知狂魔還得用帮手?」

「好!你不說實話，你就拿命來吧!」濮天興聲色俱厲地對龍凌霄怒斥了一句。突然雙指平伸，龍凌霄突聞嘯聲隱隱，而兩股排山倒海般的勁力，向其迎面壓倒!龍凌霄這才發現，玄武眞烝的可怖!自己一身好功夫，並且內功之强雖不超邁群倫，冠絕古今，可也敢誇一句：「出類拔萃!」誰知，嘯聲才起，勁力才到，自己已感到面紅心跳。血脈賁張，這，又從那裏說起。

尙幸斜角來了一股大力，將這玄武烝一阻，龍凌霄才算能擺脫這勁力圈。在自己老伴鳳嘯靜出手，將這勁力引了一半過去，事到如今，也不必撐什麼場面，夫婦倆如將獨門殺手武器，乾坤子母圈取出，嗆啷啷環聲相擊聲中，龍鳳雙煞濮已將天興圍在乾坤雙圈所帶起的金銀虹光中。

這時，可就露出了這玄武眞訣的厲害，濮天興依然背心微拱，脚下不丁不八，雙手中指獨挺，身形、招式不變，可就將這一對威震江湖的殺手神招，卸脫、閃開、滑過、引退……

這三個人交手了卅餘招，龍凌霄突然發現一件事，他不禁神色大變，老江湖果然眼光厲害，他已感到危機隱伏，分明，是玄武眞烝有元磁勁之輔助，他可能在吸引自己出手之力，然後一點一滴在積聚。然後，他可以將這所有之勁力如開閘一般，向對頭回擊，這等於是借人的手，打擊對頭。

事實不出龍凌霄之所料，濮天興之玄武眞訣，果然有這樣的神通，你看他大袖越來越大，分明內裏勁氣激流爲其束住，如果一抖一開，這等於聚集多人之功勁來還敬，試問，在猝不及防，在莫明其妙之間，這股勁力又豈是凡人所能抵的?

怪不得濮天興所向無敵。

突然，半空中傳來一聲厲嘯：「閃開!」濮天興一聞此言，心頭微震，而乾坤雙煞倏的身形如捲起一陣旋風，向空直竄

，濮天興剛將積聚之對手勁力撒手——眼前一黑，命門如被針刺，一股極細的冷氣鑽入命門，濮天興不由心神俱震，一口鮮血噴出——可惜，一瞬間，冷氣已在全身游竄，而濮天興是明白，玄武眞炁已爲人暗算，破了自己的氣門，一聲怒吼，還想將所積聚之眞勁全力抖出，心口一凉，突的心脈似被折斷般，四肢再也無力，全身一軟，癱倒在地。

「仇七弟！好功力！」是龍凌霄的誇讚聲，濮天興已看見這天井中多了四人，濮天興不由慘哼一聲！唉。一時大意，可落了個如此下場。但是這出手毁我氣門的人是誰？他又怎會知道自己的氣門所在？

「龍老大，看來總算放下你心頭大石了！」

「正是！」

「那個貴門生又該如何發落！」

「非毁不可，然後我們焚了這碧犀山莊，走。」

「好，我去提他出來！」步聲入內，半晌，却有哀叫聲傳來：「師父、師母……徒兒無罪！」

「你姓項！」

「啊！師父！你說什麼？」

「哼……姓查的，你以爲可以瞞得過我！」

「啊！你……看，後面！」

「你還想騙我？」龍凌霄語聲未畢，突然四週轉來幾聲喋喋鬼嘯之聲，龍鳳雙煞迴身欲鬥，面前突然血影四散，嘶嘶連聲中，一條黑影竄出人圍，而幾聲厲吼中，已有幾人倒翻在地，「紅雲散花針！」

龍凌霄尙幸乾坤子母圈未離手，格開來襲之散花針，更護住了站在自己身邊的好友梁建平，徐清虛外，其妻也只能顧得自身，勉强護住了仇君復，想不到幾十年的老江湖，竟然會吃跌在一個小伙子手中，雖然因爲有鬼嘯之聲分了他們的神，並且，紅雲散花針又是江湖出了名的陰狠邪毒，不過，落一個如此的灰頭土臉，却是無論如何難以下台！

可是，還有更難下台的事呢！

三條白影飛落，玄陰三醜竟然與他們對了面；目下龍鳳雙煞是萬分氣憤，不過，他們還希望能取得解藥，解救傷者，因此，他倆不願太得罪來人，也不想處決項聰，即使看來這一件事極難善罷，不過，還是希望有個善策以解目前之困。最可恨的是；手中之囚，叛徒項聰竟然會乘這一片紅雲散花針的激發而脫出手掌，否則多一人質，這談判就可好談得多！

地下是慘叫幾聲，可憐，中了這紅雲散花針，不論你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却也難以受得住這鑽骨噬心的苦難？任何有骨氣的英雄好漢？也無法不低頭認輸，不慘叫號咷！這多可憐啊！

「三位……光臨敝莊，有何見教？」

「來取爾等性命！」

「啊！」好！倒也爽快，看來非但無法能求取解藥，謀求個太平無事，並且，連自己的性命也成了大問題。

「三位奉命而來！」

「對！」

「奉何人之命？」

「何必明知故問！」突然一聲鬼嘯；

「賊子敢爾！」就是三醜中一人，身似一縷輕烟地向牆東角撲去，衆人一看，才見一條人影，其疾似箭已向牆上飛去，再看一看清。此人手中分明還抱了個人！

是濮天興，濮天興爲人所救！在這多高手環視之下，竟然有人敢來將捋虎鬚，這眞不可思議。但是，龍鳳雙煞却已隱隱感到自己的大限已到了！

外面傳來一聲霹靂，又聞一聲厲嘯，這三醜之中，去得快，回來得更快！

「怎樣？」

「走了！」

「他們難道是死人？」

「不見得，是主子故意放他走的！」

「爲什麼？主子不是說濮天興已到期了！」

「這件事你別問，先解決了這幾個狂人再說！」

「且慢！」

「什麼？龍凌霄你也已享够福啦！」

「你們奉那位主子之命？」

「于—大—俠！」

「啊！他！」

「你該明白的，否則，你死得不眼閉，不太好，主子說：龍鳳雙煞已享够了清福，江湖上也豎起極大的名聲，當然，如果不是于大俠，你倆不是早已向閻王爺報到了，今日身軀歸黃土，也不算太辜負了你倆啊！」

「我與于青交非泛泛，並且，我夫婦爲他也出了不少力！如果不是……」

「別再說下去了。」

「爲什麼？我有什麼不該說的？如果不是我夫婦毁了塞外雙龍。他早已爲他老子毁了，他能有今日，他，說過，他永不會對不住我……」

「你不信我的話！」

「你又不是于青。」

「如果我是于青又如何？」

「啊……啊！」

「不錯，我是于青！」此人緩緩地揭下了他的人皮面具，「龍凌霄是你有負於我！」

「于青！你說什麼我有負於你！我奉命而行，我毁了塞外雙龍，我倆立即退出江湖，我幾時對你不利了！」

「爲什麼將你倆的徒弟趕出門？」

「是……」

「你故佈疑陣，你却將眞訣眞譜交給了你兒子，你以爲可以瞞得過我？嘿！你來看！」手一抖，一個血跡模糊的小包裹擲向龍凌霄的面前，龍凌霄並不拾取，一聲慘笑道：「好！你成全了我的孩子！」

「不錯！是他該死啊！說什麼也不肯將神譜交出來。老龍，你連自己的孩子也騙了？」

「你不是連老子也騙了。」

「哈！我，老龍我佩服你！不過你該明白的，我最恨的是我佩服的人！殺！」這一個殺字說得既威嚴又震人心魄！而幾聲鬼嘯聲中，三條勁影其疾似箭地向龍鳳雙煞撲到。三才訣捲起大股勁圈，狠狠地扣住了這一對夫婦。

龍鳳雙煞本擬能救出傷人，故而肯拖宕時光。待到于青出現，他正希望能憑仗其與于青多年之交誼與及代其暗中解決不

少有名對手，並且在這皇子的爭權奪位的漩渦中，更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總以爲于青還該借用自己的實力，那想到于青竟然對自己會如此不留情面，明知這樣爭持下去，未免太笨，不過出手露幾手絕學神招，看來也闖不出這個圈子，好個雙煞！身形激動，乾坤子母圈抖起金、白兩彎精虹，一邊對付三醜，一邊却對梁建平、許清虛、仇君復道：「奮全力，衝！」

一瞬間，叮叮連聲，梁建平首先發難，七星釘如羣星飛舞的向于青打到，唉！這一來可觸犯了大忌，想這個大魔頭乃是個不世出了怪傑，身懷禪門佛功「般若罡」，週身有無形罡炁所護，這七星釘雖爲江湖有名暗器，可是于青有神功護體，焉能爲你所傷，又何況；于青已立意誅殺雙煞，這就會無所不用其極，你不犯他，他已不會放你過門。你這一出手，陰狠機險的于青，立即打定了主意，一聲長笑，這滿天飛舞的七星釘竟然比打出來的勁力更重，更勁地向在場中人釘到。

仇君復首先身中三釘，慘哼一聲，可憐他如同其餘幾人一般跌翻在地，不過，他算幸運，七星釘雖然打中三個大穴，尚幸無毒，不如其餘四人那樣慘叫連聲，不絕於耳而已！

龍凌霄是子母圈再不客氣，一環金虹，圈聲錚錚中，柳陽照幾乎爲其子母圈紋斷了鬼爪，可惜看看可佔得上風之時，七星釘已沒頭沒腦地打來，不能進擊，只可自守門戶，一個黃龍鬧海，金虹暴漲，這就可看出，此老之身手、聲譽，得來非輕容易，如此勁狠之七星釘，在其金虹滾翻之下，叮叮連聲，密如繁珠，全部橫射彈開，可是，鳳嘯靜怒斥聲：「小心鬼手！」龍凌霄突覺背心一凉，怒叫一聲，金虹抖動，已將偷襲人困在這六陽絕滅圈中。

這是三醜中的柳瘦芸，當龍凌霄全神貫注格打七星釘時，他鬼步凌風，寃魂纏身，玄靈指，七煞爪已仗三才炁之力，硬搶入圈，龍凌霄本不會將這些玄陰招放在眼中，那想到自己一疏神，又加爲這一聲之慘叫聲擾亂心神，明知于青的出手更難擋，心有數用，可就這樣墮入了于青之狡計，爲三醜中的柳瘦芸所傷。

龍凌霄身中陰指，雖仗功力深厚，可以運功抵住這陰靈炁之擴散，但是，本身功夫爲了抵禦陰靈炁，這就打了個折扣，鳳嘯靜看出丈夫中了暗算，不愧老江湖，身形一動夫婦貼身而立，朗聲對于青道：「且住！」

于青萬分清楚對手的心情，看來這一對老夫婦不想活命，因此身形動，翻身下牆，來到這一對夫婦面前，冷冷地道：「怎樣？」

「于青！是我夫婦該是此報！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說得不錯！」

「我倆是爲你所用，也得過榮寵，也有過風光，死也不算寃，可是，這幾個！唉！他們與你並無瓜葛！」

「現在，可有了瓜葛！」

「啊！」鳳嘯靜可聽出了這于青言外之意，他是一個也不能留！「嘿……」一陣苦笑後：「七位好兄弟，是我夫婦連累了你們，今日，你們爲我夫婦命喪碧犀山莊，是我夫婦的好朋友，今生巳矣，來世我夫婦再……求……會面……再……」說到這裏，這個一代女傑，竟然嗚咽地出不了聲。

嗆嗆兩聲，又聞一聲怪嘯，紅光出現中，龍鳳雙煞是仆地身亡，而于青也吃了個極大的虧！雙煞幾十年夫婦，又是情好彌篤，任何一人說話，而另一人已明其中語意，眞可算是心靈相通。當鳳嘯靜在侃侃而談時，龍凌霄已知老伴的心意，好！就在這聲訴之時，石破天驚，雙煞聚全力的乾坤一擊出了手！

這是拚死的打法，根本只有出招而不想迴保己身的手法，雙煞之功力，豈可輕視，即使三醜暗算在前，但是，所謂困獸猶鬥，更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于青神功蓋世，可也抵不住雙煞之全力一擊！于青只感到金、白精虹耀眼，而一股排山倒海又如炎風火勁的怪力向其壓束而來。

壓，尙可奮全力抵消，束，却令于青有如爲萬木相軋之苦惱，尙幸于青見機得快，不顧一切，噴血以稍舒心頭之煩惡，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施逕玄功，一個「韋陀跌」，算是伏地掙脫了這乾坤之重擊。

可是，于青却想不到，就因爲這一來，他的護身神功，算是被毁了幾成，表面不顯現，將來他自會驚覺，待到驚覺，頭已飛去了矣，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此時于青却是萬分狂怒，本擬脅逼雙煞將六陽譜交出，不料，雙煞如此決裂，如此果斷，雖然，人已死了，不怕六陽譜不現；可是，得多費手脚了啊！又何況自己吃了從未有過的大虧，不由其怒發如狂，雖然他面子依然裝作沒事，但是，他却沉聲地說一聲：「殺！」

對方還有兩個人未死！好，就此突出十八個鐵羽衞，也不言語，圍成了一個大圈，將兩名活的，三個死的，四個重傷號叫的，圍成了個結結實實。

「哈！」梁建平哀笑聲中，自絕經脈死了，許清虛却不同，身形疾轉，嗚嘩怪嘯聲中，飛星紫金蚨，暴雨般載沉載浮地向四外飄散，這是武林中暗器譜中排名首位的殺手利器，竟然在此時此地出現，在場人雖然是個老江湖，却也爲這威力驚人、殺傷力極大的暗器鬧了個手忙脚亂，十八名高手中已有兩人閃避不得其法，爲紫金蚨炸力所中，鬧了個遍體鱗傷！

于青這才看出，自己是太輕視了雙煞，更想不到這個看來猥猥瑣瑣的乾瘦老頭子，竟然身懷如此驚人的武器，飛星紫金蚨最厲害是：不知在什麼時候會突然爆炸，而一爆炸，這火藥有毒，這利器本身乃上好精金所打煉，精金仗爆力化爲萬千細如砂粒之碎片，中入人身，可也不下於紅雲散花針的陰毒！

衆人手忙脚亂的閃避、逃退之下，依然爲這紫金蚨毁了兩人，才算結束。可是，地下爲散花針所傷的四人已是聲絕音斷，死了，看來許清虛是明知無法可求妥協，不忍好友多受苦難，百忙中送了四人的命！

許清虛已不見踪影，于青算是在大獲全勝之際，又吃了個暗虧。

十八高手連同三醜，雖說全師而退，

可也有些零落，「燒！」是于青發令！好！幾個好手已彈出幾枚火彈，碧犀山莊開始起火！

「查家小子，你還不出來，想死麼？」于青在發話，果然在左廳房內竄出一條人影，正是那個項聰，雖然他滿面血污，但是神色萬分興奮：「貝勒爺！您老，神機妙算。」

于青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項聰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戰：「貝勒爺，我可以見我爹了吧！」

「還早呢！」

「貝勒爺！想我離開爹，一眨眼又是五年了吧！」

「六陽譜呢！」

「貝勒爺，找不到啊！」

「眞的！」

「貝勒爺，小子就算欺天瞞地，我也不敢欺騙您老人家啊！您老人家，神目如電！」

「好！附耳過來！」

項聰他可是戰戰兢兢的，不敢却又不得不的將身湊近了于青，他眞怕于青把他殺了，于青用這種手法殺人，他却是自小見過的啊！

半晌，他總算聽明白了，于青的確有狡計交其執行，這就是，他來到碧犀山莊，現在，他却施計不成，而落得在受苦強掙命！

父女相會　前情可憐

「舅舅……救我！」他慘叫一聲！

「濮天興，你可知是誰救你的？」莊字血詢問着。

濮天興可眞想不出是誰救了他！

「是允題的手下萬里追風茍成魁！」

「啊！他，與我素不謀面，他！那能救我？爲何救我？沾恩！還是……」

「對付于青！」

哈！原來如此！

「可是于青手下十八高手圍住在這碧犀山莊，可以說是連飛蠅也難漏得過！走得出，雖然萬里追風素精木石潛踪之術，並且又借了霹靂門中的三粒少陽丸，可是憑他本領，實難脫出如此之包圍，但是，你！依然爲其盜走，爲什麼？……」

濮天興怎會知這又爲什麼？他就如個傻蛋那樣，微張着口，神色惘然地注視着莊字血。

「是于青放你走的！」

濮天興的口張得更大了，這又爲什麼？「刀！」突然他想到了莊字血說過，他自己只不過是于青手中一把刀而已，代其屠殺對頭，代其……難道，他還想利用自己，不過，于青之英挺、爽朗、仁俠、義風，又在其腦中盤旋，他不是壞人啊，他救過自己好多次！

「唉！濮天興，你還不到地頭，你還不能洞悉其奸，我看，我們也該走了！」

「且慢！」

「怎樣？」

「恩公！我既然爲萬里追風所救，爲何目下落在你們手上，茍成魁又到那裏去了！」

「死了！」

「啊！是恩公所殺！」

「嗯！我殺的！」

「爲什麼？」

「因爲他甘心爲奴，他出賣岳州清水帮，令岳州不少好漢子毀了個家散人亡，有不少義士之後，被擄爲奴，受盡折磨，這樣個人，怎能不死！」莊字血說到這裏，他那眼中已流下兩行淸淚，如此一個歷盡風波的武林大俠，見慣生死，也殺慣了人，如今却又是如此的心軟！

「不錯，滿狗已佔了天時，七十年來，他們算是坐穩了這江山，人心，也眞難解釋，時間長了，血也乾了淚也盡了，志氣也消沉了。再加上滿狗的狡計，武林門中的混蛋，個個在昏頭昏腦之情景下，你殺我，我殺你，韃子殺得不够，自己人再殺一個天昏地暗，一個門派有一個門派的事，而一人又有一人的心！哼！」莊字血越說越苦痛，最後，他只能用苦笑來稍緩他心中的憤懣！

中原武林道啊！你們却是如此的低能，如此的蠢得可憐啊！

濮天興不是個笨人，寧慧更是個精靈的少女，莊字血的說話，不！簡直是一字一淚，每一個字令他們的心靈震了！對啊，殺！嫌外人殺得不够，自己人殺自己人來補足數，這是什麼樣子的算盤，這又是什麼樣的混帳主意！

「我也殺人！我也殺過不少自己人，但是，我只後悔在他們劣跡未現之時，就殺了他們！」

「爲什麼？」

「就如岳州清水帮這件事，如果我能早早發覺茍成魁的奸計，我解決了他通知薛老帮主，我可以救出多少英俠之士！」

「血弟！你已萬里跋涉，你已東阻西截，你已救下了卅餘口老幼婦孺！」

「可是，死了的又如何？死得太多，我救得太遲啊！」莊字血簡直將自己當作了大混蛋了啊！

「血弟！走吧！」

嗯，是該走了，莫不爲苦痛地走近項聰面前，「你已知道了你不該活了吧！」

「舅舅！」

「莫大俠，你！放過他！」是寧慧在求情：「他是你親人啊！難道，你就不能饒他一次，再說：『人孰無過』！讓他改過自新，不是更好！」

「舅舅！我！我聽了莊前輩的說話，甥兒是萬分痛恨自己，甥兒該死！你？殺了我吧！勉得我受這無窮無盡的煎熬！」

「那來什麼無窮無盡的！只不過十來個時辰而已！」

「不，舅舅，你救了我，我會後悔一輩子！我良心中永難饒恕自己，我……」

「眞的！好！我成全了你！」莫不爲緩緩擧起了手！

「莫前輩……」

「舅舅！你眞的要我死！」

「畜生，還想運使權詐狡計！」語畢，只見莫不爲手掌緩緩一吐，項聰半句話未說出！業已狂噴鮮血！頭一歪，死了。

「啊！」寧慧突見此事，心神大震。

「寧慧！你還不明白！」

「我明白什麼？」

「項聰是個十惡不赦的惡徒，留下此人，將不知有多少善良之士爲其所累。」

王月娟正色地對寧慧說。

「他……」

「他連親人也敢騙，爲什麼？」

「他幾時騙親人了？」

「莫大叔是他的親生舅舅，而你，又是誰？」

「我！」

「你是他表妹啊！」

「什麼？他是我……表哥？」

「他是你生身父親！」

「啊！」寧慧不禁如墮五里霧中，這是什麼的回事，這是什麼的回事？項聰是莫不爲的外甥，而自己是莫不爲的女兒，而自己又是乾坤雙煞的徒兒，這關係那能聯得上，還有，自己明明姓寧啊。

莫不爲虎目中隱含痛淚，不過，却對自己這個一出生就沒見過生身父母之小女兒，別有一股淒苦之意！

符星初微微一笑道：「走吧……在路上慢慢再說也不遲，莫大哥，你可別太高興。」

「我，難受啊！」

「也別太難受啊！前途漫漫……哼！可能是險難重重呢！于青是個極難鬥的大魔頭，我就自認不是他對手！」

「對他！誰也沒有必勝之把握，又何況，他還有那麼多的狐羣狗黨——」莫不爲沉聲說着，面色越發陰沉了——

不過，他又已跨上了車轅，兩套大車又自走動，漸漸地由緩步而急馳。

太陽已開始升起了，照耀着斷垣殘棟！幾具屍體是已成了焦炭，在莊外，一顆小樹邊，有着一具全屍，是個少年，情景看來有些淒厲！不過，太陽總算毫不在乎的，一樣照耀着這些……

「你，眞是我爹……」在蹄聲飛馳、車聲轔轔中，寧慧——還無法改姓換名呢——在詢問着駕車的莫不爲，在車上，莫不爲是不言不語，全神貫注在駕駛大車向前飛奔！女兒不問他，他只是面色陰沉，因爲，他們這一行人個個明白，對頭是決不會置之不理，卽使莊字血運用手法，屢使巧計，但是，他們全知對頭勢大滔天，更且手下能人不少，莊字血或者他們不至於知道，符星初與王月娟這一對俠侶，肯定已露痕跡，除非不出現！一出現就該是棘手的塲面。對頭是個機謀百出的惡魔，絕不會不謀定而動！

因此，他沿路戒備，全神貫注在防敵突襲。與及趕路之上，小女兒的詢問，而令莫不爲多了一份心事，他想講，眞的想講個明白，這多年來，他是吃盡了苦頭，也幾乎送了命，但是。饒是如此，女兒爲對頭擄去，妻子、妹子全落得個慘死——

妹子，想起自己妹子。那會想得到自己作的媒，却令妹子與惡魔同處，結果，在妻子的伺機報仇，向其吐明眞相，好！妹子算是與丈夫拚了命，但是，聽說死得更慘，妹子本領本比這賊子高出多多！可是，她讓自己的孩子害了，這孩子，雖然死了，死在自己手中，但是，想到這兒，他又隱隱然看見一對少婦，一個穿玄色衣衫。一個穿葱綠襖褲……在對他笑，也在對他哭。

寧慧是像自己妹子，眞怪，不過，或者也有些像妹子吧，但是項聰——一時也不能改名換姓——却像妻子，可是，也死了，死在自己手中，突然，他感到一陣寒意，別……自己的女兒也會死，不……

前面傳來哨子聲，大車一前一後。前面一輛由符星初執韁，一聞哨子聲，嘀，暗一聲吆喝，大車前停了下來，莫不爲心神大動，對頭出現了！

却也奇，哨子聲響後半晌，沒有人出現。

好！這就算更可怕了，有陷阱、有陰謀！一等一的老江湖，最怕是敵暗我明，饒你有千分本領，萬分的機智，不明對方的底，你就無可施爲！尤其是現在，招呼打了，人却不現！讓你猜度，而他們却在暗中看你調度，然後對症下藥，這就令你不得不有恐懼之感！

符星初也已感到事情緊急，自己一家人，個個有好身手，闖重圍不會感到有什麼不便，苦就苦在還有兩個半死半不活的人啊！現在，自己是入了人家的地頭，不得不硬着頭皮，走……

車聲轔轔，漸漸地走，走，走！看得出符星初是渾身勁力運滿每個節穴，全身就如蹦緊了的弓弦！稍有動靜，他非但可以保護得了全軍，還可能立即借勁還力，逼使對方露面。

半里地走過，奇怪！一無動靜……

突然，莫不爲眼前黑影一閃，由前面大車中激射而出，看一看清，是莊字血現了身，好俊的功夫，人如一縷輕烟般，在空中只一個斜飛式，已竄在路旁的一片松林中，借樹枝的一彈一起之力，莊字血如條長箭般，沒入了松林深處。

莫不爲心中舒了一口氣，只要有他脫出大車，也就是說，莊字血已在暗暗監護了這兩套大車，這一來，至少，他可以取得一半均勢，現在等於主客之勢各半了。

符星初看來早已與莊字血有所計較，他是故意走進了這一條窄狹之徑，以便莊字血覓地藏身，現在，從其趕車的情景看來，他放心了。

嗨，這條窄道是一晃而過，原來是另一段抄向大道的折徑路，也算是環山徑繞成的岔道，眼前一闊，看來又可飛馬趕路了，果然，符星初長鞭抖起，一聲吆喝，大車立即在雙馬拖帶下，絕塵而馳。

莫不爲不能與前車相隔太遠，因此奮鞭催馬。

奇怪，前面又是噓唿，傳來一聲哨子響。

這一次符星初可不理這些，飛車突馳，根本不以爲意，他可是抱住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主意。

果不其然，依然無事，無風無浪，無踪無跡，奇怪，對頭那會這樣虛張聲勢，無聲無息？當然越是這樣故佈疑陣，越是令你心神緊張，這種心理威脅，實比眞刀眞槍的決鬥更覺可怖，卽使目前如此不猜疑，也已令人心神難寧。

不過，車還是似飛而去。

時值正午了，人不倦，馬也得加水加料了，總得歇息歇息，再看看清，兩套大車已走入了義陽界內了，可就怪，前面突然隱隱傳來絲竹之音，有人娶親？可不是這樣的絲竹音啊，風聲傳來這絲竹笙簧，對，不是普通的樂手所能奏彈，分明是名

家之樂譜，並且，越聽越眞，是湘靈吟，這是室中雅樂，這絕不是放在野外演奏的樂章，這分明在鬧鬼。

莫不爲一抖長鞭，手中韁繩一扯一引，將大車微轉，而掠在符之車旁，現在兩車並排。

「來了……「是莫不爲對符星初打了個招呼！

「也應該來了，莫老哥，你可不能亂出手。」

「嗯，唉，我明白了，但是，符老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眞有事，唉！看來是小娃兒命苦！」

「你不放心，我——你以爲我眞的老了？」

「不！我只是說！我不能爲了自己的女兒，來個一走了之，你老哥的好意，我心照，不過！唉！」突然，他一扭回頭對寧慧道：「別怪爹不理你！」

「爹你說什麼？」

「萬一有什麼不幸，你父親不能照顧住你這個半死不活之人！而你，可能會落入滿狗，或其奴才的手中，你會受折辱，你會被殘殺，你別怪爹狠心，不理你，爹只能留得一口氣在……代你報仇，可……決不能因你而毀節、滅義……」

寧慧已聽明白了莫不爲的語意，看來對頭陰狠厲害，自己這一面，實在沒有必勝之把握，但是，突圍是大有可能的，自己，如果落入奸徒之手，那麼奸徒眞會仗其作人質，脅逼自己這個還不知眞假的父親，對！何必爲人脅持，反正，自己本是個廢人，死，又何嘗死不得？並且，想到自己以後，既不能對大事有所助力，那麼，這民族大義却是不能馬虎的，死了的好，她想到這兒，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吧，我不會有違民族大義。」

「你笑了，」莫不爲神情激動地說着，他回過身來，由雙馬信步拉車而行，寧慧清清楚楚看到這個大漢子眼中的淚水，寧慧不知爲什麼心神大受震動，更柔聲的對莫不爲道：「爹…我信你，是我爹，你別難過，我不會怕死，即使你我相見不久…但是女兒已感到萬分欣喜，至少，我能見到親生父親的面……」

莫不爲在笑，可是，淚如泉湧：「娃子！爹！對不起你……爹……沒用……」他簡直像個小孩子了……

「你爲什麼這樣傷心，爹……」寧慧驚叫着。

「你，像你姑母……啊！」

莫不爲却使悲聲大放！而湘靈吟之樂聲已越來越清晰，莫不爲心神一震，扭過回身，對頭該到了，突然，一聲怒嘯：「星初兄！小心！有毒！」

什麼？有毒，有什麼毒？前面是四個小僮手持四枝長柄提爐，提的爐博山爐中，香烟嬝嬝，後面是八名身穿綠荷葉披肩、粉紅長裙的少女，每人手執笛、簫、笙、瑟，是雙笛、雙笙、雙簫、雙瑟，再後面是八個身穿粉紅披肩、綠荷葉長袍的少女，却是八樣樂器，磬、鐘、鈴、鐺、琵琶、三弦、月琴、洞箏…後面有一乘八抬八扶的大轎，緩緩而來，香烟氤氳，絲竹音響，那來什麼毒物。

啊！對了，是那爐中香烟，莫不爲一邊警告，一面早已掏出一個飾盒，好手法，一抖手，幾絲光影，激射而出，符星初却是熟手，一揚手，早已攫住莫不爲發出的光影，原來是幾枚綠豆大小的黝黑藥丸，符星初再不遲疑，立即分發同伴服下，其中一枚給濮天興吞下。

在這裏，寧慧也服下了這一枚藥丸，她可不知這是專辟解毒的九天寒玉丸。

「是萬妙仙娘吧？」符星初才提說了這一句，錚錚連响，湘靈吟却是戛然立止，這十六個壯士所抬的大轎也已停下，由轎中傳出一聲極陰森的笑聲：「是玉連環、神仙眷屬的符星初賢伉儷吧，你倒厲害，還記得江湖上有我這個老不死！難得難得。」

果然是那個老怪物。

「奇怪！」符星初不由沉吟起來。

「有什麼奇怪了？」

「萬妙仙娘幾時也作了滿奴的走狗了？風聞萬妙仙娘雖然爲人怪乖，並且殺人不問罪，也不過是率性行事，量狹心狠而已，可從未聽說過，她也會爲權勢所脅，或者爲利慾薰心的啊！」

「住口！」這一聲的嗥叫，宛如梟鳴，符星初的子女。有二個幾乎連心也跳出來。

「老太婆幾時作滿奴的走狗了，你憑什麼說我這般賤，如不念你早有英名在外，憑此一句話，你就難脫一死？」

「現在，又可以活了！」

「哈！好！說得好！」轎簾無風自開，一個慈眉祥目，混身珠光寶氣的中年美婦已出了轎，緩緩的走過了少女少僮的人衔，而帶微笑的與符星初、莫不爲等照了面。

凭誰也想不到，這樣個美婦却有着如此難聽的聲音，並且又如此是雍容華貴，更奇怪的是慈眉祥目，那像個江湖魔頭、殺人不眨眼的女修羅？

「符星初，你問得好，不過我可以同你說，老太婆並不要你們命，我要的只是一樣東西！」

「六陽譜！」

「對，眞聰明！」

「唉！萬妙仙娘，這就顯示出你太笨了！」

「什麼？」萬妙仙娘面色突變，嗨嗨，這一變可就變得萬分怕人，但見她一臉戾氣，長眉斜挑，目露兇光，令人一見就有不寒而慄之感，看來，符星初這一句話可令她發了火。

「至少，你的手下不能對你有所助力，你既知六陽譜，就該別處去找，向我們要？唉！可能你是老年昏瞶了，因此亂訪亂找，找錯了地方啦！」符星初可是不在心上，他根本不怕老婆子翻臉，因此這說話之中，依然帶刺……看來這一次不可能善干罷休的了。

「嘿……」一聲陰惻惻的冷笑，萬妙仙娘手指一彈，只見一縷紅色輕烟，向空直竄，絲竹之音又起，不過，聲調已變，隱含金鐵交鳴、殺伐之聲，這兩個小童，首先身形一動，十六個少女却如穿花蝴蝶般，圍成了個圓圈，將兩套大車，圍了個實。

符星初神色不變，對莫不爲道：「莫

大哥，你可看得出，這十八個童男女所佈的是什麼陣法。」

「玄牝陣！」

「對！可算厲害？」

「不算，該留意的是那八個大漢！」

「好眼光……哼哼！美妙仙娘，你應該明白，我對你的底細，早已摸了個清楚明白，並且，你的七聖花毒，也困不倒我們的，我勸你別再硬將不在我們的東西作藉口阻住我們去路，結下個莫明其妙的樑子！」

「我就看你如何脫出我的正反陰陽玄牝大陣！」語聲才畢，這十六個少女身形如風，一片繁音中，發動了攻勢。一瞬間，這兩套大車四外，彩影飛舞，或正或幻。或奇或偶，這手中樂器竟然是她們的殺人利器。



萬妙仙娘　百毒魁星

符星初，玉月娟現在已並坐在車轅之上，身形不動，只是雙臂運勁，卸、滑對方之出手勁力，至於莫不爲可眞算是藝高人胆大，他毫不在乎的將大車催動，好，雖然在這勁風交錯之下，他却將輛大車，驅使得猶如跳着舞的活物，雖然有雙馬的帶動，但是，左右閃避，轉折進退，無不圓轉如意，這就可看出此君功力之純，眼光之狠，玄牝陣法可說是美妙門中鎮門之大法，講究奇正相變，而輕靈穩狠兼而有之的上高手法，老實說：就算你武功高强，也得全神貫，閃退有方才可免了傷殘之禍，如何可以如莫不爲那樣的輕率行動。

萬妙仙娘明知對手的見識不凡，武功更强，可也想不到他們竟敢如此輕視於她，這可就激發其狠厲之氣，長嘯一聲，十六名大漢，有快有慢的投入戰圍，本來，輕靈有緻的飛舞上下，這十六名漢大一加入，有快有慢的出手相輔，這就算將陣法中四正四隅，四靈四相的方位補足，現在，樂音又起，勁風如潮、如嘯的向雙車壓到，玄牝陣的眞正威力顯出來了。

萬妙仙娘也不再閒着，只見牠身形一晃，一瞬眼已繞陣轉了一轉，一蓬金光，密如繁星的向大車激射而至，好個莫不爲，一聲長笑，一道烏虹捲起，又是一陣叮叮繁响，萬妙仙娘的七聖針已爲莫不爲捲走了一大片。而另一方面，是仗玉月娟抖出一條墨芒，將另一股金針吸了過去，可是，就在金針被毀被收之時，幾聲慘嘶，莫不爲駕車雙馬已緩緩倒斃，分明爲這玄牝陣中的勁力所毀，看一看，馬頭爲極强之掌勁所碎。

莫不爲已然明白，看來這居高臨下之優勢已失，在平地，玄牝陣之威力更容易發揮，自己雖然不怕，符星初一門也無所懼，怕只怕兩個傷者。大車已不能動，圍守絕非辦法，尤其是當十六大漢加入戰陣之後，這掌風勁力，已越來越沉，越來越重的向莫不爲壓倒，現在，莫不爲尙可憑仗已身之武功，或卸、或滑、或打、或格，可是受傷的寧慧則又如何？莫不爲雖然七禽神掌爲武林一絕，這玄牝大陣亦是不可輕視的陣法，更何况人多欺單，莫不爲再要分神照顧傷者，功力勢必受到牽累，再看看符星初這一對伉儷却也已受到了極重的壓力，不過，可以看得出，除了玉月娟的墨龍綾出手外，符星初之騰蛇棒尙未出現，分明他別有計算，既然如此，自己只要能守得住，拖得下，定可闖出重圍。

雖然，他心中念頭轉得極多，手上招式也轉得極快，可是，你快，人家也不慢，你念頭才轉得一半，一聲清叱，一股勁風向莫不爲上下投到！乃是一個少女，一個大漢，少女的洞簫直點中門，而大漢的陽炁玄勁，直擊莫之車轅。好個莫不爲，走，反而四面八方將有殺手連綿夾擊而臨，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左手天熊掌抖出，右手長鞭抖起一陣勁風，洞簫少女首先徵哼一聲，洞簫非但在如此强勁之天熊掌力迎擊下不撤招，反而幻化成一個秋月之形，直搶中宮而連點「寸關尺」週圍小穴。

莫不爲哈哈一笑，天熊掌倏地變爲鷹爪，一迸一抓，這洞簫所化的秋月幻影，竟然爲其抓住主點，一枝碧玉洞簫硬生生爲莫不爲折斷，可是，後面陰風如潮，向其背後壓倒，莫不爲長鞭阻大漢的出手，折斷洞簫後本擬翻身上車頂，好，既然如此，一個大天鷹翻，借這一擊之力，身子倏的一個倒翻轉，陰風擊空，而出手人却突然看到一條黑影向其面門點到，這才可算得上，「連消帶打」！

出手少女爲其逼退，現在莫不爲已在車篷之上，長鞭抖起一股勁風！好，居高臨下之勢依然在……既然這些人想逼他下車的計策不能兌現，自己也就對這自固吾圉的辦法，定能拖他個一日半日，有了保證。

那想到勁風翻滾，人影縱橫之間，幾聲極勁厲的嘯聲向莫不爲激射而到。

莫不爲雖然精擅七禽身法，七禽玄炁貫滿全身，但是，聽嘯聲，這暗器非但霸道更且善破內家功力，自己對付這二個少女大漢，雖可立於不敗之地，但是，再要應付這樣的暗器——看來，這暗器可會層出不窮，這就難免照顧不週，這一來，想善于罷休也不可能了。

莫不爲明白符氏夫婦之心意，不想多結冤家，並且，萬妙仙娘雖然爲人介於邪正之間，但是，她却極爲自重，門規也嚴，因此，在江湖上也無什大劣跡，不知其名的，當然不會招惹她！其實也無從招惹，知道他的人，全是老江湖，對她也就會敬而遠之，對付這樣的人，莊字血與符氏夫婦是絕不主張結上樑子，甚至於，希望能結爲己助，別讓其中了滿奴的陰謀，而又爲滿奴所用。

誰想到，一本六陽譜會引出這個老魔頭。六陽譜與他有關連？不明白。

六陽譜根本不在自己這行人身上，他從那裏來的消息——嗯，分明別有鬼計在，也因爲這樣，大家不想將這件事鬧得不可收拾。

但是，事情在逼得他們向決裂的地步走。

莊字血到了那裏去了，爲什麼到現在還無形踪？他們之所以有恃無恐，就是希望莊字血不出現，他們心中全有個信念，莊字血一定會有所調排。

不過，決不可鬧得不可收拾。

莫不爲可是難求保得住不鬧翻了啊，處身於危殆之境，不設法解決十來個，唉，看來至少得毀了三四個對手，才可減輕壓力，才可應付這些威力驚人的暗器。

萬妙仙娘之所以繞陣游走，看來是用暗器引動大陣，借機傷人的厲害手法，玄牝陣本身已是個陰陽奇正，威力陰狠的大陣，再加上這個主腦的暗器，那麼，試問入其陣中的，就算是大羅金仙看來也難求個全身而退啊。

莫不爲是被逼出手了！

七禽玄炁在其七禽身形之催動下，長鞭首先將萬妙仙娘所打出的專破橫練內力的三十六天罡珠抖開，而一個摩雲飛天式，莫不爲已如一只金翅大鵬般，向半空沖去，倏一變化，身形斜飛而落，好美的身法啊，就如鷹擊長空般，長鞭已抖起七重勁圈，向圍住大車的少女及大漢撲到，首先一個荷葉披肩少女爲其長鞭圈住，少女一聲驚叫。又見一條人影，如驚鴻墜地般向東北角投去。

莫不爲第一圈揮出一個少女，而第二圈已甩向另一少女，雖然有兩大漢左右夾輔助擊，希望能擋住這長鞭之一擊，叭一聲響，兩聲怒吼聲中，這兩壯漢各向後側彈，而這一少女也是難以逃脫厄運，爲莫不爲長鞭一吞一束，一吐一抖，一聲慘叫，又是一條人影擲出。

「莫兄住手！」一聲斷喝，一股勁力將莫不爲的七禽環的第二招阻住！眼前人影抖亂中，只見一個化子，身揹破蓆捲兩手各抓住一少女，分明是爲莫不爲抖揮而出的！看來，是讓他救了，莫不爲一見化子，心中一喜道：「血大哥，你來得正好。」再看一看清，在場人全已停了手，萬妙仙娘面色不忿地在向一少年說話。

這少年身上穿戴華美，並且生得眉清目秀，面上常帶三分笑意，令人看了心生好感，不過，現在，對萬妙仙娘言談之間，就可看出其有怨忿之色。

「娘，咱們中了計啦。」

「什麼？中計，中誰的計？」

「惲叔叔的計。」

「啊，他！」

「他是滿奴的走狗！」是莊字血的語聲。

「胡說。」

「眞的，娘。」

「萬妙仙娘！六陽譜根本不在咱們手中，可是，他栽贜，他希望你我相爭，他在暗中看好戲，唉，雖然，六陽譜主人毀了妳的丈夫，可是，六陽譜的爭奪，却也仗此老的隱忍而未掀起潑天的風波，而仙娘你也能只尋一主兒，而不禍延他人，可見你心中有眞是非，我不想你爲人所累，也不忍你落一個中人暗算，引致家破人亡，這才將這個惡徒引出，令其自吐惡狀，令郞已明詳情，你我也不必多結無謂之仇怨，請……」

「眞的，璋兒，這話是眞的？」

「娘！惲……」

「不許再稱呼他叔叔。」

「惲欽，這個惡賊，就希望你爲了六陽譜與莊前輩等人結下深仇，如果，你輸了，那麼，我勢必要代你報仇！」

「你以爲我會死！」

「他希望你死啊，如果你不死，他也會設法要你死，然後，將這一筆賬算到在他們身上。」

「萬一弄個兩敗俱傷……」

「娘，這反清的人，死得盡的？」

「啊，好狠毒，但是……」突然萬妙仙娘對莊字血道：「尊駕是誰？你那會知道這件陰謀！」

「在下莊字血，至於這件陰謀，我可是適逢其會，也可能是助你我，不至於爲惡賊陰謀所中，偶然爲我撞見惲欽與雲中鳳在暗中商計，如何倒翻你萬妙門，如何掀起武林血雨腥風，我本擬毀了雲中鳳這個惡徒，可是怕打草驚蛇，爲求救援萬妙門，我是忍下這口氣，却暗隨這賊子來到你萬妙仙莊中，也是幸運，我是巧遇令郞，是我與其詳說厲害，由我授計，面對惲欽，揭穿其眞面目。」

「娘，孩兒幾乎喪生在這老賊的破血厥（金旁）下，唉，如果不是這位前輩的仗義援手，我們至今尙被這賊徒蒙在鼓中，如不是莊前輩的神勇，孩兒的命是保不了，連師祖傳下的萬妙門中玄牝訣，全得爲其盜走，獻於滿狗。」

萬妙仙娘可是氣得面色鐵青，想不到師門至交，幾十年的好友，竟然會變得如此狠心狗肺！她實在不明白，惲欽到底圖個什麼，爲什麼甘心揹這樣塊招牌，担這樣個惡名，做這樣的醜事。

六陽譜，雖然對師門的武功有極大關連，但是，爲了這部秘笈，非但毀了丈夫性命，現在，簡直連萬妙門也幾乎爲這部秘笈，毀了個乾乾淨淨。怪惲欽甘心作倀，不！也該怪自己的貪心不息，如果不聞不問，如果，唉，想到這兒，她却不禁暗暗長嘆，她那能如此看得開，也因爲這個

原故，她才會讓惲欽一哄就信，更且，帶了這玄牝大陣來阻截這批人。

現在，是偸鷄不着蝕把米，不，簡直是鬧了個灰頭土臉，再對自己手下看看，尙幸兩個男徒是爲莫不爲震斷手關節，尙不至於有什大碍。

更算大幸的是，自己的一個女兒，爲莫不爲長鞭揮出，看其長鞭功勁分明是女兒難逃一死，唉，是這個莊字血，救了回來，莊字血！

「尊駕是大鬧北京的魔龍？」

「韃狗視我之爲魔，我就是魔，讓他們心中有魔，也讓他們因魔而稍有戒心，休再禍及我大漢子弟。」

「你，救了我一門，你要我老婆子怎樣謝你？」

「仙娘，你是大漢之子女？」

「老太婆當然是啊！」

「好，只求你記得這句話，那麼，你已算不枉在下出力爲你排難解紛了。」

「哦。」

「你我後會有期。」

「且慢，老太婆手下毀了你們兩匹馬兒。」

「但我也傷了你兩位高足。」

「不，馬死了，你們可難以行走，唉，老婆子可還有些心思，滿奴們既然如此死心不息，他們能令我莫明其妙的做了他們的帮兇，焉知還有多少個如我一般蠢笨之輩上當啊，老婆子的山莊總算倖留，我也不再言謝了，不過，我得求你們暫住舍下逗留一宵，略敍交誼，還有，莊大俠，也算是老婆子對你一片血誠，聊致敬意而已！」

「嗨！仙娘何前倨而後恭乃耳！」

「星哥，不可再嘻皮玩笑了！」

萬妙仙娘却也不着惱，微微一笑道：「我並不向你致敬，不過，我也並非一無心愧之意而已，你取笑我，有何好處？倒不如去我山莊，共飮一盃，再議後事的好！」言畢再不等待莊、符、莫等人的回言，拱身肅客，看來，他是根本不容他們不作她的客人。

莊字血略一尋思，正色道：「也好，星兒，莫兄，我們去叨擾她一頓也好。」

對啊，早就餓啦，是該打個尖，塡塡肚子，雖然駕車的馬匹已毀了兩匹，還有兩匹實在也已累得可以，既然有現成的東主，眞該叨擾她這一頓。

車聲轔轔，步聲雜沓，一行人已開始向前挺進。

「莫大哥，天寒玉丹不可不備！」是莊字血在沉聲叮囑着莫不爲。

莫不爲心中一凜，突然，他已明白莊字血的用意，列位看官，須知在江湖道中，有極多門派擅於下毒，並且，有不少毒物毒方，提起來令人心震神懼，有多少英雄豪傑爲毒所苦，而落得個身落人手，慘遭殺害，更有不少奸宵之徒，憑仗毒物而稱雄武林，甚至有不少所謂名門正派人士，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實却是用毒、下毒的大行家，時常可以聽到武林中人，身懷絕技而死得不明不白，這就多半是中毒。

江湖有不少正義人士在研習毒性，更有不少有心人士對驅毒、逼毒、解毒有獨特之功力，但是，毒方繁多，簡直如恒河沙數，有幾個具大智慧，而又眞正懂得毒性的才智士，可以藥到回春？可以一一解明？即使如此，試問，中毒者，又有幾個可以苟延殘喘而得到適時之救援，事實俱在，有不少中毒者連一時一刻也不能拖延，進入了鬼門關，使毒者那會令中毒者有足够時機求醫？保生的？

不過，莫不爲別看其貌粗魯，可是他深研華陀仙師之青囊册，他乃是當今第一名氣死閻羅的奪命神醫，就因爲尋求破解毒藥之方，他希望能研討出一個辟毒之妙方，煉成一種足可尅制萬毒的妙丹，他閉門不出，他反覆提煉比較，可是他那想到自己一念之仁，却累得自己家破人亡！爲江湖上第一使毒大行家，毀了他一個慘。

不過，莫大爲一家是毀了，可是，這震古爍今，專辟內臟中毒的妙藥——九天寒玉丹，却讓其製煉而成，也因爲這樣，他可以活到今朝，因爲，他問心無愧，他也不肯貿貿然尋死，他要與這批毒魔君門一個你死我活。

「有莫不爲在，就不許毒物橫行。」單是十年前莫不爲喊出的誓言，而今日，他已意會到莊字血，看來是這樣的漫不經心，其實他是無處不留神，無處不戒備。

幾個轉折，或馳或奔，進山口，入幽徑，又是幾個轉折，哈，眼前突然一亮，一座紅牆綠瓦，宛如王侯甲第的萬妙仙莊已出現在衆人眼前。

「請！」是萬妙仙娘在肅客進莊，莊字血等一行人，也就不再怠慢，紛紛跳下大車，有人抱住了濮天輿，寧慧這兩名傷者，在萬妙仙莊中人，呼擁之下進入了仙莊。

這仙莊是名不虛傳爲仙莊，非但有園林之勝，更且有奇門八卦之佈置，莊字血是素經大敵，神目如電，再說，王月娟之父南王王騰蛟有名的神機先生，對陰陽生尅，五行七曜之學，別具專長，其女當然也非弱者，不過，每個人雖是心中戒備，面子上是毫不顯露。

人，已進入了大廳，莊字血看清廳中掛有堂匾，「妙玄」兩個大字，却寫得龍飛鳳舞，俊逸萬分，看來這兩字乃是這堂的名字。

人多好做事，莊字血與莫不爲、符氏夫婦由萬妙仙娘相陪在大堂中開席，至於符氏之子女門徒，由萬妙仙娘之子姬璋，女姬蕙作主，偏室開席。而傷者別有專人侍候，現已化敵爲友，也就不必你虞我猜，又何況萬妙仙娘她是別有打算，對莊字血是死心塌地的寫個服字了，所以，主人之招待，也就令客人萬分之欣喜接受。

「莊大俠……」在席上，萬妙仙娘發言了。

「大俠兩字可不敢當。」

「何必太謙……老實說，當年你大鬧紫禁城，翻震蒙古十八天龍手，老太婆可沒服你，說句不怕你笑的說話，我可是與你暗中較下了勁，終有一日，你我會交交手。」

「不才到如今也深自痛恨，這一次的禍闖得太不該……」

「哈……莊大俠，今天，我老婆子可就壓根兒的服了你，不過，我又有些地方不服你。」

「敬請指教。」

「你爲何獨挑這千斤重担。」

「啊！」莊宇血不禁一凜，這老婆子可別具心腸啊。

「東奔西走，你爲民請命，你出手阻截滿奴的屠殺，你也救過不少無辜之士，但是，你赤手空拳……」

「我有朋友，我有……」

「可有沒有根基？」

「你說什麼？根基？你以爲莊某去打江山。」

「即使不打江山，也得建立個根本，召集有志之士，齊集在你週圍，一個人始終是力弱勢單，滿奴却是有多少個爪牙爲其所用？莊大俠！就算你有出類拔萃之武功，有過人之機智才能，但是，就憑你，你，你，這幾姓幾戶，濟得何事？」

「至少，不會被宵小所賣。」王月娟插了咀，她不善辭令，但是，每一句話，她全是深思熟慮，也因此言無虛發，一發必中的。

「符夫人，你說什麼，宵小所賣？」

「唉，人多雖說勢衆，却也難保良莠不齊，先父之哀牢山大案不就是讓奸徒所賣，爲宵小所毀啦？」

「原來如此，可是，因噎廢食，削足就履，可也不見得高明？」

「如何才算高明。」

「必須嚴謹考核，更須有執法之長老，然後分堂分戶，分系分領，有考核、有計策、有組織、有調度，那怕什麼宵小混入，更怕什麼樹大招風？」

嗨嗨，別看萬妙仙娘是個江湖豪强，乾脆！她還是個女中之英傑，她敢於說出這樣一番說話，就可知此人胸中別有洞豁，不過，奇怪，她爲什麼自己不組成個根基，爲什麼這多年來，她總是獨善自身，老實說，江湖中人對萬妙仙娘根本不大熟悉，也可以說她在武林中也很少露面，她是連管閑事的心情也沒有的人，但是，她那能會在今日這樣個場面下，說出這一篇大道理來？

「滿奴辱我中原，七十餘年，其實，家師就有意創建事業，可惜壯志未酬，賷志以歿，坐化之時，他對先夫有言：『不可或忘史公梅花嶺之設』，不過，他也叮囑先夫，不可明目張胆，不可太招搖生事，他說過：『胡虜無百年之運，』他不信這天下就可以讓滿狗坐穩了，後世必有强有力者出現，只等有此等人物出現，命先夫勷助成事。」

「原來如此，唉，姬夫人，你是把我當作了這樣個人了，唉！」莊宇血的嘆氣令在座人個個感到淒然。

「莊大俠，你當之何愧？」

「就因爲當之有愧，我這才有所感慨，唉」

「你具不凡身手。」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你光明磊落。」

「忠誠是無用之別名！」

「你，你爲何自暴自棄？」

「唉，姬夫人，實不相瞞，莊宇血身負血海深仇，也因此一念，顚沛流離，我爲什麼至今是個化子？」

「你是大俠。」

「唉，我永遠記得我是個化子，我要過飯，可是，我幾乎連要飯也要不到，我，幸運，我這幾年的化子，令我看清了這人間，也讓我明白了小民的不幸，也因此令我恨高高的在上的皇帝、大臣！你以爲我反清復明，哼，反清是事實，這因爲是大義所在，至於復明麼？對不起，我並不做這種傻事。」

「啊，你說什麼？」

「我不是大明的孤臣，更不是大明的孽子，我是我，一個令執政者頭痛的魔頭而已。」

「那你圖個什麼？」

「是爲殺韃狗，清武林……救無辜，援孤弱。」

「如果你能興起，你才可以救小民於水火啊。」

「哼，我就怕我會變得如那些皇帝、權臣一樣，誤國災民，姬夫人，你以爲是大清亡了的明朝？不，是明朝的朝廷亡了大明，是他們不恤民隱，是他們引狼入室，是他們在敗亡國運，可是，小民何罪，先是東奔西跑，令小民無以求生，繼而是狂歛濫剝，逼得小民無法偸生，好，引起了流寇四起，被逼無奈，老者、弱者旣已塡溝壑，那麼，壯者除了造反，又該如何？然後，他們被剿、被滅、被殺、被剮。爲什麼？因爲他們是流寇，是誰逼他們做流寇？誰也不說，不是不敢說，而是不肯說……

「然後是粉飾太平，然後，是引寇入關。好！小民又得忍受這刀兵之刧，爲了不甘心爲奴，應該，誰也不能能逼人爲奴，可惜滿洲韃子他們不知是什麼托生的。他們自己甘心爲奴才，可也喜歡別人當自己的奴才，不甘心，殺，誰無家國之念，誰無故園之思，他們硬要你自認亡國奴，這就不對，但是，他們有刀，他們可以殺，因爲，你們根本沒人來護衞，你們小民宛是無娘的孤兒，殺，殺，殺……」說到這兒，莊宇血已是滿眶熱淚。漸漸地，他幾乎說不成整句話了。

廳上鴉雀無聲，個個心情激動。

「你們以爲滿奴殘忍，唉，姬夫人，咱們漢人殺自己漢人，也不見得慈悲到那裏去啊！」

這話眞對，歷史可以證明，漢人殺漢人又何嘗慈悲了，尤其是官場中，至於武林道，更是有數不清的屠殺事件在啊。

「不過，漢人對付的是一家一姓的人，至於滿奴却是一國一族的人，如此而已，姬夫人，莊某不才，不，莊某根本無此野心，嘿，或者你以爲是雄心壯志，不，我沒有，因爲，我決不敢自命不凡，我只求與志同道合者，携手共進退。爲蒼生請命。」

「莊大俠，你，你，爲何這等……」是一個少女的聲音，莊宇血一看，正是爲莫不爲幾乎摔死的姬蕙，誰也不知她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或者，她是來了很久。

「蕙姑娘，我又怎樣了？」是這樣樸訥，又是這樣的坦誠，令這姬蕙更爲之心動。

「你太……可敬佩了啊！」

「希望你比莊某更可敬佩。」

啊，姬蕙這一對俏目對莊宇血看了一眼，心情大震，有這樣個英雄，有如此的人物，沉着、樸實，可是又是如此的高不可攀？他不自滿，他更喜歡提携後進。事實俱在，聽其說的肺腑話，那一句、那一聲不具血淚，這是至性至情人的眞誠呼聲。他當得一個「偉人」之名銜，但是，他却更希望別人比自己更偉大，這是個化子？不！這是個英雄，眞正的英雄。

越來，便越發現這個化子是這樣的崇高，是這樣可敬，不，簡直可親可近。

滿面風塵，一頭亂髮，一身破衣，可是在姬蕙眼中，他簡直比天神還美。

突然，幾聲呼哨，聲如吹竹，隱隱傳來，萬妙仙娘身形突起，不料，砰的一聲，這老太婆不知什麼的，滿面苦痛，坐倒在椅子上，突然又見其汗珠直淌下面龐。

「蕙兒，你，你作弄爲娘。」

啊，此言一出，在場人個個面色大變，姬蕙本來不明就裏，她拔步來到其母身邊，不好，眞力全散，並且腹痛如絞，分明早已中了自己萬妙門中毒藥：七聖散。

「娘！我……」

「娘！我們中毒……」一個白衣少年跌跌撞撞的走入大廳，萬妙仙娘鑒貌辨色，看來有人暗中弄了手脚，自己已吃了個大虧。

「取解藥！娘，取解藥，不可連累好朋友。」

「哼……那有解藥讓你們取的？」

「不錯，姬夫人，你總算是老江湖，哈……」一陣狂笑聲中，大廳外，飛來幾條人影。

赫然，有水火雙怪在，還有四個穿青緞綢服的中年人！後面一個貴介公子，正是那個允題（衣旁．以下同）！

又傳來一聲嬌笑！只見跟在那四個中年人後，進來了一個濃眉毛，細眼睛，長挑身材的婦人，看來年紀不輕，可打扮成廿來卅歲的模樣，看來令人有膩煩之感！可是她毫不在乎地挽住一個少年壯漢之手臂，裝出種弱不禁風的樣子，一扭一捏，妖妖嬈嬈的走了進來！

萬妙仙娘一見少年壯漢，不禁長嘆了一聲：「是你！張永……想不到至親……也會作出這種沒天良的事來！」

「啊呀！我的未來的老長輩啊！你這可太寃枉了我的心肝了啊！他那會沒天良……他是爲你好啊！」

「你是誰？誰是你的老長輩了？」

「我啊！我叫余青燕！阿永他是你的姨甥啊！我是他的妻子啊！你不是我的老長輩又是誰啊……咭……老長輩，你別這樣看我嘛！多不好意思啊！」

唉！她還怕難爲情呢！前世！在場人就算是她的同伴，也不禁皺了眉頭，可是，却沒人敢對其有所不敬不滿，余青燕的名字，稍對江湖事有所認識，就該明白，南方一毒的厲害，別看她裝出些令人噁心的擧動，其實，她極工心計，更善於殺人於無形，傷人於無聲，越是她眉花眼笑之時，你越得留神她會悄沒聲的出手傷人！

無形毒羅剎

威震南疆的無形毒羅剎是絕非浪得虛名之輩，奇怪的是：她那會來到中原，她又怎會挾制住張永？看來：萬妙仙莊的中毒案，是內賊，而主兇却是余青燕！張永不過是個中了圈套的傻小子而已。

「姨母！」是張永出聲！可是，他叫了一聲姨母！可又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不必多說！叫你主子出來！」

「不才在此，拜見仙娘！」是允題。

「莊大俠！哈，想不到，你大船沉在陰溝裏，是老太婆目不識人，是老太婆罪該萬死！想不到……想不到……」

「啊！眞的是莊大俠！啊呀！這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啊！小生這裏有禮了！」

「何必客氣！」

「莊大俠，這可是無比榮寵……小王能得見尊駕之金面，小王這廂有禮了！」

「你也忒多禮了！」

「禮多人不怪啊！」

「却也是禮多必詐！」

「哈……莊大俠！明人不必細說！」

「就該長話短說！」

「小生不願多動干戈！亟願與閣下化仇爲友！」

「那會如此的好說話！」

「因爲：莊大俠你英名遠播，可算是人中神龍！」

「魔龍！」

「哈！不論是神是魔，你可當得起一聲，一代人傑！」

「目下我却落在你之手中！」

「略使小計，再說，誠如仙娘所言：你是爲人所害，更可說是：『大船沉沒陰溝中』。不過，你請放心，小王絕不會對閣下有絲毫之不敬！只求你金口一允，你閣下就可自由行動！我大清王朝絕不對閣下有所苛求！閣下意下如何？」允題的說話是十分的低聲下氣！這就可看出，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他口口聲聲，化敵爲友，這爲友兩字就可聽出來，其中必大有文章！

「你也不必如此裝模作樣，姓莊的，焉肯與你們滿狗爲友！」

「莊大俠！」允題面色變，語氣也開始變了。「你不怕死，可是，你自毁了這一生好功夫，是否可惜！」

「總好過仗本領爲虎作倀！」

「你就不理這仙莊中，並非是你一人，還有這多的好朋友！全仗你一言而决生死！」

「你們滿奴殺我中原百姓，豈少了？一家一門，一城一鎭，屠殺血濺的，豈又少了？而今，你却來貓哭老鼠假慈悲……哈哈，滿奴！有本領殺人，就不必花言巧語！」

「好！萬妙仙娘，你又如何？」

「啊！你問我？」

「對！姨母！你就該代表弟妹想……你也該代死去的姨丈想……這姬氏門中，一脈香烟……」

「張永！」是姬蕙的怒斥：「如你記住這些！你能引狼入室！旣然你做了這絕滅天性之事，你還顧住這些幹什麼？」

「唷！表妹啊！你生得好俊啊！好！我饒了你性命，你跟我走，我給你個十七八個丈夫！然後，我將你調敎成第二個毒手羅剎，你看如何？喂！十四貝勒！你可不能難爲她！還有，四方勾魂使！你們更

不可對她有歪心！你們還不配享受這麼個好女子呢！嗯……」

姬蕙幾乎讓這妖婦氣了個半死！但是，身中七聖散，這內功勁力全被尅制住，即使怒火滿腔，可也難有反抗之力，姬蕙突然想到死……可是，她莫明其妙的回顧了莊字血一眼！這一眼，少女的無比敬慕之意，全已表達無遺！莊字血眼觀四方，對這少女之一瞥，心頭大震，這少女幹什麼？……他心思極快，倏的明白，姬蕙的心意，不由升起一陣感慨，再也不能裝下去了……

姬蕙是突然和身撲出，她是預備用最後的一擊，激引起這一場屠殺！

可是，你這裏才有所動作，一道勁影，其疾似箭，將其衣背抓住，姬蕙心中一沉，以爲已落敵人之手，身邊却聽得一聲極沉着的喝叫：「殺！」

形勢已亂，允題與水火雙怪全是一陣心震！看清是莊字血身形似風地殺人、出手。右手已直抵面前，一股極勁之掌風，已抵中宮！允題，也具好身手，百忙雙掛掌，十字絞兩招突發，架住來勢，那想到莊字血神功非凡，一翻一滑，允題這兩股各具陰陽的先天勁，竟然爲其卸彈而開，順勢一個斜飛式，掌心小天星勁激動下，一掌「輕拂流螢」！好！啪啪幾聲，允題竟然連中三下，尙幸水火雙怪看出不妙，雙雙夾擊而到，允題可能就此爲莊字血擊斃！

水火雙煞之坎離雙環已出了手，看來，他們所要求的是：保護允題的安全！其他，他倆也根本不在心上。一招出手，將莊字血逼退，雙雙對望一眼，看來想走了！果然，兩條紅影挾了條青影脫圍而出！

後面傳來符星初的急叫聲：「不可放走此人！」

又是一陣紊亂！只是符氏幾小，及濮天興、寧慧全爲人挾制住……原來，莊字血與符氏夫婦早已服下了這九天寒玉丹，爲求不想太洩露機關，因此，這幾個小輩全也蒙在鼓中，他們無一倖免，個個中了對頭的七毒散！允題辦事也是萬分小心，他雖說穩操勝券——事實也該說：他是穩操勝券，誰不知萬妙門中七聖藥——七醒散的厲害，一等一高手，不論你服食或你聞到，你就會功力被壓抑，不服其獨門解藥絕不能復原！這毒藥由萬妙仙娘的至親——張永所掌管，那個中了無形毒羅刹余青燕的迷魂攝心丹，好好一個少年，就此成了余青燕的面首……

萬妙仙娘是偶一疏忽，姬氏兩小何嘗會想到，當莊字血揭穿惲欽的陰謀時，這萬妙仙莊早已在允題的爪牙監視之下，張永乃監守庫房的要人！就在莊字血與姬璋說明原由出莊之時，張永發現了余青燕，他以爲這女賊來盜寶，因此，發動機關，將個余青燕困在玄牝陣中，在張永是在乎年輕人的一念好勝？希望將女賊譏笑一番，然後用刑，那想到余青燕豈是一般人，更何況她身具各種殺人而又無聲無息的毒藥，故此，當其一露面，立即爲余青燕一枚迷魂攝心丹；將個血氣方剛的張永制了個縛手紮脚。

余青燕是出了名的兇、狡、淫、毒，並且心思極靈，才俘獲了一個獵物，立即想到第二步，在其花言巧語的遊說下，命張永盜藥，然後，伺機用毒……萬妙仙莊幾乎就毀在這個無形毒羅刹手下！

莊字血一生謹慎，他並未料到萬妙仙莊會有內亂，他始終對初識之人，並且對方又是介乎邪正之間的人物，帶有三分戒備之心！事實俱在，莊字血自知樹大招風，即使有不少人服其本領爲人，可是眞的有幾個是心悅誠服的？尤其是所謂江湖道中人，個個不甘人下，越是自命不凡者，越易引起不忿嫉妬之心！自己不怕死，可也不甘心爲宵小暗算，爲了這個原故，因而有這樣個預防！

萬事謹慎，這才能在如此的險惡江湖中，來去自如！

可是，今日，却會節外生枝，介乎邪正之間，又持有江湖獨門秘藥的萬妙仙娘，自己反而爲至親所害！雖然使莊字血的神功，震懾住羣邪，不過，百密一疏，他竟忘了幾個小輩陷入了另一批奸徒之手！

符星初腦筋極快，一發現情況不對，明知只有扣住允題才可反客爲主，故此急叫字血不可放脫允題！可是，允題已在水火雙怪之夾輔下，越牆想走，只要一離這山莊，就如魚脫鈎，鳥離網羅！莊字血就算功力不凡，看來也難能阻截得住！

莊字血一聲清嘯，身形如箭，直撲這三人背後，水火雙怪却是狠，在半空中雙雙拗身，一左一右，坎離神招出手，兩人是傾全力的一阻莊字血，人在半空，大家全無法借勁換力！這可是硬門硬！即使莊字血大天魔玄勁爲當今武林一絕，可以抵擋得住這雙怪的傾力一擊，但是，想脫圍而出，橫擊允題，却已有所不及矣——

難道就讓這滿奴走？不能！此人一走，看來萬妙仙莊就毀定了，自己方面，也勢必有不少人得喪生在這批兇徒手下！

莊字血心如火焚……

哈，一聲長笑，一條黑影突然現身，正是莫不爲，但見他身如天神般，阻在允題面前，七禽掌出手：「下去！」允題雖然功力不弱，可惜他先爲莊字血一掌成傷，如何是莫不爲的對手！只能乖乖的爲莫不爲扣下——

「刮刮」兩聲怒叫，水火雙怪竟然爲莊字血所傷，可是雙怪怒吼中：「你…你，你也會施毒……好…魔龍，不……你……奸狠……陰辣……我……」語聲未畢，可憐雙怪這大的身軀，突的蜷縮！蜷縮！

「無形縮骨散！」莫不爲的語聲：「是毒羅刹的傑作！」

噓！一聲長嘆！兩怪是死了，可是，他倆雖算明白，自己爲自己人暗算！可惜他們始終不明白的，爲什麼余青燕會暗算自己！

莫不爲將允題交給莊字血，身形如風向那余青燕撲到，余青燕那想到自己的惡貫滿盈，這大漢正是她的對頭剋星，而且莫不爲尋找這個罪魁禍首已十八年了啊！

余青燕見莫不爲虬髯戟張，雙眼圓睜，簡直想將她吞下肚似的，不禁一怔，可是，她依然在賣弄風騷呢！

「唷！大鬍子，你幹什麼啊！想吞我下肚啊！咭……」一邊說，一邊手一彈，一股粉紅色的淡烟激射而出，正是她的迷魂攝心丹！

余青燕做夢也想不到，對頭是個百毒不侵，更且具有獨門尅毒之神功，迷魂攝心丹看來已中在莫不爲的身上，並且吸食之量也不算少，余青燕可就慢慢的等其功效發作，然後，將這個大漢子入其掌握之中再說！

不料，勁風撲到，余青燕一個倒翻七星，身形柔若無骨，而身法快如飄風，莫不爲如此凌厲迅疾的七禽神掌，竟然在這千鈞一髮，堪堪擊中之時，爲余青燕閃避過去，這一份功力，也可算得驚人！

可是，金青燕更爲吃驚，此人，那會如此厲害，任何人就算你是一等一好手，中了她的迷魂攝心丹，立即武功被尅，神思疲慵，並且春意盎然，那會依然有如此勁疾的掌風，若非此人是神，呃，功力太强，這迷魂攝心丹一顆不够，啊哈，有這好稟賦，哼哼，姑奶奶非把你勾上了手不可。

金青燕不知死神已在頭上徘徊，還在邪裏轉她的混帳念頭，可是，莫不爲却是七禽神掌展開，一招未着，而連環殺着，已織成了個乾天神星罡網，將個金青燕已扣了個結結實實。

金青燕却也眞厲害，她已展開幻波仙步，身形之美，步法之神奇，直令人嘆爲觀止，於此可見，這個毒羅刹實在有其不可輕侮的功力。

「賊淫婦，尙有什麼無形毒物？」

「啊！」金青燕不禁嬌聲驚呼，可以聽得出，她是如此的驚訝，也是如此震動，她簡直不敢相信，人之中有這樣的可怕怪物。

「五垢粉，三陰無形針，金靈丸，天蜈環，還有玄靈脂，不算少了，可是，賊淫婦！你可難得倒我！」

「你是人是鬼？」

「你老子是你的要命兇星！」

「啊！」

「賊淫婦，你毀了我妻，你更害了我妹子，你可記起了，我是誰？」

「啊！莫……」

「對！莫不爲！」

「莫大哥，不，不，親親……」嗨！這淫婦可越說越不要臉了，其實，這正是她另一門武功，這是呼魂攝魄，太陰攝心術，在場人除了眞正內家功力有根基的，無不爲其這一聲親親，叫得心跳神昏！

可惜，她尙未施展渾身解數，而莫不爲之殺手神招業已展開，衆人但見莫不爲的身形三起三落，一股股勁嘯帶起一陣陣勁風，耳聞咚咚兩聲，可惜，金青燕之雙臂首先爲莫不爲絞斷，金青燕一聲慘叫，迴風拂柳，還想憑仗幻波仙步脫身，對不起雙肩已爲莫不爲扣住了，一聲吼！紅光迸現中，金青燕之雙手竟然爲莫不爲活活的劈了下來。

金青燕滿身血汚，直挺挺躺在地上，她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的百無一失的無形毒藥、怎會失了效用？他是人是鬼？

當然，她是到死也難明白其中之原因，可是，符星初却在一邊對莫不爲道：「莫大哥，功德無量！」事實亦眞是功德無量，除去了這一個陰狠兇狼的女子，對江湖道來說，是太好了，至少，再不會有武林中人，莫明其妙的爲這無形毒物所毀！

莫不爲苦笑了笑，身一矮，竟然在這毒羅刹的屍身懷中亂掏亂摸，這是個毒婦，誰又敢保證她死後有無其他的毒手，可是，莫不爲神色嚴肅地之掏摸了半晌，噓了一口長氣，在場的老江湖，心中全是一凛，分明莫不爲這龜鬼之功是十分可觀，也可以明白，他早有勝算，如果時間越長，他所積聚對手的毒體，可能全部還給這出手人，因爲當其吐出一口長氣之時，隱約可見有幾縷色絲，隨風飄盪，看得出這些看來不起眼的色絲，乃是什麼無形針，金靈丸，天蜈環，玄靈脂！

「血哥兒，你爲什麼不動手！」莫不爲在詢問。

「我在等他們開價！」

「閣下意欲何爲？」

「你們全部與我退出萬妙仙莊，我放還你們的狗主子！」

「如果我們不肯呢？」

「你們敢？」

「哈！就算你們敢，你們又能尅制了我們？」

「足下高姓大名？」

「莫不爲，你沒聽見這婆娘這樣稱呼我？」

「哈！好本領！」

「還有呢？」

「還有什麼？」

「使毒的功夫？」

「你說什麼？」四個靑袍客中一個不禁打了個寒顫！

「你們全已中了毒羅刹的無形縮骨散！就如水火雙怪一般，老實說，你們如果與我們出手對敵，哼！就怕二個回合，就會令他們激岔眞氣，而爲我們所斃！」

「眞的？」

「不信大可一試！」

「這——」是四個勾魂使者不禁鬧了個面面相覷，他們全是老江湖，並且又親目所見，水火雙怪的死法，是中毒！既然名爲無形縮骨散，分明是這妖婦的傑作，她幾時出的手，她幾時令自己四個江湖有名兒星煞神也中了道兒！

「莫大俠！」萬妙仙娘身形微動，已來到了天井中，戟指對四外的宮中羽衞道：「看來，你們全已中了毒！」

「不錯，他們無一能倖免！」

「如此說來，他們已無力可以尅制我們！」

「根本無力！」

「好，莫大俠，我相信你已經從這妖婦身邊，取到了我七聖散的解藥！」

「七聖散的解藥我有的是！」

「你！好！請賜給老太婆一些！」

「自當應命！」手掌一翻，只見莫不爲手中已多了一個又一個的小錦囊！

「莫大俠，你！你已取回我玄妙門中的譜訣，還有……」萬妙仙娘不禁聲淚俱下：「你！如此大量，你肯還給我！」

「物歸原主，理所當然！」手一揚，這十三個小錦囊已擲入萬妙仙娘的手掌中，萬妙仙娘不禁神情激動……可是手法極快，已由一紫色錦囊中，取出十來粒細裁如針的碧綠物體，她是身形動，將這獨門解藥逐個送到！

突然又聞得一聲淸叱，萬妙仙娘意圖

出毒招來對付這四方勾魂使了！

莫不爲却長身阻住，對仙娘道：「你稍安無躁好不好？」

「我與他們拚了！」

「現在，你與他們拚命？不，你是在打落水狗啊！」

「這個……」

「仙娘，你我何不聽聽咱家莊哥兒的說話！」

「莊大俠，你意如何？」

「我！」但聽得莊字血一字一字地說得萬分誠懇有力：「仙娘，我們該放他們走！」

「什……麼？」

「他們並非爲我們所敗，乃是不小心中了同伴的毒，現在勝之不武，以後，他們會忘了這個深仇大恨，他們勢必會來找你們，別讓江湖朋友笑你我借重壞人，毀了這些自命不凡的走狗！」

「莊大俠，他們根本不是人，不是江湖人物，他們是滿奴，是走狗，是卑鄙小人，對付這些個畜生，何必講什麼江湖道義，道什麼過節尋仇！」

「如此說來，我們與他們又有何分別呢？」

對，這句話可說是擲地有聲了，萬妙仙娘不禁一凜，再看，那莊字血是如此的風骨傲然，就如那高山蒼松！這是個化子，不！簡直比君臨天下的皇帝更令人心折，因爲：他肅穆之中，倒有一股令人不勝欽慕之神情。

莊字血手一鬆，將允題放了，然後冷然地對他道：「允題，我明知你是當今的王世子，可是，我殺你，就如殺只鷄而巳，我不想殺你，因爲，你還不值得我殺，至於我扣住你，也不過以作人質，而有個討價還價之餘地而巳！我可想不到，你用內奸毀了我們，當然，這是你以爲可以毀了我們，嘿，你自己却也會自己鬧了個狼狽不堪，好！我放你們走！」

允題他目下是如被嚴刑，頭上冷汗直淌，到底這莊字血神掌勁力難擋啊！眼見自己這一面鬧了個灰頭黑臉，聽見對方手下留情，不殺自己，巳是說不出的高興，也不在乎莊字血的冷諷熱嘲，性命要緊，因此，也不說什麼場面話，別轉身對四使者打一手勢，由四使者發號施令，準備撤出這萬妙仙莊！

「我聞無形縮骨散，毒性不顯，却是陰柔無比，此去最好覓一隱僻之所，各自用功，用純陽力驅迫這毒性出體，依我看，其中有幾人，大概有三個時辰，大可以復原，而不受這陰毒侵蝕，至於其他諸人，就得憑你這幾個高手助他們驅毒，記住，在這三個時辰內，你們不可以激動眞氣，更不可與人對手過招，否則，死得不明不白，那可是自尋死路，與我無涉！」

「莫大俠！」允題雖然受了重傷，可是語氣依然硬朗，「我相信你巳取得解藥，難道，你就不能賜下多少？」

「求我送解藥，爲什麼？」

「唉，你又何必明知故問，如今我們這一羣人，就如受制之大虫，而四外，又有多少對頭在窺伺我們，如果不得解藥，別說三個時辰，那怕，唉！也眞可能，一離山莊，我們巳遭人毒手了，當然，你這是借刀殺人之計，又何嘗不可，不過，莫大俠，留得我們在，或多或少，也可代你牽制對頭！」

「哈！好！不愧人言允題，允題與那個于青，實乃滿淸宗室中三大高手，既然，你敢說出這番話來，分明你巳明白我們放你走的用意，好！我成全了你，拿去！」莫不爲手一揮，一個極精巧的白玉小葫蘆，巳飛到允題面前，允題面露喜色，接住這小葫蘆微微一搖，有細細聲响，是水，這可難到了他，這水又該如何應用？

「用竹枝醮濕，一人三滴，服後稍息片刻，陰毒全解，好好走吧！」

「多謝莫大俠！」語聲畢，這一行人全部退出萬妙山莊。

「莫大俠！你，那會懂得這麼多！還有，唉，到了今日，我算是服了你們！」

「哈！服我，不，該服他！」

「莫大哥，你又在開玩笑了，不過，仙娘……」

「叫我老太婆，叫我……唉！不如你就叫我一聲老大姊如何？」

「好，老大姊，我且問你，你可關心你那親人？」

「親人？我那璋、蕙二人，無事啊，至少，他們可不會有什麼不幸！」

「張永呢？」

「啊，這個小畜生呢？對，璋兒！」

姬璋應聲而出，道：「娘，你且請息怒！」

「這小畜生呢？」

「表哥，他也是九死一生！」是姬蕙的說話：「他不敢來見你！尤其是，現在他毒巳解，心神巳淸，他直恨不能一死了事，可是，全仗符阿姨將他扣住了，否則，娘！表哥眞能會自絕心脈！」

「你說什麼？」

「娘，你饒了表哥吧！」

「饒他！你娘幾時坍過這大的台？唉！孽障，他可知這一次他作了什麼樣的事啊？我！有何可懼，即使毀了我萬妙門，即使殺盡我的徒弟子女，我又有何懼？我根本是個廢人，萬妙門在這世上，既不能行俠仗義，又不能翻江倒海，多一個這樣個空門戶，不多，少了一個，更不少，毀了，也就毀了，但是，因爲我疏於管教，因爲我門下出了這樣個孽障，我幾乎將莊、嗚、符、莫……還有這麼多的好朋友，毀了個乾乾淨淨，我尚有何面目見人，我！尚有何面目……」

嗨嗨，這樣個江湖大行家，年紀一大把，却像個小女孩子般嗚咽流淚，但是，在場人沒一個人敢於輕視她，笑話她，因爲，老婆子說的是心中話，是眞正的感愧之言，她恨自己，並且，不久前，她還在勸說莊字血豎起這義旗，連立個勢力，現在，她明白了，這不是件易事，人多雖說勢衆，可是人多，也就難以分淸善惡，自己才是個小小的門戶，可是禍起肘腋，這張永簡直是摑了萬妙仙娘一下重的！

「姬夫人，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月娟她緩緩地說，本來，她人本端穩，說話也永遠的溫柔斯文，這番話却說得深沉有力，可又不着痕跡，也就是說，她根本不代張永解釋，而只是說：錯了是錯了，得承認，但是，這是無心之

過失，罪不在彼，而希望他能回頭是岸！

「符夫人！你說什麼？」

王月娟微微一笑道：「姬夫人，你也不是個笨人，就該將此事，就此罷手！」

「就這樣算了！」

「令姨甥何嘗不痛不欲生啊！」

「這小孽障！」

「是中了毒啊！」

「唉！」一聲長嘆，萬妙仙娘淚如珠落，張永名義上是自己妹子的孩子，可是，他是個孤兒，從小就由她領養，她視爲己出，她對張永之期望極高，也因此這寶庫重地，就由他來掌管，當她發覺張永反叛，她巳是心痛如搗，再看他將個毒羅刹視之爲妻，這簡直令仙娘氣炸了肺，自己教養出來的子弟，竟會如此的無恥，如此的下賤！

但是，他是中了毒，她突的有所憬悟，是的，張永極少外出，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那會想到有這樣個可怖的女魔頭！

「中毒？唉！可就怕，他一入邪途，再也不會回頭了啊，符夫人！」

「這就仗你這姨媽如何令其迷途知返了！」

「姨母……你，打死了我吧，」一條人影竄入！「姨母，我無顏見人，我！我也根本不想活下去，事實俱在，符夫人，你可阻我一時，不能阻我一世，姨母，你如可憐你的甥兒，你就成全了我，免得我活在這個苦痛的世上，忍受這無窮無盡的折辱！」

突的，他又掉轉身來，向在場人一一叩頭道：「是我這無恥人，幾乎害了你們……我是……我是……滿奴的走狗！我該死……對，我是你們的對頭……你們，殺……請……殺了我……」這最後幾個字，簡直是聲隨淚下，而後泣不成聲……

「死……是件易事，敢活下去，才不易！」符星初冷冷地看着張永，但是，這句話宛如焦雷轟頂般，令個張永混身發僵……「死！活！」這兩個字在其心中急劇地交戰，他那裏想得到，一個人，除了有許多許多的煩惱、苦痛、歡愉、笑樂之外，還會有這生死的在困擾。

其實，生與死的問題，才是人生的最大課題，有多少聖賢仙哲，爲了這個大課題，耗盡了畢生心志，據說：有不少人，成佛作祖，有不少人巍爲一代英豪，而令萬世敬仰，勘破了生死一關，就可達彼岸！而現在，這個大課題却令張永迷惘。

也難怪他迷惘的啊！

符星初這一句話，引起了在場人的思想激動，誰也有一個生死，誰也不去想，也根本想不到，一提出，並且，有了張永這個求死的現例，這就令他們不約而同的想到了，活有時難，但死，又何嘗不難，常言道得好：「臨事方知一死難！」在場是武林中人，有出類拔萃的好手，有宅心仁義的英豪，更有難得獨特奇行的眞人在，但是，誰又敢担保自己懂得這眞正的生死問題！

「莊大俠！」姬蕙却永不願叫字血爲前輩，不過，她是這樣的眞誠地向莊字血請教……「請問，死不得其所，活不得其法，全是錯了……」

「對！」

全場哄然，至少，第一步，這個生死玄謎爲姬蕙找出了個頭緒，事實俱在，人，誰無生死？不過，人如貪生，勢必忘義，惡死，難免苟且。在滿奴竊踞中原以來……有多少這樣個活生生例子。

洪承疇之一直被人目爲無恥，更有人當面斥之爲死人。爲什麼？即使他大權在握，即使他操生殺之柄，可是，眞正的仁人志士，他們會藐視其權威，含笑上刑場，你可殺人，可是洗不盡你心中的恥辱，背負的血漬！而這鮮血淸淸楚楚，寫了四個字，「貪生忘義」。

吳三桂又如何？即使是施琅吧，也爲後人所不諒！並且，活着一日，他就提心吊胆一日，活着比死更苦痛，不得不爲之一嘆：「活着何用？」

史可法到今日爲民族大義打下了個烙印，中原人，不可輕侮，還有不少不少！那些個歌伎、畫工、樂戶、甚至於化子，也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血史在——

「寄語行人休掩鼻，活人那有死人香！」這江陰井牆上的血字，是多少血淚的凝結，她——是個女子所作——昭告於天下，我們死的比你們活的美……

眞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野獸的傑作，至於江陰屠城，更讓人們記住，敵人是不會輕易饒過你們，除非是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貪生者必死無葬身地！

貪生者，葬在恥辱中——

「張永，你明白沒有？」符星初嚴肅地問着，看着這個傻了一半的漢子……突然，張永身形一長，他起了身。

「前輩，我明白了！」

「眞的？」

「眞的！」張永又一回身，對萬妙仙娘道：「姨母，甥兒不想死……嘿，死了又有何用，我上愧着靑天，下愧於地下先父母之靈，我該活……到了該死之時，我絕不貪生……」

「對！這才是好漢子。」

「前輩！」

「何必如此稱呼？」

「你指我迷津，你令我這不肖孽子，死亡之際，你施大法力，大神通，將我超度，師父！」他不理一切……就此改口稱之爲師父！聲隨人到，雙膝跪地：「你成全我，我可對天盟誓，張永自後稍有遺俠義之道，那怕一點一滴，張永願自刎的謝師門！你——成全我——」

「這不是成全你，可是鎖住了我——嘿……張永，你找到了我，可算是你的不幸，別看我斯文、可親，其實，我的門下最難做……如果，今日這事發生在我門下，哼哼，我相信，你就算是十個張永也得死個慘刻非常……」

「我甘心領受，萬死不辭！」

「我可也不想收！」

「我跟定了師父！」

「哈，那有你這個沒臉皮的，我不收你，你却自命爲我門徒，哼！憑你這一樣，就巳該逐出門牆……」

「我未入門牆，如何逐出？」

「哈……好……姬大姊，你這個該死的姨甥，要背叛師門，你不一整家法，一

清門戶？」

「是我逐出，由兄收留，老婆子歡喜還來不及，何家法之可整，何門戶之可清啊？」

「哈……你就不怕他將你門中之秘外洩？」

「我可沒聽見過符氏伉儷有過門戶之見！」

「好！一言爲定，張永……」

「弟子在！」

「一入我門，可得小心，我沒什麼十戒九規，八律七法，可是，比什麼規律戒法更多，更嚴，如果你有意無意，有心無心，只要你一沾上，你就準備認命！」

「謹銘在心。」

「好，出得莊，到得個安居之所，我再對你詳述師門，及與衆同門、我子女會面，至於習武、傳法，你可修你法，我傳我的道，並且，你可首先對這位莫大伯小心，可能，他有不少東西會教給你，不過，得看你的造化，還有這位莊師叔，唉，我只求你能有他一半的成就，你也不枉跟隨了我一場，好！這是你師母。」

「師母大人在上，受小徒一拜，並聆慈訓？」

「入我門中，視難實易，入門之後，看易實難。你師父爲人，外和內剛，一些也不可有所觸犯。須知，死易生也難，切記切記！」

「敢不奉命唯謹？」

「看你天資不凡，並且饒有禪意，如能由此參悟，成就也許不小——」

「是！」張永心頭一凜，突有所悟，他看見師母王月娟對其毫出輕視之意，並且言中大有深意？更爲感激，明白這是師母的一片苦心，若不好好留心，豈非是大大的辜負，如此，他是越加不肯錯過王月娟的一言一字！

「饒有禪意？雲悟？」石火電光，他已別有悟心……面色一整，恭恭敬敬，又叩了四個頭：「多謝師母如此關顧，張永有生一日，他師門宣揚德義，歷刦萬死，不改此衷！」

「張賢侄！」莊字血面色莊重地向張永招招手，張永對莊字血可說別無太大之認識，可是，既然師門重囑，此人分明萬分之重要，因此，即使形如化子，更不可以有所輕視，他是恭恭敬敬的向莊字血跪倒。

「起身，我不慣受人禮拜，起身你我好說話。」

張永却也聽話，聞言立即起身，莊子血微微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硬包袱，解開後取出一本薄薄的本子，「這部圓覺經義疏，是我在西域得到，雖然也化了些手脚。却總算毀了個惡魔，取得了這本疏抄，我以爲是佛門之經，可是，其中却另有喻意，我賦性疏懶……」

說到這裏，却隱隱聞得一聲笑，莊字血不禁一凜，一回頭已看到姬蕙她是笑意才斂。

莊字血不禁搖搖頭，正色地對張永道：「我這本小册子，算是我對你一番心意，你師父爲人方正，你……哼！必需心中坦然，面對橫逆，才能無悔無過……我希望你能有所振奮！而自立……一家……」

張永簡直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是這樣的誠懇，又是如此的關心，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一個險乎墜於萬刦不復深淵之中的惡徒，而莊字血却因自己的一個轉念，對自己非但一無成見，反而賜經——這經對自己切身定有極大的的關連——並諄諄叮囑，對自己愛護，對自己鼓勵，師父說：「能有他一半成就……」唉，那怕得其一成的待人之道……張永啊張永，你就算已成熟了……

不，定須奮發，激厲自己，得與他一樣……跟他學……學他的待人……氣度……還有他的志氣……

萬妙仙娘滿面淚痕，可是興奮萬分地對符、王、莊、莫四人道：「老婆子不知該如何說！」

「就不必多說！」是莫不爲的說話。

「唉，莫兄弟，這位是你的千金？」

「對！」

「看來身受重傷！」

「嗯，毀得不成子樣？」

「哈……傷了奇經八脈。」

「抖亂得一塌糊塗！」莫不爲雖然說得輕描淡寫，但是，這憂心煩惱之色，依然不容掩飾。

「是什麼樣的人，傷得令嫒如此的沉重？」

「是我！」濮天興說了話，自從經過這一連串的事變。濮天興變得萬分憔悴，一陣陣內疚之感，在咬噬着他的心靈，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自命爲忠於國家，誠於民族，可是，到頭來看一看自己的眞面目，却原來是滿奴手中的一把刀。他比死於其手下的人物更不如了。

至少，他們自命爲奴才，並不以俠義道自詡——

這個小姑娘是自己親手所毀，唉，想當時，他是拚全力用玄武眞烝再積聚對手的本身功勁，一齊反壓，尚幸如此，小姑娘的功力不太深厚，這才留得條命在，否則，自己又多代滿奴殺了個好人……

「列位……濮某無法可以自求了斷，本來，我也是只在想死！可是，現在，我又不想死了，列位英雄，你們既肯救我，帶我到這裏，我相信你們不會要求我死，不過，我有個不情之請！」

「既是不情，就不必提說……」萬妙仙娘可對濮天興恨上了，因爲，她是想不到這個傷者，竟然是他們的對頭。

「我不得不求……」

「好不要臉……」

「就算我不要臉，我貪生怕死！不過，我只求我能活下來，我只求你們看我習藝不易，讓我再復功力……我……」

「不容易啊！」是莫不爲沉着地說。

「我也不知容易，這才請求列位，助我……成功……」

「實不相瞞，我實無法助你復原——全部復原的把握！」

「八成？七成？甚或三成……不……只求你們能救得我不死，我也會要求活下去——」

「啊，一個廢人，你還活着幹麼？」

「嘿，我可以教……將我這玄武眞訣傳授後人，我會對他們說：『記住，謹愼出手，小心，敵人可是不露面的狠。』我

會要求他們對付滿奴，狠狠的，比他們十倍，千倍的，陰狠對付他們，讓他們自己殺自己，讓他們殺……殺——」

「啊，衆人不禁打互打了個寒噤，這可是說得驚心動魄，並且，却是沉痛萬分啊。」

「唉，濮兄，我們自當盡力而爲！」

「多謝，列位，至於這位小姐——濮某算是欠了你一條命，只是濮某尚有心事未了，否則，我立即——」

「濮先生，你不記得符大叔說的：『死易，活更難』的至理良言了？」

「唉！」悽然一聲長嘆，濮天興雙目清淚盈眶，他想跑，可是，他是連跪下的氣力也沒有啊！

「莫兄弟，老婆子有一樣東西，或可解救令嫒之傷。」

「喔！不知姬夫人有何寶物？」

「七星續斷！」

「呃！唉，姬夫人，如此千年難求寶物，在下不敢拜受？」

「看我不老大耳刮子打你……」嗨！老太婆可口出無禮了：「什麼千年難得，萬年難求，這七星續斷不用來救人，試問有什麼用，咱當家由東海千尋海底採上，不爲救人，難道拿來作擺設？」

「這——姬夫人！既然如此……好，我先在此謝你……」

「如不是你們，這萬妙仙莊，早已毀了個乾乾淨淨，我也不過是借此還點人情而已啊！」

薑是老的辣，江湖也是老一輩人精細啊！

萬妙仙娘只一聲吩咐，不多時，只見張永興沖沖的取出一個飾盒來。

「姨母，天之幸藥庫無恙！」怪不得他這樣高興，原來，他還担心，這個毒羅刹金青燕，順手牽羊的帶去些奇珍異藥，其實，這也是他的白担心，莫不爲已搜過金青燕之屍身，眞有此物，也早已爲其取出。萬妙仙娘之所以如此甘心情願地贈此珍藥，就因爲莫不爲俠義大方，將萬妙仙莊中，所藏之珍本秘笈，還有七聖散毒方等，全部一絲不貪的，親手交還，她是大爲感動，而有此一舉啊！

「不許你再謝！」

「不謝也罷！哈！姬夫人你的脾氣可眞令人驚！」

「哼哼，你原是怕我些的好！」

此言一出，全場鬨然，一個說得直爽，一個答得更妙，是同道中人，就得意氣相投啊！

莫不爲取過這七星續斷，他一掂分兩，濃眉微皺，然後，神色一整，走到寧慧之面前，寧慧已相信，自己可有救了，不禁萬分興奮，可是當其看到其父之面色，不由一陣心跳：「爹！救不了我？……」

「孩子，你……難過？」

「不！」寧慧十分坦然地說道：「看來，我的傷是註定了我得毀一輩子！這珍藥救不了我！」

「不是！」

「啊！不是？」

「是爹不能讓你用！」

「爲什麼？」

「我得救濮天興！」

在場人尤其是小一輩的，一聞此言，個個忿然作色，符星初之大弟子，小神童狄靈子閃身而出，對莫不爲道：「莫大伯，你！你這是爲什麼？」

「靈子，你小心師父！」是王月娟先發言。

狄靈子不由心頭一凜，回頭一望，只見符星初面色已沉下來了，狄靈子不禁心神大亂，他可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大罪，師父從來沒有這樣個面色的啊，只有逢到他感到萬分憤怒之時，他才會這樣面色難看，嗨嗨，看來一句話，可得面壁思過十天八天，不，看來一年半載也有份呢！

「符兄，你可別怪靈子！」

「什麼？符兄弟，你那貴門生，說錯了什麼話啦，他說得對啊，還有姓莫的，我可沒有將藥交你去充實好人，再說我是救你的女兒，我幾時請足下去救這個看來不順眼的怪物了！」

「莫大俠，你，不可救我！」

「姬夫人，藥你已送給我了！」

「我不會說過不算！」

「你更不會言而無信！」

「你別用說話來繞住我，對！我不會言而無信，但是，我從來沒說過，藥去救別人，對不對，列位，我相信你們，誰也聽得明明白白的，是不是？」

好！萬妙仙娘可算是將莫不爲的退路封了個實，事實如此，物主人送藥救寧慧啊！可沒有叫他去救別人，你想轉彎抹角，她却來個單刀直入，莫不爲白費心機，事到如今，他可不能與萬妙仙娘翻臉，人家送藥是好心，幾時聽說過：「好心犯了

惡意的」？再說，人家要你救女兒，自己這個女兒命啊！才出娘胎，家遭不幸，親人不良，勾結毒羅刹，毀了自己妻子，又毀了自己妹子，更將自己女兒，交給了雙煞，希望憑仗雙煞的武功，讓她自己死在江湖人手中，這一連串陰謀，作者將另撰長文——今日，天幸為自己救出，却已中了玄武眞炁，令其變成了半癱瘓，自己雖有奪命判官，氣死閻羅的醫術，可也無法將這全身經脈，壓得亂成一堆，理得個平寧如常啊！

有七星續斷，這就可用其將女兒救治，在其的神醫功力相輔下，不出半年，當可恢復舊觀，這是千載難得的機會，可惜另有一個極須此物的人在，此人就是濮天興！

濮天興是為人暗算，並且出手人對其功門、玄竅十分清楚，因此一招見功，將其眞氣岔道，他受的傷比寧慧厲害十倍，可是他功力深厚，有七星續斷，立可令其還復舊觀，因此，他希望能救這一個可憐的怪傑！

事實俱在，濮天興只不過是一個因受刺激，而令其變得孤僻，剛狠，而出手不讓人的殺手而已，他所遇的全是人所難堪的一面，他所看到的，又是一幅又一幅；荒淫無恥，渾忘一切的邪僻行徑，有多少狗才奴下，他們過着百無聊賴的生活，什麼國家，民族大義，在他們看來，簡直不值一碗魚翅！

多美味而鮮腴的魚翅啊！

有多少人，可以看了一碗魚翅而不顧廉恥。

又有多少人為了一塊肉，可以放棄自己的尊嚴！

更有多少人為了一席酒，一碗魚翅，他們什麼也可出賣，這間接地也說明了，人的臉皮，有時候是如此的厚，一碗飯，一塊肉，一碗魚翅可以將他們的臉皮剝下來，如果，有高官厚祿，那麼你想想，可以收賣多少多少的人——連他的心。

這也怪不得清秋既屋，還有這許多的自命遺老，遺少，拖了國恥—辮子—為那些新的野蠻者譏笑。

在當時，濮天興却是看慣了這些，他將這一點一滴的不忿，積聚在心中，就如他對敵時，積聚對方之出手功勁，慢慢，他讓這些怨毒咀嚼自己的心靈，因為，只有令自己苦痛，千分萬分的苦痛，才能令自己狠狠記住，記住這些荒淫無恥的人們的醜臉，才能引起自己復仇之火焰。

因此，他博得了個復仇之神之稱號！

可惜，當他發現自己僅僅是別人的—不，是滿奴的手中刀時！他幾乎發了狂，不過，也因此一來，他看得更狠，更冷，更厲，還有更沉，誰也該從他的眼神中看出來，除非他死，除非他眞的毀了，否則，他會對滿州人有更厲害的打擊！

莫不為是看清了這目光！

符氏夫婦何嘗不明白。

莊字血更是懂得這種人的可珍可貴。

可是除了這幾個人之外，還有幾個能明白濮天興的心意，也因此，又有誰可以看到此人之潛力。

萬妙仙娘是老江湖，可惜她恩怨分得太清，並且，主張現報現銷，不能拖泥帶水，我受你一分人情，非得十分，百分還報，並且，絕對不容許討價還價——

也因此，引起了極大的分歧。

萬妙仙娘封住了莫不為的話，這就勢必形成僵局，如果不有個好計較，眞可能來個不歡而散。

誰能來排難解紛！

誰又有這大能力，可以令雙方互消歧見？

「姬夫人！不！我該稱你一聲親人！」是寧慧感情充沛的說話，誰也可以看到，這少女說話時，淚如雨下，誰也可以聽得出，她是語聲嗚咽。

這就更引人憐惜，寧慧人本生得極俏美，又何況在場人對其全有一分憐惜之意，更有人對其父親有特殊之感情聯繫，因此，越發對寧慧有一分關切之情。

尤其是萬妙仙娘，當其發現寧慧之身世如此可憐時，她簡直把她當作親人來看待，現在，她可是立下主意。誰也不能阻止她來救這個可憐又可愛的孩子，如果莫不為不救，她會翻臉，如果莊字血，符氏夫婦也反對，好！她可眞會豁出去，就算毀了萬妙仙莊，她也得先救寧慧。

但是，寧慧這個可憐又可愛的孩子在喘息聲中說着她的心意，任何人全可聽出來，她是這樣的坦若，又是這樣自然，她好像在懇求所有的人——

「我只求不是個廢人，我只求有人記得我。我是個無人憐，無人疼的孤女，不！爹！即使你是我爹，這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你，今日，你……是的，我相信，你一定是我的爹，因為，在平時，不，一直來我總是想到，如果我的父母，我相信，是英雄的人物，事實如此，爹！你比女兒想像中更可敬，我得一時一刻的愛惜，與疼惜，自己好過一般人，尤其是那些豬狗不如的父母，疼惜其子女一世，姬夫人，你會憐惜我？」

「好孩子，我可是永不會讓你受一絲一毫的苦難！」

「那麼，我比拜受你的靈丹妙藥，更高興！」

「不！孩子！你！」

「求你……允許我爹……救這位濮前輩！」

「你說什麼？」

「救人要緊，爹！」

「孩子，你！哈！想不到，你比我想像中更好！」莫不為說得萬分慷慨，可是，又有誰聽不出其心中之隱痛！

「姬夫人，你意下如何？」

「仙娘，不！你就是我義母，你成全了孩兒吧！」

萬妙仙娘身形如風，一個旋身，已搶到了寧慧身側，本來她有兩個莊中女徒扶持，一定神時，寧慧已為萬妙仙娘抱在懷中，她兩眼充滿淚珠，並且，滿面顯露出無比慈愛：「孩子……你！你可難為死我了！」

「義母！」

「好孩子。」

「成全我！」

「可我心痛啊！」

莫不為已明白孩子已將這魔頭感化，他自己多說無謂，將七星續斷用雙掌一搓

，一揚，但見一陣墨綠色光影，微雜點點金星的沙粒，向濮天興激射而到……好個莫不為掌力如神，這一股光影，竟如兩枝激飛長箭，直射濮天興七竅！

可憐濮天興，他那肯受此殊遇，他想叫，他想拒絕，他甚至於想自絕經脈以求一死，但是一股微腥却又萬分清涼的異香，除雙目外，由鼻，耳，口激射而入，本來全身似散了架一般，又痠又痛，又悶又窒，這一股異香，鑽入面竅，立即順呼吸而流通全身！

奇怪，這一股異香一被吸入，可就變得如一股烈火，在炙燒着全身之經穴，並且這一股怪火，並非通行無阻，却處處受阻，有時衝激得十分厲害，時間也較長，不過，濮天興乃是武學大行家，他當然明白，這股異香已發揮其續斷神效，在助其打通業已被自己本身玄武炁所岔之穴道。

這火—鑽衝時間長，濮天興可就算受了大難，這熱，痠，痲，痛直由心底，骨髓中傳出來，濮天興饒是功力深厚，並且神功有底，可也鬧了個汗出如漿，有幾次幾乎昏厥了過去！

可是，在這個等於龍虎交媾，坎離調合的大關頭，必需得全神貫注，別說昏厥，那怕有一時的不察，就得前功盡棄，因此，濮天興才將昏厥之時，定有人將其心脈震盪，令其甦醒。

濮天興明知出手人是一片好意，但是，他一則心中有愧，二則，他實在不願如此受人這大的恩顧，他想死……反正這煎熬令其難忍，死了吧！突然，他心中升起了這樣個自暴自棄念頭，他凝神，他定心，他不理不會，他自求解脫。

突然，一股極陽和之勁力，透入重關，是不是普通的震盪心脈，有人在拚全身之功力，助其防範，助其抗爭，這人……已說明了，拚一己之力助其過關，此人宛如護法，更如捨己為人的尊者，老實說，即使是自己的親近知交，也沒人敢以身試法，此人是誰？為什麼對自己如此厚愛！

濮天興雙目全為淚水所滿，可是依稀還可看出，這個不顧一切，代其護法的人，事實也只有此人，濮天興才能看個清楚，因為，一個化子——蓬頭垢面，一身破衣，對，是莊字血。

「莊——大俠！」濮天興心也在抖！

「不可說話！」

「我……死不足惜！」

「難道我就該為你累死？」

「這——」濮天興簡直被當頭雷轟……「我！不敢……」他當然不敢拖累莊字血！

「盤膝而坐！」

「舌頂上顎！」

「心視靈台！」

「氣沉丹田！」

符星初在發號施令，莊字血如此神熙，也已面色赤紅，而蓬頭上？白氣氤氳，才一盞茶時，汗已是混身雨下，在場人不禁個個看得目瞪口呆！

遠處傳來幾聲洪厲嘯聲。

「不好，有對手來襲！」是莫不為的呼聲。

「排玄牝陣，」萬妙仙娘的是厲害，一聲命令，好！但見人影飛舞，十八個少女壯漢，又在萬妙仙娘的指揮下，擺定門戶！

「萬妙仙娘，你這玄牝陣法不全！」

「哈——對啊，尤陀子，你倒好眼光，你可知少了什麼？」

「缺少個六陽主者！」

「對！不錯，看來尤陀子，你有力可將這玄牝陣倒翻！」

「那麼，老殘廢，你看我好戲？」

「不，等你不行時，我來找補。」

「哈，老殘廢，如果我眞不行，你還敢來找補？哈！找死才是眞，你這缺手短足的殘廢，比我强？你好意思說，你比我行，我相信，走遍天下，你放這個屁，看看有幾個忘蛋八會信你胡吹，老殘廢你想渾水摸魚，辦不到。你想奪取萬妙仙莊，就得出力。」

「哼，這可是你在自打咀巴，自認不行了，這也難怪，你尤駝子即使自命神通廣大。可惜，沒有我老殘廢。你也破不了這玄牝陣。好，我的金精爪，鐵脚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可是，你也得使用你的十三勾連槍。」

「哈，一言為定！」語聲才畢，大門被打開，照牆上已影綽綽站立十來個人，為首一人身材微矮，看看清，原來是個駝子。

「老殘廢，更須言明，萬妙仙莊屬於你，其他東西，全得讓我搬回山去。」

「這也好！」東北角，又現一條極魁梧的黑影，可是這右手，却是金光閃閃，留神一看清，那裏是人手，乃是一隻五金鑄成的手臂。

「原來是勾漏山的亡魂，死剎種的陰魂使者，哼哼，你的同伴吧，為太岳仙長殺了個喪亡殆盡，你還不死心。」

「老乞婆果然好眼光。」

「你忘記了……在勾漏山一仗中，你師娘也用迴龍珠……毀了你家的老五，老七。」

「就是我又何嘗不拜所賜。」

「既然如此，還敢來討死。」

「哈，老乞婆，你老子沒有十分把握，敢來向你索債，出手吧！」語聲才畢，別看他缺手短足。可是行動如飛，直如鬼魅，這金精爪一引，似抓似劈，已向玄牝陣中左衝，搖光二角擊倒。

左衝角一受敵，後援立即呼應而進，一左一右，一支長笛，一股勁風，一個點向面門，一個擊向腰間，一陰一陽，一輕靈，一沉狠，立即將個殘廢逼入了陣。

玄牝陣法乃是百年來江湖一絕，雖然傳到萬妙仙娘夫婦手中，已缺了一章，可是威力依然，更非一般武林中人，所窺其洞奧，如果六陽主位有人主持。這就該有……非但具絕頂上乘武功，並且深精這玄牝生化之至理的一流人物，必須七八個之多，才可扭轉這太極河圖之契機感應機鈕，然後，反客為主，以奴欺主，否則，直可稱是難求敵手。

也因此，這人稱老殘廢的怪人一出手，玄牝陣巳左呼右應，你來我往，看來一飛，一住，一陰一陽，可是，招式是老老實實，却也令這老殘廢有了窘態。

「哈，老殘廢，你看如何？一個人就算自命不凡也是難求得手，看我們的，哈

……」一聲長笑。勁影飛舞，這十四條勁影，竟然越過玄牝陣法之中心，一條條人影，疾如輕烟的，向莊字血，莫不爲，還有人影，希冀對付其他小輩人物。

這是敵人用「分神散力」的惡計，他們希望萬妙仙娘，因爲憤恨自己出手之無賴，並且，極可能危及傷者及莊中諸小，而令其亂了心神，只求如此，那麼，萬妙仙娘只要現出一條破綻，天殘子勢必會全力拚搏，他們就會出手合擊玄牝陣，玄牝陣一破，這些自命英俠輩就得落在他們的手中，到這時，寶也奪了，更且有極大的好處在。

這個所謂尤駝子，率領手下十三勾連槍。堪堪能對付濮天興，事實如此，也只有他最易打發，不料，西南角一聲霹靂，又是幾聲極洪厲的洞箏聲，是如此的難聽。却又是如此的震人心魄，十三勾連槍如此厲害的幽門高手，可也是一聲霹靂，幾聲銅箏，弄得傻頭傻腦，手足無措。

「郝永昭！你再不住手，我相信，你這半截身子也得完，尤駝子，別以爲你的奇門十三槍爲幽門神訣，依我看來，也不値得一哂，萬妙仙莊在老夫之保護之下，誰也不能來侵犯，你們快快走。」

「是老不死，天籟丈人！」

「丈人不是你大人，老也老了，死也死不了，尤駝子，如果我不看在你孽師份上，今日，你就得死。」

「啊，你，你也會來與我作對。」

「去吧，不必再問東問西，還有你，郝永昭，你應該知道我的厲害，快走，越遠越好。」

天殘子郝永昭怒聲道：「天籟丈人，你算是以大壓小，我……」郝永昭話未說完，不想一條極輕麗的細虹，微帶嗚咽之聲，向郝永昭激射而來。

郝永昭本非弱者，一見這彩虹飛來，他是身形微動，金精爪向這彩虹抓到，那想到這彩虹宛如一條活蛇，一碰即彎，「嗚哇」一聲怪嘯，郝永昭明明已擊其中流，希望抓住這條彩虹，可是這彩虹一軟，首尾如靈蛇般捲動，只一轉折，這兩彎如馬蹄鐵般轉變，其折如星馳，如電掣，微聞爆聲中，這條彩虹，非但活，更能爆炸，刮刮兩聲，爆起一股銀色火花，向郝永昭頭面噴到。

一聲慘叫，郝永昭已中了這無名怪火所傷，身形動，想脫出重圍，但是玄牝門已閉，可憐，這個自恃必勝的天殘子，竟然爲玄牝陣法的搖光雙匯所毀。

「唉，可惜，不過，尤駝子，你走是不走？」

「老丈人，你記住，有人會找你來算帳！」

「哈，叫于青來找我，我等了他十年了，哈，你們在此隱伏，伺機暗算，老夫早巳看了個淸淸楚楚，不過，你們會等，我也會耗時間與你們泡蘼菇，哈，你們以爲可以瞞過了允題，瞞過了血滴子，瞞過了萬妙仙娘，瞞過了莊老弟一班人，可是，你們到頭來還是瞞不過我，哈，走吧，要是不走，老夫也再送你們一根銀火弦如何？」

「我們不敢與你强挣，可是，小心！」別看尤駝子在這老人面前，低聲下氣，可是說走就走，不過，小心兩字餘音搖曳中，這十四條影各帶一聲厲嘯，箭也似疾。向四外激射而出，一晃無影，這一身輕功，端的駭人聽聞。萬妙仙莊中人，除了有數幾人，個個感到這兔起鶻落之事，太過不可思議，原是驚心動魄，至於這個所謂天籟老人，究竟又是個何方神聖？

就在此時，一陣笑聲中，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一個身穿五色彩袍的老人，生得又矮又小，可不知他那來這充沛的氣力，發出如此震人心弦聲音。

「莊老弟，我總算帮了你個大忙了啊！哈，如果不是我這糟老頭兒，我眞怕你會因爲這幾個娃兒壞了事，嗨嗨，偌大個蓋世神俠，却毀在這麼些娃兒手中，眞個可算是『做了卅年老娘，倒繃在孩兒手中！』哈，羞乎不羞？羞乎不羞？」

莊字血與莫不爲正在全神貫注的對濮天興打通奇經八脈。他倆全未反駁，可是，那角落有人冷冷地一笑道：「老糟兒，唉，你幾時能改改你那冒失脾氣。」

是符星初在數說這個天籟丈人。

「啊，你說什麼？符老弟，你說什麼？可是我壞了事？你可知莊外還有多少能手。」

「有于青，有血滴子，有奇門劍客，有雲夢十三劍！」

「你！說什麼？」

「你又壞了我們的事啦。」

「該死，你，嗨，莊老弟在全力療傷，莫不爲這個死鬼又在運氣攻穴，好，就算你能出手，可是也抵不住這天殘子，與戮魂兇星率領手下十三勾連槍！」

「于青要他們死。」

「對啊，他們一死，你們也必得遭到大殃，只要這二批人有什差錯，血滴子勢必亂發暗器，奇門劍直闖玄牝陣，萬妙仙娘老太婆勢必歸陰，雲夢十三劍再一插手，加上于青的佛門禪功，這是變成了個大修羅道場。你們抵得東面，無法截得西角，顧得南來，失去了北，莊老弟被這半死不活糊塗虫拖住……你們，唉，勢必因而慘不忍睹，而鬧了個心神俱震，一個不巧，死在這批惡徒手下。」

「如此簡單？」

「看來也差不多。」

「你難道以爲這玄牝陣，眞的如此不濟。」

「缺少了六陽主者啊。」

「哈，如果我夫人出手助萬妙仙娘迂迴呼應，由我替出莫不爲，代他攻治濮天興，七禽拳純陽之勁比六神譜又如何，呃，你講，你這糟老頭子明白了沒有？」

「啊……」老頭子幾乎閉不攏口，「你們有備無患。」

「還可一擧而殲這些兇魔。」

「這，可辦不到。」

「唉，糟老頭兒，我問你莫不爲一佔六陽主位，而我夫人與萬妙仙娘迂迴呼應，這玄牝陣誰能破了。」

「這，我想不出。」

「即使于青擅大金剛伏魔玄炁，可是，一時三刻，看來也無法可以攻破玄牝陣吧？」

「這個，不錯，我相信。」

「唉……不等半個時辰，濮天興已可復原，而血弟也可出手，有玄武眞炁鎭住陣脚，血弟之七絕九宮翻就能放他們出陣了？」

「啊，我！嗨嗨，該死，該死，我！嗚……」哈，這個糟老頭子竟然哭出來了，可眞係個老孩子。

「不可哭了，天老兒，」莊字血已起身行動，他依然神充氣足，這等功力，可眞令人佩服。

「想必這惡魔氣數未盡，唉，姬夫人，我看，這兒也該毀了。」

對，莊字血眼光如炬。他明白賊黨絕不會就此甘心，自己一行人決不能長期在此，引使兇徒源源不絕來找他們麻煩，那麼，只有走。萬妙仙娘一聲長笑道：「我早有預備？我們不消半個時辰，就可走，不過，滿奴，你們小心了，我們可會與你們來個反客爲主，與你們永世沒個完。」

濮天興神色慘然地對莫不爲道：「莫大俠，我不再多言無謂，至於令媛，我担保在半月中，就可脫困。」

「眞的？」

「玄武眞炁我會發，我也會收，不過費些手脚而已，不過，莫大俠，我可不准你推三阻四，更不可阻我運功！」

莫不爲對濮天興看了一眼道：「好，不過又不爭在一時，待我們找到地方後再說。」

× × ×

一陣火光，映天發紅。萬妙仙莊遭祝融光顧。太陽西下，可是有幾輛大車，有一行人馬，在走，越走越快，而越走越遠。有不少人，懷抱着不同之心事，也有不少人在設法立定以後之脚步。可是，又有多少事尚未交待。不過，天下到底有多少事是有交待。有眞正的交待。

——完——

練武閒談

·嚴霜·

喜歡練武的人，都有一種感覺，如果一個人苦練某一招，經過十年八載，一定會打得十分出色，故此，苦練鐵砂掌，或者穿心腿，確是有威力的，不過，這樣做未必能夠合符理想，就因爲兩人打鬥，對方不一定依照你希望他所打的招式施展出來，如果他用另外一種方式打鬥，你苦練多年的絕招無法施展，那就白費氣力，因此之故，西洋拳只是苦練如何躱閃以及捱打，不會苦練某一招。

舉例言之，中國南派的老師傅對於橋手特別講究，事實上如果前臂非常堅實，伸手劈去，有如劈柴一般，碰着什麼就劈什麼，那是很有用的，假如對方施展泰國脚出擊，碰頭就飛脚踢出，脚法十分靈活，一雙手實在是鬥不過一雙脚的，根本脚比手長，且又比較手臂粗大得多，故此僅靠橋手跟一雙脚作戰，很難施展它的威力，苦練十年，橋手如鐵，仍會打輸。

上述的例只是隨手拈來，可以反映出一件頗爲重要的事情，如果缺少實際經驗，僅憑一種特殊的招式取勝，那是很難保證一定打贏的，總之，實際搏鬥的經驗，比較躱在屋裏苦練重要得多。

專家曾經作過深入的研究，認爲人類很難跟野獸交手，就因爲野獸在荒郊野嶺過活，差不多天天要打，打輸了就給另外一種野獸吃掉，故此，牠的動作非常敏捷，變招快速，而且各有獨到之處，就算猴子吧，一頭僅有五六十磅的猴子，跟普通人交手，必然打贏，甚至有經驗的拳師，也不是牠的對手，就因爲猴子每天從早到晚都跑跑跳跳，沒有敵人，兩隻猴子也纏着一齊玩的，出手極快，而且渾身是勁，猴子的腰勁比較人類強大得多，那雙脚隨時可以抓住對方任何一處，等於有四隻手，因此，普通人絕對無法打贏牠。

再說另外一種動物，那是澳洲的袋鼠，袋鼠僅憑後脚跳躍，走得非常快，在所有動物當中，奔走得最快的就是花豹，其次是袋鼠了，至於袋鼠的兩隻手，特別細小，剛剛跟人類的手差不多，如果在袋鼠兩隻手的前臂上面加上了拳術手套，稍爲訓練，牠就可以跟拳師交手，作表演賽。

袋鼠很聰明，很快就知道如何發拳，如何站穩自己，雖然牠不懂得躱閃，但因發拳快速，而且打得十分凌厲，很少拳師能夠跟牠作戰，人類發拳，多數是一鈔鐘打得出四五拳，能够一秒鐘打出八拳，已相當厲害了，拳王奇利，一秒鐘可以打出十二拳，可以說是登峯造極，袋鼠不必訓練，戴上拳術手套，只是敎牠打出一拳即時收回再打，三幾天牠就學會了，好像人類打西洋拳似的把拳頭一發一收，每秒鐘可以打出三十六拳，比較人類出拳快過三四倍，而且能夠密集出擊，一口氣連續打出五百拳之多，絕不疲倦，把袋鼠帶到拳力測驗機上面出擊，牠一拳打出能够打出八百磅，跟世界拳王奇利差不多沉重，試問普通拳師如何能够鬥得過牠呢？

一頭袋鼠的體重，如果是完全長大，充其量只有一百磅，但却可以擊敗二百磅重的拳術冠軍，輕而易擧。

倘若把一個人放在森林裏面，不管他跟那一種野獸接觸，碰頭就打，即使他苦練鐵砂掌，金鐘罩或任何一種武功，非輸不可，倘若你對這種看法有所懷疑，不妨把一個小皮球吊起來引小貓撲擊，你細心看看牠出手的敏捷程度，就會恍然大悟，小貓等於花豹的縮影，同是那一類，牠的出手這樣快，人類絕非其敵，至於人與貓戰，就由於體型相差太遠，故此，仍有可勝之道，如果在山上碰着一頭野貓，牠重二十磅過外，那個人就一定打輸。

精選短篇武俠小說

楊威·文
子成·圖

血濺黑風嶺

黃鶴樓之戰

黃鶴樓是名樓，酒菜好，風景妙，又當交通要道，所以客人多，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喧嚷的客人，突然靜下來，因爲難得一見的店東，正在打拱作揖，極盡奉承之能事，伴着一位少年，約莫二十來歲，丰神俊朗，英氣勃勃，除了像貌清秀之外，看不出他有什麼特別地方，值得店東如此鄭而重之的招呼。

一樓，二樓，更上一層，那是終年難得有客的雅室「天外天」，今日竟然來了這麼位客人，名不見經傳，在座客人可說眼界極廣，却沒有一人認識這位少年，因此之故，大夥兒有點不服氣了！

突然，有名彪形大漢排衆而出，攔在店東前面，宏聲道：「請問老闆，這小子是什麼人？」

「他……」

老闆正想回答，少年却搶着含笑道：「小可宣正，是一個普通人！」

「普通人怎可以到天外天雅室！」彪形大漢厲聲道。

「只要出得起錢，什麼人都可以到天外天。」少年宣正淡淡道。

「好，俺俞彪付得起這酒菜錢，不管多貴，也要到天外天去坐坐！」大漢宏聲道。

「開飯店的不怕你肚子大，俞兄請！」少年宣正滿面含笑請俞彪先行。俞彪外號飛天虎，氣壯胆豪，在江湖混，一身武功倒也受過眞傳，只這不服輸，不怕死的性格，橫衝直撞，因此也闖下多少名堂，提起飛天虎俞彪五個字，也算得是一名好漢。

鳳兮上九天

這時候，少年宣正一禮讓，他反而不好意思了，笑道：「老弟够朋友，沒別的說，今天我請客。」

「酒菜錢已經有人付了。」店東插嘴道。

「什麼人付的？」飛天虎俞彪有點不服氣。

「我付的！」人隨聲現，一名十五六歲小姑娘俏生生的站在飛天虎俞彪面前，氣呼呼的，滿臉嬌嗔。

「你請客？」飛天虎俞彪這時倒發不起狠了，一個天眞美麗的小丫頭，嬌滴滴的，你還能伸手打人麼，尤其像他自負英雄，更不顧與婦人女子爭强鬥勝，所以說話時已經帶上了笑容。

「我奉命付帳，我家小姐請客，可以麼！」小姑娘火氣倒蠻大的！

「可以，怎麼不可以！」飛天虎俞彪高頭大馬，向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今天似乎怕了這小姑娘，給對方逼得透不過氣來，招架不住。

「知道可以，就別來嚕囌！」小姑娘冷冷道。

「只是……」飛天虎俞彪本想問那位小姐的來歷，話到咀邊，又覺得於理不合，所以吶吶說不出口。

「看樣子，你大概以爲武功很好，可以來逞强，我說的對麼？」小姑娘那副老氣橫秋的神態，叫人確實受不了，偏偏那種嬌媚的身段，天眞無邪的雅態，令你枉有三千丈無名火，也發不出來了！

「這個……」飛天虎俞彪一咬牙，宏聲道：「十年苦練，俞某倒也不敢妄自菲薄！」

「哈，口氣不少，來吧，俺曉芳就站在這兒，你打幾拳試試，看可不可以打得到，打得到，你可到樓上白吃白喝，打不到，那就請你留在此處，別丟人現眼！」

「你……」飛天虎俞彪愈聽愈火，他眞想不到會碰到這樣尷尬的局面，偏偏進也不行，退又不行，僵在那裏，不知如何辦才好。

「嘿嘿，光亮了，騙吃混喝，一認了眞，就現出原形來啦！」小丫頭曉芳一張小嘴，比刀劍還利，越逼越緊，存心想氣死飛天虎俞彪。

店東與少年宣正站在一旁，臉上雖沒什麼，心中可得意非常，存心看戲來了。

說實在的，飛天虎俞彪受窘，可說是咎由自取，當今江湖上的英雄好漢，身負神功絕學，不知凡幾，九大門派中弟子，就有幾百人，隨便找一個出來，不怕也比你飛天虎俞彪强多了，再說這黃鶴樓的店東，如不是特殊原因，他會如此去巴結這少年，飛天虎沒來由的强出頭，所以才會倒楣！

樓上幾百人，都在看戲，大夥兒心內也不禁暗暗懷疑，看情況，這少年可能來頭不小，就是這個小丫頭，也不是簡單人物，飛天虎俞彪今兒弄得不好，不怕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正在這時，一名中年瘦子站起身，排衆而出，哈哈笑道：「俞老弟，這位小姑娘顯然是名家子弟，能够看到她的絕世武功，那是大夥兒的眼福，只是她今天有客，你就別去打擾，還是在此喝兩杯吧！」

飛天虎俞彪見有人打圓場，正好趁機退步，哈哈一笑道：「小妹妹好本事，俺服輸了！」

「砰！」的聲響，飛天虎俞彪還未看清楚是什麼回事，人已給打得飛了起來，直跌向一丈開外，打翻三張桌子，滾燙的茶湯，十幾人呱呱怪叫，亂做一團！

這一來，大夥兒知道小姑娘果然身懷絕世武功，但這出手，已是名家風範，看情況，她還只是一名丫環兒，那麼那位未露面的主人小姐，豈非更不得了，同樣的，他們鄭而重之招待的這位少年，一定也是絕世高手了。

飛天虎俞彪突地怒吼一聲，再不客氣，醋鉢大的拳頭揮出，呼呼勁風，一招「翻天覆地」，全力擊出。

小姑娘曉芳微微冷笑，視若無睹，待得拳頭臨身，隨手揮去，像有邪法一般，飛天虎俞彪又「砰！」的跌出兩丈開外，不知是跌昏了，還是給打昏了，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這一下，樓上衆人聳然動容，一名十四五歲小姑娘，竟有此出色的武功，她到底是何來歷，那位未出面的小姐豈非更加不得了！

「請上樓！」小丫頭曉芳沒事人一般，含笑招呼少年宣正上樓！

店東神色不安，似乎又不敢說什麼，苦着臉站在旁邊，不知所措！

少年宣正微微一笑道：「打壞的東西，算在我們帳上好啦！」

「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店東連連應着。

宣正微微一笑，也懶得多說，轉身往樓上走去。

「慢來，」那中年漢子突然叫一聲，語氣冷峻，看來又像是找麻煩的神態。

酒樓許多客人暗道：「這傢伙討打，僅此小丫頭，已非尋常可比，還有她那未露面的小姐，甚至這少年，沒有一個是好吃的果子，飛天虎俞彪在江湖上，雖不能說是什麼絕頂高手，總也算是個學武的人，他在那小丫頭手下，變成個毫無招架之功的廢物，你老小子又强到那裏去，竟然也敢伸手架樑，豈非是自討苦吃！」

不但衆酒客心內如此想，曉芳與宣正也愕然回頭望住這中年漢子，等待下文！

「在下董奇，外號遊神，在江湖上混過兩天，人微言輕，上不得什麼招盤，適才見這位小姑娘露了兩手，那是當今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神功絕學，還有那位未謀面的小姐，必然武功更高，即是宣相公神采照人，神儀內斂，也是內功修爲火候極深的高手，所以我才敢說這件事！」

「什麼事！」小姑娘曉芳顯然也爲這中年漢子的話動心！忍不住叫起來。

「有一處極其兇險地區，任何人進去，有死無生，先後已失踪的武林高手，最少也有幾十，依我看，只怕那地方潛伏着什麼武功絕頂的强徒，暗中進行無法無天的勾當，所以不願人知。」遊神董奇說到此處，微微一頓，望住面前一雙少年，看二人有何反應。

「這是什麼地方？」小丫頭曉芳忍不住問。

遊神董奇上前兩步，低聲說了地名，只有宣正與曉芳聽清楚，酒樓上衆人都未聽見！

好奇是人的天性，尤其是武林人，更加好奇，由於自憑武功，所以探奇搜密的習性，比常人强幾倍，在黃鶴樓上，自然有很多江湖豪客，正在聽得入神，遊神董奇到最重要關頭，只說給宣正與曉芳二人聽，大夥兒立刻火了，一齊鼓噪起來。

「老董，你他媽的什麼玩意兒！」

「好小子，快講出來，那是什麼地方，待俺上去瞧瞧，有什麼妖魔鬼怪！」

「不講出來，俺與你拚了！」

……

衆人七嘴八舌，鬧得不可開交之際，宣正與曉芳已經上了樓。

不說別人，那是飛天虎俞彪，也忘了剛才之事，圍上前來，探聽那神秘地方的內情。

遊神董奇給衆人圍住，聲勢洶洶，看情形不說不行，弄得不好，剝皮拆骨都有份。

「各位靜一靜，我不是不說，這地方這兇險，太兇險了，唉！」遊神董奇長嘆一聲，似乎觸動心事，眼也紅了，幾乎流下淚來。

「他媽的，眞沒有出息，男子漢大丈

夫，竟然害怕到這程度，流起眼淚來了，好不要臉了。」一名壯漢怒道。

「張二哥，你別誤會，如果有好處，兄弟自然公開，只是這地方，確實兇險，說出來，反而害了大家，我一家人，已在那鬼地方失去了三名。」

眾人這才明白，敢情遊神董奇是想起了家人慘狀，才會露出悲慼神色。

「既然這樣，更要說出來，讓大夥兒合計合計，別說報仇雪恨，江湖道上，也不能容許害人之處存在的。」又是那名壯漢說話。

「這事情，只有武功絕頂之人，才可以冒險一試，剛才我已與樓上二位說明白，他們說不定可以成功，我們又何必冒險呢！」遊神董奇平靜道。

「混帳！」陡地一聲大喝，猶如晴空霹靂，震得整個黃鶴樓都在搖動。

眾人大驚，這一聲大喝，貫足了內家眞力，還練就了獅子吼神功，所以聽的人血氣溷動，很久不能平復。

循聲望去，左邊靠窗右桌子旁邊，坐着位虬鬚大漢，豹首環眼，虎背熊腰，背上一雙八角紫金鎚，正是威震武林的母子鴛鴦鎚。

「神鎚上官天霸！」大夥兒叫起來。

「嘿嘿……」上官天霸只是冷笑，端起面前海口大碗，咕咕咕，滿碗山西汾酒全下嚥去了。

「上官大俠，你來了，那眞是太好了。」飛天虎俞彪首先叫起來。

「你們這班牛高馬大的英雄好漢，遇事就怕死，這算什麼男子漢大丈夫，生死，成敗，又算什麼，你們跟我來，管它是十八層地獄，我也要把它翻過來。」神鎚上官天霸大聲道。

「那地方邪門得緊，我們倒要小心才好。」遊神董奇吶吶道。說時臉上猶有餘悸，看來那地方必然非同小可。

「怎麼個邪門法，古來邪不勝正，任它是什麼山精鬼怪，俺也要叫他永遠翻不得生。」神鎚上官天霸吼道。

「好，有神鎚在此，還怕什麼？」飛天虎俞彪首先起哄，恨不得立即就走。

「哼！」這聲音古怪已極，聽起來很輕，但在數十人起哄之時，仍然清清楚楚傳進大家耳內，那可不簡單，最少要有深厚內功作基礎，再練好傳音入密的功夫，才能有此功效。

眾人驚怒之餘，立即循聲望去，不由一怔，右邊角落一張桌子旁邊，一名毫不起眼的漢子，約莫四十來歲，又矮又瘦，皮膚黝黑，活脫就是一名作粗活的賤役，要不是他剛才顯露那手氣功，誰會相信他是位絕頂的武林高手，眾人心內思維紛紛，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你是誰？」神鎚上官天霸怒喝。

「張華！」黑瘦漢子淡淡道。

上官天霸眉頭微皺道：「沒聽過這名字！」

其餘眾人也覺奇怪，以這人剛才所顯示的武功，決不是普通庸手，竟然名不見經傳，再說，座上眾人眼皮子多雜，也沒有人見過，豈非怪事。

正在這時，上官天霸已站起身來，舉直往那人走去！顯然在找張華的痲煩，黃鶴樓上頓時瀰漫了逼人殺氣，眾人立刻緊張起來。

神鎚上官天霸，名動江湖，十五年來，橫行大江南北，關內關外，會過多少武林高手，手下除去的强梁巨寇，不計其數，其一身修爲，簡直到了駭人聽聞地步！

他這時每走一步，整個黃鶴樓都在震動，顯然凝集了全身勁力，看這張華矮矮瘦瘦，與神鎚上官天霸威武氣概相較，簡直是巨人與小孩，差遠了！

但是，張華仍然安坐如故，沒事人一般，自飲自酌，悠然自得。

「站起來！」神鎚上官天霸喝道。

張華似乎沒有聽到，連眼皮都未眨一下。

試想，以上官天霸的火爆脾氣，如何受得了這個，當下不由大怒，猛喝一聲：「打！」右掌疾劈。

「哼！」張華酒杯仍然在手，僅只上身微幌，在間不容髮之中，避開了上官天霸雷霆萬鈞一擊。

這一下，神鎚上官天霸臉上更掛不住，跨前一步，雙掌猛劈，運足十成功力，頓時勁風颯然！

張華這下，無論如何，都別想像剛才那樣，輕鬆避開，看看上官天霸一雙鐵掌，就要印到背上。

「颼！」張華整個人像裝上了機關，連人帶椅，突然轉到另一邊去。

這下身法及運勁，都叫人大開眼界，眾人情不自禁叫了聲：「好！」

「嘿嘿。」神鎚上官天霸冷笑道：「閣下原來也是個無胆之人，不敢接招！」

「你這人怎麼攪的，好好的酒樓上，行兇打架；而且我們無寃無仇，莫明其妙拚上老命，又算那門子理由！」張華瞪眼道。

「只怕你不是好路道，在下自然不會放過，你那一聲哼，正是狐狸露出了尾巴，今日要你好看的，小心啦，俺這回不客氣了！」上官天霸怒火勃勃，要全力出擊了。

張華「颼」的站起道：「難道怕了你不成，出手吧！」

「這才像個人！」神鎚上官天霸說時，右手疾伸，同時喝道：「接招！」

張華身形滴溜溜一轉，反手微抬，那麼快，那麼準！手指巳劃到上官天霸脈門上，只要沾上了，上官天霸這隻手只怕要報廢了！

「來得好！」神鎚上官天霸遇此强敵，精神陡長，叫聲中充滿了喜氣，絕招源源施出，全力出擊。

像他這樣高手，沒有對手，那是何等難堪的事，這時找到一位，如獲至寶，立刻打在一團，難分難解。

這一場大戰，當眞是精采；像他們這樣的高手，武林中又找到幾位，招式精采，火候老到不去說它；二人大展拳腳之下，酒樓上的枱、椅，甚至連杯碗都未破一個，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

只不過一盞熱茶時分，二人動手巳過百招，仍然是不勝不敗局面。

在一旁觀戰之人，暗暗奇怪，這張華到底是何來歷，竟能與神鎚上官天霸相匹敵，偏偏又默默無聞，看來草莽之中，有多少能人異士埋名隱姓。

突然，場中二人身形一凝，手掌巳沾在一起，巳在拚鬥內力。

神鎚上官天霸比張華高了大半截，外型看起來，當眞是天神一般，而張華又黑又瘦，整個人只有上官天霸胸腹的高度，從外表根本無法看出，他能與神鎚匹敵，剛才百招拚過，不分勝負，此時拚鬥內功，也是難分軒輊，可想而知，這張華也算是當世豪雄了！

二人這時，騎虎難下，欲罷不能；說起來，毫無寃仇可言，此時只怕要落個同歸於盡的下場。

「這怎辦！」遊神董奇急得直搓手。

「我們……」飛天虎俞彪想解救，但是，自己這點微末之技，別說解救，只要碰到他們二人的身上，只怕反會震傷；因此，只說了兩個字，就不知如何接下去。

場中二人滿頭大汗，臉色慘白，眼中神色越來越黯淡，只怕支持不久，就要兩敗俱傷！

「待我來！」遊神董奇突然一咬牙，想拚了性命，救出他們二人。

「老董，不行！」場中有人叫。

遊神董奇歎道：「俺只是一個平常人，死不足惜，他們二位，一身絕學，正好替當今武林做一番事，在我死之前，先告訴那兇險地方，就在無風谷。」

「無風谷？」眾人叫起來。

「那地方就在襄陽附近，很容易找！」遊神董奇說完，就咬緊牙根，伸手去推二人的手掌。

「砰！」遊神董奇還未沾到場中二人的手，整個人陡地飛起，直飛出去，跌倒地上。

眾人定睛看時，場中突然來了位絕色少女，她是怎樣來的，沒有人看清楚，她那種美，令人眞不知如何說好，一身素淨衣裳，未搽絲毫胭脂花粉，但國色天香，美絕人寰，簡直是九天仙子！

她這時，一隻欺霜賽雪的口手平伸，緩緩往場中二人推去。

「不可！」眾人急叫。

兩大高手拚鬥內力，除非你有承受二人合擊之本領，否則，那是極端危險的事，甚至於害人不利己，誰也不敢輕犯的事情！

瞧這名美絕人寰的少女，來得奇怪，此時又去做此奇險之事，眾人焉得不驚！

但是，阻止巳來不及，少女的手掌巳沾上二人手掌，隨隨便便往前一推，神鎚上官天霸及張華，四隻手掌齊往少女身上擊去，二人全身內力，有如排山倒海般冲到，威不可當！

「啊呀！」眾人大驚，齊叫起來。

少女似乎毫不在意，雙手一圈，堪堪接住二人掌力，借力使力，將那股灼熱的勁力引向左邊，站在附近的人，頓時像受了洪水冲擊，蹬蹬蹬，往後連退十幾步，撞撞跌跌，才勉强站住脚！

神鎚上官天霸與張華巳萎頓在地，再也動彈不得，但巳渡過險關。

再看那少女，若無其事，微微笑道：「二位休息一會，就沒事了，小女胡素華，日後再詳談，再見！」

大方、得體、簡單明瞭，那近乎神話的武功，美絕人寰的像貌與儀態，令得眾人如醉如痴，不知如何辦好。

「胡素華！」名字好，聲音更好！

窈窕的身段消失了，甜美的聲音猶在眾人耳際繚繞。

「小姐，你來了！」樓上小丫頭曉芳的聲音。

「呀！」眾人這才知道，剛才這少女胡素華，就是今日樓上的主人，從她那丫頭的身手，巳可想見一斑。

宣正那年輕人，既是她們招待的客人，當然也是絕頂高手，像張華這樣絕頂高手，不出名，巳是令人奇異；而胡素華，曉芳甚至那少年人宣正，年紀這樣輕，巳經有了那樣武功，豈非令人難以置信！

好半晌，眾人才定下神來，立刻低聲竊竊私議，怕驚動樓上那三名奇人！

神鎚上官天霸調息半晌，才恢復精神；剛好張華也睜開眼。

二人相互一望，立即哈哈大笑，自古有言，不打不成相識，經此大戰，彼此欽佩對方武功，而且死裏逃生，即見二人性情豁達，也有股別世爲人之慨！

「好，今天好好喝一杯，慶祝我們上官大哥，張大哥二位英雄相會！」遊神董奇叫道。

「一杯，誰說的，百杯，千杯，不醉無歸，今天可說的雙雄會，大夥兒正好痛痛快快的大醉一場！」飛天虎俞彪叫了起來。

「拿酒來，店家！」神鎚上官天霸叫道。

這班江湖朋友，性情豪爽，大家興緻一來，那眞是翻了天！

在神鎚上官天霸及張華二人，對於胡素華，敬畏之餘，那救命之恩，雖未說出口，心內巳是深深掛念住，他們總想上樓去叩謝，但人家說不定有事商量，所以遲遲不敢打擾，只是等他們下來再說。

等着，等着，直到黃昏，仍然未見有人下來，甚至連說話的聲音都聽不到。

最後，神鎚上官天霸實在忍不住，悄悄的找店東來問：「樓上三位怎樣？」

「他們走啦，大爺們不知道麼！」店東奇怪道。

「什麼，」神鎚上官天霸叫起來，因爲根本未見人下樓，三人由何處走的，轉念一想，不由啞然失笑，以他們的武功，這黃鶴樓又算什麼。

「上官兄，這三名少年男女，只怕來歷不簡單，就是他們的出現，也有點奇怪，無論如何，總是正派人物，這是可以相信的；再說，胡素華還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施恩不望報，正是俠義人士的本份，別掛在心上，我們喝一杯，然後跟我去一地方，再從長計較！」張華道。

「像這樣英雄人物，失之交臂，令人實在難受；也罷，凡事講緣份，勉强不來！」神鎚上官天霸嘆道。

「我們走罷！」張華突然站起來。

大夥兒高興得太久了，也應該散了，張華與上官天霸二人一起，遊神董奇與飛天虎俞彪跟在後面。

在路上，張華突然低聲道：「黑風嶺是當今武林最兇險的地方；將近半年時候，我細心訪查，清風堡似乎有點不對頭，

今天正好去探個虛實。」

「清風堡！」神鎚上官天霸叫起來。

「正是，」張華笑道：「南宮懿外號天王，兩子德先及德潤仗父兄餘蔭，橫行武林，殘暴無比，今日我們去清風堡，或者可以見識見識，然後再見機行事！」

說起清風堡，當眞是武林中談虎色變的地方，這張華固然是藝高人胆大，但就他們二人，去闖清風堡，說起來似乎過份點，以神鎚上官天霸這樣身份武功，心內也難免惴惴，更遑論別人！

「好！」神鎚上官天霸似乎激發了豪性，朗笑一聲道：「這才是男兒本色，闖龍潭，入虎穴，確屬平生快事！」

遊神董奇與飛天虎俞彪，聽說要去清風堡鬧事，心內不免惴惴然，此去只怕不是好玩的事，又不好意思開口說害怕，那神情够瞧的了！

「你們放心，」張華笑對二人道：「清風堡到底也是當今武林中有地位，有名氣的大堡，找對手總不會亂來，我保險無事！」

二人還有何話說，只好點點頭，表示知道，心內却在打鼓。

說說笑笑，已來到清風堡。

那的確是個不平常地方，護莊河、吊橋、高高的城堡，外人眞難攻進去！

四人站在清風堡前面，細細打量着，附近靜蕩蕩的，不見任何守衞。

「嗤！」突然一道疾勁無比的長箭，朝四人射來。

神鎚上官天霸，踏前一步，右手伸處，兩隻手指已將長箭夾住。

「好！」城堡上一人出現，大約五十來歲，文士打扮，朝四人望了一眼，哈哈道：「說明來意！」

「遵命！」張華說時，手上已握着張大紅帖子，順勢往前一送，平平穩穩送到那文士面前。

這手功夫眞個不簡單，城堡上的文士本來神色倨傲，見大紅帖子平穩飛越護莊河，心頭大震，立刻臉色凝重起來，伸手接過帖子，看見帖子，神色又是一變，立即揚聲道：「放下吊橋，接客入莊！」

張華剛走過河，立即揚聲笑道：「今日能見到三巧秀才駱明兄，那是天大的緣份！」

「哈哈……」三巧秀才駱明正是那文士，見張華知道他的姓名外號，當下朗笑一聲道：「張兄別客氣，敝堡主正在大廳相候！」

「正要拜候！」張華等道。

經過一番客套，主客各自坐定。

南宮父子三人全來了，他們似乎對於張華及上官天霸很重視，所以言語態度上也是恭敬有加。

少爺南宮德先首先忍不住，站起來向他父親道：「爹爹，我想討教幾招，不知可否！」

「哈哈！」清風堡主南宮懿朗笑一聲道：「你總是喜歡比試，打輸了可別怪人啦！」

張華不待他們發話，立即站起來拱手道：「久聞大公子身懷絕學，今日正想開開眼界，張某不自量，捨命陪君子，想偸學一招半式！」

「好說！」大公子南宮德先漫應一聲，神態倨傲，大有天下人皆不足與言，唯我南宮大公子獨尊而已！

張華心內自有主張，臉含笑容，似乎南宮大少爺應該高人一等，普通人受些委屈，是理所當然的事。

只有神鎚上官天霸心中暗怒，但他知道此行任務非同小可，萬不可做那匹夫之勇的傻事，反正日後有的是機會，南宮小兒有他好看的是了！

幾人來到練武場，張華與南宮德先相對而立，相距約三丈有奇！

「請！」張華雙手抱拳，比武立即開始。

南宮德先僅只微微點首，算是打過招呼，停立不動，好像在說，以他南宮大公子的身份，決不會先動手。

張華突然神色一凝，整個人就像包着火藥，剛點燃引信，即將爆炸開來！

天王南宮懿父子大爲震駭，他們實在想不到，張華這貌不驚人的矮子，一凝神間，竟有此驚人殺氣，那簡直是排山倒海的洶湧波濤，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殺氣，幾乎是有形質的實物。

外人雖看出一般概況，但豈是當事的南宮德先所受的感覺。

張華神色愈來愈凝，抬起右脚，緩慢往前踏一步，他整個人這時像一座山，移動一步，就像移動一座山，而練武場上的空間，與張華連成整體，看來他那一步，整個練武場上的人，似乎都給帶動！

南宮大公子胸前所受壓力，愈來愈重，而張華簡單的跨一步，南宮德先胸口上似乎受了一擊，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千斤一擊。

他極不情願的退一步，又再退一步，將千斤墜的功夫施展到十成，才勉强站住了。

張華踏前一步，已有這樣氣勢，如果再繼續下去，氣勢愈來愈强，走上十步，殺氣會猛然膨脹到極限，爆發開來，只怕南宮德先，承受不住，那時非死即傷！

「殺！」在此危急之際，南宮德先知道不能再拖下去，若果待張華氣勢發揮到極限，那時只怕只有待宰份兒，所以趁此氣勁發出，而後波未成之際，猛喝一聲。

清風堡威震江湖，而這大公子果然有其過人之處，僅此掌握時機，恰到好處的份上，已非常人可及。

神鎚上官天霸暗嘆之際，南宮德先已凌空縱起，翻翻滾滾，一連七十二個筋斗，身形已到張華身前一丈不近，劈空掌倏發，「呼！」地聲響，有如打了個悶雷。

張華身形微弓，雙手雙十微揮，待到指尖平到胸腹之際，微微一吐，一股狂飆衝起，轟轟發發，聲勢極其强勁駭人！

兩股無形勁氣相接，發出綿絲聲響，接着轉成一股漩渦，愈轉愈急，地面上沙土飛起，跟着那股氣流轉，而地面漸漸刮去一層，跟着兩層，三層，越來越深，轉眼變成個數尺深的大穴。

這一接觸，兩人功力悉敵，難分軒輊，南宮德先身形倒掠，又回到原來地方。

「好！」旁觀衆人，以及清風堡內所屬高手，見了這等神功絕學，情不自禁喝起朶來！

場中二人又對峙起來，張華剛才凝集殺氣，與南宮德先拚鬥之下，已消失了一小半！

於是，二人又準備第二次攻擊。

令人窒息的沉靜，像一張巨大的帳幕，將廣場上的人籠罩在內。

突然，兩人往前疾衝，颼颼颼，鐵掌翻飛，那等快法，令人眼光都跟不上。

漸漸，只見一團混合的光影，在練武場上翻翻滾滾，忽東忽西，不停的流動。

兩百招過去，仍然未分出勝負，而衆人眼內，已看出這是當今武林中不易見到的絕學高手比武，招式之精奇狠辣，料敵之機先，再加上雄渾之內力，卓越之輕功，令人頗有嘆爲觀止之慨！

再打下去，大概又不易分出勝負。

清風堡主南宮懿突然站起身來，揚聲道：「停止吧，貴客來我們這地方，挨餓划不來啦！」

「颼！」二人往後一縱身，大戰算是結束。

張華仍然抱拳爲禮，而南宮德先那股狂傲之氣稍減，也僅只舉起右手，算是給了天大面子。

「哈哈……」清風堡主南宮懿朗笑一聲道：「張大俠的內外功，已到了氣勢各一，再上一層，當今武林，可以橫行無敵了！」

「堡主見笑了，草莽之中，有多少能人異士，我這點微末之技，又算得了什麼！」張華趕緊回答。

「張兄這謙虛的氣度，已非尋常人可及，來來來，我們進大廳喝酒去！」清風堡主南宮懿笑容滿臉，擁住張華往前廳走去。

神鎚上官天霸心內暗驚，清風堡果然不簡單，這大公子一身武學，的確有其獨到之處。

清風堡威震宇內，張華不知從那兒聽來消息，當今武林最兇險地方，竟然與南宮父子有關，上官天霸暗自留上了心。

酒菜美而豐盛，衆人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雙方似乎很融洽。

突然，清風堡主南宮懿停下酒杯問道：「二位在江湖上行走，可曾見過什麼特出的好手？」

張華微一沉吟，笑道：「說起來，連我自己都有點不信！」

「什麼？」南宮懿愕然問道。

「我與上官兄拚鬥內力，以爲天下無人能解，似乎是死定了！」張華說到此處，故意停一停。

「莫非有人解了！」南宮懿問時，充滿了懷疑神色。

「正是，而且只是個二十來歲的絕色少女！」張華滿懷感慨道。

「有這樣事！」幾人叫起來。

「我眞有點不信，事實的確如此，不容你不信：這女孩子肯定未入江湖，但她那身武功，豈非到了駭人聽聞境界，南宮堡主，你看有這可有理由麼？」張華反問道。

「嗯！」南宮懿眉頭深鎖，漫應了一聲，顯然內心引起了極大震動！

張華接道：「她那小丫頭曉芳，也是武功高强，像飛天虎俞彪這樣的身手，一招之間，受制倒地，以她二個這樣的人，還鄭而重之擺下酒席，迎接一位名叫宣正的年青人，看樣子，這宣正比她們的武功更高！」

「哦！」清風堡主南宮懿漫應一聲，似乎有點不信。

實在來說，要不是親眼看到，只怕張華也不容易相信，三名青年人，二十上下，武功上了天，難道是神仙下凡不成！

× × ×

張華能够進入清風堡，完全是那帖子的功勞，風塵中有名不求聞達的隱士，隨緣居士其人，當年曾帮過南宮懿的大忙，所以他一介紹，張華等立刻被待爲上賓。

當晚，四人招待在一單獨院落住下，有兩名小婢及兩名小童，可以聽候遣差。

四人怕洩漏秘密，不敢吐露心事，只是說些不相關的空話。

初更左右，四人立即分別回房睡覺，一宿平安無事，第二日清早，四人已起來了！

吃吃喝喝，談談笑笑，清風堡內生活倒也優遊自在，四人似乎已忘了前事，絕口不談黑風嶺。

大約過了十天，他們與堡內許多人混熟了。

這天下午，一名護院模樣的漢子，四人也見過，約莫記得他叫什麼追風腿柳湖青，此時却神色慌張，躲在林中低聲叫道：「四位，請到裏面說話！」

張華與神鎚上官天霸彼此望了一眼，立即走入林中，雷天虎俞彪及遊神董奇只得相隨。

這樹林很大，靜蕩蕩的，見不到任何人影。

「請跟我來！」追風腿柳湖青說時，立即轉身往前走，他似乎知道四人一定會跟來，所以不待回答，立即往前走。

彎彎曲曲，要不是有人帶路，眞不知此處還有這麼個所在，足足走了半盞熱茶時份，已來到座破廟面前，追風腿柳湖青推門入內，還向外觀察半天，才小心把那扇破門掩好，招呼四人在前殿坐好。

「今天我引四位到此，是有很重要的事與各位說，以前在江湖上，我知上官大俠是一位義薄雲天的英雄，那個董奇大哥，也是正派人士，只有張大哥及俞彪兄二位，我還不熟，但幾位一起，諒來也不會差別到那裏去，我考慮了幾天，決定向諸位吐露眞情！」追風腿柳湖青急急道。

「哦！」張華漫應一聲，不置可否。

飛天虎俞彪及遊神董奇，也是驚疑不定，固然這追風腿柳湖青說得神秘，他那話後邊是否有另外陰謀，不得而知，四人當下立即提高警惕。

「清風堡……」追風腿柳湖青又接着道：「外表雖然是堂堂正正，眞實是座無惡不作的地方，其中養了不少殺手，堡中窩藏匪徒，黑道巨頭，堡主及兩位公子，全是一等一的大强盜，四位決不要上他們的當才好！」

「颼！」張華猛地站起來。

追風腿柳湖青面上立即露出疑色，即使其餘三人，也不知張華攪什麼花頭，因此只有睜眼望住他。

「柳老兄！」張華語氣冷峻道：「我

們在江湖上奔波，餐風宿雨，有一頓沒一頓，隨時還要受大帮主的欺負，現在威震江湖的清風堡收留我們，那是堡主恩典，從此以後，我們可以吃一口安樂飯，你今日這樣說，那是要打破我們的飯碗吧！」

「你……你……張大哥，你怕不會是這樣的人吧！」追風腿柳湖青吶吶的說不出話來。

「今天，我們只當沒有這回事，爲了整個清風堡，也就是我們的家，希望柳兄以後不再有第二次，否則，只好告訴堡主了！」

張華說到此處，轉頭向三人道：「我們走！」

神鎚上官天霸知道張華此舉定有用意，當下也道：「柳兄別胡塗了，清風堡主可以安身立命，破壞清風堡，就是打破我們大夥兒的安樂窩，柳兄也在江湖滾了多少年，怎連這點道理都不懂！」

「你們……」追風腿柳湖青突然大聲道：「你們都是沒有良心的衣冠禽獸，爲了兩餐飯，那種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勾當全幹，我看錯了你們……」

追風腿柳湖青的喝罵聲，瞧他那種憤怒的情景，接着又是號啕大哭，四人內心眞不知是什麼味道。

神鎚上官天霸有點過意不去，柔聲道：「柳兄，有時也要看開點，清風堡養了多少人，偶然做一兩次沒本錢的生意，還不是爲了兄弟的米飯，說起來也不算過份呀！」

「滾滾滾，你神鎚上官天霸揚名天下，也是一名响噹噹的人物，我原先以爲你是正氣凜然的君子，原來也是一丘之貉，我看錯你了，滾！」追風腿柳湖青氣極大哭，痛罵四人一頓，撞撞跌跌，推開廟門跑去。

神鎚上官天霸有點茫然，心內滿不是味道，望住張華，想要說話。

張華搖了搖頭，阻止上官天霸要出口的話。

「呀！」門外傳來一聲慘叫聲，正是追風腿柳湖青的聲音。

四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辦好，張華呆了半晌，突然說道：「來了奸細，我們去！」

門外不遠地方，一名黑衣人，出手如電，全力攻擊，正想取柳湖青的性命。

看來這是清風堡的殺手，上官天霸暗暗欽佩，張華沉得住氣，剛才要是和柳湖青講出心腹之言，此時只怕引來更多更可怕的殺手。

柳湖青外號追風腿，腿上果然有其獨到功夫，拚命抗拒，那黑衣殺手一時倒無法得逞，但決不能支持到三十招，追風腿柳湖青危矣！

神鎚上官天霸不住打眼色，徵詢張華意見，因爲在清風堡，步步危機，走錯一步，那是有死無生，所以不能不小心！

柳湖青形勢愈來愈危急了。

突然，張華喝道：「何方奸細，來清風堡行兇！」

黑衣人似乎沒有聽到，下手更辣，招招全是致人死命的毒着。

「上！」張華身形彈起，凌空出掌，一招三式，快、準、辣，下手也不容情。

「砰！」黑衣人給打得飛了出去。

神鎚上官天霸身形平滑前七尺有奇，剛巧落在黑衣人跌倒之處，右手疾上，黑衣人軟蔴穴中個正着，再爬不起來。

「你……你們！」追風腿柳湖青望住四人，一時不知如何說好。

「這人是混進清風堡的奸細，你既然擒下了，正好交堡主發落，再追問主兇好啦！」張華淡淡道。

「是！是！我這就去！」追風腿柳湖青大喜，一手提起黑衣人往前趕去。

「慢走！」一名老者突然出現，攔在前面。

「又來了一名，今天倒要爲堡主出幾分力，清除堡內奸細再說！」張華故意大聲講。

「本堡守衞，何以失手被擒？」老者聲音冷峻威嚴。

「什麼？他是守衞，別胡說八道，在樹林中，他偷襲這位柳兄，我們才出手擒下，本堡守衞會打自己人麼！」張華理直氣壯道。

「正是，」柳湖青反正豁出去了，咬牙道：「這傢伙莫明其妙見面就打，要不是他帮手，今天危險啦！」

「哼，鬼話連篇，趕快把人放下，待我問個明白！」老者冷峻地命令道。

張華似乎聽到什麼好笑的事情，望住老者，呆了好半晌，突地放聲大笑：「哈哈……」

「笑什麼！」老者怒喝。

「把人放下！」張華笑聲頓停，冷峻道：「把奸細放下，看來你也是奸細一黨，嘿嘿，今日爲堡主立功，一併連你也捉起來，兄弟，圍起來！」

「好狂徒，竟敢與本統領作對，拿命來！」黑衣老者肩頭微幌，人已到了張華面前，一隻瘦骨嶙峋的烏黑手爪，當胸抓到。

「烏骨爪！」衆人驚叫。

張華驟見烏骨爪，也不禁大吃一驚，由於這烏骨爪屬武林中邪門武功之一，至陰至毒，別說給它抓上，即使它沾過的地方，給你碰到，也要立即中毒，而且無藥可救，眞個是陰毒已極。

在當今武林中，五十年來，烏骨爪未曾出現過，只有三十年前，在湘西地方，一名黑道巨擘，湘西鬼主阮笙。曾練過這門功夫，爲崑崙長老覺非子追踪之下，曾打下百丈懸崖，捲入怒江之中，聞說已死，想不到今日又在清風堡裏出現，由此可知，清風堡內，連這種人都收容，它所作所爲，也可想見一斑！

張華不敢硬接，只有施展截脈法，與之游鬥。

神鎚上官天霸看了半晌，張華相當危險，老魔頭功力深厚，兼且經驗豐富，一不小心，即爲所逞，那時只怕叫天不應！

再過十招，張華越發危險了！

「呔！」上官天霸陡地大喝一聲，子母鴛鴦鎚彈出，這是他威震江湖的武器，此時全力施展之下，當眞是威不可當，三招之下，湘西鬼主阮笙兩隻衣袖也給捲去，要不是他閃避得快，只怕那隻鬼爪又要斷送！

老魔頭二十年荒山苦練，自信當今宇

內，橫行無敵，今日碰到這麼個後生小子，差點吃虧，這叫他如何不怒發如狂。

張華與上官天霸見對方神態大異，立即退後五尺，全神戒備！

湘西鬼王阮笙雙眼綠光大盛，微一吸氣，滿頭白髮根根豎起，陡地大喝一聲，右掌疾劈，墨黑的一股眞氣由掌心發出，直往上官天霸身前打到。

這股黑氣，老遠就聞到一陣腥味，以張華及上官天霸二人的武功，尚有種想作嘔的感覺，飛天虎俞彪及遊神董奇，已經快昏倒了！

可想而知，湘西鬼王阮笙烏骨爪功夫，比二十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神鎚上官天霸大驚，着地就滾，子母鴛鴦鎚急舞，周身一片銀光護住，猶自不敢接近黑氣。

但是，湘西鬼王阮笙右掌連揮，張華與上官天霸疲於奔命，照這樣情況下去，遲早必然死於烏骨爪下。

上官天霸暗自一咬牙，決心拚命，他要將這老魔頭除去。

湘西鬼王阮笙嘿嘿怪笑，顯然自認爲勝券在握，不怕張華等人跑上天去。

突然，上官天霸往老魔頭上凌空飛起，待掠過阮笙頭上將近五尺光景，雙鎚急揮，兩枚銀光閃閃小鎚，有如兩道閃電，衆人眼睛還未看清楚，雙鎚已擊中湘西鬼王阮笙，一枚在頭上，一枚在胸口。

但是，老魔在上官天霸飛越頭頂之際，連揮兩下，兩股追魂奪命的黑氣，眼見就要奪去上官天霸的性命！

張華已看出其中危險，但是，他已經無力解救，眼看這位朋友就要喪命烏骨爪下。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幾片樹葉由林中悠悠飛來，剛巧擋住黑氣。

「呀！」湘西鬼王阮笙有如狼叫，淒厲之聲令人聞之毛骨悚然。

這幾下說來雖慢，其實快極，衆人看清楚時，事情已經過去了！

湘西鬼王阮笙橫屍地上，而上官天霸也在鬼門關上轉了一轉，兩世爲人，心情恍惚，如醉如迷，怔怔的儍了一般，呆呆的站着。

張華腦內突然轉過一個念頭，急叫道：「快走！」當先衝出去，掠過那黑衣人身傍，一指點去，敲在死穴上。

快到樹林邊緣，立即停步，轉頭對追風腿柳湖青道：「這幾日不要來找我們，行動切要小心，待事情平靜過去再說！」

「我知道！我知道！」追風腿柳湖青哽咽道。

「鄭重！」張華低聲說了聲，立刻朝右方走出去。

看看四下無人，上官天霸低聲道：「看來清風堡內，潛伏着正派高手，剛才救了我一命，尚不知他是誰呢！」

「目下我們裝作什麼不知，靜觀其變，千萬不取輕舉妄動！」張華道。

二人點了點頭，立即趕回來。

過了幾天，仍然沒有動靜，清風堡主南宮懿，並無不同之處，張華與上官天霸幾人摸不透，這傢伙葫蘆裏賣什麼藥。

湘西鬼王阮笙死去，當然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在清風堡內，南宮懿聲色不動，此人城府之深，的確可怕了！由此可知。他與武林兇地黑風嶺必然有關係，說不定是其中主謀人物！

又過了幾天，將吃完午飯，有兩名壯漢前來，一見面就道：「堡內來了敵人，請四人前去瞧瞧！」

「什麼人，敢來清風堡生事！」張華宏聲道。

「待俺去瞧瞧，看那個不長眼的，胆上生毛的渾蛋，來清風堡送死！」神鎚上官天霸氣勢洶洶，拿起子母鴛鴦鎚就往外走。

「人來了一大堆，兩女一男，好像是其中主要人物，兇得很，似乎是尋仇生事的！」壯漢道。

「竟有這樣的事！」張華與上官天霸口內如此說，心內暗自奇怪，當今武林中，敢於明目張胆的來清風堡生事，黑道誰有這樣實力，今天倒要相於行事，最好讓他們來個窩裏反，抵消邪派實力，那也是天下人之福！

練武場上，人頭湧湧。

神鎚上官天霸行走江湖，見多識廣，有頭有臉的人多數認識，他一到廣場，就看到那瘦得像支竹竿的高瘦子，暗道：「丈八無常何敬忠來了，大概粉面羅刹李逸芬，東海龍女陸雅玲也來了！」

果然，丈八無常何敬忠身傍，兩名芳華二八的少女，亭亭玉立，輕顰淺笑，要不是明白她們底細的人，還當是什麼大家閨秀，絕色少女，羞人答答，可是，她們殺起人來，比誰都兇都狠。

在她們身後三排大漢，就是當今黑道上有名的兇漢，二十四煞，他們所以能在清風堡內大叫大嚷，就是依仗着這二十四煞！

「前晚，」丈八無常何敬忠道：「你們堡內高手四人合攻，將我們兄弟一人擒來，今日好好交出，萬事全休，否則的話，在下等人決心試試清風堡威震武林的神功絕技！」

「敝堡根本未擒人進來，再說賢兄妹與我們並無過不去之仇恨，怎會做此吃力不討好之事！」清風堡主南宮懿緩緩道。

「貴堡近年來勢力大增，想要稱雄江湖，大概對我們的勢力有顧忌，才會出此陰謀，將我們兄弟落單之時，立即圍剿捕殺，我可說得對！」丈八無常何敬忠冷冷道。

清風堡主南宮懿聽到這話，神色一呆，突地張口狂笑起來，這時，他有意顯露實力，笑聲中貫足了內家眞力，鋪天蓋地向前捲去。

功力差一點的，已經禁受不住，露出痛苦的神色，即使丈八無常何敬忠爲首等人，也在全力運功抗拒，才算站得住沒有事！

笑聲悠久綿長，足足有半盞茶時分，才動下來，而來犯諸人，已經吃了不少虧。他們想不到，清風堡主氣功竟有此駭人成就，今日一戰倒眞個兇險無比，幾人彼此望了一眼，面上有種悲憤之色。

「爸爸，讓我來試試！」大公子南宮德先輕聲道。

張華暗道：「看來這位大公子動了殺機，來犯諸人只怕要吃虧！」

「好吧，你盡力而為！」清風堡主南宮懿知道這兒子，來犯諸人也實在太橫，施以辣手教訓一下也好！

南宮德先緩步走出，屹立場中。

突然，二十四煞隊中後排，有名壯漢衝出場去，大叫道：「俺地獄煞錢忠，特來請教高招！」

南宮德先連話也懶得回答，只是冷冷的望住對方，神情有說不出的輕蔑！

地獄煞錢忠不由大怒，鐵拳猛擊，「黑虎偸心」，「猴子偸桃」，「海底撈月」……連環三招，看起來全是很普通的招數，由於勁力充沛，倒也威勢赫赫，令人不敢輕視。

南宮德先目光冷峻，注視對方，呼呼風响的拳風，視若無睹，待到地獄煞錢忠臨近，右掌倏劈，沒有人能形容那一掌的快法，「噗！」的聲响，地獄煞錢忠龐大的身形，猛的飛起，越過二十四煞三行隊形，「砰！」的聲响，跌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好小子！」

「混賬．黑心賊……」

……

二十四煞七嘴八舌大罵，聲浪震天。

「有種的再來！」南宮德先冷峻道。

「好！」怒喝聲中，又有五人撲了出去，他們這回知道南宮德先武功高強，因此全是拚命打法，連防守招式都不顧了，只有一個意頭：「同歸於盡！」

南宮德先微微冷笑，身形一陣搖幌，像喝醉了酒一般，搖搖欲墜，但五人狂風暴雨的攻勢，消失無形，南宮德先身形凌空拔起，雙手雙脚，一齊出動，砰砰之聲不絕，霎眼工夫，事情已過去，而五煞就這樣消失了，五人分五個方向，飛了出去倒在地上，一動不動，顯然去死不遠了！

剩下的十八煞又想衝出，丈八無常何敬忠大喝一聲：「給我停下來！」待大夥兒平靜時，立即轉頭對南宮德先抱拳道：「好辣的手，待俺來試試！」

南宮德先仍冷冷望住這高瘦子，不言不語，神情狂傲無禮之極。

「颼！」丈八無常何敬忠右腿揮出，快如閃電，令人防不勝防，南宮德先似乎也給這一下駭住了，閃避已是不及，雙掌一豎，橫截上去。

雙掌一出，「砰！」然相交，兩人各退五步，竟是不勝不敗局面。

「好！」十八煞轟然叫好助威！

丈八無常何敬忠這下有了信心，雙腿連環掃出，漫天腿影，呼呼風响，令人不敢攖其鋒銳！

南宮德先猛往地上倒去，長腿只在他身上掃，一下子還眞無法奈何！

但是，他一下子也無法取勝，兩人就這樣纏戰着！

久戰不下，雙方人馬各為自己人担心，丈八無常何敬忠充份高個子的長處，南宮德先雖然武功高強，一時間未摸透對方路數，只有緊守門戶，靜觀其變。

粉面羅刹李逸芬突然踏前一步，手上手帖輕揚，一顆粉紅色小丸滾下，她好像未看見，清風堡諸人不以為意，只有張華知道其中有古怪，立刻注意。

果然，在太陽照耀下，那粉紅色小丸起了層烟霧，淡得不能再淡，旁人根本未注意。

但是，十八煞及粉面羅刹李逸芬等人，却露出了得意微笑。

南宮德先已摸得對方路數，剛要出手制敵，突然一氣口吸進，頭腦昏暈，再呼吸幾口，連手足筋脈都好像失去感覺。

他知道中了暗算，什麼地方中了暗算，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丈八無常何敬忠長笑一聲，伸手處，已將南宮德先擒下，往後一抛，喝道：「擒下！」

「是！」十八煞轟應一聲，立將南宮德先擒下。

清風堡諸人，以及堡主南宮懿，「颼！」地跳起。

「別動！」粉面羅刹李逸芬輕叱一聲，手上雪亮的長刀已經架在南宮德先的頸上。

「你們施展什麼暗算！」清風堡主南宮懿喝問。

「嘿嘿，」粉面羅刹李逸芬冷笑道：「我們贏了時，就是施展暗算，你們打贏了，就是眞本事；無論怎樣說，他剛才殺了我們兄弟，而且是六人；而今嗎，拿他一人抵命，大概不算過份吧！」

「你們好聽，我清風堡內，高手極多，你們這些人，想要性命，乖乖放下我這兒子；要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會把你們碎屍萬段！」清風堡主南宮懿道。

「怎麼，又用上恐嚇的手段來啦！」粉面羅刹李逸芬冷笑道。

清風堡主南宮懿右手一招，四下突然湧出許多黑衣人，靜悄悄的將來人團團包圍住。

「哈哈，」粉面羅刹李逸芬狂笑道：「恐嚇、群毆，這是威震江湖的清風堡作風；嘿嘿，我們在刀口上玩命，還會怕死麼！」

「你們想怎樣，才肯放人！」清風堡主南宮懿冷冷道，他心內實在很急，這群強盜什麼事都敢幹，自己親生兒子，總不能任由他們殺死呀！

「很簡單，」粉面羅刹李逸芬笑道：「把我們捉到的人放出來，我們死去的兄弟麼，每人陪十萬兩銀子，六人一共六十萬兩，你看這條數可以過得去麼！」

「什麼，六十萬兩銀子！」南宮懿叫起來。

「一個親生兒子，只怕六十萬兩金子也買不到吧！」粉面羅刹李逸芬笑道。

清風堡主南宮懿呆在那兒，雙眼似要噴出火來，偏偏又發不出火！

張華冷眼旁觀，這二十四煞，恐怕是粉面羅刹當老大，只要拿下她，今天的事就容易辦！

突然，一個嬌美的聲音响起：「好漂亮的人呀！」

張華與上官天霸聽在耳內，心頭大震，同時又暗自猜疑：「她怎會到此！」

二十四煞諸人又何嘗不懷疑，大夥兒都找尋這嬌美聲音的主人。

一位麗人，似乎是從天而降，突然在廣場中出現了！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她的美麗，沒有絲毫烟火味，衣着素淡，不敷脂粉；可是，任何自以為美麗的女人，一見了她，立即自慚形穢，不敢抬頭。

粉面羅刹李逸芬就有這感覺，二十四煞剩下來諸人，只覺得心內充滿了寧靜，仇恨兇殺之氣消失殆盡，甚至自然而然露出笑容——充滿友善的微笑。

「她是黃鶴樓上的胡素華！」上官天霸等心內叫起來。

「這位姐姐，」胡素華微笑對粉面羅刹道：「你放了這位大公子，我給你個滿意答覆如何！」

「好！」粉面羅刹李逸芬竟然毫不考慮就答應了。

十八煞立即放人。

南宮德先像做夢一般，幾乎不相信這是眞的；但十八煞的確鬆了綁，他迷迷惚惚回到原處。

「世上竟有這樣的怪事！」張華一樣在奇怪。

這時候，胡素華微微笑道：「這位姐姐；首先，我們也來練幾招，然後我再把所謂滿意答覆給你們．好麼？」

粉面羅刹李逸芬又點了點頭。

「多謝姐姐、請賜招！」胡素華微笑道。

粉面羅刹李逸芬似乎不好意思，但人家既然看得起，她總不能太兒戲；再說，這少女美如天仙，氣度神情，都是眞摯高雅，她必然懷有絕世武功，我必須全力出擊，或者可以應付幾招，太過平常，就沒有意思了！

想到此處，粉面羅刹李逸芬右手輕拍，如意手絕學已經施出，看上去輕飄飄的，無力無勁；可是，其中蘊藏的變化妙着，平常人看不出來，但在這班絕頂高手眼中，却是兇險已極！

大夥兒心頭大震，二十四煞橫行江湖，果然有其不凡武功，看情況，這粉面羅刹李逸芬只怕是首領人物，她的武功機智的確當之無愧！

這時候，粉面羅刹李逸芬那隻玉手，正在施展如意手中最厲害的絕招——「無遠弗屆」、「得心應手」、「探囊取物」及「降魔至寶」。

如意手享譽武林，確非僥至，尤其是這幾招，是如意手中的精奧絕着，施展開來，胡素華全身上下，無論那一方都給封死，看上去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但是，胡素華仍然是含笑依然，對那如意手視若無睹，待對方招式發揮到十分功效，她那手動了！

沒有人可以形容那隻手，就那樣簡單一下子，使人感覺到，整個天地，只有她那隻手存在，其它的根本是空的，是假的，甚至不存在！

粉面羅刹李逸芬迷迷惚惚的，只知道對方手指在自己脈門上沾了一下，事情已經過去了！

太陽下，胡素華像一枝極美的花，靈秀脫俗，又像是九天仙女臨凡，令人不敢逼視，只想伏地膜拜！

好半晌，粉面羅刹李逸芬才如夢初醒，她明白面前這少女一身武功，經已超凡入聖，她想擒下自己，只不過是舉手之勞，技不如人，還有何話說！

「把人送來！」胡素華輕叫。

果然有兩名壯漢應聲走出，伴着一位中年漢子，正是二十四煞失踪之人，此時見了粉面羅刹等人，不由大喜叫道：「姑娘！」

「我們走吧！」粉面羅刹李逸芬吩咐道，隨即轉頭對清風堡諸人道：「今日之事，充着這位姑娘，我們與清風堡之仇恨一筆勾消，再見！」

二十四煞留下那六具屍體，就這樣走了！

這當然是胡素華的一人功勞，令得二十四煞心悅臣服；而且鬥力之下，只怕全部給人扣下，所以聰明點，還是自動提出，反而漂亮多了！

胡素華有意無意間，朝神鎚上官天霸等人望了一眼，立即轉身走去！

當晚，清風堡大擺筵席，慶祝勝利。

大醉歸來，張華等四人回到居所，知道附近無人，立即討論胡素華的出現。

「當日在林中施放樹葉，擋住湘西鬼王阮笙烏骨爪眞氣的人，一定是她，表面上，她在清風堡是客，說不定也是暗中破壞這班壞人的事！」張華道。

「看她做事，好像是如此，我們如果連絡上，或可助他一臂之力！」神鎚上官天霸喃喃道。

「別性急，她一定有辦法！」張華滿懷信心。

「這樣肯定！」聲音突如其來，正在窗口，又是那美得不能再美的聲音。

「姑娘！」張華與上官天霸跳起來。

沒有點燈，五人就坐在大廳上說話。

「清風堡，」胡素華平緩道：「與黑風嶺是有關係，而且關係密切，凡屬向外一切可以公開的事，全由清風堡出面，許多其它的事則由黑風嶺代行！」

「顯而易見，」張華道：「他們這班人圖謀不軌，如果圖謀成功，武林中只怕會血流遍野，經此之役，正派人士能够剩下來的，不會太多；姑娘武功蓋世，何不除去這害人的組織！」

「做這事很難，經過多次努力，我已投身黑風嶺，五日後有一機會，如果事情順利，黑風嶺可以破去，只是人手不足，四位都是正義之士，我所以才來找你們帮忙，明晚到以前那間小廟相會，到時再詳談，我走了！」胡素華說走就走，四人沒來由的感到有種空寂的味道。

當日殲殺湘西鬼王阮笙，怕引起清風堡懷疑，張華等四人再未入樹林，這座荒廢的小廟更未來過；今天，他們又來了！

這次，胡素華未來，只是小丫頭曉芳一個人，還提了個包袱，在廟內等候。

「十五日，正當月圓之夜，你們穿好我放下之衣服，到黑風嶺總寨服役，凡屬在袖口鑲着兩條銀綫的，就是自己人，而且見面會說：『快撒，大夥兒在等！』你就可以跟他走！」曉芳道。

「我們怎樣去？」張華問道。

「明日，我們小姐帶一批人，你們也會跟去，緊記將衣服帶去，到總寨內，即穿在身上，聽命行事好啦！」曉芳姑娘一再說明。

「颼！」突然一陣極輕的衣袂帶風之聲，這是有人在施展絕頂輕功所致，若非聽覺靈敏，而本身功力極高，還眞不容易

聽到。

曉芳陡地臉色大變，叫道：「有奸細，快追！」說時身形斜斜縱起，穿過天井，只見一條人影在二十丈開外如飛跑去。

只要讓他逃去，上官天霸等四人危矣；即是曉芳與她小姐也不妙，所以幾人拚命追趕！

看看仍有十丈，雖然追近了許多，但已快出樹林，若果碰到人，只要一叫，就什麼都完！

那人似乎知道危急，全力往前逃，突然大叫道：「有奸細，快來人呀！」

上官天霸大驚，曉芳更是驚破了胆！

「颼！」一條人影自天而降，攔在逃去那人前面，「砰！」一地聲响，給打得翻倒地上。

「什麼人！」逃走那人兇得很。

「哼！」人隨聲現，一位美麗少女當道而立。

「小姐！」曉芳大喜。

「你們太不小心，事先也該小心察看，假若給他逃了出去，將會有怎樣的後果！」胡素華冷冷道。

「是！」幾人慚愧的低下頭來。

「我走了，你們小心點！」胡素華說時人已穿入樹林，瞬即失去踪影。

「看來此處步步危機，我們分開吧！」張華道。

回到居處，四人提心吊胆的，等候着將來的大事，可以破去當今武林第一兇地，這是何等壯舉，幾人全是身懷絕學的英雄豪傑，自然想做一番大事；毫無疑問，這是值得做的一件大事！

好不容易等到十五，正是月圓之夜！一行人衆，總有五十多名，堂堂正正的掛着鏢旗，打着八達鏢局的旗號，二十餘輛鏢車，在官道上向前進發，直趨黑風嶺。

神鎚上官天霸暗自讚嘆，保鏢與强盜，本是對頭；即使有人懷疑，監守自盜，或者保鏢與大盜勾結，也決不會想到，這行鏢車却是武林兇地黑風嶺的東西，怪不得武林中一直沒有黑風嶺的行動，原來他們都在暗中行動，像清風堡這樣地方，還不知有多少呢！

領頭的，正是八達鏢局總鏢頭，鐵翅神鷹馬其昌，一路上，風平浪靜，很快到了那處神秘地方——黑風嶺。

神鎚上官天霸初到此處，雖只走到很少地方，其中機關土木設置，當真是巧奪天工，讚爲觀止。

月到中天，皎潔如鏡。張華等四人，果然給引導着搬箱子，他們細心觀察，箱子內東西不太重，當然不會是銀子，那究竟是什麼，值得如此鄭而重之的放置！

胡素華處心積慮的找來張華等許多高手，不用他們去殺敵，却來搬這些箱子，豈非怪事！

突然，張華心頭大震，莫非這些箱子裏面……想到此處，立即細心用鼻子去聞，果然不錯，是火藥！這一來，張華知道這位姑娘的心思，想用火藥炸平黑風嶺。

山腹中開僻成極大的山洞，數百人置身其間，尚不嫌窄，而且還有許多秘室放置財寶，這黑風嶺總寨，眞是非同小可！

此時，山腹中大擺筵席，首席上三名主客，有七十歲的老者，正中坐定，眉間一顆血紅大痣，燦然放光；上官天霸心頭大震，這是五十年前，橫行宇內的黑道大魔頭，黑獄屠夫朱終平。旁邊兩位中年漢子，總是臉帶笑容，看上去，像個好好先生，其實也是殺人不眨眼的煞星，修羅尊者李浩，大漠一士劉非。

以這三人的武功，放眼宇內，不易找出對手，據江湖傳說，他們簡直不是人力可以匹敵，究竟武功高到什麼程度，無人知道，以胡素華武功來說，幾乎是連聽都未聽說過，仍然不敢正面挑戰，僅只安排炸藥，以圖摧毀魔窟，可想而知，她也沒有把握！

這時張華大約也看出三大魔頭來歷，與上官天霸交換了眼色，隨即低頭吃喝。

突然，二人心頭一震，在黃鶴樓上見到的少年宣正，也在緊傍着主席右方桌子上，而胡素華坐在左方桌上，二人地位，看來在黑風嶺內，僅次於三老魔的重要脚色，再下去的人，上官天霸有的認識，全都是當今武林中一等一的好手！

僅此大廳內的人，已足以橫掃武林，他們猶自小心培植實力，可以想見，若沒有非常變故，怕不要天下大亂死人無數！

胡素華突然站起身來，向主席上黑獄屠夫朱終平道：「朱老，大內一批珠寶，今日已到襄陽，同來的有大內高手二十餘人，淮陽派長老鐵指神翁許仲英也在，我看必須請宣正兄親自走一趟才好！」

「哈哈……」黑獄屠夫朱終平一陣暢笑，然後點頭道：「也好，你們二人，任何一個都可以當此重任，趁現在天時尚早，宣正立刻就去，希望今晚就回，老夫煮酒以待！」

「朱老，以我看，胡姑娘去比我好吧！」宣正道。

「別推辭了，快去吧，下次輪到她就是啦！」地獄屠夫朱終平笑道。

「如此，我只好去了！」宣正站起來告別。

「天字一號！」胡素華突然叫道：「你帶領二十人，帮手搬運，沿途小心！」

「是！」一名大漢站起來應命，他當下點人，張華與上官天霸也給帶走。

幾人神色特別，好像强忍着悲痛，張華等感到奇怪，仍然不知原委。

一走出黑風嶺，許多人已哭出聲來。

「這是爲什麼？」張華暗自奇怪，「出去搶珠寶，難道怕成這樣，莫非其中有什麼兇險！」

沒有人說話，直走出約三里地方，宣正當先停下，其餘的也跟着坐下來。

大夥兒一齊望住黑風嶺，神色悲戚。

張華與上官天霸也跟着望，雖然在月光下，仍然是一片朦朧；崇峻雄偉，却有種陰森可怕意味。

「轟！」這下爆炸聲，响澈霄漢，直震得地動山搖。

黑風嶺那座山，已在崩裂！

張華與上官天霸心頭驟震，胡素華也在山腹！她已經與一群無惡不作的魔頭同歸於盡！

這時，神鎚上官天霸與張華，完全明白了，胡素華早已準備妥當，決心與他們同歸於盡！

一片哭聲，在月色下，益發淒慘！

張華與上官天霸，本不是輕易掉淚的人；這時候，想到胡素華的一切，也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

正所謂英雄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

殘害武林的黑風嶺已經消滅了！

誰知道，一位天仙般的少女，獻出自己生命，換來了太平！

皎潔月光下，黑烟正在炊炊上升。

不知道是眼睛花，還是心理作用，衆人隱約看到，一位窈窕的身影冉冉上升！

「胡小姐！」

「她升天了！」

宣正喃喃道：「她本是天上居，現在不過又回去而已，凡人怎會有她那樣的美，那樣的仁慈，那樣的偉大！」

的確，她不是凡人，此時已完成任務，又回去了！想到此處，衆人反就心安理得，滿懷高興踏上征程！

（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殷雲霽驗字明跡

明武宗時候，清江（今江西屬縣）的縣令叫做殷雲霽，字知夫，爲人明智頗有清廉公正而又精明的美名。

這時一位縣民朱鎧，在文廟西邊廂房中被殺了，兇手既沒有留下任何綫索，也沒有人目睹行兇，缺乏證人，不知兇手是那個人，就在苦思無計，正感到這案十分棘手難辦之時，忽然有一封匿名信寄到縣署來，指出那位殺人兇手，就是與朱鎧一向有仇的某甲，要他立即將某甲捕來歸案。後來，刑吏多方查詢，參詳朱鎧的生前往事，證明了此匿名信中所寫並不屬實。

殷雲霽說：「這寫匿名信的人才是眞兇手，他寫這信來一來要嫁禍於人，二來爲的是故意迷惑我們，他用的是緩兵之計啊！」於是到處詢問：「平素與朱鎧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誰，可有人知道？」有人告訴他：「只聽說過縣署中的某一名小吏卒和朱鎧是好朋友，但不知這人究竟是那個？」

殷雲霽召集了諸吏，對他們大家宣佈：「我有些書卷要字，你們都寫些字來給我看看，寫得好的，他日另有借用。」大家便各自寫點字，將字送去給殷雲霽，殷雲霽便將匿名信取出來，與諸吏所寫的字一一詳加對照，發現其中有一位姚明的人，其字與匿名信中字跡十分相似，於是召他前來，詢問他是否殺人？這吏卒起先狡賴不肯承認，後來殷雲霽拿出匿名信與他所寫之字，他至此才明瞭已無從詐辯了。殷雲霽問他：「你爲什麼要殺朱鎧？」姚明俯首認罪答道：「朱鎧曾告訴過我，他要到蘇州經商，因怕去不成，囑咐我不得將此事告訴別人，因此只有我知道這件事，由於他携有鉅欵，我貪圖這些錢，才將他殺了。」

殷雲霽便將姚明依律法辦，當時的老百姓，都佩服他明察秋毫的本事。以後他做了明朝的名臣，人皆稱賢。

申漸高智蘊飯諸中

五代的時候，徐知誥升封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的職位。

徐知誥有一弟弟徐知詢在當時握有相當的兵權，知誥一向與他不和睦，早就想藉機殺他，於是找了這個陞遷之喜的好理由請他到府宴飲。知詢明知其兄不懷好意，但這是可喜之事怎可不去慶賀，便小心謹愼的去了。

知誥府內，達官貴人擁擠於內，知詢到後，被迎入席位，知誥以金杯注滿酒，親手給他，並說：「祝我的弟弟長壽千歲！」知詢怕酒中有毒，靈機一動，便將酒分二杯，對其兄道：「我願和兄各分得五百歲！」

知誥當着衆人不好推托，又不敢公然翻臉，而且自己心裏雪亮，知道酒中有毒，急得滿臉發青，左顧右盼，不肯接受。這時，知詢心裏確定酒內有毒，更下了同歸於盡的決心，捧酒堅請始終不退，大家都不知所以。

知誥府中有一位申漸高的藝人，一向很欽敬主人，他看二人情況異常，知道酒中必有問題，就快步上前，用類似開玩笑的口氣說：「我願你們二人都賜我五百歲！」他一邊說就一邊將酒喝下去了，喝完急步退出大廳，知誥立即秘密派人用良藥爲他解毒，可是太遲了，申漸高早已死了。

徐知誥對申漸高如此的捨命救己，內心感到萬分悲痛，立刻厚葬他，並送他家屬一筆撫恤金。而申漸高的機智，也同爲後人所讚。

下期預告

追魂劍客故事之二「苗山四鳳」

曹若冰・著

本故事氣魄雄偉，內容緊湊，情節曲折奇異，高潮迭起，筆調輕鬆生動，佈局變化，在在出人意外。書中人物讀來確是栩栩如生，活現紙上之感，祗看書中主角三戲苗山四鳳一節，已値回本刊代價。

兩期完俠情

醉仙樓主・文
子　成・圖

俠骨柔情般若禪（上）

神洞驚奇兵

離假證眞，悲智雙運，理事無碍，是名般若。

烏雲隨着疾風飛舞，雷霆跟着閃電迴旋，樹也倒了，山也裂了，一個偌大的村莊，在烈火冲天中消失，數以千計的村民，在突然的災害中毀滅，這是個什麼日子來到？

鬼哭日，重傷日，受死日，又逢月破大凶，這本來就是極壞的日子，難怪這一個村莊被無緣無故的夷爲平地，這是天地雙煞冲人氣，大數難逃。

這是個赫赫有名的村莊，霸王莊，莊主飛天霸王張傑鵬在黑白兩道上，皆是响噹噹的人物，煉就了金鐘罩，鐵布衫，一柄金背鋼刄的大砍刀，刀繫八環，背厚刄薄，使起來威風八面，他是白道中的殺星，黑道中的尅星，好惡全憑一念，上千的村民，也全是他手下的嘍囉，這個使江湖道上朋友們聞名喪胆的村莊，竟然在一夜之間毀了，而且毀得是那樣的澈底，有許許多多的江湖客聞風而至，他們想看看霸王莊究竟是怎樣的毀了，是毀於天災？還是人禍？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霸王莊的毀滅，却給附近的神風鎭帶來了不少的財富。

神風鎭位於貴州石阡縣龍山脚下，地勢廣闊，亦有上千戶的人家，有一家酒樓，兩家客寓，尙有幾家專賣雜貨的。

那家酒樓叫會英樓，樓分上下二層，

俠女除惡賊

全是用青磚紅瓦建成，占地亦廣，門開八字，黑底金字招牌，迎着太陽在發光，够威風，也够氣魄。

會英樓中不但有好酒，而且還有好菜，平常生意就很好，但近幾日來更好，道道地地的成了八方英雄會聚之地，有插刀的，有背劍的，有帶鈎的，有掛鎚的，形形式式，不一而足。

是中午時分了，太陽雖然高高的照着，却不感覺到熱，原來這已是仲秋，該黃的樹葉兒早已落了，不該黃的仍是青油油掛在枝頭，偶而也有不知名的鳥兒在上面喧嘩着，這是蒼松。

蒼松繞圍着會英樓在成長，松根上扣着不少的馬匹，而每一匹馬皆帶着僕僕的風塵，這些馬的主人，當然是都在會英樓內吃酒，樓中數十張桌子皆坐得滿滿的，其中人等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全。

店家的嘴吧笑得好大，好像要吃人，其實他不是想吃人，而是想吃銀子，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銀子，白花花的，誰不喜歡，苦只苦了店小二，這裏要酒，那裏要菜，一個招呼不週，準會換拳頭，因近來到會英樓吃酒的，都是江湖人物，壞人多好人少，霸王莊毀了，這些人也更放肆了。

啪！地一聲大响，這是馬鞭迴空兜轉的聲音！店門外走進一個花不溜刁的大姑娘，上身是綠的，下身是紅的，穿一雙黃緞繡花的鞋子，一條長辮從後頸項拖到了

小腿肚，原來剛那一响不是馬鞭的聲音，而是她的辮子迴轉的聲音，這大姑娘根本就沒有騎馬，手裏也沒有拿東西，祇是束着一條絳紫色的大腰帶，帶頭兒隨着她的身形飄得好遠！好遠！

此際有人大叫：「瞧啊！老子去南到北，遊踪萬里，尙第一次遇到這樣標緻的大姑娘，好不令人心癢。」

那大姑娘的瓜子臉上綻開了一朶鮮花，咄！那有人的臉上可以長花，這不是花，是那大姑娘在笑，她笑起來比花還美！還嬌。

「啊呀我的媽，妳可不能笑啊，這一笑把老子的三魂七魄都勾跑了，了不得！了不得！」

大姑娘反而笑得更甜了，更艷了，她的媚眼兒向講話聲處飛，也看到了那個得意忘形的關西大漢，一個人佔了一張桌面，放着五六斤牛肉，大罈酒，敢情這個人不但是個色鬼，還是個酒鬼，由他那雙佈滿紅絲的眼睛，就可以看出個大概。

大姑娘笑着走到他對面坐下，說：「剛才你是在叫我媽？我的乖兒子，你是不是要請你媽喝酒。」

關西大漢道：「妳不是我的媽，我媽雖然不少，但沒有一個比得上妳。」

大姑娘道：「我既不是你的媽，那一定是你的祖奶奶了，你說你媽媽很多，那麼你的爹也很多了？」

「那可不！」

那漢子一句出口，始覺上了當，破口罵道：「妳這臭娘們，居然敢佔起大爺我的便宜來了。」

此語一出，店中的食客齊聲哄堂大笑起來。

那漢子更覺臉上掛不住，揮起一拳直搗大姑娘的門面，他不但拳頭大，胳臂也長，一拳打出足有五百來斤力道，一看就知道是練外門功夫的。

安理說一個柔若無骨的姑娘家，怎經得起那大漢的一拳，可是說也邪門，那位大姑娘用水綠色的手帕在他手腕上輕輕一拂說：「你這是幹什麼呀，像你這樣粗聲粗氣，笨得跟水牛一樣，那個姑娘家敢惹你。」

她這僅輕輕一拂，那個關西大漢被釘住了似的，剛才那出拳的姿勢被原封不動的定在那裏，一絲一毫也無法動彈。酒樓中的食客齊被她這一手驚住了，這位大姑娘倒是眞人不露相。

此時忽聽得噹！地一聲大响，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專卜窮通得失，慣看氣運流年，諸位客官，化上幾文小錢，保管你逢凶化吉，逢難呈祥，福星高照，壽比南山。」

語聲剛了，進來一位賣卜的先生，身着一件灰色衣衫，梭形臉，山羊鬍，兩條細眉向眼角上勾，左手竹桿挑着一塊白布招牌，上寫：「鐵口論斷」四個大字，右手指勾着報君知，看起來骨瘦如柴，弱不禁風，只是那兩隻三角眼倒有些神光閃閃的。

賣卜先生一進了店門，便看到那關西大漢尷尬的情形，不由大笑道：「這位老弟不知問卜，才無法避過一場的羞辱，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位姑娘，手下留情吧！」他邊講間，竹桿有意無意的在那關西大漢的腰下一碰，那漢子的身形才活動起來，心知道這娘們扎手，會了店賬忍氣吞聲的跑了。那位賣卜先生却老實不客氣在那大姑娘對面坐下，吃起那漢子的剩酒殘餚。

此時店夥才敢跑過來說：「請問姑娘要吃些什麼！」

大姑娘道：「五斤牛肉一罈酒。」

此語一出不但店夥聽傻了，酒樓中的食客也傻了，一個大姑娘家，怎會有如此大的食量。但開飯店的不怕肚子大，客人既是叫了，就得照辦。

大姑娘向那位賣卜先生看了一眼說：「閣下既是賣卜爲生，也替本姑娘卜上一卜。」

賣卜的喝了一口酒，三角眼一翻道：「行！姑娘問什麼事？」邊說問從袖中取出一個籤筒，送到對方手中。

大姑娘道：「什麼事也不問，祇卜卜我目前的氣運。」素手連揮，搖了六次，排出來是震爲雷卦。

賣卜先生道：「目下季秋申月，日逢甲子，卦爲震雷，季春逢雷霆，必有非常之事發生。」

大姑娘道：「是什麼非常之事。」

賣卜先生道：「世爻下藏中金白虎，又逢申月，申金爲兵刄，白虎爲血神，爲凶惡，是姑娘想殺人。」

大姑娘道：「你看這個人我又殺得了嗎？」

賣卜先生說道：「世爻坐戌土，應爻坐辰土，二土比和，並非仇敵，姑娘殺不得。」

大姑娘冷笑一聲道：「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焉知此人不是我的仇敵？」

「姑娘沒看到在下的招牌麼？」

「鐵口論斷！」

「不錯，凡經老朽斷過的事情，決不走樣。」

「但我還得要試試。」素手一揮，水綠色手帕硬向那賣卜先生的頭上罩去。一塊絲帕能有多大的力量，但那賣卜先生却被嚇得住桌下一躱，大叫：「姑娘無錢付賬無關緊要，這一卦算我奉送，可千萬不能動手打人啊。」

大姑娘冷笑道：「你既有本領救人，本姑娘就有本領殺人。」一抖手間，那條絲帕被抖得筆直，其形如刄，硬生生的插進那一寸厚的桌面，勢猶未衰。

賣卜先生貼地急縱，又滾出桌外，大叫道：「了不得，我這老王八要嗚呼哀哉了。」他這自己罵自己老王八，不獨百多名食客被他逗笑了，就連那位大姑娘也被他逗笑了。

此際忽聽一陣串鈴聲响，有人高聲叫道：「華陀再世，扁鵲重生，葉天士是我的徒子，孫思邈是我的徒孫，擧凡陽虧陰損，五癆七傷，一切疑難雜症，莫不藥到病除，着手成春，醫死人分文不取。」

門外走進一個走方郎中，一襲青衣，四方臉，八字鬍，左手串鈴，右手虎撐，肩頭上掛着個小藥箱，外表雖然斯文，但兩隻眼睛却大如銅鈴，配着一隻朝天鼻，長像極爲滑稽，他一進門便向四週掃了一

眼，然後向賣卜的道：「走江湖，闖碼頭，憑本事吃飯，不偷不搶，不低不下，閣下因何自貶若此，竟然將自己叫成了老王八？」

賣卜先生一笑道：「閣下你不知道，我可說的是眞話。」

「這話怎麼說？」

「唉！說起來慚愧！我這老王八少年不學好，不知結婚生子，傳種接代，反將祖上的產業，敗得一乾二淨，直到了六十歲那年，才想起自己實在對不起祖先，於是托人東提媒，西說合，才討了個花不溜刁的姑娘進門，偏年紀却比我小了四十二歲。」

「這倒是名符其實的老夫少妻，尊夫人一定是很美的了？」

「誰說不是，論美貌雖比不上西施王嬙，却也是小家碧玉，只是可惜得很，她有個最壞的毛病。」

走方郎中笑道：「祇要有毛病就有藥可醫，你說說看她是什麼毛病，小可不才，願爲尊夫人抓上點藥。」

賣卜先生搖頭道：「難！難！難！你就是華陀再世，這個病你也無藥可醫，因爲這個姑娘不守婦道，今日招蜂，明日引蝶，不瞞你說，我們成親三年，連一個孩子也沒有生，但房屋倒起了十數間。」

「人少屋多，豈不太空，幹嘛要起那麼多的房子。」

「放我的綠帽子呀！」

此語一出，整個酒樓中的人都笑起來了。

大姑娘笑道：「難怪你自稱爲老王八，這倒是不折不扣的。」

走方郎中連搖了幾下串鈴，說：「抱歉抱歉！這個病我可眞無法可醫，店家！拿酒來。」

店夥跑來說：「客官要什麼菜？」

走方郎中道：「五斤牛肉一罈酒。」

又是五斤牛肉一罈酒，奇怪！這些人好像約好了似的，店夥去了，門外又進來一位客人，此人頭戴竹笠，身披簑衣，手持一根長約餘長的鈎桿，鬍子雖然長得很長，却雙目精光四射，左手提着一隻魚籃，那老漁夫進門就叫：「新鮮金鱗活鯉魚，每尾收銀二兩，服之可以明目輕身，長生不老，不靈不驗，分文不取。」

這一位漁父，大約在六十上下，他一進門便向那位大姑娘一笑，又道：「姑娘！久違啦！」

大姑娘一楞道：「我不認識你啊！」

老漁父笑道：「姑娘眞是貴人多忙事，昨天老朽還送過兩尾新鮮金鱗活鯉魚給你，怎麼今兒便忘了。」

大姑娘氣得大叫道：「你這老不死的簡直是在胡說八道，看本姑娘不撕爛你的舌頭才怪。」人隨身至，素手一式洞中摘石，硬向那老漁父的舌頭扣去。

老漁父叫道：「慢來！慢來！我老朽的話還未說完呢。」

大姑娘手下一停說：「尙有什麼話，快說！」

老漁父道：「老朽本意是昨天要送給姑娘的，可是運氣不好，未能遇上，所以今日送來了。」

大姑娘冷哼一聲道：「簡直是亂說一通，你我素不相識，昨天我尙在丹陽，你怎地就找着我了。」

老漁父大笑道：「山不轉水轉，人不轉腿轉，昨天遇不上，今天可遇上了。」

大姑娘又是一聲冷哼，此際門外又走進一個樵子，穿一套黑色短衣，腰插板斧，看來約五十餘歲，他將柴担向店門一放，便大搖大擺的進了酒店，朗聲叫道：「在下有新砍的乾柴，遇着烈火一燃就着，燒飯炒菜，莫不咸宜。」

老漁父道：「那敢情好，老朽這裏有兩尾新鮮金鱗活鯉魚，本擬送人，無奈別人不肯賞光，乾脆將它燒來下酒，不知你這乾柴可不可以燒魚。」

樵子笑道：「以我這乾柴燒魚，不但見火就爛，而且味兒也特別鮮美，你要不信，可以當場一試。」

老漁夫大笑道：「那敢情好，會英樓有的是好酒，我們再燒上兩尾好魚，美酒佳餚，不羨煞那些食客才怪！」

樵子正欲答話，忽聽門外有人朗聲吟道：「江湖落拓一儒生，香霧酥雲夢未成．破卷橫殘人影瘦，劍光浮動月黃昏，胸無萬清成三昧，却負湘君一縷夢，歡盼迴環知幾許，雨花泥絮總平生。」

吟聲一了，從門外走進一個青衫儒士，看他年紀不過是三十上下，面似銀盆，眼如秋水，右手摺扇輕搖，緩步走入會英樓。

這書生一進了門，樓中食客不約而同的齊向他看去，但見他瀟然一笑道：「各位江湖道上的朋友，小生這一次遠來神風鎭，是要報告各位一個奇驚的消息，不知道各位願不願聽。」

大姑娘放過了老漁父，向那書生嫣然一笑道：「閣下既有好消息報告，何不說出來大家聽聽。」

書生笑道：「當然！當然！小生若不說出來，豈不悶壞了肚皮，姑娘可知道此地叫什麼名字？」

大姑娘道：「這兒是貴州石阡的神風鎭，身在江湖道中行，那有不知江湖道上路的道理。」

書生一搖摺扇道：「不錯！不錯！這神風鎭位近龍山，那龍山之上有一深洞，叫風神洞。」

樵子叫聽了道：「我說那書呆子，你說的可是那龍山南側的一個丈餘高下的圓洞？」

書生道：「正是！正是！」

樵子道：「那個洞我多沒走過，少說也有幾十遍了，可未見那裏有什麼奇特之處。」

書生道：「你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那風神洞洞深無底，不知通往何方，人不能深入，深入則必遭大風飄起，吹得屍骨無存。」

嗤！地一聲報君知，賣卜先生笑道：「這不過是前人傳言，也沒有什麼奇特之處。」

書生朗聲一笑道：「你既稱神卜，鐵口論斷，何不起上一卦，看看這風神洞中，到底有無奇特之處。」

賣卜先生點頭道：「言之有理，待老朽算上一算，今年是壬午年三月初一日，太陽巳下了山，應該是酉時，上卦爲離。

下卦爲巽，得卦火風鼎，變未濟。」

青衫書生道：「怎麼樣？」

賣卜先生道：「上卦爲離，離主南方，故此洞在龍山之南。」

「不錯！」

「離象中空，故此洞無底。」

「也不錯。」

「洞名風神，神爲火、離亦爲火，火風乃熱風，大風一起，可溶金石。」

書生笑道：「妙妙妙，愈算愈精彩了，不愧爲鐵口論斷，你再算算那洞中可有藏寶？」

賣卜先生道：「神風飄起，金石皆溶，洞中當然無法藏寶，若洞中有物，必是不懼風火的神物。」

「更有意思了，你再算算，到底藏的是何物？」

「離宮屬火，巽宮屬木，有木火通明之象，木可生火，火可生土，洞中所藏，必是八石之類。」

「火爲南方朱雀，此物必小巧玲瓏，木爲東方青龍，此物俱變化之能，龍色青，朱雀紅，此物必青紅相間，不懼水火，必是至陰至寒之物，想來是千年以上的寒玉了。」

書生笑道：「佩服！佩服！不知可否能算出它的形狀？」

賣卜先生道：「當然！當然！火性烈而尖，此玉必乃尖銳之物，木性長而直，此玉必屬長形，長而尖銳、必是兵刄。」

「不錯！不知是什麼兵刄？」

「火性剛毅，木性中直，不偏不倚，此物必是千年寒玉劍也。」

「高明！高明！先生如此斷法，到使在下想起一個人來。」

「不知閣下想起何人？」

「鐵口神斷卜長清！」

賣卜先生大笑道：「老朽行道江湖，數十年來無人識荊，想不到今天却叫你這書呆子洩了底，嘿！眞是掃興得很。」

書生道：「我既是已洩了你的底，當然也該報上我的賤名，以示公平交易。」

老漁父忽然叫道：「你也不用報啦，化成灰我也認得出來，你就是書呆子公無畏。」

公無畏道：「閣下既能認出我書呆子來，想必是長鈎漁父公羊中了？」

一陣串鈴，走方郎中大笑道：「多年不見，人也老了，相貌也變了，老朋友當面也不認識了，鍾山樵子于斧，你可還認老友醫死人張桐否？」

鍾山樵子也大笑起來，原來這五個人都是老一輩的江湖人物，這一次居然齊集神風鎭，當然不會是巧合，莫不是皆爲那千年寒玉劍而來。

長鈎漁父公羊中一掃會英樓，食客巳走得精光，連那個大姑娘也跑了，大笑說：「不好！這些人都去風神洞找那千年寒玉劍了。」

鐵口神斷卜長清說道：「他們找不着的。」

醫死人張桐道：「何以見得？」

卜長清道：「剛才我噬得之卦爲火風鼎，變卦爲火水未濟，未濟者，乃時期未到之象，所以他們找不着。」

鍾山樵子于斧道：「依你看何時才能找着？」

卜長清道：「未濟化旣消，需經三個階段，是以必待六天之後。」

書呆子公無畏笑道：「那敢情好，我們幾個老不死巳經好久未見了，乾脆在這會英樓痛痛快快的暢飲六日，然後再去尋劍。」

卜長清笑道：「妙妙妙，妙！咱們一言爲定。」

於是重整杯盤，閒話敍舊，此時由神風鎭通往風神洞的山道之上，全是江湖人物。

一個年輕的大姑娘，穿紅着綠的拖着一條大辮子，一搖二擺的在向那龍山方向行去，從神風鎭到龍山約有數千里路程，以練武人的脚程，至多一兩時辰便可到達，可是那位大姑娘却故意將脚程放得特別慢，好像在等什麼人似的。

天色早巳黑了下來，那位大姑娘才走了五六里路，前面頂到一遍黑黑的森林，有兩個人說話的聲音，從森林中傳出。

那位大姑娘脚下一慢，輕輕掩身到一株大樹之後，仔細聽去，其中一人說道：「自是相遇，總算有緣，不知兄台貴姓大名！」

另一人道：「在下高大鵬，江湖上稱我爲金翅高大鵬，兄台呢？」

那人道：「小弟孫同，江湖朋友稱我爲潑風刀孫同，高兄此次前來，想也是爲了那千年寒玉劍而來的吧？」

高大鵬道：「正是！難道孫兄也爲了此事而來？」

孫同道：「不錯！可是說來慚愧，直至目前爲止，小弟仍不知那千年寒玉劍藏在何處，如何取法？」

「這個小弟倒打聽得清清楚楚，那千年寒玉劍就藏在那神風洞中，任何人皆不能深入，萬一深入，必引起洞中的大風颷起，能將人吹得無影無踪。」

「有那麼厲害，看來這柄千古奇兵，是無法取到手了。」

「那也不見得，因爲小弟巳思出一條妙法。」

孫同道：「那好極了，在下可否洗耳恭聽？」

高大鵬道：「這個……」

孫同道：「怎麼？莫非高兄不願意告訴在下，唉……說實在的，那千年寒玉劍的消息，早巳傳遍江湖，有多少武功高强之人，都在打這柄神劍的主意，高兄有此信心，能得到這柄神劍麼？」

「依你之見呢？」

「如果高兄能說出方法，我們兩人携手合作，有事相互商討，不能力敵，亦可智取。」

「其實這個方法很簡單，就是用定風珠。」

「定風珠，這個名字我倒是第一次聽到。不知什麼地方才有此定風珠？」

「山西大王莊！」

「路遠山遙，恐怕來不及了。」

「這你放心，兄弟早巳取到手中，爲了取這粒寶珠，兄弟殺盡了大王莊的人，翻遍了大王莊的每一寸土地。才找到這粒定風珠。」

「高兄可眞是個有心人，小弟可否一

觀？」

「當然，當然！我們既是互助合作，孫兄當得一觀。」

「果然是好珠子，以高兄的武功與機智，應該有一個好的名位才是。」

「孫兄說笑了，咱們江湖人物，終日亡命天涯，怎會有如此機會。」

「眼前就有一個好機會，祇要高兄願意屈就，兄弟一句話便可到差。」

「是什麼差使？」

「閻羅殿少一位執殿將軍！」接着便聽到一聲慘叫，那孫同大笑道：「高兄，眞是對不起，你去當你的執殿將軍，我要去取我的寒玉劍。」一路笑出林來。

那大姑娘從樹後閃出，攔阻去路，冷冷一笑道：「你可是潑風刀孫同，留下你的定風珠來。」

孫同一拉長刀笑道：「大姑娘，要定風珠不難，妳可得留下個名來。」

大姑娘冷哼道：「無名小卒，憑你也配麼？」

「大姑娘，就算我不配問妳的姓名，但妳也得問問我手中的夥計，否則妳怎麼能拿得定風珠呢？」

大姑娘突然咯咯的嬌笑起來，說：「潑風刀孫同在江湖上倒也小有名氣，但是，在我大姑娘面前，你這字號可就叫不響了。」

孫同怒道：「妳既是嚐一嚐大爺潑風刀的滋味，那麼妳亮兵刃吧。」

大姑娘道：「對付你這種江湖上的小角色，還用得着亮兵刃麼，姑奶奶這條辮子已足夠了。」

孫同的那張國字臉氣得由紅轉白，大喝一聲：「好狂的丫頭。」

刀光閃處，迴空呼嘯，散發出片片光華，由四面八方向大姑娘的全身罩下，潑風刀果然是名不虛傳，眞有狂風掃葉之勢，這一刀可眞是厲害的一刀，武功稍差的人，絕難躲過，難怪那孫同竟然如此的狂妄，如此的自大，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大姑娘就那麼輕輕的將頭一擺，那漫天蓋地的刀光，就那麼無緣無故的消失了，原來姑娘的大辮子，已捲住了那柄鋒銳的潑風刀。

孫同大吃一驚，右手用力一抽，想借那刀鋒，將她的辮子割斷，可是任他用盡千斤之力，却無法抽動分毫。

大姑娘冷冷一笑道：「孫同，你現在可服了。」頭兒又是一擺，辮子一拋，那把潑風刀竟被她奪出手去，插在遠遠的一棵大樹之上。

孫同一看形勢不妙，轉身想逃，那知脚下才一動，那大姑娘的辮子，已匝住了他的頸項，用力一拉，孫同大叫一聲，頭已垂了下來。

大姑娘用力一扯，又收回辮子，孫同的屍身已倒下了去，她趕忙從死者身上搜出定風珠，放入懷中，方繼續上路。

這時初更時分。又是月之初一，正是月晦未露的時候，天色黑黑的，可以說是伸手不見五指，可是在這漫漫的黑暗之中，不知道有多少鬼魅魍魎，在做着見不得人的勾當。

大姑娘仍保持着原來的姿態，在一步一步的向龍山方向走，春風微拂，倒也極爲涼爽，她行到三更時分，才下去十來里路程，此際，忽聽身後有人說道：「姑娘雅興不淺，竟然摸黑夜遊，不怕遇上歹徒麼？」

大姑娘心存戒懼，却並未答話。

那人道：「姑娘既是不怕歹徒，想亦是武林中人了，區區不才，亦爲武林中人，既是同道，何不趁此良夜，促膝談心，也好爲武林留下一段佳話。」

大姑娘仍是不理，身形不快不慢，繼續向前行去。心中却在想，這個人故意的無話找話說，想必定是有所意圖了。

那人又道：「姑娘既是已聽到在下說，既不答應，也不驚懼，光是這種定力，就令在下佩服不已，只是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也未免太狠心了吧。」

大姑娘始終不肯開聲，暗中却加緊戒備。

那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就憑我華鋒的名號，找人談話而對方不肯理睬的，這還是生平第一遭，看來姑娘當眞是難開金口了。」

大姑娘突然想起一個人來，江湖上有一個華鋒，人稱一點紅，此人生性怪僻，武功奇高，性好漁色，掌中劍尖銳無比，制人性命大都是腦門，由於劍短而細，傷口僅有小小的一個紅點，故有一點紅之名，她想，今夜時運不濟，怎麼遇上了這樣的一個魔頭，只是她仍保持鎮靜，不聲不響。

華鋒笑聲一止，沉聲喝道：「姑娘想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了。」

大姑娘心想：「萬一這傢伙死纏不捨，祇有施開自己的殺手，與他來個速戰速決了。」

她思慮未了，一點紅華鋒已經超到她的前面，攔阻去路，冷哼一聲道：「姑娘的架子搭得如此之高，想必是嫦娥降世，仙子臨凡，在下倒要看看妳的廬山眞面目了。」

火光一閃，那人已亮起了手中的火摺子，嘻嘻一笑道：「難怪臭架子很大，果然是生得很美！也很窈窕。」

大姑娘也借火摺子的亮光，向對方看去，見那人儒衣儒帽，手持洞簫，簫管閃閃發出金光，想來不是黃金製成，也必是上好的銅製成，面目倒也生得俊秀，只是目帶邪光，令人有些噁心，她冷哼一聲說：「滾開！」

華鋒邪笑道：「放眼當今江湖之上，武林之中，能叫我華鋒滾開的，可數不出幾個人來。」

大姑娘說道：「本姑娘今天就叫你滾開！」

一點紅道：「如果我不肯呢？」

大姑娘道：「假如你再不走開，那就休怪本姑娘手下無情了。」

一點紅華鋒又哈哈大笑起來說：「我一點紅走遍了五湖四海，可從未遇上像妳這樣霸道的女子，妳有什麼本領，何妨施出來瞧瞧？」

大姑娘冷笑一聲道：「你如果眞的想見識一下。那倒也不難，本姑娘從一數到三，如果你再不讓路，我就讓你見識一下本姑娘的厲害，一！二！三！」

三字才出口，頭兒一擺，長辮子已向

對方的項下飛去，她這條辮子足有四尺多長，出去的威力，不亞於一條鋼鞭，華鋒閃身讓過。

迴谷一聲大响，那條長辮，又如影隨形的跟了過來。

華鋒連閃了三次，始終無法避過她那條辮子，不由怒哼一聲道：「臭丫頭！妳若再不見好就收，可別怪我要還手了。」

大姑娘既已出手，那肯罷休，那一條長辮如烏龍飛舞，在華鋒的身前身後，迴施不休，然而任她施盡了生平絕招，也奈何不了華鋒的一根毫毛，可是華鋒也被她逼得無還手的餘地。

大姑娘心想；他那一點紅的絕招，必然兇狠無比，此人在江湖作惡多端，趁此除去，也不爲過，她施出了師門禁用的絕招，肘後飛劍，趁華鋒閃身之際，右肘一曲，一柄長約數寸的小劍，急飛而出，穿進了華鋒的前胸，華鋒在死亡之前，施出了致命一擊，洞簫中飛出一道銀光，擊中了大姑娘的眉心。那大姑娘也應聲倒了下去。

夜風仍在微微的吹着，華鋒作出最後一擊，早已力竭而死，那大姑娘也靜靜的躺在地上，此際暗影中走出一個白衣人來，在那大姑娘的傷口察看了一下，又在她的胸口摸了一下，點點頭說：「幸好華鋒重傷之時力已不足，否則就難救了。」

白衣人雙手托着大姑娘的嬌軀，慢慢的消失於黑夜之中。

× × ×

天色已經亮了，在一處的山岩之中，躺着一個二十上下的大姑娘，綠衣紅裙，面目姣好，眉中有一處小小的傷口，雖已上了藥，可是仍未全癒，但人已完全清醒過來了，她身邊坐着一個身穿白色長衫的讀書人，此人的年紀大約在五十上下，神情清逸，雙眼灼灼，顯然是一位內家高手，但以他那溫文爾雅的外表看來，却又不像一位練武的人。

大姑娘妙目不住的向他打量，半晌之後，終於忍不住的問道：「多承這位兄台救了我，尚未請教貴姓大名呢？」

白衣書生洒然一笑道：「在下姓白，單名一個英字。」

「白英，你是幻影書生白英，好响亮的名字，在江湖上，在武林中，那個不知道你，那個不尊敬你。」

白英洒然一笑道：「姑娘將我抬得太高了，我尚未請教姑娘的上姓芳名呢？」

大姑娘一笑道：「我！江湖末流，無名之輩，不說也罷。」

白英道：「在下耳俗，不敢有污姑娘清名。」

大姑娘道：「你這樣說就見外了，你是我救命恩人，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我是說我初出道江湖，默默無聞，怕你聽到了會見笑。」

白英道：「怎麼會呢？那一個老江湖不是從初出道開始，姑娘如果有難言之隱，那就不說也罷。」

大姑娘笑了，她說：「我姓鍾，名無痕。」

「令師是？」

「本應奉告，只有出師之時，恩師一再告誡，不准提起她老人家姓名。」

「如此不說也罷，姑娘的芳華是？」

「二十歲，屬鼠的，白兄今年？」

「五十，屬兔的。」

「眞看不出來，我還以爲你是三十上下的人呢，如此說來我應該叫你一聲白前輩才是。」

白英笑道：「在學道人的眼中，沒有年齡的界限，姑娘如看得起我，叫我一聲白大哥已經很夠了。」

鍾無痕臉色微紅的說道：「白……白大哥！」

白英又笑了，他說：「鍾小妹，妳這次遠來神風鎭，是不是爲了那把千年寒玉劍？」

「不錯，白大哥你也是？」

「我當然也是，不過既有妳走在前面，我也就放棄了。」

「爲什麼？」

「因爲妳初出道江湖，武功也不錯，能再有一柄神劍相配，不難打出一個局面來，而我呢，一個老江湖，有沒有劍都是一樣。」

「白大哥！你眞好！」

「我父母早故，兄弟離散，孤身隻影，浪跡江湖，嚐够了凄風苦雨的歲月，如今能有妳這麼一位妹妹，我也值得安慰了，其他還能求些什麼呢？」

鍾無痕看着他那飄逸的神情，從心裏泛起一些愛意，一些同情，她嫣然一笑說道：「白大哥，爲了救我，你費了不少神吧？」

白英道：「那華鋒的簫中飛針果然歹毒無比，我爲了替妳治傷解毒，的確費了不少心血，不過那祇是我願意做的，妳也不必放在心上。」

鍾無痕嘆道：「現在爲了這柄千年寒玉劍，各方英雄已齊集神風鎭，我這傷勢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好。」

白英道：「妳的傷勢不過一兩日就好，目前四方豪傑雖齊會神風鎭，但還不致於那麼快就把劍弄走了，妳放心，妳的心願我一定會帮妳完成。」

鍾無痕笑了，她說：「謝謝白大哥，我們現在這兒是什麼地方？」

白英道：「這兒是龍山，我們所在地就是那風神洞的後山，離風神洞也不過是數里地面。」

「眞是這樣，待我傷好了之後，去尋那千年寒玉劍也就方便多了。」

「可不是，我想妳也該餓了，我去鎭上買些吃的回來，這附近江湖人物很多，妳藏在此處千萬不可出聲。」

他找些亂草將山穴蓋起，才放心的離去。

鍾無痕在閉目養神，因她傷勢未癒，不敢驚動江湖人物，祇是在靜心養傷，大約一個時辰左右，那白英才提了一大包東西回來，裏面有點心，有菜，還有酒，更有兩份碗筷，看那包食品，以他們兩個人的食量，祇少可以維持三天。

白英輕輕將鍾無痕扶着坐了起來，將酒菜擺好，柔和的一笑說：「妳也吃一杯活活血。」

鍾無痕舉起酒碗溫柔的一笑道：「白大哥，我敬你一杯。」

白英舉起酒碗一飲而盡，兩人邊吃邊

談，也談得特別投機，特別快樂，在尋劍的爭奪戰未開始以前，這是唯一的寧靜。

白英連吃了三大碗酒，方與鍾無痕開始吃點心，此際忽聽得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好像有兩個人在向他們的身邊接近，他故作不知，不一會工夫，突然有人冷哼一聲道：「小子，你可眞是艷福不淺，一個人處於深山峻嶺之中，居然還有一個花不溜刁的大姑娘陪着你。」

白英故作不知，仍是在吃他的點心。

那人又道：「如果識相一點，你也可以讓位了，大爺已半天未進飲食，肚子正餓得慌呢？」

白英仍是不理。

另一人說道：「這也難怪，也許你們不知大爺我的名號，否則就不會這樣放肆了。」

鍾無痕見那兩人，齊是身着黑袍勁裝，背揷單刀，每個人的臉上，皆有一條長長的刀痕，看來絕非善良之輩，她正欲開聲，却被白英用眼色制止。

那人又道：「好叫你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訴你吧，大爺我們是哀崂雙刀，紀凶紀惡，你如果再不讓位的話，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白英冷冷的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兩個默默無聞的小輩。」

紀凶一順單刀怒道：「小子！你說什麼？」

白英道：「無名小卒！」

紀凶大怒，呼地一刀向他左肩砍去，那知他刀剛出手，突然感到右腰一痲，人已不能動彈，刀雖然舉得高高的，却無法落下。

紀惡一見哥哥吃了虧，知道點子扎手，却轉移了方向，一刀向鍾無痕砍去。

鍾無痕雖傷勢未好，但她的手臂仍可自由活動，急將右肘一曲，已發出了肘後飛劍，這是她保命的絕招，也是制命的一着，因此敵人的刀尙未到，胸口已被穿了一個小孔，人也倒了下去。

白英笑道：「妳一招肘後飛劍，倒使我想起一個人來。」

鍾無痕問道：「誰？」

白英道：「這仍是一位武林前輩，江湖上稱她爲無影劍上官珏玉。」

鍾無痕一笑道：「你既是猜着了，那我就告訴你吧！那是家師。」

白英道：「難怪妳會有如此高明的手法。」他邊講話，右手一揮，將被點住穴道的紀凶打出三丈開外，震斷心脈死去。

鍾無痕道：「白大哥，這兩具屍體在這兒怪恐怖的，你將它拖遠一點好麼？」

白英道：「既然是妳討厭他，我就將他丢到懸崖下面去。」他右手拖着紀凶，左手拖着紀惡，抛到十數丈開外的斷崖下面，方才回來。

鍾無痕道：「白大哥，尙有一件事情我必需求你答允。」

白英道：「說吧，祇要是妳的事，我沒有不答允的！」

鍾無痕道：「當然我也不會無禮要求，我祇是請你不要說出我的師門。」

白英洒然一笑道：「當然，妳的機密也等於就是我的機密，我怎麼會隨便的說出去呢？」

鍾無痕聽得甜甜的，嫵媚的看了他一眼，笑笑說：「爲什麼江湖上人稱你爲幻影書生呢？」

白英嘆道：「我無家無業，孤身隻影，浪跡江湖，朝東暮西，居無定所，也許我現在與妳說話，等一下妳已經找不到我了，所以江湖上朋友送我一個綽號幻影書生。」

鍾無痕道：「神龍見首不見尾，除此之外，我想一定還有別的原因。」

白英道：「另外我有一套幻影神功，這種神功施展起來，使敵人無可捉摸，我隨時隨地可制敵人於死命，而敵人却無奈我何。」

「難怪那江湖之上，武林之中，人人都對你敬畏三分。」

「人世之間，名利相逐，如長江之巨浪，翻翻滾滾，永無了期，有了財富名位，却可以使別人敬畏，若什麼都沒有，那情形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鍾無痕嘆道：「這一點也不錯，這世界上，眞正講公理的，又能有幾個人。」

白英道：「所以整個的人世，一直在動亂不變之中，從戰國到現在，妳可曾見過幾個承平之世。」

鍾無痕聽得默默不語，顯然她已陷入一片沉思之中。

白英道：「天道迴施，好惡並重，這本是自然的運化，想他何益，來！我再敬妳一杯。」

鍾無痕舉起酒碗，一飲而盡，她想，這人世間，要找一個眞正很好的人，的確不容易，如果我能與白大哥長期相處，我必定可以學會很多很多。

白英看着她發愣的神情，洒然一笑道：「妳在想什麼？」

鍾無痕道：「沒有什麼，白大哥，現在是什麼時辰啦？」

「大約是在午末未初。」

「我現在好睏，我很想好好的睡上一覺。」

「要睡妳就快睡吧，我在這兒替妳護法。」

鍾無痕眞的閉上眼睛睡了，睡得好香也好甜。

白英看着她那嬌艷的面龐，嬌柔的體態，從心底泛起一絲絲的愛意，他一生浪跡江湖，雖也曾遇到不少的女孩子，可是從未像對她如此關心過，這算是機遇呢？還是緣份？

人與人之間相處，本來是很奇妙的，有些人天天相處在一起，發生不了一絲絲的情感，有些人才相見了兩次，却在彼此間的心靈深處，滋長了愛苗，白英與鍾無痕之間的情形，當然應該是屬於後者了。

白英看着她輕輕的進入夢鄉，方開始打坐調息，他不敢睡覺，因爲必需全心全力的護着她，以免遭到意外不測。

當一個人在全心全力愛着另一個人的時候，無論什麼事情都會設想得很週到，白英對鍾無痕也就是這樣，他雖然在閉目調息養神，可是一直未放棄注意外界的動靜。

時間在一秒一秒的過去，太陽已由西南轉到了正西，大概是酉牌時分了，此際，那鍾無痕很突然大叫：「白大哥，白大

哥！」

白英以爲她遭到了意外，一躍而起，跑到她身邊說：「什麼事？」

鍾無痕道：「我做了一個夢。」

「夢幻無憑，想它作甚。」

「不！我夢見了有很多人在搶奪那一柄千年寒玉劍。」

「這是妳心有所思，睡有所夢，因爲妳對這一件事情太關心了。」

「也許是吧。」

「好好的養傷，待妳傷好之後，白大哥一定會帮忙妳奪回那千年寒玉劍。」

鍾無痕嫣然一笑說：「謝謝你啦，白大哥。」

她這一笑笑得很美，也很柔，白英看得呆了，他想：天下之大，江山之廣，像鍾無痕這樣心地善良而又美麗的女孩子，又能有幾個。

鍾無痕說道：「白大哥，你又在想什麼？」

白英臉一紅說道：「我！我沒有想什麼。」

鍾無痕笑了，笑了，笑得很開心，她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啦。」

白英道：「妳知道我在想什麼？」

鍾無痕撒嬌的道：「我不告訴你。」

白英也笑了，笑得很傻，他自認是一個老江湖了，可是在女孩子的面前，總有一些笨手笨脚的感覺，他說：「時候不早，我們也該吃晚飯了。」

鍾無痕道：「好！我們再來吃酒，這一次我先敬你。

白英擺開酒菜點心，兩人把杯談心，天色已漸漸的暗了下來，此際又聽到一陣零亂的脚步聲，大約有七八人之多，向他們身邊走來。

這些人齊是勁裝帶劍，爲首的是黃色勁裝，其他皆藍色勁裝，他們走到白英身邊便自動的停下了，那黃衣人一抱拳說：「對不起，打擾了。」

白英說：「不敢，閣下有何貴幹？」

黃衣人道：「我是向閣下打探兩個人，是兩個用刀的中年漢子，人稱哀崂雙刀紀氏兄弟，不知閣下可曾見過？」

白英道：「諸位與他們有親？」

「非親！」

「有故？」

「非故？」

「既是非親非故，諸位打聽他們作甚麼？」

「同是江湖道上的朋友，我們約好在這兒見面，故而動問。」

白英道：「閣下等既能與哀崂雙刀相約，想亦不是默默無聞之輩了，可否見告姓字。」

黃衣人道：「在下姓古，名伏，其餘皆是在下的弟弟。」

白英笑道：「原來長白七劍古氏兄弟，在下倒失敬了，久聞賢兄弟爲人正直，仗義江湖，又爲同道所景仰，這次怎會與紀氏兄弟相約，在下倒有些不解了！」

古伏道：「此事說來話長，尙未請教兩位的尊姓大名？」

「在下白英與妹子鍾無痕。」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鍾無痕初出道江湖，尙無人知名，但白英的名號正如日中天，如雷灌耳。

古伏吃了一驚，再次的抱拳說：「原來是幻影書生白大俠，在下等當眞的失敬了，白大俠想必也見過哀崂雙刀，祇請見告他們的下落。」

白英道：「你們已找不到他啦，他倆已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

古伏又是一驚說：「怎麼，莫非他們侵擾了白大俠，是以被白大俠放平了？」

白英笑一笑，道：「他侵犯了鍾家妹子。」

古伏向鍾無痕看了一眼道：「這位姑娘年紀輕輕的，就能料理了哀崂雙刀，想一定是師出名門了。」

白英道：「她豈但料理了哀崂雙刀，還料理了那無惡不作的採花大盜一點紅華鋒。」

古伏更是吃驚，那華鋒的武功他是知道的，合他們長白七劍之力，也未必見得就是華鋒的對手，如今他竟死於一個小小的女子之手，他那能不吃驚呢。

白英道：「江湖人物，成名不易，諸位既與哀崂雙刀非親非故，那就不必淌這混水了。」

古伏笑道：「那兒的話，我兄弟來找他們也是爲了了却一些私怨，如今姑娘已代勞了，我兄弟感激尙且不及，怎敢有那種混賬的想法，恕在下等告退了。」

白英道：「等一下，我尙有一件事情要請問你們。」

古伏道：「請問不敢，白大俠有話但請吩咐。」

「賢兄弟此次前來，除去與紀氏兄弟了却一絲恩怨外，一定還有別的事吧？」

「白大俠神目如電，愚兄弟確是爲了千年寒玉劍而來，但如果白大俠亦有意於此，愚兄弟祇有讓賢了。」

「我倒無意於此，只是我這位妹子倒有意問津，賢兄弟如果能够退讓，那我就替我這位妹子謝啦。」

古伏哈哈大笑說：「那兒的話，如果白大俠沒有別的事，我們就告退了，他日途經長白，務請來舍下一遊。也好奉敬幾杯。」

長白七劍不愧爲性情中人，說走便走，瞬息之間，已退得無影無踪。

鍾無痕溫柔的一笑道：「白大哥，你好威風。」

白英道：「這是江湖朋友的抬愛，來，我看看妳的傷勢。」

鍾無痕道：「我的傷早已不痛了，而且全身功力似乎已完全恢復了，體內有一股氣流，在滾來滾去，這種情形，是從來沒有的，不知是什麼道理。」

白英道：「那是祛毒藥物已發生了效果，我給妳服的那種祛毒藥，又名爲增功祛毒丹，乃是我師門秘傳的丹方，此丹不獨可祛百毒，更可增長功力在一倍以上，妳現在體內的那股氣流，也就是增長功力的現象了。」

鍾無痕感激的一笑道：「謝謝你啦，白大哥。」

白英道：「自家兄妹，妳如果言謝，豈不見外了麼？如今妳傷口已經不痛了，而且內力又增，看情形我們明日便可以開始行動了。」

鍾無痕喜道：「白大哥，你是說，我們明日便可以開始去找尋那柄千年寒玉劍了？」

白英道：「正是，現在時候不早，我們早些休息吧！」講完便閉目打坐，凝神調息，調息凝神，而進入無何有之鄉。

鍾無痕也閉着眼睛，躺在岩石上養神，這時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伸手不見五指，在這深山大澤之中，除去了風吹草動的天籟之音而外，偶而也有一兩聲夜梟的嗚咽，反而將夜色綴得更靜了。

白英正在養神之際，忽聽夜風中吹過來一陣歌聲，聽去是：

家在長白山頭住，
足跡遍及人間路，
時而一夢入黃泉，
時而一覺洪濛去，
人間天上任我遊。
九幽八極任我住，
手持崑崙白玉斧，
曾向月裏砍桂樹。

白英心想：「聽這個人的口氣，似乎對人世間的功名利祿，已無興趣，看來也是同道中人，只是他這語氣，狂得赫人，難道此人，眞的已到了超凡入聖的階段了麼？」

那人又唱道：

靑山幽，綠水流！
家在天涯無盡頭，
白雲蒼狗相幻化，
綠草藍天任遨遊，
隨身時備一壺酒，
醉騎黃鶴到滄州。

白英心想：「這個人既是這個時候在龍山附近出現，想必也是爲了千年寒玉劍而來，可是聽他的語氣，却又不像名利中人，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來頭？」

那人又唱道：

宇蒼蒼，宙茫茫，
身似虛無逍遙王，
心在定中不知定，
那管何處是家鄉，
朝着彩雲托白日。
暮見明月出銳方。

白英心想：「這個人愈唱愈奇了，觀此情形，如果不是狂妄無知之輩，則必是降龍伏虎之有道高人，我何不出去見他一見。」

他想到這裏，已經無法再坐下去，起身走出山岩，但見一遍暗影，輕輕的在籠罩着四週，無法看到對方的影子，他震叫道：「不明何方高人，夜臨荒山，可否現身一見！」

暗影中有人答道：「小子，你是在叫我老人家麼？」

幻影書生白英心想：這個人的口氣可托大得很，某今已年逾五十了，他却以小子相稱，想來這個人可狂得緊，但他仍是和顏悅色的道：「在下正是請前輩現身一見。」

白英的身後有人朗聲笑道：「小子你叫窮什麼，你要見我老人家，我不是正在你的後面麼？」

白英暗吃一驚，這個人好快的身法，當第一句答話時，尚在數十丈開外，此刻却已到了自己身邊，這種身法猶在自己的幻影功之上了，他趕緊轉身，見迎面站着個年逾花甲的樵夫，頭戴竹笠，身着黑色短衣，腰插板斧，雖是在黑夜之中，猶可看出他雙目中精光暴射。

白英雙手一揖道：「看前輩的裝束，可能是退隱江湖多年的鍾山樵子于老前輩了。」

樵夫笑道：「小子，你的見聞很廣，竟然會給你猜中了，老朽正是鍾山樵子于斧，你既能知道老朽的名號，在江湖上也非默默無聞，可否告訴老朽你的名號？」

「在下姓白名英，人稱爲幻影書生，末學後進，倒讓前輩見笑了。」

于斧笑道：「小子，老朽雖多年未出道江湖，但你的名號久已耳聞，聽說你的武功內力皆已登峯造極，且精通儒釋道三家學說，更精幻影神功，不知是不是？」

白英道：「這是江湖朋友的傳言，在下那敢當得。」

于斧道：「老朽年雖老邁，但童心未泯，很想與你較量一下輕功，然後我們再秉燭夜談，印證一下仙佛門中的境界，不知你可答允？」

白英惶恐的道：「在下螢火之光，怎敢與皓月爭輝，前輩有興指導一番，在下樂意接受，較量二字，却萬不敢當。」

于斧大笑道：「小子，你也不用客氣了，我們就以對面的山頭爲目標，看誰能先到達那裏？」

白英看那山頭，高聳長空，約百多丈高，離足下至少也有十數里地面，高低起伏，極難行走，且在黑夜之中，視界不清，如果武功平常的人，不要說是較量了，就讓他慢慢的摸索着走上去，已經是很不容易。

于斧道：「小子，怎麼樣？」

白英道：「前輩執意如此，在下那就勉爲其難。」

于斧道：「好，我們這就開始，你是晚輩，老朽就讓你先走一步。」

白英笑道：「承讓！」足下一滑，人已無踪，他自信自己的幻影神功，放眼當今武林，沒有人能趕得上他的，是以幾個旋轉之間，已下去七八里地面，他豪氣一發，一聲長嘯，人已劃空而起，若龍行於天，輕輕的落在那山頭之上，就在他身形剛落之際，那于斧也在他身邊落下。

白英身形一旋，又滑回了原來起身之處，那于斧也不前不後的躍了回來。

白英雙手一恭道：「前輩的輕身功夫，着實是令人敬佩！」

于斧說道：「你的幻影神功，並不在老朽之下，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小兄弟，你這一身功夫是誰教的？」

白英道：「前輩見諒，家師在江湖上乃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不提也罷。」

于斧道：「江湖草芥之中，儘多奇人異士，你既是有難言之隱，那也就不用再說了。」

白英道：「謝謝前輩。」

于斧笑道：「你不用前輩前輩的叫了，聽起來怪刺耳的，你如看得起我，叫我一聲老哥哥吧？」

「晚輩不敢！」

「什麼敢不敢的，我能叫你小兄弟，

你就不能叫我一聲老哥哥，這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那麼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這才是像話，來吧，我們坐下來聊聊。」

當下兩人便席地而坐，白英道：「老哥哥這次出現在龍山之上，莫不是爲了那千年寒玉劍而來？」

于斧道：「不錯，這次爲了千年寒玉劍而來的，一般江湖人物不算，與我同輩人物，就有好幾個。」

白英道：「不知是那幾個人。」

于斧道：「你的見聞很廣，這幾個人你當然也聽說過，他們是鐵口神斷卜長淸，醫死人張桐，長鈎漁父公羊中，書呆子公無畏。」

白英吃了一驚道：「原來這些人都來了，只是有一件事情我甚是想不通。」

「什麼事？」

「這幾位都是老一輩江湖人物，且早已歸隱林泉，這一次竟然會爲了一柄寒玉劍，將他們全引了出來，這到底是爲了什麼？」

「你可知那千年寒玉劍的來歷麼？」

「不知道。」

「早在百年之前，有一位武林前輩，人稱知機子司馬無爲，此人不但武功高强，且有辨識玉器的本領，有一年他閒遊北天山，無意在天山脚下，發現了一塊寒玉，他便將它雕成一柄銳劍，此劍不但可以斬金斷玉，削鐵如泥，更可以袪除百毒，當年他以這一把劍，仗義江湖，誅殺了不少窮兇極惡之輩！」

白英道：「如此說來，這柄千年寒玉劍仍是知機子司馬無爲的遺物了？」

于斧道：「不錯，在司馬無爲歸隱之前，他深恐這柄千年寒玉劍落入壞人手中，爲害江湖，所以在愼重考慮之下，將它丟入風神洞中，因風神洞任何人不能深入，否則必然會引起大風，將人吹得無影無踪，是以他以爲祇有風神洞才是個最安全的地方。」

「後來這個消息，又怎會給別人知道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我們這幾個老不死這次出山，雖然是爲了千年寒玉劍而來，但並不是想據此劍爲已有，而是本着司馬無爲當年的藏劍之心，不讓那柄神劍落入壞人手中。」

白英鬆了一口氣，說道：「這樣就好辦了？」

于斧道：「小兄弟，莫非你也想得到那柄神劍？」

「不是我，是鍾家妹子。」

此時那鍾無痕已被他們的談話聲驚醒，叫道：「白大哥，你在跟誰說話？」

白英道：「我是在跟一位武林前輩說話。」

「白大哥，是什麼武林前輩？」

「鍾山樵子于斧。」

「是不是就在那會英樓中出現的那個糟老頭子？」

于斧說道：「妳既知道我曾在會英樓出現過，想必不是生人了，何不請出來一見。」

鍾無痕道：「想見我不難，但你可別跑！」火光一亮，鍾無痕已亮了火摺子走了出來。

白英吃了一驚說：「你的傷？」

鍾無痕一笑道：「我的傷已經不碍事了。」

于斧道：「原來是妳這個刁鑽古怪的丫頭。」

鍾無痕道：「怎麼，你看不順眼麼？還有那老漁父，書呆子，算命的，怎的沒來？」

于斧笑道：「姑娘對我們這幾個老不死的當眞關心得很。」

鍾無痕道：「那可不，我一生最討厭藏頭露尾之人，你們以老賣老，本姑娘看了就有些不服氣。」

于斧道：「怎麼樣？小丫頭，妳是不是想與我們這幾個老不死較量較量。」

鍾無痕道：「我現在傷勢已好，要較量就較量，難道還怕你了？」

白英道：「妹子，對前輩說話，不可無禮。」

鍾無痕道：「什麼鷄毛狗盜的前輩，說話一點規矩也沒有？」

鍾山樵子于斧哈哈大笑起來說：「好！妳這個小性子我們是蠻喜歡的，今天我老樵夫有興趣，就陪妳走幾招玩玩。」

白英吃了一驚說：「前輩！」

于斧笑道：「不妨事，我祇是想試試她的功力如何？」他語聲剛了，右手飛快的向鍾無痕抓去，他倒眞是說打便打。

鍾無痕閃身偏過，長辮子就勢飛捲對方的頸項。

于斧俯身前竄，右手已直點她的笑腰穴。

鍾無痕曲腰揮臂，玉手直劈對方的天靈蓋。

于斧一偏身，右腿就勢旋風般的掃去，直匝姑娘的雙腿。

鍾無痕嬌軀高高聳起，雙足連環踢出了鴛鴦脚，擊向對方的咽喉。

于斧倒退三步，哈哈大笑道：「果然身手不凡，姑娘的師承莫非是……」

鍾無痕妙目一瞪道：「你敢說。」

于斧笑道：「好，不說就不說，只是老朽有件事情要告訴你們，不知你們願不願意聽？」

白英笑笑道：「老哥哥，有話但說無妨。」

于斧道：「你們知道那霸王莊在一夜之間夷爲平地，這到底是爲了什麼？」

白英道：「有好多江湖人物，爲了這件事而來，但到底是爲了什麼，至今還無人知。」

于斧道：「我知道。」

白英道：「老哥哥既是知道，何妨說出來聽聽。」

于斧道：「這件事情說來話長，我得從頭說起。」

鍾無痕嗔道：「要說就說，何必賣關子？」

于斧哈哈大笑道：「好，我說，我說，你們當然知道那霸王莊主，飛天霸王張傑鵬這個人，此人不獨武功卓越，且練就了金鐘罩的特殊功夫，刀槍不入，一柄金背鋼刃的九耳八環刀，使起來威風八面，他是白道中的殺星，黑道中的尅星，好惡

全憑自己之念，上千的莊民，又全是他的嘍囉，這些人算是武林高手，但個個皆練得有一身武功。」

鍾無痕哂道：「這個誰不知道，還用你來說麼？」

于斧笑道：「小妹子妳別急，我這說到正題啦。」

他乾咳了兩聲，神秘的道：「江湖上人都知道霸王莊主飛天霸王張傑鵬，是個練金鐘罩的，從來不近女色，可是誰也不知道他在霸王莊中，藏了個花不溜刁的女人。」

白英道：「這我倒第一次聽說，不知那女人叫什麼名字？」

于斧道：「那個女人麼，名氣可大得很呢，她就是江湖上祇知其名，未見其人的千面羅刹黃嘉玲。」

鍾無痕哂道：「你別胡扯啦，那千面羅刹黃嘉玲，五十年前已名聞江湖，家師常說，此人神出鬼沒，論年紀至少也有七十以上了，怎麼能算得上是花不溜刁，又怎麼會被霸王莊主張傑鵬金屋藏嬌，難道那張傑鵬一輩子未見過女人，連個老太婆也有興趣了，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嘛。」

于斧笑道：「小妹子，妳說得沒錯，那千面羅刹黃嘉玲，論年紀的確已在七十以上了，但她長年遊歷名山大川，天假其緣，得了一本千年何首烏，服下之後，不獨可以駐顏長壽，而且人也更漂亮了。」

白英道：「那千年何首烏，不過是一種傳聞而已，沒想到眞有此物。」

于斧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情，她自駐顏之後，更脫落得如水仙人兒一般，有一年閒遊龍山，與飛天霸王張傑鵬邂逅，張傑鵬驚爲天人，窮追不捨，於是那黃嘉玲便來個順手推舟，藏入霸王莊中。」

鍾無痕冷笑道：「又在胡說八道了，那黃嘉玲既是武功高強，又得了駐顏藥物，千年不老，應該算得上是人間仙子，絕代佳人，怎麼會看上一個糟老頭子呢？」

于斧道：「她當然是有目的的。」

「什麼目的？」

「她的目的，也是爲了那柄千年寒玉劍。」

「這與霸王莊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得很呢，那千年寒玉劍乃千古神兵，她如果明目張胆的去，必然會引起江湖人物的注意，一但傳揚開去，那武林中人必定不會放過爭奪的機會，她雖然武功高強，但畢竟不是天下第一，那樣一來，不是給自己平添了很多痲煩麼？」

「是以她才借霸王莊隱身，就近暗中查訪？」

「不錯，其實她早已知道那千年寒玉劍藏在風神洞中，她想盡了方法，無法進洞，是以一直到霸王莊毀滅爲止，她始終未能得到那柄千年寒玉劍。」

鍾無痕道：「這與霸王莊的毀滅又有什麼關係？」

于斧說道：「關係可大得很呢，那千面羅刹黃嘉玲在進霸王莊之前，曾定有條件。」

白英道：「老哥哥，你說說看，是什麼條件？」

于斧道：「那條件很簡單，她要那霸王莊主張傑鵬幫她找到那千年寒玉劍之後，才與他拜堂成親。」

「那張傑鵬答應了？」

「張傑鵬因爲美色迷心，那能不答應，只可惜的是那黃嘉玲在霸王莊一住就是三年，她既未得到那千年寒玉劍，張傑鵬也未能如願以償的與她行那魚水之樂，但是張傑鵬是個粗人，武功雖高、性子可急得很，他等不得了，便與黃嘉玲談判，要提前成親，那黃嘉玲不過是在利用他，豈會眞的嫁給他，於是兩人鬧翻了，大打出手。」

鍾無痕笑道：「這可熱鬧啦，這兩個人武功都很高，打起來一定很好看。」

于斧道：「你們萬萬想不到，那張傑鵬，威名赫赫的霸王莊主，在千面羅刹的手底下過不了五十招便一命嗚呼。」

「千面羅刹的武功如此之高？」

「可不是，她殺了張傑鵬之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的將霸王莊千餘莊民殺得一個不剩，更放了一把火將偌大的霸王莊燒得精光。那名震江湖的霸王莊就這樣的在一夜之間毀了。此時雷電交加，一般人以爲霸王莊的毀滅還是天意呢。」

白英道：「那千面羅刹黃嘉玲呢？」

于斧道：「她未能得到那千年寒玉劍，此心未甘，是以仍在龍山附近逗留，小妹子，如果想得到那柄神劍，這可是最大的勁敵。」

鍾無痕柳眉微皺道：「如此說來這柄千年寒玉劍可眞的不容易得到手了？」

于斧笑道：「小妹子，妳先別急，如果妳眞的想得這柄千年寒玉劍，幫妳的却大有人在。」

鍾無痕迫不及待的問：「會是那一些人？」

于斧向白英看了一眼道：「不用說，我這位小兄弟是一定幫妳的了。」

「不錯！他曾經答應過我。」

「老哥哥我看在小兄弟的面子，當然也是幫妳的了。」

「多謝厚情，不知還有那些人？」

「多着呢，而且這些人還不是默默無聞的人物。」

白英笑道：「老哥哥，你就別賣關子啦，否則我這位妹子可要急死了。」

于斧道：「那鐵口神斷卜長清，醫死人張桐，長鈎漁父公羊中，書呆子公無畏，這四個老不死的武功與機智，你當然會知道。」

白英道：「都是武林前輩，一等一的高手。」

于斧道：「這四個人可都是爲了幫小妹子的忙而來。」

鍾無痕哂道：「你又胡說八道啦，我跟他們素不相識，他們怎麼會來幫我的忙呢？」

于斧笑道：「小妹子妳別急，老朽我還有下文呢。」

他故意停了一下才道：「本來嘛！那千面羅刹黃嘉玲打那柄寒玉劍的主意的時候，我們幾個老不死的早就知道消息了，是以在三年前便相約出山，一直在這龍山附近隱着，我們知道那千面羅刹並非善良人物，萬一那千年寒玉劍落入她的手中，那將後患無窮，是以才聯手防範，如果那千面羅刹眞的得到千年寒玉劍，我們便合

力將她奪下，以免爲禍武林，如今妳小妹子既是對此劍有興趣，我跟那四個老不死的說一說，大家同心合力，幫妳取到那寒玉劍，這不就成了麼？

鍾無痕道：「難道你就不怕我取到那寒玉劍之後，去爲禍武林麼？」

于斧哈哈笑道：「天生神物，必有得主，小妹子本性善良，機智過人，頗具俠義胸襟，何況又適逢其會，妳若不是此劍的得主，還有誰呢？」

鍾無痕道：「果眞如此，那我眞的要謝謝你了。」

于斧笑道：「用不到謝啦，祇要妳以後不再找我的痲煩已經夠了。」

鍾無痕聽得噗哧一聲嬌笑。

于斧又道：「現在已三更時分了，那幾個老不死的還在會英樓中吃，我是蹓出來透風的。我先去知會那幾個老不死的一聲，記住明日清晨，我們風神洞見面。」

語聲剛了，人已消失。

白英道：「鍾小妹，妳的傷勢眞的不礙事了麼？」

鍾無痕道：「不但傷勢不痛了，而內力大增，我可眞要謝謝你呢。」

白英道：「我們一見投緣，何必言謝，好好休息一下，明日清晨，我們便到那風神洞口設法取劍。」

鍾無痕興奮的笑了，倒身便睡，白英直等她睡着之後，才閉目打坐調神養息，這是最寧靜的一刻，明日清晨，可能將是一場龍爭虎鬥的開始，正義與邪惡，黑暗與光明，這種爭鬥，又何曾有一時一刻停息過，天道廻旋，永無止息。

× × ×

風神洞，位於龍山的風神洞，終於在晨曦中慢慢的清朗起來。風神洞的四週，圍繞着茂密的森林，洞口有一片小小的廣塲，大約數丈方圓，全是青石組成，也有些不平，在那石坪的東首，也就是風神洞的座落位置。那是一座很高的山峯，聳立天表，峯頂烟雲繚繞，天風浩蕩，風神洞便在山峯的下部。約丈餘高下，兩丈寬闊，入口處極爲平坦，深處則漆黑一片，從來也沒有人敢進去過。

天雖然是亮了，但那晨霧仍然是籠罩着，此際在那晨霧之中，現出兩條人影，全是黑色勁裝、背插單刀，兩人以矯健的身法，撲向風神洞口，正待準備進洞之時，忽聽身後有人叫道：「前面兩位敢情是大漠雙煞，王兵王刄昆仲了。」

兩個黑衣人煞住身形道：「閣下既知我兄弟姓名來歷，想必不是外人了，何不請出來一見？」

此際從森林中走出一個身着土黃色長衫的老人道：「賢兄弟連老朽都不認識了麼？」

王兵笑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大漠神龍周冲周老前輩。」

周冲哈哈笑道：「老朽稱爲大漠神龍，兩位稱爲大漠雙煞，咱們同是來自大漠，當然是一家人，兩位你們說可是的。」

王刄笑道：「當然！何況我們早已認識在先，如今又是異地重逢，當然是一家人了。」

周冲道：「既是一家人，我就來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賢兄弟此來，是不是爲了那柄千年寒玉劍而來？」

王兵道：「正是，周老前輩此來，當然也是爲了此劍了？」

周冲道：「不錯，只是有一件事情，使老朽感到非常奇怪。」

王刄說道：「周老前輩，有話但說無妨。」

周冲道：「那千年寒玉劍藏在風神洞中之事，數月前已傳遍江湖，兩位何以不偏不巧，今晨來此？」

王兵說道：「我兄弟前數日在會英樓飲酒之時，聽一個賣卜先生推斷，那神劍必待今日才能出世，所以我們半夜就趕來了。」

周冲笑道：「原來你們也知道了，你可知道那賣卜的先生是誰麼？」

王刄搖搖頭道：「不知道。」

「他就是數十年前享譽江湖的鐵口神斷卜長清。」

「原來是他！」

「正是！所以，他卜的卦是絕對錯不了。」

「是以我們今天遇上了。」

「正是，我想等一下可能還有更多的人來，我們來一個先下手爲强。」

王兵道：「如此周老前輩先請。」

周冲笑道：「還是賢兄弟開路吧，我在後面，可以防止其他的人跟來。」

王兵王刄不疑有他，轉身向洞中走去，周冲突然一聲冷笑，雙掌急出，打中兩人的後心，大漠雙煞在不及提防之下，雙雙倒地，口中鮮血狂噴的死去。

周冲笑道：「就憑你們兩人，也敢妄想得到那柄千年寒玉劍，眞是太自不量力了。」

他大步跨過兩人的屍身，正欲進入洞口，忽聽林中有人一聲嬌笑道：「哎喲！好一招背後劈山，閣下當眞算是心狠手辣了。」

周冲轉身一聲大喝：「是什麼人？」

林中走出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笑道：「是一個名不經傳的人物。」

周冲道：「果然是名不經傳，老夫不認識妳。」

大姑娘笑道：「喲！周老爺子，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你是大名鼎鼎的大漠神龍周冲，一個壞事做盡，殺人不眨眼的周冲，我說得可對？」

周冲怒道：「女娃娃，妳是活得不耐煩啦？」

大姑娘咯咯的嬌笑起來說：「這句話你說對了，你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你可知道我是誰麼？」

周冲冷哼一聲說：「一個乳臭未乾的大姑娘，有什麼了不起。」

大姑娘笑道：「你當眞不知道，那我就告訴你吧，免得你死了做一個糊塗鬼，本姑娘姓黃名嘉玲，人稱千面羅刹。」

她刹字才出口，右手一揮，一股强大的勁力，將周冲震出三丈開外，倒在一棵古樹之下。

周冲勉强翻了個身說：「妳！妳——妳是千面……羅……刹。」

黃嘉玲一聲嬌笑道：「不錯，本姑娘正是千面羅刹，如論實際年齡，可以做你祖奶奶了。」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臯·文
子成·圖

紅袍殺手

（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也白和諸葛婷把程家堡的人趕盡殺絕，程景瑞見狀，拚命逃走，藍也白苦追在後，當程景瑞即將拉動鐵環時，諸葛婷即時放出一枚鳳眼神釵殺死程景瑞，這才免去一場災難，他們繼續上路，並結爲夫婦，諸葛婷要尋找丐帮人物，最後，遇上大師兄孟長空，孟長空爲執行丐帮帮主的命令而留下藍也白，讓諸葛婷自己去找帮主說情，自此之後，諸葛婷獨自東奔西走，不但沒找到丐帮帮主，連藍也白和大師兄的踪迹也不見，這天，她奔到長江北岸準備僱船去崇明島……

夜闖靚妝堂　搶救俏君郎

因而他們一言未發，就展開了扣人心絃的惡鬥。

諸葛婷是以丐帮的風雲掌力鬥邱虎的鷹爪功，按一般情況來說，風雲掌變幻莫測，較鷹爪功應該勝過三分，但邱虎功力深厚，十指有如十隻鋼鈎，諸葛婷不敢硬接，自然要相形見拙了。

二十招以後，閻王爪邱虎已經控制了全局，他自信在十招之內必然可以將諸葛婷收拾下來！

他的估計十分準確，在二十七招之後果然找到了一個空門，他自然不會放棄這個機會，右掌像閃電一般，猛抓諸葛婷的胸膛。

以閻王爪邱虎的功力而論，只要一抓着實，必然開腸破肚，諸葛婷並非銅澆鐵鑄之人，怎能受得了這一記鐵爪！

「克察」一聲，斷了。

只是它並非諸葛婷的胸膛，而是邱虎的鐵爪。

諸葛婷手無寸鐵，邱虎的手腕如何會斷？

而且閻王爪邱虎已佔盡了上風，適才那快如閃電的一抓，諸葛婷分明已無力閃避。

但事實却出人意外，邱虎竟丟了一隻右掌而敗下陣來。

沒有人瞧出諸葛婷使的是何種武功，連費力也不例外。

只是如此一來却勾起了費力的殺機，他不願留下一個如此年青，而又十分可怕的敵人。

黑帶帮原是一個黑道組合，他們無所謂江湖過節，武林道義，因而，在費力的指揮之下，向諸葛婷展開了一場無恥的圍攻。

他們的確無恥，竟以數十名彪形大漢，圍攻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娃兒。

諸葛婷已橫了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口中一聲嬌叱，揮棒向人潮中衝了進去！

當面的五人是黑帶帮的高手，除了南壇壇主費力，還有魔劍何不凡，霸王錘金湛，快刀陳震，神鞭路沼，這般人不只是心狠手辣，全都有一身驚人的武功。

如是一對一，諸葛婷必然可必穩操勝劵，一對五，她就非敗不可了。

何況除了這五名高手，還有數十個悍不畏死的大漢，他們的武功雖然差了一點，仍是黑帶帮千中選一的標悍武士。

諸葛婷勝不了當面的五名敵人，也逃不出這般武士的包圍之外，她的處境豈不像纍卵那般危殆！

她的確危如纍卵，而且已經受到幾處的劍傷，除非發生奇蹟，這奔牛鎮可能就是她葬身之地！

也許她命不該絕，奇蹟竟產發生了。

一紅一黑兩條人影，像狂飇一般捲了過來，黑帶帮的武士一片一片的仆倒下去，慘嚎之聲响得扣人心絃。

奇兵突然自天而降，費力等不由神色一呆。

兩軍陣前，生死頃刻，他們這一發呆，豈不犯了兵家大忌！

他們的確犯了大忌，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賠了出去。

因爲諸葛婷以牙還牙，趁機發出她的獨門暗器。

鳳眼神釵從不虛發，她又發了五枚，就分毫不爽的插在費力及魔劍何不凡等五人的咽喉之上。

剩下的黑帶帮衆非死即傷，能够見機逃掉的，就只有幾個少數的幸運者了。

諸葛婷不願趕盡殺絕，脚步一點，向那兩名拔刀相助者奔去。

「師姊……麻姑……」

她們的確是她的師姊蕭紅姑，以及她師父房京娘左右雙婢之一的麻姑。

她們來得恰逢其時，否則諸葛婷就難逃刧數了。

蕭紅姑抓着諸葛婷的雙手，向她上上下下不停的打量，還時時捕捉她的目光，好像要發掘什麼隱秘似的。

諸葛婷櫻唇一噘，纖足一跺，道：「師姊，不來了，幹嗎像審賊似的？」

蕭紅姑哼了一聲道：「小丫頭，妳說，他呢？妳將他藏到那兒去了？」

諸葛婷面色一紅道：「妳胡說，麻姑，妳瞧師姊，她專門欺負我！」

麻姑長長一吁道：「二小姐，不是麻姑偏心，帮助大小姐欺負妳，這一回的確其錯在妳。」

諸葛婷像一個做了錯事的孩子，低下頭吶吶道：「麻姑，我……」

她哭了，眼淚像斷了綫的珍珠，一串串的洒了下來。

蕭紅姑一嘆道：「師妹，妳的事咱們大致明白，可是後來你們忽然失踪了，害得咱們到處尋找，今天總算找的妳了，他呢？妳爲什麼又是孤家寡人一個？」

諸葛婷道：「此事一言難盡，待會我慢慢告訴妳吧，師父呢？她老人家還在坐關？」

蕭紅姑撇撇嘴道：「娘要是還在坐關妳就可以一直野下去了，哼，可惜妳運氣不好，娘已練成神功，早就出了關了。」

諸葛婷大喜道：「感謝上蒼，她老人家的神功終於練成了，其實妳不必說我，這次到江湖上歷練，可是妳出的主意。」

蕭紅姑啊了一聲道：「小丫頭，妳講不講理？就算闖江湖是我出的主意，莫非你們雙宿雙飛也要算在我的賬上？」

麻姑道：「不要鬥嘴了，小姐，此地不可久留，咱們趕到呂城再慢慢聊吧。」

蕭紅姑主婢原是歇在呂城的，因爲瞧到黑帶帮行動有異才跟了下來，此時師姊妹重逢，自然要回到呂城的客棧了。

她們略作調息之後，蕭紅姑拉着諸葛婷的玉手道：「他呢？小丫頭，快給我從實招來？」

諸葛婷神色一黯，回道：「失踪了，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及黃河兩岸，就是找他不到。」

接着她將往事作了一番描述，然後幽幽一嘆道：「師姊，我眞不明白，丐帮弟子遍天下，我爹他們爲什麼也會失踪？」

蕭紅姑道：「令尊並非失踪，他是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隱藏起來。」

諸葛婷道：「這是爲了什麼？」

蕭紅姑道：「妳總該聽過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這兩句話吧，丐帮雖是天下第一大帮，對官方却不得不極力忍讓！」

諸葛婷道：「我不明白，師姊，我爹他們究竟遭遇了什麼困難？」

蕭紅姑道：「妳所見到的蒙面人，不只是勢力龐大，神秘莫測，而且獲得官方的有力支持……」

諸葛婷面色一變道：「這麼說大哥是被我爹交給蒙面人了！」

蕭紅姑點點頭道：「我想是的。」

諸葛婷目射煞光，冷冷一哼，道：「今後只要遇到蒙面人，我與他們勢不兩立了。」

蕭紅姑道：「可是，師妹，他們本身的力量已經十分强大，而且又網羅了不少爲虎作倀的門派做他們的爪牙，咱們人單勢孤，實在鬥他們不過。」

諸葛婷道：「師姊指的是黑帶帮？」

蕭紅姑道：「不錯，還有紅袍殺手、及一些黑道魔頭。」

諸葛婷道：「不管他們如何强大，我一定要跟他們周旋到底！」

蕭紅姑道：「如果他們以令尊作爲要挾呢？」

諸葛婷錯愕半晌，道：「小妹只好引刀自裁，希望與藍大哥緣結來生了。」

蕭紅姑微微一笑道：「不要失望，師妹，咱們還有可爲。」

諸葛婷道：「哦，妳快說，師姊，咱們應該怎麼辦？」

蕭紅姑道：「撲滅以杜肇爲首的紅袍殺手替我爹復仇，行道江湖，除奸鋤劣，完成爹的遺志……」

諸葛婷道：「這些我都知道，師父她老人家神功已經練成，必然可以重出江湖，快意恩仇了。」

蕭紅姑道：「是的，不過敵人太過强大，不能單靠她老人家一人之力。」

諸葛婷道：「師父準備怎麼辦？」

蕭紅姑道：「訓練紅巾殺手，重振殺手世家的雄風，所以娘要我跟麻姑找妳回去。」

諸葛婷奮然道：「好，小妹決不辜負她老人家的期望。」

× × ×

兩年了！兩年眨眼就過，江湖上都已面目全非。

豺狼當道，邪惡橫行，江湖上瞧不到

一個好人，它怎能不面目全非！

蒙面人的面目也變了，因爲他們已不再蒙面。

× × ×

江湖上出現了一個最大的帮派，「保皇帮」。

「保皇帮」的確是最大的帮派，它包羅萬有，高手如雲，天下黑白兩道的高手，幾乎沒有一個不被他們所網羅。

他們需要很多的金錢，才能供養該帮龐大的人力，因而設立了不少商號，保皇鏢局就是其中之一。

總局設在保定，各省省會及通都大邑都設有分局。

杜肇當了總鏢頭，紅袍殺手都當了鏢師。

保皇鏢局生涯鼎盛，只要插上一枝蟠龍鏢頭，就可以無往不利。

天下的高手都投入了保皇帮，該帮設立的鏢局自然會無往不利了。

但天下的事往往不能盡如人意，叱咤風雲的保皇鏢局，居然也栽了觔斗。

× × ×

「老關」位於湖南江西交界之處，是湘贛官道上一個頗爲繁榮的鎮集！

這天晌午時分，一隊鏢車向着老關鎮奔來，在離鎮約莫十里之處，領頭的趟子手忽然一窒。

莫非此路不通，前面發生什麼阻碍。

不錯，前面的確有了阻碍，大道中央並排立着兩位姑娘。

一個衣紅如火，一個白衣勝雪，雖是雙目以下蒙着紗巾，仍能瞧出她們風華絕代。

前行的趟子手在勒着坐騎之後，向攔路的姑娘問道：「怎麼啦？兩位，是想刦鏢？」

趟子手在說笑話，語氣中帶着幾分輕薄。

這不能怪他，誰叫她們往大道中央那麼一站的？

也許趟子手輕薄的神態，惹來她們的怒火，紅衣姑娘哼了一聲道：「你說對了，咱們的確想借用一下你們的鏢銀。」

趟子手呆了一呆，道：「讓開吧，姑娘，這種事可玩笑不得！」

紅衣姑娘沒有再說什麼，只是舉手輕輕揮了一下。

這的確像在開玩笑，但那位趟子手却由馬上撞了下來。

押車的鏢師有兩位，他們已經瞧出紅衣姑娘的武功不凡，因而一提馬韁，雙雙奔了上來。

「姑娘，妳們如是需要什麼帮助，在下可以替妳們解決。」

「那很好，放下鏢銀，本姑娘饒你不死！」

「啊，姑娘，妳們當眞是要刦鏢？」

「難道你要躺在地上才會相信？」

「姑娘，妳可曾瞧見咱們的鏢旗？」

「瞧到了，蟠龍旗，保皇鏢局的，閣下名叫吳俊，原是殺手世家的紅袍殺手，你身旁的是毒龍于明，名列黑帶帮十三高手之一。」

吳俊的面色變了，直到此時他才感到事態嚴重，別人如數家珍，對他們的底細摸得明明白白，如果說她們不是爲了鏢銀而來，只有白痴才會相信。

吳俊相信了，他由馬上躍了下來。

「兩位如此年輕，實在令人惋惜。」

他拔出了長刀。

紅袍殺手，刀不空拔，拔刀就得飲血，這是他們的規矩。

紅衣姑娘知道他是紅袍殺手，自然也明白他們的規矩，她却毫無畏懼之色，神情極爲冷靜。

她伸出纖纖玉手，摘下肩頭的長劍，劍尖向下斜伸，擺出了一個十分怪異的劍式。

這的確是一個怪異的劍式，中原任一使劍門派的起手，都找不出這樣一的個招式。

紅袍殺手名震天下，是當代武林的偶像，神秘得令人心寒。

現在心寒的却是吳俊，因爲他瞧不出紅衣姑娘使的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只有一點他瞧得出來，紅衣姑娘這招劍式擺出，一股無與倫比的霸氣竟然繞體而生。

紅袍殺手在長刀揮出之際，也有一股凌人的霸氣，但與紅衣姑娘相較，那就如同小巫見大巫，無法相比下去了。

紅衣姑娘氣勢奪人，一招未出巳然佔了上風。

吳俊心寒氣餒，他雖是手持長刀，却不敢揮它出去。

「出招吧，姓吳的，飛羽七殺擧世無雙，閣下還等些什麼？」

在紅衣姑娘毫不留情的諷刺之下，吳俊果然一刀揮了出去。

但見殺氣蓋地，精芒匝天，這一招之威，當得是武林罕見。

但精芒一閃即歛，鬥場上忽然冒出一片紅光。

那是鮮血，正由吳俊的頸項之中噴出來。

名震天下的紅袍殺手，竟然一招飛頭，毒龍于明呆了。

此時縱然有人借他三分胆量，他必然不敢出手一搏。

紅衣姑娘撇撇嘴，道：「留下鏢銀，滾！」

這個「滾」字如同皇恩大赦，鏢伙一聲發喊，每一個都脚板心抹油，只不過刹那之間，就巳溜得一個不剩。

毒龍于明原巳逃出兩丈，他忽然又停了下來。

「姑娘，請賜告名號。」

「紅巾殺手。」

紅巾殺手是一個新鮮的名詞，毒龍于明是第一個聽到這名詞的武林高手。

紅巾殺手也是一個美麗的名號，它傳誦江湖，人人樂道，在苦難的江湖之中，竟形成一股洶湧的暗潮。

這股暗潮衝擊着保皇鏢局，使它的聲譽受到嚴重的打擊。

三個月不到的時間，保皇鏢局連續失鏢五次，遭到殺害的鏢師共有七名。

沒有人再向他們投鏢了，原先車水馬龍的保皇鏢局，現在幾乎門可羅雀。

這自然是紅巾殺手的傑作了，除了她們誰敢跟保皇鏢局作對？

× × ×

安慶是濱臨長江的一個商埠，陸路北上直達合肥，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所在。

緊靠鎮海門的南大街，商店林立，有客棧，有酒樓，百貨雜陳，應有盡有，但最矚目的還是保皇鏢局的安慶分局。

安慶分局的確與衆不同，它那雄偉的建築，一眼瞧去，如同鶴立鷄羣一般。

分局主也是一個特殊的人物，他身高不滿三尺，姓名偏偏叫做比比高。

三寸丁比比高的確特殊，他雖是形如嬰兒，却能名登魔榜。

魔榜是當代黑白兩道所公認，名登魔榜的都是無惡不作的絕世魔頭。

保皇鏢局的安慶分局，居然由三寸丁比比高充任局主，落一葉而知秋，這個鏢局的組合自然不難想見。

現在保皇鏢局遭到了噩運，沒有人敢請他們保鏢，安慶分局也不例外，不過它却不是門可羅雀。

鏢局的大門是敞開的，門前還立着兩名勁裝武士，出出進進的不在少數，幾乎全是橫眉竪眼的人物。

他們在做些什麼？莫非有什麼意外的圖謀？

× × ×

富貴春是一個出色的酒樓，它正好座落在安慶分局的斜對面。

此時午時巳過，酒樓之上仍有六成食客。

在臨窗之處，坐着一對公子哥兒，他們穿着一色的月白長衫，兩人同樣的唇紅齒白像仙露明珠那樣可愛，惟一不同之處，是他們的高矮略有差異。

他們原是瞧看着保皇鏢局的，較矮的一個忽然扭頭對較高的道：「師姊，他們沒有生意，爲什麼還有這麼多的人在忙進忙出？」

較高的道：「我也覺得有點奇怪，這般人進去的多，出來的少，好像是一種聚會。」

較矮的道：「那是討論起鏢之事了，他們最後一批紅貨必須於近期內運出。」

較高的道：「不像，三寸丁比比高名登魔榜，押運最後一批紅貨，決不會求助外力，適才進入鏢局之人，有一個是四眼蟾蜍秦虎，此人也是魔榜中的人物。」

較矮的略作沉吟道：「那是爲了對付咱們了，所謂最後一批紅貨，可能只是一個騙局。」

較高的道：「不錯，妳看咱們應該怎麼辦？」

較矮的道：「咱們今晚夜探鏢局，先摸清他們要的是什麼把戲，然後，再定對策。」

較高的道：「好，就這麼辦。」

這一對公子哥兒，敢情就是蕭紅姑諸葛婷所改扮，她們率領紅巾殺手，連續五次刦鏢，使保皇鏢局遭到空前的挫敗。

沒有人再去委託保皇鏢局，他們的營業幾乎巳全面停頓，但安慶分局却有最後一批紅貨尚待運出。

蕭紅姑諸葛婷被這一訊息引來安慶，她們却對那批紅貨的眞實性感到懷疑。

× × ×

今晚的夜色不好，月黑風高。

不好的夜色却也有它可愛的一面，它可以掩護夜行人的行跡。

約莫三更時分，兩頭夜鷹忽然掠過長空，向安慶分局的瓦面上曳落。

其實她們並非夜鷹……

但見兩條黑影，身如落葉，夜鷹那有這麼輕巧！

她們伏身瓦面，耳目並用，經過一陣觀察，才互相一打手勢，然後騰身穿過天井，向房廊的暗影之中投去。

這兩名夜行人自然是蕭紅姑及諸葛婷了，安慶分局不啻龍潭虎穴，除了她們誰能有這份胆量？

安慶分局黑沉沉的，全局之人似乎巳盡入夢鄉，惟一有燈光的是一間上房，但房門之外却有兩名大漢在那兒侍立。

諸葛婷眉峯一皺道：「師姊，那兩個該死的東西……」

蕭紅姑道：「制住他們，但不可被房中人查覺。」

諸葛婷道：「如若房裏是三寸丁比比高，咱們出手難保不被他查覺，依小妹之見，咱們不妨轉往後窗。」

蕭紅姑道：「有道理，咱們走。」

她們由天井騰身而上，轉到上房的後窗，那兒果然沒有防範。

蕭紅姑要諸葛婷担任警戒，然後小心翼翼的向裏面瞧去。

這一眼瞧去，她竟然面色一紅，也差一點笑出聲來。

裏面是兩男兩女，正在飲酒作樂，男的是四眼蟾蜍秦虎，三寸丁比比高，兩個名登魔榜的魔頭。

女的滿身妖艷，淚笑頻頻，姿色並不怎樣，那股惡形惡狀却令人有點作嘔。

最好笑的是三寸丁比比高，他小得像一個嬰兒，却在毛手毛脚的大吃豆腐。

這兩對男女雖是在飲酒作樂，但却語出驚人，蕭紅姑的心神，立即被他們吸引着。

此時四眼蟾蜍一仰脖子灌進一杯烈酒，然後用衣袖抹了一下嘴唇道：「小比：你說咱們這次的計劃會成功麼？那般紅巾殺手，可不是什麼信男善女！」

三寸丁微微一笑道：「蕭紅姑諸葛婷巳經到達安慶城裏，咱們的計劃焉有不成功之理。」

蕭紅姑心頭一震，敢情她們還沒有摸清敵人，自己巳經被敵人摸了個清清楚楚了。

她雖是心頭暗驚，但仍冷靜的偷聽下去。

四眼蟾蜍似乎顧慮很多，又向三寸丁詢問道：「我還有點不太明白，那四箱炸藥，如何能夠在紅巾殺手奪得鏢車之時爆炸？」

三寸丁道：「這個就是一門學問了，除了我比比高，嘿嘿……」

四眼蟾蜍道：「別賣關子了，小比，我知道，你鬼門道多，說出來讓我長點見識。」

三寸丁道：「好吧，看在咱們一向不錯，我就教你一手。」

四眼蟾蜍道：「那你就快說吧。」

三寸丁道：「其實說穿了十分簡單，咱們只是用兩塊火石，借鏢車的顚動磨擦

發火而已。」

四眼蟾蜍道：「好辦法，不過我還是有點摸不清楚，如果……」

三寸丁道：「如果那兩個妞兒還沒有來，火石就發了火……」

四眼蟾蜍道：「不錯，我就是這個意思。」

三寸丁哈哈一笑道：「你當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麼簡單的法子你都想不明白！」

四眼蟾蜍略作思忖道：「對，平時將它們分開，臨時再將它們湊在一起，可是這樣：」

三寸丁道：「差不多。」

四眼蟾蜍道：「嗯！如果她們不上當呢？」

三寸丁道：「那怎麼可能：你不要盡說洩氣的話。」

四眼蟾蜍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小比，咱們的頭兒發了火，咱們不得不仔細一點。」

三寸丁道：「所以頭兒才派你來：」

四眼蟾蜍道：「不要多心，小比，咱們被幾個丫頭整得够慘，鏢局賠出去近兩百萬兩銀子，頭兒那能不火：這次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以頭兒才派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三寸丁沉吟半晌道：「讓你這麼一說，我倒是有點担心了，萬一失敗了怎麼向頭兒交待：」

四眼蟾蜍道：「這倒不必担心，小比，咱們可以雙管齊下，分兩方面進行。」

三寸丁道：「哦，怎樣雙管齊下：」

四眼蟾蜍道：「我由水吼嶺帶了一個人來，他是咱們的一個奇兵！」

三寸丁道：「就是那個身穿藍衫，蒙着面孔的小夥子：」

四眼蟾蜍道：「不錯。」

三寸丁冷冷道：「老秦，我弄不懂，憑咱們幾個老傢伙，難道還趕不上一個毛頭小夥子？」

四眼蟾蜍微微一笑道：「小比，你別忘了咱們的對手也是幾個胎毛未乾的小丫頭啊！」

三寸丁道：「這個……」

四眼蟾蜍道：「再說，他憑藉的不是武功，所以你不必感到難過。」

三寸丁一怔道：「不憑武功：那他憑的是什麼？」

四眼蟾蜍道：「小比，你也是老江湖了，難道你不明白有些事不是僅憑武功就可解決的？」

三寸丁道：「別賣關子，老秦，那小子究竟有什麼特殊能耐？」

四眼蟾蜍道：「他沒有什麼特殊能耐，只有一張英俊的面孔。」

三寸丁一呆道：「老秦，難道你是要使美男計？」

四眼蟾蜍道：「嗯，可以這麼說。」

三寸丁哼了一聲，道：「老秦，如果你當眞要使美男計，你就太小看那些丫頭了。」

四眼蟾蜍道：「不，只要我這個奇兵出馬，包管萬無一失。」

三寸丁搖搖頭道：「別太自信，這件事我總覺得有點不妥。」

四眼蟾蜍道：「如果咱們這個奇兵是藍也白，也會不妥麼？」

三寸丁愕然道：「有這等事？聽說姓藍的小子骨頭很硬，仰會聽你的擺佈？」

四眼蟾蜍道：「姓藍的小子的確很難侍候，老夫使盡八寶也對他無可奈何。」

三寸丁道：「那你是使用藥物了：」

四眼蟾蜍道：「不，是替身。」

三寸丁道：「啊，這可不太容易，每個人的音容笑貌各不相同，要瞞過那兩個女娃兒，必須做到維妙維肖。」

四眼蟾蜍道：「這些都不太難，難的是那小子的特殊氣質，好在咱們……」

蕭紅姑不想再聽下去了，身形向後一縮，道：「師妹，咱們回去。」

她們雙雙騰身而起，一路輕登巧縱，趕回她們寄宿客棧。

諸葛婷迫不及待的道：「師姊，妳聽到了一些什麼：」

諸葛婷道：「師姊：小妹想……咱們反正無法入睡，何不現在就走？」

蕭紅姑將她聽到的告訴了諸葛婷，然後柳眉一揚道：「師妹，安慶分局的鏢，咱們不必管它了，明天一早咱們就去水吼嶺援救藍也白。」

蕭紅姑微微一笑道：「小丫頭，瞧妳對他這麼關心，你們之間必然已有不可告人之事，妳給我從實招來，否則師姊決不饒妳。」

諸葛婷面色一紅，纖足一跺道：「妳欺負我，我要告訴師父去。」

蕭紅姑撇撇嘴道：「心虛了，是不是？妳不打自招，娘才不會聽妳的呢。」

諸葛婷哼了一聲道：「我知道，妳喜歡他，不過這個人可彆扭得很，妳如果說幾句好聽的，我一高興，或許替妳美言幾句。」

蕭紅姑哇的一聲道：「小丫頭反了，竟敢調侃師姊起來了，看我饒不饒妳！」

她們這一鬧，沉重的心情比較輕鬆了一點，蕭紅姑這才面色一正，道：「師妹，妳可知道水吼嶺在那裏，咱們該如何走法？」

諸葛婷道：「我不知道，但咱們可以問呀。」

蕭紅姑道：「不錯，咱們是可以問，但深更半夜妳去問誰？」

諸葛茹道：「這個……」

蕭紅姑道：「睡吧，師妹，要向人打聽也得等待天亮了再說。」

諸葛婷沉吟半晌道：「師姊！我有一種想法。」

蕭紅姑道：「什麼想法？妳說。」

諸葛婷道：「咱們雖是扮成男裝，並未逃過敵人的耳目，我想必然有人監視咱們的行動。」

蕭紅姑啊了一聲道：「不錯，咱們的確應該現在就走，這樣三寸丁那帮人就摸不清咱們的意圖了。」

這兩位姑娘說走就走，拎起包裹就穿窗而出，連馬匹也不要了。

以她們那身功力，越城而出並非難事，但水吼嶺究竟在那個方位，她們一點都不明白。

蕭紅姑道：「怎麼辦？師妹。」

諸葛婷道：「向北走。」

蕭紅姑道：「為什麼？」

諸葛婷道：「水吼嶺既然是嶺，一定有山，安慶一帶只有西北才有山，我想向北走必然不會有多大的差錯。」

蕭紅姑道：「有道理，咱們走。」

這一陣急馳，在天亮之際，她們已一口氣奔出百十來里。

蕭紅姑掠了一下鬢際的亂髮道：「歇一下吧，師妹，咱們的體力不能透支太多，到水吼嶺可能會有一場激戰。」

諸葛婷道：「師姊說的是。」

她們在路旁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身沐習習晨風，耳聽鳥兒歌唱，令人有一洗塵俗之感。

諸葛婷忽然神色一肅道：「師姊，妳聽。」

蕭紅姑道：「蹄聲來自前面，不可能是追趕咱們的。」

諸葛婷道：「師姊說的是，不過如果來人跟三寸丁是一夥的，咱們最好不要讓他們瞧見。」

蕭紅姑道：「好，咱們先躲起來。」

她們剛剛躲進一塊大石之後，一匹長程健馬已經沿着山道急馳而來。

諸葛婷道：「啊，師姊，此人是鐵鷹伍隆，藍大哥的玉篁竹刀就是他跟飛花手楊越共同盜去的，今天狹路相逢，咱們不能讓他逃出手去。」

蕭紅姑道：「對，咱們攔住他。」

她們雙雙撲出，往山道之中一站，鐵鷹伍隆神色一呆，總算及時將馬匹勒住。

「兩位，你們這是做什麼？」

「不做什麼，只是想跟閣下打一個商量。」

「哦，請說。」

「咱們兄弟少了一點盤纏，也需要一匹坐騎……」

「唔！唔，好主意，你們知道在下是誰？」

「不知道。」

「這就難怪了，鐵鷹伍隆兩位可曾有過耳聞？」

「哦，聽說閣下是洗劍莊東方莊主的記名弟子，洗劍莊已經烟飛火滅，閣下好像還混得不錯嘛。」

「你錯了，朋友，家師只是另有高就才放棄洗劍莊而已，不信你瞧瞧這個。」

他由懷中掏出一隻錦旗，迎風一展，現出一條張牙舞爪的金色蟠龍。

諸葛婷啊了一聲道：「蟠龍旗？」

鐵鷹伍隆道：「你說對了，正是蟠龍旗。」

諸葛婷撇撇嘴道：「東方英武果然爬到高枝上去了，不過他縱然賣身投靠也用不着毀掉洗劍莊，我倒有些替他可惜。」

鐵鷹伍隆道：「這就叫做人各有志，兩位如果別無他事，請讓開一點。」

諸葛婷道：「早得很呢，忙什麼？咱們相逢不易，聊聊豈不甚好。」

鐵鷹伍隆道：「對不起，兩位，在下有急事必須儘快趕到安慶，如果誤了事，咱們彼此都有不便！」

諸葛婷道：「哦，說說看，閣下有什麼急事？」

鐵鷹伍隆道：「這是本帮之事，未便奉告，請兩位讓開道路，否則誤了本帮的事，只怕兩位担待不起！」

蕭紅姑哼了一聲道：「姓伍的，別拿着鷄毛當令箭，咱們不吃這一套。」

鐵鷹伍隆道：「這麼說咱們必須見個眞章了，好吧，兩位劃下道來就是。」

他躍下坐騎，拔下肩頭的長刀，面色一沉道：「兩位：保皇帮威震武林，兩位向在下找碴，可曾想到可怕的後果？」

蕭紅姑冷冷道：「少說廢話，咱們軟硬不吃，接招。」

脚下一跨，駢指如戟，逕向鐵鷹伍隆的肩井穴上點去。

鐵鷹伍隆估不到蕭紅姑如此大胆，竟敢赤手空拳對付他的長刀。

沒有不愛惜自己生命的人，蕭紅姑敢赤手鬥長刀，必然有他的仗持，鐵鷹伍隆刁滑得很，這一點他自然能够想到。

因而當蕭紅姑的纖纖玉指距離他的肩頭不足五寸之時，他才以迅雷捷電之勢，全力一刀揮出。

他十分自信，認為這一刀必然可以剁下蕭紅姑的一條手臂。

他的估計差了一點，這一刀沒有碰到蕭紅姑的手臂，只碰到兩隻手指。

而且刀身挾在那兩隻嫩葱似的玉指之中，就像生了根似的，他全力一拉，竟然紋風不動。這下可糟了，他遇到的是深藏不露的絕頂高手。

鐵鷹伍隆能屈能伸，既然技不如人，不妨拿拿言語，套套交情，憑保皇帮的威勢，相信沒有人敢將他怎樣。

可惜他的估計又錯了，他剛剛鬆開刀把，穴道已經受制。

「嗨，朋友，咱們無怨無仇，請看在敝帮份上，高抬貴手，在下必有一報。」

「嗯，話是幾句好話，不過那要看你肯不肯跟咱們合作。」

「沒問題，朋友請吩咐。」

「够朋友，請先告訴咱們，你到安慶有什麼急事？」

「這……好吧，兩位一定要知道，告訴你們也無妨，在下是送一封緊急的信到安慶保皇鏢局去的。」

「哦，信呢？咱們希望瞧瞧。」

「嗨，朋友，這是敝帮的私事，跟你們絲毫無關，朋友何必多此一舉！」

「這麼說你是知道書信的內容了？」

「不，此等機密文件，在下怎會知道內容。」

「那你怎能斷定跟咱們絲毫無關？」

「想當然耳，兩位年紀輕輕的，又不是女人……」

說到女人，他忽然目光一亮，直楞楞的向蕭紅姑諸葛婷一個勁兒的打量。

蕭紅姑伸手摘下包頭的英雄巾，將一頭烏絲披散了下來，然後微微一笑道：「你說對了，咱們正是女的。」

鐵鷹伍隆身形一震道：「姑娘，請恕在下眼拙，妳是……」

蕭紅姑道：「紅巾殺手，保皇鏢局的對頭冤家，現在你不能說那封信對咱們無關了吧？」

鐵鷹伍隆面色灰敗，豆大的汗珠由額頭滾了下來，他怕的就是紅巾殺手，偏偏又冤家路狹。

蕭紅姑不再理會這些，伸手由他的懷

裏掏出一個小包。

那果然是一封密函，內容是說紅巾殺手行踪飄忽，令人捉摸不定，在沒有獲得確切消息之前，叫三寸丁比比高暫時不要起鏢，一切行動聽候指示。

信上沒有署名，只蓋上了一個蟠龍印章。

蕭紅姑將信箋交給諸葛婷瞧過，然後詢問鐵鷹伍隆道：「貴帮帮主是那一位高人？」

鐵鷹伍隆道：「在下位卑職小，從未見過帮主。」

蕭紅姑道：「難道你也從沒有聽人說過？」

鐵鷹伍隆道：「這個……唉，傳說之言，豈能作準。」

蕭紅姑道：「不要緊，你就說說聽來的吧。」

鐵鷹伍隆道：「聽說是藍家堡的藍天大俠。」

蕭紅姑一呆道：「此話當眞？」

鐵鷹伍隆道：「在下只是聽到傳說，是不是眞的在下就無從知道了。」

諸葛婷叱喝一聲道：「藍天大俠是何等人物，豈會當一個邪惡帮派的帮主！你如是再這麼信口雌黃，小心我割下你的舌頭。」

鐵鷹伍隆道：「在下只是聽來的傳說，請姑娘不要見怪。其實保皇帮主就等於當代黑白兩道的武林盟主，名高位顯，尊榮無比，武林羣雄能够不爲所動的只怕不多。」

諸葛婷哼了一聲道：「藍家堡當年遭到暗算，除了藍公子倖免於難外，藍家老幼數十口全部遭到浩刦，你如是再敢侮辱藍大俠，姑奶奶決不饒你！」

鐵鷹伍隆道：「在下怎敢侮辱藍大俠，姑娘不要誤會，不過……」

諸葛婷道：「不過怎樣？」

鐵鷹伍隆道：「這……是非只爲多開口，在下不想說了。」

蕭紅姑道：「只要你說的有理，咱們不會怪你的。」

鐵鷹伍隆道：「姑娘必然知道洗劍莊之事了，人人都以爲洗劍莊烟飛火滅，但家師却當上保皇帮內三堂的首席堂主。」

諸葛婷道：「好吧，咱們不問你這些，你可知道水吼嶺座落何處？」

鐵鷹伍隆道：「水吼嶺在濳水的東北，屬岳西縣管轄，由此地沿官道至高河埠，再向西走就是水吼嶺了。」

諸葛婷道：「水吼嶺必然是個風光宜人的好地方了，否則保皇帮爲什麼會設置一個機構在那兒？」

鐵鷹伍隆道：「這個在下可就不知道了。」

蕭紅姑粉頰一寒道：「姓伍的，如果你想死，你可以不說。」

諸葛婷道：「師姊，此人的骨頭大概在發癢，待小妹治治他他就會說了。」

鐵鷹伍隆連聲哀告道：「請姑娘高抬貴手，在下說實話就是。」

諸葛婷道：「很好，不過咱們不願意受騙，希望你放明白一點。」

鐵鷹伍隆道：「在下不敢。」

諸葛婷道：「好，你說。」

鐵鷹伍隆道：「水吼嶺就是保皇帮的一個特殊單位，名叫『靚妝堂』。」

諸葛婷說道：「是怎樣個特殊了？你說。」

鐵鷹伍隆道：「水吼嶺關防嚴密，警衞森森，如非持有蟠龍金令之人，是不容許進入的。」

諸葛婷道：「你進去過麼？」

鐵鷹伍隆道：「除非是本帮極具權威的人物，或是帮主的親信，才能持有蟠龍金令，在下……咳，差得太遠了。」

諸葛婷道：「那靚妝堂做些什麼？這你總該知道吧。」

鐵鷹伍隆道：「在下如果說不知道，姑娘必然不會相信，如果說知道，也只是些道聽途說而已。」

諸葛婷道：「你儘管將你知道的全部說出，是非眞假咱們會判斷的。」

鐵鷹伍隆道：「靚妝堂主是一位年青美麗的姑娘，聽說是華山掌門的愛女公孫琪兒。」

諸葛婷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等事情？」

蕭紅姑道：「如若這些都是眞的，豈不是天下大亂了。」

鐵鷹伍隆道：「這些只是在下聽來的傳說，但有一點千眞萬確，在下敢以人頭担保。」

蕭紅姑道：「那一點？你說。」

鐵鷹伍隆道：「靚妝堂的副堂主是在下的師姑……」

蕭紅姑愕然道：「東方雲瑛？」

鐵鷹伍隆道：「正是一般人稱爲東方大姑的雲瑛師姑。」

諸葛婷道：「聽說公孫琪兒對易容之術十分高明，因而博得一個千面安琪兒的美號。」

鐵鷹伍隆道：「嗯！這就是靚妝堂的特殊之處了，他們可以將某一個人複製，翻版……」

諸葛婷錯愕良久道：「說下去。」

鐵鷹伍隆道：「在下知道的就只這麼多，已經全部告訴兩位姑娘了。」

諸葛婷道：「還有一點，玉篁竹刀呢？當日你跟楊越由藍少俠的身上盜去，現在藏在何處？」

鐵鷹伍隆道：「已經交還殺手世家的杜門主了。」

諸葛婷道：「你倒是神通廣大，居然能够攀上殺手世家，說，你得到一些什麼好處？」

鐵鷹伍隆苦澀的一笑道：「家師如非獻出玉篁竹刀，只怕當眞要烟飛火滅，家破人亡了，那裏還談得上什麼好處。」

蕭紅姑道：「這我就不懂了，令師既已投効保皇帮，還會畏懼殺手世家？」

鐵鷹伍隆道：「杜門主是本帮的副帮主，並兼任保皇鏢局的局主，家師怎能不怕？」

蕭紅姑道：「原來如此。」

她語音未落，忽然一指點出，鐵鷹伍隆面色大變，他想說什麼，但一語未出就倒斃下去。

蕭紅姑一嘆道：「我雖是不想殺人，但不能讓他將咱們的一切洩漏出去，這樣只好委屈他一下了。」

諸葛婷道：「殺了也好，此等害羣之馬，留下來對江湖並沒有好處，好，咱們走吧。」

她們騎上鐵鷹伍隆留下的馬匹，逕向高河埠奔去。在高河埠打了一個尖，就直奔水吼嶺。

這一路之上，她們幾乎沒有交談，由於鐵鷹伍隆說出的消息，使他們心情的沉重達到極點。

現在她們惟一的希望是救出藍也白，其他的問題只好擺在一邊再說。

第二天的午間她們趕到了水吼嶺，此地是一個山鎮，只有四十幾戶人家。

一個偏僻的山鎮，自然談不上什麼商業了，但它却有兩樣生意頗爲出色。一是酒館，二是賭場，居民只有四十幾戶，酒館倒有十戶之多。賭場共有四戶，整天人來人往，眞箇熱鬧非凡。

蕭紅姑與諸葛婷找了一家較爲清靜的酒館，要來酒菜，邊吃邊聊。

諸葛婷向酒館的食客打量一眼，道：「師姊，想不到一個窮鄉僻壤的小鎮，酒館竟如此之多。」

蕭紅姑娘道：「我想他們的顧客，必然來自保皇帮的靚妝堂，否則單憑山區的居民，那裏用得到十家酒館。」

諸葛婷道：「師姊說的不錯，看來咱們倒不必多費口舌了。」

她的意思是跟着靚妝堂的人走，自然不必多費口舌去打聽，想不到她語音才落，就來了幾個找碴的。

來人是一個年約四旬，白面無鬚的灰衣大漢，他身後還跟着四個懷抱長刀的勁裝漢子。

灰衣人在她們桌前一站，口中嘿了一聲，道：「兩位是那兒來的？好像面生得很。」

蕭紅姑道：「咱們兄弟來自洛陽，怎麼，有什麼不對？」

灰衣大漢道：「有一點點不對，咱們這裏不歡迎外人。」

蕭紅姑說道：「哦，這話怎麼說？莫非水吼嶺藏垢納污，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地方？」

灰衣大漢怒叱道：「說話小心一點，朋友，否則這水吼嶺就是你們的長眠之地了！」

蕭紅姑道：「這就怪了，咱們兄弟喜愛山水，走遍不少名山大川，像閣下這麼不講理的，今天才是第一次碰到。」

灰衣大漢道：「你說對了，如果你們再不快滾，更不講理的還在後頭呢！」

蕭紅姑面色一變，正待出手給對方一點懲戒，諸葛婷急伸手一攔道：「算了吧，大哥，强龍不壓地頭蛇，咱們何必跟他一般見識，走就走吧，天下靈山勝景多的是，咱們到別處逛去。」

蕭紅姑明白諸葛婷的心意，也就不再說什麼，掏出一塊碎銀丢在桌上，抓起包裹兩人走出了店門。

諸葛婷牽着拴在店外的馬匹，兩人邊走邊聊。

「師姊，咱們找個地方躲起來，盯着那灰衣大漢，我想他必然是靚妝堂的。」

「好，那邊有一個山峯，居高臨下，不怕他逃出咱們的視綫。」

那座山峯不太高，也不太遠，但却頗爲隱僻，的確是一個藏身的好地方。

她們將馬匹放開讓牠自由活動，今晚可能用牠不到，只好不管牠了。

等人是一件苦差事，她們却必須等下去。直到日影含山，她們終於等到了。

蕭紅姑道：「走，咱們跟上去。」

翻過兩座山頭，遠遠瞧到一個谷口，是那名灰衣漢子，帶着四名抱着長刀的漢子出鎮口向北邊走去。

四名身揹匣弩，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在谷口担任守衞。

她們跟踪的五人在谷口一丈之外便已停了下來，然後一個一個的通過谷口，並須亮出他們的腰牌。

諸葛婷瞧了一陣道：「師姊，咱們失算了，適才應該在路上放倒他們的。」

蕭紅姑搖搖頭道：「有腰牌不見得就能順利通過的，咱們還是繞到谷後去瞧瞧吧。」

她們繞到谷後，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好在還有一點朦朧的月色，憑她們敏銳的視力，黑夜還不致妨碍她們的行動。

但谷後立壁千仞，根本無路可通，經沿谷尋找，最後終於找到一個傾斜度較小

學打功夫一生受益

麥海雲

從現實生活的許多個角度看來，練習中國功夫確是有些好處的，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如果手脚靈活，馬步方面還有些基礎，那就可以避免許多不測之憂，從搭電車巴士說起，有時偶然搶着搭電車巴士，剛剛伸手抓到車上的橫鐵，那一輛車已經開動，這時必須有認眞快速的決定，倘不是雙手發力，把自己抽高，塞進車廂之內，就要馬上鬆手，如果在年輕時期有各種球賽的經驗，或者眞眞正正學習過中國功夫，到了那時，就會做出最敏捷的決定，假如那雙手有勁，即時知道自己有沒有力量把整個身體提高，塞進車廂之內，最巧妙的方法就是把左手搭在右手之上，只用右手去施展提勁，就能够達到目的，很平安的進入車廂，這種提勁並非一定要學習過中國功夫才能够施展出來的，打槓架，舉重，或者其他的健身運動，都能够達到目的。

因此之故，年輕的時期如果肯多做一些健身運動，或者打功夫，確是有利的，上了年紀，即是說超過花甲之齡，如果平時肯多做一些健身運動，不會血管硬化得那麼快，同時講話不會氣喘，工作效率也增加了些，假定他一向打功夫，那種受益就更加多，故此，不妨作一句總結，打功夫對你一生都有帮助。

的陡坡。

只不過這片斜坡之上，佈有伏弩，陷阱，响鈴等機關，當得是荊棘載道，步步危機。

蕭紅姑一嘆道：「看來除了硬闖谷口，咱們只怕別無選擇了。」

諸葛婷道：「別灰心，師姊，妳瞧，谷裏的那個小土山，距咱們這兒有多少距離？」

蕭紅姑道：「至少在四十丈以外，咱們不可能躍過如此寬闊的距離。」

諸葛婷道：「如果以掌力相送呢？」

蕭紅姑道：「不錯，我怎麼沒有想到呢？」

語音一頓，忽然又搖搖頭道：「那不行，這樣只能過去一個。」

諸葛婷道：「先過去的，身上可以帶着一條籐索。」

蕭紅姑大喜道：「還是妳的心思細密，咱們現在就找山籐吧。」

找山籐並不困難，片刻之間就找到五十餘丈，諸葛婷道：「師姊，依小妹猜忖，谷中之人，也會防範有人以掌力相送，因此，咱們到達土山之時，必須直接飛上那株大樹，千萬不可踩着地面。」

她說話之際，已將山籐的一端盤在腰上，然後吸了一口長氣道：「師姊，待小妹到達那顆大樹，妳就將山籐在腰上盤牢，我就可以拉你過去了。」

她們就這麼借力使力，先後躍上了那顆大樹，再運目向地面一瞧，不由吸進一口寒氣。

諸葛婷沒有猜錯，三丈方圓之內，遍地伏弩，機關重重，只要踏上一脚，必然難逃大難。

現在的問題就簡單了，由樹上凌空下躍，三丈距離，自然輕而易舉。

沿着一條小徑走下土山，她們依然不敢絲毫大意，當眞是步步爲營，行動十分謹愼。

經過一片疏疏落落的樹林，到達一排房屋之前，在確定四週無人之後，她們才撲到一塊長窗之下。

這是一排以堅石砌成的房屋，門窗緊閉，外面還加着一把大鎖，顯然這必然是儲藏物品的庫房。

距庫房約莫十丈，是一幢高大的樓房，但警衞森嚴，巡卒往返不斷，要避過這般警衞將十分不易。

她們借着樹蔭掩蔽，轉到高樓的一側，待巡卒通過的一瞬之間，像夜鷹一般撲上牆頭。

下面是一片頗具規模的花園，假山荷池，景物不殊。

經過一道圓形拱門，是一條頗爲曲折的走廊，兩側房間很多，但既無燈光，也聽不到半點聲息。

也許夜深人靜，房中人已入夢鄉，不管怎樣，爲了營救藍也白，她們不得不逐房查看。

及推開一扇房門，目光所及，她們幾乎驚叫出聲。

房裏沒有點燈，但微弱的月色，仍可分辨裏面的景物。

最初她們以爲瞧到無數人頭，及定眼一瞧，敢情是懸在牆壁上的臉譜。

這些臉譜製作得十分生動，其中有些是他們認識的知名人物，臉型眉目無一不維妙維肖，如若讓它們出現江湖，豈不是天下大亂？

諸葛婷道：「師姊，咱們不能留下這些，公孫琪兒爲虎作倀，也留她不得！」

蕭紅姑道：「不錯，只是在沒有救出藍也白之前，咱們不能打草驚蛇。」

諸葛婷道：「師姊說的是。」

她們走出臉譜室再逐屋查看，發覺有「皮膚潤色室」，「骨骼矯正室」，「服裝室」，「兵器室」，對喬裝改扮一道，可以說包羅萬象，應有盡有，想不到公孫琪兒竟是如此的可怕。

最後她們發現有一個房間燭影搖紅，於是悄悄的向那兒奔去。

她們剛剛伏到窗下，室內忽然傳來一聲冷哼，道：「公孫琪兒，妳敢瞧不起老衲？」

那是一個蒼老的聲音，正在怒責公孫琪兒，但語聲入耳，諸葛婷竟然神色大變了。

蕭紅姑發覺諸葛婷情形有異，急以傳音詢問道：「有什麼不對麼？師妹。」

諸葛婷道：「適才說話的像我爹。」

蕭紅姑道：「會有這等事？不過此地眞假難辨，咱們先聽聽再說。」

此時公孫琪兒的聲音也傳了出來，道：「佛門三魔雖是名滿江湖，但丐帮帮主也不會辱沒你白眉大師，本堂主忍耐力有限，希望大師不要自誤！」

諸葛婷暗暗吁出一口長氣，總算她爹沒有遭到這般人的毒手。

她暗自慶幸之際，蒼老的聲音又傳出窗外，道：「不錯，老衲只是一個魔僧，的確不能與一帮之主相比，正因如此，老衲才不敢冒充諸葛大俠。」

公孫琪兒道：「白眉和尚，本堂主告訴你，咱們將你改造費了不少手脚，你如若一再堅持，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本堂主再給你一天時間，希望你能够變得聰明一點。」

話已說僵，公孫琪兒可能會退出房外，蕭紅姑姊妹立即縮身後竄，躲進牆角的暗影之中。

公孫琪兒果然出來了，兩婢持燈前導，向另一端匆匆走去。

蕭紅姑道：「師妹，白眉大師與我有舊，咱們去救他出來。」

諸葛婷道：「好的。」

她們先在窗隙中瞧着，房中只有一個身着灰衣的老人。

蕭紅姑推開房門，微微一笑道：「恭喜你了，大師，魔僧變成帮主，越混越有出息了。」

白眉大師一怔道：「紅姑？妳是怎麼來的？」

蕭紅姑道：「別問我怎麼來的，先說你需要什麼帮助？」

白眉大師道：「他們點了我幾處穴道，說什麼我也衝它不開。」

蕭紅姑抓着白眉大師的腕脈運功一試，不由柳眉一蹙道：「這果然麻煩得很，師妹，妳替咱們護法，我想助大師一臂之力。」

諸葛婷道：「好的，師妹。」

她雖是答允爲他們護法，却呆呆的瞧着白眉大師，雙目淚光瑩瑩，情緒顯得十分激動。

白眉大師喧聲佛號道：「妖魔橫行，連佛門弟子也難以避免，令尊却能洞燭機先，及早引避，女施主應該替他高興才對啊。」

諸葛婷啊了一聲道：「多謝大師。」身形一轉，閃身奔向門外。

蕭紅姑與白眉大師相與一嘆，父女連心，這實在怪她不得。

接着他們收攝心神，開始運功起來。

約莫頓飯時間，終於功德圓滿，白眉大師再度喧聲佛號道：「紅姑，老衲欠妳的，妳說，要老衲替妳做些什麼？」

蕭紅姑微微一笑道：「欠我的不要緊，做你該做的就是，師妹，咱們找藍也白去。」

出房之後不久，就遇到一條岔路，蕭紅姑道：「師妹，妳左我右，咱們在前面會合。」

諸葛婷道了一聲好，立即展開身形，向左面的走廊奔去。

經過幾個房間，她沒有發現藍也白，但一股熟習的笑聲却將她引了過去。

她由一個房間的窗隙向裏面瞧看，瞧到一名青衫少年正在與一名紫衣女郎飲酒作樂，她只瞧了一眼，但覺怒火焚心，再也忍耐不住。

嘭的一聲巨响，一脚踹開了房門，她像狂風一般的捲了進去，房中的男女，微微一呆，她已一掌將紫衣女郎震得飛了起來。

「大哥，你竟然如此墮落，什麼女人都要！」

她的怒火平熄了不少，兩行淚水却情不自禁的洒了出來。敢情青衣少年是藍也白，這就難怪她會妒火中燒了。

藍也白呆了一呆，忽然一把摟過她的嬌軀道：「妹子，這妳不能怪我……」

的確不能怪他，他身中邪毒，情非得已。

諸葛婷原諒他了，只要能够找到他，心頭懸起的石頭總算放下來了，其他的又何必深究？

因此，她帶着幾分嬌羞，柔順的依偎過去。

也許藍也白飢渴過久吧，他一隻手在爲諸葛婷解除衣衫，另一隻手逕向那個地方摸去。

得意之人最易忘形。

一個美似天仙的姑娘送上門來，他如何能够不得意？

只不過他的得意太早了一點，還沒有嚐到甜頭，腰際就感到一陣劇痛。

「啊，妹子，妳這是做什麼？」

諸葛婷離開他的懷抱，理好衣衫，然後揮出兩掌。

這兩掌快得如同電光石火，藍也白竟然躲避不過，劈拍兩聲脆响，他被打得滾倒在床榻之上。

「說，你是誰？」

「我？咳，妹子，我是金陵公子啊，莫非妳還不知道我是誰？」

「你爲什麼要冒充藍也白？」

「這個……可不是我願意的，憑我金陵公子，何必要冒充一個無名小卒？」

「哼，金陵公子算什麼東西，居然敢說我大哥是無名小卒！你說，我大哥現在那裏？」

「藍少俠原來是姑娘的大哥，勿怪姑娘會如此美麗……」

「少廢話，快說我大哥在那裏。」

「姑娘問錯人了，在下怎會知道？不過在下可以指點姑娘一條明路，妳可以去找此地的主人。」

「公孫琪兒？」

「不錯。」

「她住在何處？」

「樓上，妳出門向右轉，順着走廊前進，約莫十五六丈就可以見到樓梯了。」

「多謝……」

謝字尾音還在空際飄蕩，她已一指點了出去。

「哎……姑娘……妳……」

諸葛婷點了金陵公子的死穴，他有點不解，才斷斷續續的提出詢問。

「對不起，金陵公子，你冒充我的丈夫，我不能讓你再活下去。」

她不再理會金陵公子的死活，閃身出門，逕向右側走廊奔去。

她果然找到了樓梯，小心翼翼的摸了上去。

樓上有警衞，只是兩個。

她沒有費多大的手脚，就悄悄的將警衞放倒，然後彈身而起，撲到一扇燈光搖曳的長窗之前。

此時一股冷笑之聲由房裏傳了出來，道：「不要愚蠢，蕭姑娘，妳救不了姓藍的，也必然逃不出本谷，放下寶劍吧，看在家母與令堂交往的一點情份，我不會虧待妳的。」聽口吻，此人可能就是公孫琪兒。

接着蕭紅姑道：「有一件事妳沒有弄明白，要不要我告訴妳？」

公孫琪兒道：「說吧，小妹在洗耳恭聽。」

蕭紅姑道：「妳們谷中的警戒，妳必然認爲十分嚴密的了，是麼？」

公孫琪兒道：「可以這麼說，本堂設立迄今，能够闖進來，逃出去的，必然不是活人。」

蕭紅姑道：「任何事都會有個例外，今晚我不只是活着闖了進來，而且還能斷定妳瞧不到明天的日出，妳信是不信？」

公孫琪兒道：「這個麼，我倒是有點不……啊……」

她原是想說不信的，但信字還未說出，她就發出一聲痛苦的驚呼。

敢情她的喉頭之上，插上了一隻鳳眼神釵，那個信字她如何還能說出？

這自然是諸葛婷的傑作了，鳳眼神釵是她的獨門暗器。

原來她由窗隙窺探，已經將房中的一切瞧個明白，藍也白坐在一張圈椅之上，垂眉闔目，有如老僧入定一般。

他還是一領青衫，還是豐神若玉，只是面頰有些蒼白，也顯得消瘦了幾分。

公孫琪兒立在藍也白的身後，手掌壓在他的百會大穴之上，只要眞力一吐，藍也白就會立即喪命，勿怪蕭紅姑投鼠忌器不敢妄動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羣魔亂舞（完）

馮嘉·文　子成·圖

泥淖葬身　報應逼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佩碧被李先生的手下擄去，從搜出她的租單上得知她與胡少輝的住處，遂派阿輝、阿池按址前去綁架胡少輝，却撲了一個空，反被胡少輝誘殺阿池。阿輝急將情形報告李先生，說他即要離開這城市，並勸李先生立刻帶了碧佩暫時躲避。於是李先生便帶了佩碧與林明山他去……

車子是沒有窗子的，所以車子究竟經過一些什麼地方，他們都看不見的。在車廂之內的人，是祇有李先生知道車子的目的地是何處了。

後來，車子到達了目的地，停下來了，李先生首先下車，林明山給帶下車，而佩碧亦是給從車上連同椅子搬下來了。他們此時又是到了另一座貨倉了，又沒有窗口可以望出外面，所以他們是無法可以看出這貨倉到底是在何處的。

林明山給帶到後面去了，李先生把塞着佩碧的咀巴的布取下來，以充滿怒氣的眼光瞪着她，兩手叉在腰間。佩碧也是毫不畏怯地瞪着他。林明山說：「胡少輝早已經有準備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對你知道得很多！」佩碧冷笑道。

「別騙我了，」李先生說：「假如你們對我們知道得很多的話，那胡少輝就不要在你的家出什麼詭計，他會先來救你的。你一定有辦法通知了他！」

佩碧微笑：「你倒是沒有猜錯的，我是打電話通知了他！」

「你並沒有機會打過電話！」李先生說。

「你的手下都是飯桶，」佩碧說：「我在那間百貨公司裏的時候是進過洗手間的。」

「那裏的洗手間裏並沒有電話！」李先生說。

佩碧哈哈笑起來了。這使李先生的臉一陣怒紅。

他想伸手出去摑她，然而却有一種奇怪的顧忌使他不敢動手。顯然胡少輝在電話裏的恫嚇是多多少少有點效力的。他深吸一口氣，又說：「那裏面並沒有電話，我知道的。」

「那裏面有的是人，」佩碧說：「女孩子。我們女孩子與女孩子之間是比較容易談得來的。雖然是陌生人，也一樣。我在洗手間裏向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孩子求助，叫她出去時替我打這個電話，替我講幾句話，就是這樣簡單！」

李先生的臉脹得更紅。他雖然很能幹，經驗豐富，但他並沒有過做女孩子的經驗，所以他也沒有料到這一點了。現在佩碧講出來，他就想到這個方法果然是可行的。

他不知道的就是，佩碧對自己這個辦法也一直不放心，不知道那個陌生的女孩子是否眞的會替她做這件事。現在聽李先生這樣講，她就知道她是成功了。胡少輝已經逃掉了。她也舒了一口氣。

「你還是告訴我他會在什麼地方吧！」李先生說道：「不然的話，你馬上就會死！」

「對不起，」佩碧說：「你不是一個笨人，你也應該想得到的，我已經在你的手中了，他知道的，假如我們有別些相會的地方，他還敢去嗎？」

李先生當然是想到這一點的。以他的經驗，他不會不明白這種事情，因此他亦因爲他這一問而感到傻氣了。

佩碧說：「我看你還是放了我吧，不然他就會找到來，他會把你殺死的！」

李先生終於沉不住氣了。他的拳頭一揮，擊在佩碧的臉上。佩碧連同椅子翻了一個跟斗，倒在地上，暈過去了。

李先生深呼吸着。他覺得比較舒服一點了。由於他是一個已經習慣了擁有權力的人，佩碧的態度是他無法容忍的。他的呼吸漸漸平復下來，鎭靜地想了一陣，然後就走出去，拿起電話。

× × ×

此時，胡少輝仍然是逗留在他的住處的現場附近。

他也正在動着腦筋。他的槍已經不是帶在身邊了。這是第一件他要暫時放棄的東西，因爲他是不能夠再把槍留在身邊的，經過了剛才那件事情之後，他一定很有被搜身的機會。事實上他現在已經看到有

不少人在給搜身了。

他仍然有胆量留在那附近，是因爲他相信對方不會有很多人認得他的樣子。他們不大可能有他的照片，雖然他不知道佩碧又是怎會給捉到了的。他相信要認得他的樣子的人才能指出他是誰，而認得他的樣子的人，他亦是很可能會認得他的。於是他就有胆量留下來了。

看熱鬧的人也很不少，他可以冒充爲看熱鬧的人。

他是有理由逗留在現場附近的，他的理由就是一如那個阿輝所猜的，他要找一個人告訴他佩碧是給收藏在什麼地方。不過，他的對象却不是阿輝。阿輝會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人，而且阿輝也是一個太明顯的對象了。他不知道阿輝却正是担心自己成爲這個對象，所以他也不明白阿輝怎麼這樣久還未出來了。

胡少輝選中的對象就是其中一個跟隨着阿輝來的手下。這個人是在附近監視着，準備着應變的。他看着警車來，把屍體載走。他也不大清楚發生了什麼，但由於這是與他的任務無關的，他就不管了。

他祇是守着他的崗位，做着他自己的工作。

後來，他終於看見阿輝也出來了。阿輝匆匆給押上了一部警車。這部警車當然就是把阿輝帶回警局去問話。

這是正當的手續。不正當的手續就是他到了警局之後就可以透過李先生的關係而逃離這個地方。

這也就是爲什麼胡少輝不把阿輝作爲對象了。

這個給胡少輝認定了爲對象的人在看着阿輝走了之後就感到有點徬徨了。他馬上到就近的地方借了一個電話打回去向李先生請示。

他找不到李先生，但是他找到了一個他的上級。

那個上級告訴他的也不清楚。這個人告訴他事情有變，暫時不需要他了，他用不着繼續下去，假如需要他的時候，自然就會再通知他。

那人祇好暫時回家。他並不是一個家庭式的人物，他回家去也是沒有什麼趣味的，這樣一個人不能夠就這樣在家裏躺在床上睡覺的，於是他便去找尋一些屬於他這種人的典型娛樂，那就是賭博。

他在那個地方賭的就是馬將。這是最容易消磨時間的玩意。他打完了一場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還是沒有進一步命令下來，於是他就決定去吃一頓晚飯。

但他這頓晚飯是沒有吃成功了。他經過一條暗巷的口頭的時候，忽然一個人閃出來，跟在他的後面，他也沒有在意，這個人跟上了他，忽然一件硬硬的東西抵在他的背上，這人低聲說：「不要亂動！」

然而在他還未能够亂動之前，這個人已經一手伸進他的衣服內，把他的槍取出來了，用這槍抵在他的背上。他馬上明白了，後面這個來人身上是沒有槍的；不過是要借用他的槍吧了。他因而也知道後面這個人必然就是胡少輝。但知道也沒有用了，總之他的槍是已經到了胡少輝的手中。他全身的汗毛直豎，吶吶着說：「不要開槍，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的！」

一個人最怕就是死，當面臨死亡，而他又沒有什麼很充足的理由需要盡忠的時候，他就不打算盡忠了。

「走吧，」胡少輝說道：「繼續向前走吧！」

那人依着胡少輝的推使向前走，走到一部停在黑暗之中的汽車。胡少輝又命令道：「拉開車門，滑過去，坐到司機位置上。」

那人照辦了，而胡少輝則坐上了車子的後座，把一串車匙遞上前，說：「好了！開車吧！」

那人把車子開動了，而且依着胡少輝的指示開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

「好了，」胡少輝說，「那位小姐給關禁在什麼地方？」

「我祇是奉命行事，」那人說，「你不要殺我，我跟你是無仇無怨的！」

「我問你小姐在什麼地方。」胡少輝說。

那人匆匆忙忙地把佩碧藏身之處說出來了，那是說前一個藏身之處，胡少輝說：「她現在還在那裏？」

「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那人說，「這不關我的事，我又沒有回過去。」

胡少輝又問他是誰主持這件事情的，因爲胡少輝覺得反抗力忽然强起來了，這並不是普通人指揮得到的事，並不是名單上的人所能做到的。胡少輝知道他是已經把做得到這事的人消滅了。

那人告訴胡少輝那是李先生主持的，李先生是什麼人他並不知道，他是本地人，李先生則是外來的。李先生帶來了好一些不是本地的槍手，例如闖進胡少輝的屋子裏那兩個就是，他是願意盡他的能力去把他所知的事情告訴胡少輝的，可惜他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他還勸胡少輝小心一點，一個人衝進那貨倉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那裏會有很强的抵抗力。

「謝謝你！」胡少輝說，「既然你這樣合作，我也不忍心把你殺掉了，」說完了，槍在那人的後腦上一敲，那人兩眼一翻，便軟倒下來，暈過去了。

那裏僻靜無人，正好做事，胡少輝把那人從車上搬下來，綑好了，也封了咀巴，就收藏在車尾的行李廂之內，他沒有別的好地方收藏這個人，就祇好把這個人帶在身邊，他這部車子也是租回來的。

他並不只租了一部車子，他另外還租了這一部，不過一直放着不用，以備不時之需，現在，他倒是用得着了。

他把車子開到市區，在一條街的停車位上停好了，下車，走到對街，進入一間皮具店，他還算來得及時，那間皮具店還沒有關上門。

胡少輝走進去，那間皮具店的店員就對他笑臉相迎，胡少輝說道：「我的箱子呢？」

「在這裏！」那人拿出了一隻簇新的旅行皮箱。

胡少輝付了錢，拿了箱子出去了，回到車上，這隻簇新的皮箱裏就是放着他那隻裝槍的較小皮箱。白天，他就是携着那隻小皮箱進入皮具店，選購了這一隻較大的皮箱，連同小皮箱寄放在那店裏，聲明晚上來拿，因爲他要趕晚上的飛機，又有

事辦，沒有時間拿回家，他裝出一副出門人的忙碌樣子，皮具店的人也沒有懷疑。槍放在那裏，是很安全的，現在要用，他就取回了。

他把車子開到那座貨倉的附近，停下來，遠遠地看着，一面把小皮箱從大皮箱中取出來。

那貨倉很靜，大門關着，附近完全不見有人。他小心地看着，找尋可疑的形跡，以及一條可以讓他進去的路。

在他能够看得出什麼之前，一部車子緩緩駛來了，在他的車子旁邊停下，胡少輝馬上伸手進小皮箱裏拿住其中的一把手槍。

那開車的人悄聲說：「佩碧不在那裏面。」

「你！司馬洛！」胡少輝低聲叫起來：「你在這裏幹什麼？」

「跟我來吧！」司馬洛說着又把車子開動。

胡少輝也開動車子跟着他。

司馬洛的車子開進了一座露天停車場，在一個停車位上停下來，那裏有好幾個相連的停車位都是空着的，所以胡少輝可以在他的旁邊停車。

司馬洛下車，走過來，坐上胡少輝的身邊，胡少輝看着他，司馬洛說：「我知道你是不喜歡我插手的，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你得改變主意。」

胡少輝聳聳肩，道：「我的確需要帮忙。」

「佩碧很機警！」司馬洛說：「她不但叫人打了電話給你，而且也打了電話向我求救。」

「但是──你怎麼找得到我？」胡少輝問。

「我在兩天之前已經來了。」司馬洛說，「而且我一直不放心，所以我一直叫人在這裏留心着。」

「那你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胡少輝問。

「她已經給搬到了另一個地方。」司馬洛說，「但捉她的人沒有通知手下，假如你闖進那貨倉，你是闖進陷阱了。」

胡少輝咬一下唇：「這個李先生，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我倒沒有想到這裏會有這麼厲害的人。」

「這位李先生是這裏的新後台。」司馬洛說，「舊人已經沒有能力掌權了，李先生抓着權力，當然有權利必有義務，既然有事發生，他就要負責解決，所以他就要出現了，他從外面帶來了一些好手。」

「這個人眞不容易應付。」胡少輝說道。

「你也應付得很好了。」司馬洛說道，「不過事起倉促，你沒有足够的時間準備。」

「他們是怎會找到佩碧的呢？」胡少輝問。

「這與林明山有關！」司馬洛說，「林明山給李先生召去了之後他們才找到佩碧的。也許是林明山認出了佩碧。」

「唔，她到過林明山的店子。」胡少輝說，「我早就覺得這一點不大妥當了，我是可以感覺出來的，但是，你看着她給捉去了也不加制止？」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們的人當時也是不敢動手的，而且，我也是爲了這位李先生而來的，所以我不是今天才來，而是早已經到了，我得肯定這個李先生是在什麼地方，你用不着担心，他在未找到你之前是不敢傷害佩碧的，起碼今天不會，萬一情形不對時，他還可以把佩碧拿在手中威脅你。我祇是遺憾我來不及制止他殺死趙厚德，我們並沒有想到需要監視趙厚德。」

胡少輝沉默了一會，然後說：「對不起，我還是不大能够跟你合作的，我們的方法不同。」

「怎樣不同？」司馬洛問。

「我並不打算把這位李先生抓進監獄。」胡少輝說。

「我也沒有。」司馬洛說，「因爲這裏的監獄不是用來關他這種人的。除了你那種辦法之外，我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那很好。」胡少輝說，「我們還是不要浪費時間吧！」

「我們進攻那座貨倉。」司馬洛伸手一指。

「那座貨倉？」胡少輝詫異地說：「你說佩碧並不在那裏。」

「他要你以爲她在那裏，」司馬洛說，「那你也要使他以爲你是中計，那麼，佩碧那邊他就不會提防，他以爲你是祇有一個人。」

「對了，」胡少輝說：「這個主意也不錯。」

× × ×

幾分鐘之後，胡少輝的車子就到達了一個距離那座貨倉相當遠的地方去。他把那隻新的皮箱托起，擱在車窗上。手就在皮箱之內拿着那把大的手槍，他放槍，那皮箱的蓋子上就穿了一個洞，就像皮箱是一隻巨大的滅音器似的，槍聲很輕微，但是，槍咀上本來是已經有滅音器的，那皮箱的作用，實在乃是爲了制止槍咀的火光外洩。

威力强大的槍彈使貨倉那木門上的鎖整個跌進了門內，成爲一團扭曲的金屬。胡少輝把槍略爲提起，再扳了一次槍機。這一次，樓上的窗門碎了。

胡少輝就馬上就把車子開動了。

這兩槍使貨倉中的人都大爲吃驚了。他們果然是正埋伏在那貨倉的裏面等着胡少輝進入這個陷阱的。這兩槍却不是他們預算中的行動，他們以及李先生的猜想都是胡少輝會想一個辦法潛進這貨倉之內，但是胡少輝這兩槍，却似乎表示他是正要作正面的進攻。

他們甚至已經算好了胡少輝會從那一條路潛進來，貨倉的後面是有路可以爬牆進去的。他們準備胡少輝從這條路爬進去的時候，就一下子把他解決了。

然而現在這突如其來的發展，却明顯地是令他們措手不及的了。埋伏在貨倉之內的幾個槍手在裏面跑來跑去，都跑到樓上有窗口的地方向外面望。

這却是一個非常不智的做法。

另一隻窗子破碎了，而把這窗子射碎的槍彈，亦同時把窗內那個正在向外張望的槍手射得尖聲大叫，倒下來。他的同伴們馬上把他拖走，而其他的人亦不敢再在

窗口張望了。他們立即用無綫電與外面埋伏的人聯絡。

他們亦有幾部車子是停在貨倉看不見的地方的，祇要等一聲令下，就會向貨倉包圍過來，現在他們就也要改變原來的計劃，而改爲在附近巡遊着，找尋胡少輝的踪跡了。

他們却找不到。

跟着，又有兩顆槍彈射中了貨倉的窗門。

沒有槍聲，那槍彈的來源是很難確定的。

這些人都亂作一團了。

汽車上的人咬牙切齒，小心地要找出胡少輝的所在，然而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跟着，忽然之間，一部汽車的車頭擋風玻璃碰碎了，開車的人肩上冒着血跌向旁邊，車子失去控制，撞向路邊。

坐在旁邊的另一個手中的槍也幾乎走了火，幸而撞得不太重，他並沒有受傷。

他連忙抓起無綫電話與大家通話。他說：「他一定是瘋了，他在亂射一通！」

李先生的聲音也從無綫電中傳出來了。他說：「加緊巡邏吧！他一定是急得沒有辦法，發狂起來了，他這樣做是沒有作用的。你們祇是要小心別給他捉住！」

那個受了傷的汽車司機給他的同伴拖出了車子之外，另一部車子也趕到，把他們接載了。

他們都是心驚胆戰的，因爲，既然其中一部車子中了槍，另一部車也難保不會中槍的。

但是李先生命令他們在這裏埋伏等胡少輝，他們也絕對不敢離開了。

另一方面，在那另一座貨倉裏，李先生是用無綫電留心着那些人的發展。那些人並不知道李先生是在什麼地方，李先生祇是可以用無綫電話與他們聯絡吧了。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那些人，即使被胡少輝捉到了，他還是不能够把佩碧的所在招供出來，然而有什麼變化，則李先生還是可以知道。

李先生就是從無綫電中知道，胡少輝是出現了。雖然胡少輝並沒有中計，但是胡少輝正在開始進攻。胡少輝雖然本領不差，但是以寡敵衆，少輝怎麼會做這麼笨的事情。這樣硬攻是攻不進去的。尤其是佩碧還是在對方的手中。

不過，李先生還是沒有懷疑這是聲東擊西之計，因爲他知道胡少輝祇有一個人，胡少輝的老父是有病的，這是林明山說的，這個老人起不了什麼作用，沒有能力參加這種行動，因此胡少輝也不會把他帶來。

李先生從無綫電中聽到胡少輝還是繼續一槍一槍地向這貨倉射擊，就也與他的手下作了一個相同的結論，那就是，胡少輝一定是已經瘋狂了。祇要找到他放槍的所在就行。

他當然沒有辦法知道還有司馬洛這個人，而司馬洛是有許多人協助的。正在放槍的乃是司馬洛的人，他們躲在一些很安全的地方，輪流間歇地放一陣槍，而不同時放槍，使對方不會懷疑他們是有一個人以上。

這樣就使李先生手下那些人疲於奔命了。

胡少輝這樣從不同的方向放槍，一定要不斷地跑來跑去，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比他們更忙的，然而他們却無法把胡少輝截住，也看不到他的踪跡。

李先生所在的那座貨倉也是有一條後路可以潛進去的，他却沒有加以防守，因爲他不認爲有人知道他在這裏，知道的人都在這裏，沒有機會把秘密洩漏出去。

這貨倉的後路，現時就正有一個人潛入。

李先生的身邊有三個槍手在着，這是與阿池他們同一級的。最好的人，他總是留在自己的身邊。

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當他正在凝神留心着無綫電中傳來那邊的戰情時，忽然之間，貨倉的大門砰砰地穿了幾個大洞。

他和他那三個手下都馬上轉過去，並且仆倒在地上，以防射進來的槍彈擊中自己。

「媽的！他來了！」李先生低聲叫道，雖然他不明白胡少輝怎麼走得那樣快。

那貨倉的門本來是可以用一條橫木門閂住的，但這橫門並沒有閂上，而現在去閂也太遲了，門上的鎖已給打脫了，門是隨時可以推開的。

三把槍都對着門口，假如胡少輝闖進來，仍然不容易活着。

「那女的！」李先生低聲命令：「把那女的帶出來！」

兩把槍仍然足够抵擋住門口，佩碧到他的身邊，是可以令他更加放心的。

其中一個槍手跳起身，彎低着身子跳向貨倉後面的房間，忽然，他叫一聲「喔」，整個人離地飛起，打了一個轉，跌回頭，仆在地上。

他的身下有一灘很快擴大的血，他已經不動了。

李先生和餘下的兩個槍手連忙跳起身轉過去。

「撲撲」兩聲通過滅音器的槍響迎接他們。

李先生冷汗直冒，滿心以爲自己是會中槍倒地了。

但是中槍倒地的祇是他那二個槍手。來人的槍法是非常準繩的，那二個槍手是永遠沒有還擊的機會了。

李先生僵在那裏，直至肯定自己不會倒下來，而又沒有痛苦來臨的時候才知道自己並沒有中槍的。

「胡──少輝？」李先生吶吶着問，雙手擧起來。

「錯了，」那人說，「胡少輝是在門外，」他提高聲音叫道：「好了，你可以進來了！這個人是司馬洛！」

幾秒鐘之後，胡少輝推開大門進來了，他隨即又把大門關上。

「搜搜他吧！」司馬洛說，「不過我看他不像是携有武器的！」

胡少輝走過來在李先生的身上搜了一遍，搖搖頭，「沒有武器。」

「你進去把佩碧解開來吧！她在裏面！」司馬洛說。

胡少輝匆匆走進去了，司馬洛的槍垂

下來，冷冷地看着李先生，李先生苦着臉：「你究竟是誰？」

「我以爲你起碼會認得我的樣子的！」司馬洛說，「你找了我很久，我也找了你很久了。我叫司馬洛。」

「我不認識你。」李先生搖着頭。

「我都不認得你的樣子，」司馬洛說，「不過，我相信我是有辦法驗明正身，看看你究竟是不是就是我找的人的——在你死了之後。」

「不——不要殺我！」李先生哀鳴着跪下來。他的喉嚨咯咯地響，看來是害怕得要嘔吐出來了。他用兩臂攬着自己的肚子。

司馬洛手中的槍一抬，吐出「撲」的一聲響。差不多在同時，李先生的額上現出了一個醜惡的洞，他跌向後，倒下來不動了。人是不能在額上開一個洞而還能活下去的。

胡少輝再衝出來：「你怎麼了？你不要他活着嗎？」

「他已經告訴了我我需要知道的了。」司馬洛說：「你也搜得很不小心。」

「什麼？」胡少輝走過去把李先生一拉，李先生的右掌跌出了一把小手槍。「怎麼？」胡少輝詫異地說：「他是從哪裏拿出來的？我連他的衣袖也搜過了呀！」

「不是衣袖。」司馬洛說：「你看他這槍是特別扁的。」

胡少輝也不是一個笨人，他把李先生的上裝翻開，就發現角落處有一個縫上去的套子，可以容納下那把薄薄的槍的。通常搜身就是不會摸到上裝這一個不貼身的角落。「媽的，好狡猾！」胡少輝說。

「假如我不是早就有所聽聞。」司馬洛說：「我也是同樣會上他的當的！他是最後一顆牙齒，也拔掉了！」

「什麼牙齒？」胡少輝問。

「以後再告訴。」司馬洛說：「先去把佩碧解掉吧！」

他們一起進入貨倉後面的一間房間裏面。

佩碧正在裏面那張椅子上。她還是給縛在椅子上，胡少輝剛才把她解開，也祇是解開了一半而已，並沒有完全解開。佩碧扭着頭，咀巴發出着「唔唔」的聲音。

胡少輝並沒把塞着她的咀巴的布先拉開，那是因爲最重要的還是先讓她恢復自由。

司馬洛把佩碧咀巴上的布拉出來了，由於她的樣子顯然是正急着要講一些話。

佩碧說：「他躲在那木箱裏面！」

「誰？」胡少輝馬上轉身，拿緊着槍。但那邊有很多木箱，他不知道佩碧所指的是那一隻。

「林明山。」佩碧說。

司馬洛却知道是那一隻的。他走過去把一隻木箱拿起來。原來那是一隻沒有蓋子的空木箱，覆蓋在地面上的。林明山就蜷作一團縮在那下面。

「不……不要殺我！」林明山哀鳴着叫道：「這……這不關我的事！」

胡少輝恨恨地瞪着他，眼光就像已經有槍彈那樣的威力似的。

「不要殺我！」林明山叫道：「我是被逼的！」

「那人告訴我是他認出我的車子的！」佩碧說：「他大可以不必說出來呀，他却要領功！」

「你認爲這是值得原諒的嗎？」胡少輝問：「你這個人一向都是那麼小心，這一次是太不小心了！」

林明山跪在地上叩起頭來。

司馬洛手中的槍一揮，他才叩了第二個頭就暈過去了。

「讓他留下來吧。」司馬洛說：「看他怎麼解釋這裏的事情，爲什麼別人死了，他可以活着。假如他的運氣好，也許他可以繼續活下去。」

胡少輝繼續把佩碧身上的繩子解開了。佩碧連忙伸展手脚，舒展一下身子，解除身上的痲痺。她一時是還不能够步行。

「司馬洛。」佩碧說：「你眞的來救我們了！」

「不要嚕嗦吧。」司馬洛說：「我們可以走就快走，這裏也不是一個可以久留的地方。」

「扶我！」佩碧向司馬洛伸出手。

司馬洛把她扶着，出了貨倉的大門，胡少輝則跑去把車子開來了。他們上車，胡少輝開動了。

司馬洛說：「我們走吧，馬上離開這個地方。」

「我還有一些事情沒有做完。」胡少輝說。

「誰？」司馬洛問。他不是問什麼事情，而是問誰，因爲他已經知道胡少輝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呂創基。」胡少輝說。

「吹，別管他了。」司馬洛說。

「怎麼能够不管他？」胡少輝說：「這整件事情本來就是他想出來的。」

「殺了那麼多人還不够嗎？」佩碧說道。

「也不差在這一個了。」胡少輝說。

「你聽我講吧。」司馬洛說：「經過了這件事情之後，我們大家留下來都是會有所不便的。當李先生這樣一個人也死掉了，他們就不講什麼面子了。在這之前，爲了面子問題，一定要由李先生的人經手捉到你，但是在這之後，這裏的法律就會總動員了，我們祇有這一點人，留下來是很吃虧的。」

「你也會害怕的嗎？」胡少輝說。

「這可不能完全算是害怕。」司馬洛說：「就算我是小心好了。我不做太笨的事情。」

胡少輝顯然還是很不服氣地沉默着。他終於說：「總之我是不會放過他的！就是今天我不找他，以後，我還是會回來找他。」

「這就是我認爲聰明的事情。」司馬洛說：「來日方長。這個人反正也是沒有什麼地方好逃的。而且，你讓他活着，對他來說也未必就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他會老是害怕，奇怪你什麼時候才會來找他，既然李先生都給你找到了，難道他就躲得起來？我不相信他在一段時間之內睡得着了。」

「唔。」胡少輝說：「這倒是一個很值得安慰的想法。」

「所以。」司馬洛說：「你就把車子

一直開走好了。暫時是不會有人攔阻我們的。」

他們的車子以不太快也不太慢的速度行走，離開了這座城市。

× × ×

經過了這件事之後，林明山這個人是不知所踪了，而同樣地，李先生這件事情也是並不發生過。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這件事並沒有發生。這是一件沒有宣傳價值的事情，因此報紙上也沒有刋登出來，祇是一些有相當密切關係的人才知道有這件事吧了。

呂創基也是其中一個有密切關係的人，他自然也是知道了。但是他倒並不如司馬洛所猜那樣會睡不着。那是因爲他並不知道自己是曾經在黑名單上的。他反而因爲李先生死了而心裏感到舒服。李先生死了，當然會有人代替，他相信這個代替的人一定不會用李先生那種令人難受的態度對待他了。他一定要與這個新來的人打好關係。並不是說他並不想與李先生打好關係而是李先生這個人簡直是無法相與的。

半個月之後果然就來了一個新的人。這個人稱爲陳先生。因爲李先生死後局面混亂，這位陳先生就來收拾一下了。這種人是死不完的，死了一個總會再有一個來。假如沒有來的話，本地也會產生一個出來。假如本地不產生一個，呂創基這種人亦會創造一個。當然，他還寧可再來這位陳先生了！那些人的勢力够大，有什麼問題，他祇要投訴一下就可以，反而樂得清閒。

這位陳先生一來到，就是找呂創基談話。

他是直到呂創基的寫字間去的。

在事前，呂創基已經得到一些有關的人的電話通知了，因此對於這位貴賓自然是加以殷勤招待，不敢怠慢。

這位陳先生看上去似乎是一個比較容易相處得多的人。

陳先生說：「這裏發生過一些不幸的事情？」

「是的。」呂創基說：「那個兇手，我們已總動員在找了，而且我也施了壓力，假如找不出來的話，有不少担任要職的人，可能都能保不住他們的職位了。但是自然，假如陳先生你也帶了人來，那是更好了，我們本地沒有這樣優秀的人才。」

「我不想把人才浪費在這樣的事情上。」陳先生說。

呂創基瞪目看着他。

「那件事情。」陳先生說：「我們還是忘記掉吧。」

「但是——」呂創基吶吶着。

「情形有了一些改變。」陳先生說：「上頭有一些相當重要人事變動，以前的人有許多退休了，我們這些接管的人是不贊成他們辦事的作風的。」

「哦——原來是這樣。」呂創基說。

「你們這裏，情形則是大致沒有改變，我希望維持以前的原狀。以前這裏是沒有什麼暴力事件發生的。」

「是呀。」呂創基說：「我本人也是不很贊成暴力的，許多事情都是祇要運用一下手腕，就可以解決得順順利利的。」

「我們也是這樣想的。」陳先生說：「事實上我們比較贊成在金融和地產的方面發展。這些事情，我們可能就要比較多借助於你了。」

「祇要我是做得到的。」呂創基說：「那我一定效勞。」

「你目前有一些什麼好的計劃嗎？」陳先生問。

呂創基遲疑了一下。他目前是有一個相當好的計劃正在籌備之中的。這是一個他和人的計劃，不過爲了討好這位新貴起見，他決定將之獻出來了。他說：「很對不起，談到這個問題，我就得提起那件舊事了。」

「假如是有必要的。」陳先生說：「那麼提一提也是不要緊的。」

「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建屋的計劃。」呂創基說：「這裏，牆壁上的地圖就是。這一片灰色的是一座山谷，那裏面都是雜亂地堆着木屋，石屋之類，是一個貧民窟，也是一個大垃圾桶。但是假如把這些垃圾清除了，配合這裏兩條計劃中與建的公路，這裏就可以建起一座住宅城，是一個很理想的市郊住宅區，可以賺很多錢的。一片破地，砌上一些碼頭，加上一條公路，就可以變成大批的鈔票了！」

「但是。」陳先生說：「當然問題就是如何使這些人搬走，而把地皮用廉價買下來。」

「這當然就是最大的問題了。」呂創基說。

陳先生微笑：「我也是不願意提起那件已經過去了的事情的，不過，正如我所說的，在需要的時候，那倒是不妨提一提的。我希望，你不是需要像上一次那樣，又要殺死什麼人了？」

「這些人是很討厭的。」呂創基說：「他們的地，根本不值幾個銅錢，但是你要去買的話，他們就要開天索價了！」

「但是。」陳先生說：「我們還是不贊成用以前這種方法的，這不是我們的作風。」

「我並不是打算用以前的方法。」呂創基說：「我是正在計劃——」他走到地圖的前面，揮揮手：「我的打算是很難對着地圖講得清楚的，改天我可以帶你去看看，假如你有時間的話。」

「我現在有的就是時間。」陳先生說道。

「現在？」呂創基望望窗外，外面正在下着大雨，而這雨已經一連下了兩天了。天氣很壞。

「我是一個苦幹出身的人。」陳先生說：「一點風雨，是難不倒我的。」

「我倒也是沒所謂的。」呂創基也微笑：「既然你不嫌，那麼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好了。而且，在大雨之中，也可以更清楚地解釋清楚我的計劃！」

呂創基親自開了他那部名貴的大汽車，把陳先生載到那個他稱之爲垃圾桶的地區附近，在一座山坡的上面停車，居高臨下望下去。

「唔。」陳先生說：「這眞的是一隻大垃圾桶。」

「假如。」呂創基說道：「這隻大垃圾桶給水淹了，那這些人就想不走也不行

了。」

「假如?」陳先生問。

「我們巳經在那邊買下了一塊空地。」呂創基伸手一指說：「捐出來建築一座體育場館，給青年們作免費康樂之用，地皮買回來是很便宜的，至於建築的錢，則是發起一個籌欵運動籌回來的。現在，圖則巳經劃好了，下個月，雨季一過去了，我們就動土。」

「這跟我們的計劃有什麼關係呢?」陳先生問。

「這座體育場館所在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呂創基說：「你看，那裏，我們會把地皮塡高，趕在下一個雨季之前完成。完成了之後，再下大雨時，你猜會怎樣?」

陳先生格格地笑起來：「這隻垃圾桶大致是一座山谷，你這個運動場館却在谷口，下大雨，場館把去水的路擋住了一大部份。這樣，山谷就會水淹了。」

「對了。」呂創基得意地說：「所以一定要在雨季之後動土，下一個雨季之前落成。」

「等到水淹的時候。」陳先生說：「那些人要抗議也抗議不來了。這是一座爲公益用的體育場館，怎樣抗議呢?他們祇好搬走了。而我們馬上買下地皮，建成大厦之後，還多了一個値錢之處，就是接近着體育場館。」

「這是一個美妙的計劃。」陳先生嘆口氣：「你眞了不起，呂先生，你做事的作風是最合我們的心意的。」

「我就是希望我們以後能夠合作得好。」呂創基說：「我不過是小人物吧了，有許多地方還要你多多帮扶的。」

「我還有一個提議。」陳先生說：「那就是，你可以趁早設計圖則，反正這塊地你是等於買定了的！」

「對了。」呂創基說：「這是一個好主意。」有點抱歉地：「不過，我們早巳經這樣做了！」

「我在你的寫字間裏並沒看到一副模型。」陳先生說。

「哦，這個本來是有的。」呂創基說：「但時間不够，圖則巳經有了，模型則還沒有準備好。事實上，我們還沒有開始出售，也不需要用模型呀！不過，要看的話也有樣辦可以看的，我們又不是沒有經驗。同樣的事情，我們巳經做過了。」

「哦。」陳先生說：「你是指那個地方?那個禍根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呂創基說：「那個地方也是形勢差不多的，本來也是一隻大垃圾桶，後來就變得又乾淨又悅目了。有些刺眼的地方，實在是應該淸除的。讓我們到那裏去看看如何?」

「很好。」陳先生說。

呂創基又開動車子，載着陳先生到這座城市的另一個部份去了。他們到達了那個本來是胡少輝他們曾經安居樂業的地方。在呂創基的咀巴裏，這也曾經是一隻巨大的垃圾桶，而現在則巳建成了像模像樣的住宅大厦區了。

他們在山上看了一陣，然後呂創基把車子開下去，進入一座大厦的停車場。那裏的大厦的設計都是祇有二樓而沒有樓下的，樓下全部是作停車之中。

因爲正在下大雨，沒有孩子在外面的空地上玩耍，而由於大雨的關係，出外的人也少了。停車場中停了不少車子，却看不見有人。

「我們可以上樓去參觀一下。」呂創基說：「這裏的單位的設計和分配是一流的！」

他打開他那邊的車門，正要把脚伸出去，忽然眼睛恐怖地突出來了。他吐出一聲尖叫：「不——不——」

他看到停車場旁邊那批平了的斜坡上忽然出現了裂痕，裂痕之內水好像泉似地噴出。呂創基是幹這一行出身的，他馬上就看出，因爲偷工減料之故，那斜坡表面的水泥受不住裏面泥土裏太多的水份的壓力，正在開始裂開。

他連忙關上車門，要把車子再開動，但是巳經太遲了。

斜坡上的水泥崩潰了，泥漿就狂瀉而下。他們的車子還沒有開動，就給那泥漿冲着。車子是堅固的，沒有破裂，也沒有壓扁，但是開不動了。他們看着外面的泥漿就像潮水似的很快升高。他們要逃出車子也不可能，泥漿在外面頂住，車門推不開。陳先生在大聲尖叫，呂創基也是在大聲尖叫，他們誰都救不了誰。

本來他們是還可以從車窗爬出去的，但是車窗的玻璃是關上了的，而因爲那些泥濘正在襲來，他們下意識地認爲車窗關着是比較安全的，到泥濘升過了車窗的邊緣時，也是太遲了。而且那泥是排山倒海似地下來的，幾乎在轉眼之間便巳經把那座停車場塡滿了。

他們兩個人在車子裏並不知道那泥濘是積了多麼高。他們祇知道車頂都被遮住了，不見天日。呂創基連忙把車子內的燈開了。這到底是一部優良的車子，雖然在這個情形之下，車內的燈還是亮得起來的。不過，這車子並不優良到好像潛艇那樣。雖然橫風大雨的時候，雨水是絕不會進來的，但現在車子差不多是等於淹在水底，那情形又不同了。水開始從各種縫隙滲進車中。空氣亦有地方逃出去。車中漸漸滿水，他們在愈來愈滿的水中狂呼掙扎，却沒有人聽得見了。

終於，車子的裏面也浸滿了泥水。

當他們被掘出來的時候，巳經成爲了兩個泥人，而那時巳經是三天之後了。那斜坡整座溶化而溜了下來，在水未止之前，根本沒有可能進行發掘的工作。而那下面有那麼多的泥土，那麼多的車子，也不是一天半天就可以完成挖掘工作的。

這兩個人是這場天災之中僅有的死難者。

呂創基還是原來興建這組大厦的人。究竟呂創基怎麼會在那個時候在那裏，報紙上稱之爲一個神秘的謎，而一般人則認爲是現眼報。大火燒掉了屋子的事情還有許多人記得，也很多人猜出其中的內幕，而偷工減料的事情亦是事後馬上證明了。那斜坡的不穩，也連帶那些大厦「被檢驗」出不合規格，加以封閉，裏面的居民都要搬走。斜坡的事巳經鬧得很大了，假如大厦還發生倒塌的情形的話，這個責任可沒有人敢負了。

× × ×

司馬洛也看到這段新聞，不過不是在當地了。他把報紙帶到佩碧的住處。

佩碧也巳經有一份，正在看了。

她點點頭：「我也有報紙看的。你要告訴我，這是報應嗎?」

「我認爲這是巧合而巳。」司馬洛說：「不然，這種事情爲什麼不多發生一點，讓我的工作可以做少一點呢?」

「巧合也好，報應也好。」佩碧說：「總之這結局對於我來說是很理想的。」

「胡少輝到哪裏去了?」司馬洛問。

「他去受訓練，今天不回來吃晚飯。」佩碧說。

「這個消息。」司馬洛說：「他當然是巳經知道了?」

「是的。」佩碧說：「他也認爲這個結局是最理想了，這個人死在自己一手造成的慘劇上，而他的死還替很多人避免了將來可能發生的慘劇，現在他很幸慶他沒有留下去把呂創基解決了。」

「我早跟他講了。」司馬洛說。

「不過。」佩碧說：「呂創基這個司機却是無辜一點。」

「什麼司機?」司馬洛問。

「跟他一起這個人。」佩碧說：「這個人沒有人認識，所以猜想是他新請的司機了。」

「這個人我認識。」司馬洛說：「他是一位陳先生。繼李先生之後的大人物。他也不能算是無辜的了。」

「噢。」佩碧說：「那更方便了，哦，我都忘記了，我去給你拿杯咖啡。」

「不必了。」司馬洛說：「我也要走了。」

「你不准走！」佩碧命令。

她不由分說，就跑進裏面去把咖啡拿了出來。司馬洛也沒有什麼所謂。

佩碧在他身邊坐下來：「你來得正好，我一個人在家裏悶死了，你得帶我出去玩玩。」

「沒有人說你不准出去的。」司馬洛說：「你現在又沒有危險。你巳經不需要保護了。」

「上一次。」佩碧含情地看着他：「你說情形不適合。現在，我不是需要你什麼帮忙了，我想證明上一次我並不是完全爲了要你帮忙而巳。」

「但是胡少輝——」司馬洛說。

「我仍然是胡少輝的妹妹一樣。」佩碧說：「他是永不會忘記我的姐姐的，不然他也不會受訓了。他既然受這種訓練，也是不適宜有家室之累了！」

現在胡少輝就是接受情報員的訓練。他要參加這個反罪惡的工作。對於他，這似乎是適合的出路。做這種工作的人，多數是有類似的背景的。

「而且。」佩碧說：「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哥哥而不是一個男人。在你出現之前巳經不是，在你出現之後更加不是。」

司馬洛呷了一口咖啡。

「怎麼了?」佩碧說：「我聽說你是一個風流人物，你總不會是害怕我吧?抑或，你認爲我太醜?」

「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子。」司馬洛說：「好吧，來，跟我走！」（續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瓊州盜

混沌書生

某甲瓊州人，遺其姓名，海上之英雄也，其地蓋僻處香港澳門，火器易致，故盜得之，如虎添翼，而以甲爲尤恣睢，官軍不敢捕也，嘗聞海豐某姓，富而不仁，一夕率衆往刦，甲先上屋窺探，某姓方與客謀，奪一農民之產，附和者甚多，甲聞之，怒不可遏，亟躍下，執甲而數其罪，並痛撻之，令速出文契簿劵。咸投火中。僅舍其生命。且榜某罪於門，其徒欲掠財物，甲止之曰，吾來此除暴，不可貪利，而失大義，衆從之，某姓不失一物，時傳爲奇事，某洋商擁資壟斷，戒備甚周。甲乃賄緣其僕，爲之御車，一日遊於郊外，甲挾商去，明日得書於案，要索十萬贖金令送某地，家人不敢違，如言送往，半途遭刦，當晚樓上亘箱中，忽有鼾聲，啓之洋商出焉，又刦某舖，爲警士所逐，甲身被三槍，猶能躍垣而走，越數百廛如飛，衆莫能得，已而創發，墮茅簷下，室內母女二人，聞聲出視，知爲義盜，乃朝夕護之，傷癒即去，越日報以千金，女猶未嫁，婿本貧儒，知女得金，疑其不貞，將欲離婚，甲乃面婿責備，聲色俱厲，婿感動，如期合巹，甲亦不再見，事爲潮商倪三山君言。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子 成・圖

絕路（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影劍卜勁藩出奇制住了一位跟踪他的漢子，誰知一問之下，原來是「千里追風」李飛，無影劍卜勁藩態度立變，對「千里追風」相當敬重，並及時爲他解去被制的穴道，「千里追風」見此，也對無影劍卜勁藩表示誠意，「千里追風」李飛道出，他是奉山主之命來跟踪他的，但山主是誰他自己也不知道，臨去時還指示無影劍卜勁藩一番，使他在以後的路上沒受任何阻擊，平安到達自河口……當無影劍卜勁藩在一家飲食店裏用餐時，吳萊子又適時趕到。

救出小兄妹 少俠拜誼父

吳萊子笑着喝道：「小黑子，把你身上那五兩銀子掏出來吧。」

小黑子雙眉一皺，苦着臉道：「老爺子，你……」

吳萊子雙目一瞪，說道：「你小子掏不掏……」

小黑子立時應道：「掏！掏！掏！」

銀子放在桌上了，暗中却向無影劍卜勁藩做了一個鬼臉，輕輕的道：「這筆帳，你得連本帶利還給我。」

無影劍卜勁藩哈哈一笑，道：「誰要你付帳來着！」

吳萊子耳靈手快，桌上銀子一跳而起，落到他手掌中，接口道：「那這銀子是老夫的了。」

小黑子叫道：「老爺子，你……」

吳萊子笑道：「你小子叫也沒用，你幾時見過到了老夫手中的銀子出來過。」

那似乎是事實，小黑子咬着牙齒嘆一口氣。

吃喝中，無影劍卜勁藩心中甚是惦念着小黑子剛才的話，但他巳看出了他們的遊戲性格，只有暗暗着急。

事情似乎甚是緊張，小黑子喝了二杯酒，把鹵菜包子向懷中一倒道：「咱們邊走邊吃吧！」

二人急步如飛，疾行了一陣，無影劍卜勁藩看那小黑子人雖又瘦又小，脚下的功夫却是一點不含糊，居然速度與持久力都有過人之處。

大家奔行了一陣，路旁忽然閃身出現另一個黑小子，叫道：「你們才來呀！」

這黑小子比那黑小子高得多，聲音好熟！

吳萊子道：「能把這小子拉尉來不錯了，你好像還嫌我們來慢了。」

那黑小子道：「可不是來慢了，人家又沒了影子哩！」

吳萊子一怔道：「你是做什麼的？」

無影劍卜勁藩也急口道：「怎麼會不見了？」

那黑小子瞪了無影劍卜勁藩一眼道：「你尉連大姊都不會叫一聲麼？」

無影劍卜勁藩張大着眼睛，「啊！」了一聲，抱拳不迭地道：「原來是大姊，請恕小弟一時粗心大意……」

敢情，那黑小子就是萬妙夫人改裝的，她嘆了一口氣，嘴巴動了一動，搖了一搖手，要他不要說下去了，接着却又道：「對方狡獪極了，妳居然上當守了一個空，又被他們兔脫了。」

「他們」這兩個字使無影劍卜勁藩心中一動：「其中一位是不是銀笛專諸呂錦光？」

萬妙夫人道：「他們都易了容，他是不是銀笛專諸，大姊就不淸楚了，但另外一人準是弟妹沒錯。」

無影劍卜勁藩聞言自語地道：「他們强敵環伺，應該這樣謹愼才對，何况，他們根本就無法知道你們的用心。」

吳萊子笑了一笑，道：「奇怪的是，他們居然要置你於死地。」

無影劍卜勁藩道：「老前輩忘了，晚輩也是易了容，也許他們沒認出我來。」

銀笛專諸呂錦光向來是單人獨騎的遊俠，所以，怎樣也叫無影劍卜勁藩無法把他們和昨晚的事聯在一起。

萬妙夫人雙眉皺了一皺，問道：「你昨晚是怎樣逃脫他們毒手的？」

無影劍卜勁藩雙目一凝道：「昨晚的事，你們知道了？」

萬妙夫人道：「我們去遲了一步，你就被人引走了。」

無影劍卜勁藩腦念飛旋地道：「昨晚的事情與他們有關係麼？」

萬妙夫人道：「那與弟妹走在一起的男子就是主使人，你說有沒有關係。」

無影劍卜勁藩愕然道：「那怎麼可能呢？」

萬妙夫人輕輕一笑道：「弟妹年紀輕輕，可能是上了人家的當了。」

無影劍卜勁藩沉思了一陣，搖着頭道：「大姊，你不知惜妹的爲人，她……」

萬妙夫人截口道：「現在不是談長論短的時候，主要的就先要找到他們。」

吳萊子應口道：「對！老夫走了。」

小黑子接着也道：「人經你帶到了，我小黑子也走了。」身子一幌分途而去。

吳萊子與小黑子都走了，無影劍卜勁藩忽然產生了不好意思的感覺，訕訕的一笑，道：「大姊，小弟眞不知該怎樣說才好。」

萬妙夫人一笑道：「那就不要說好了，只要你相信大姊不會害你就行了。」

無影劍卜勁藩歉然道：「小弟遽遭大變，心情難以穩定，大姊，你……」

萬妙夫人搖手道：「不要說了，我知道你的心情，說來我也是太性急一點。」

無影劍卜勁藩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大姊，你那方面……」

萬妙夫人搖幌着螓首道：「不用提了，那辦法確實有問題，而且，也太一廂情願了。」

無影劍卜勁藩道：「你還有別的方法取得連絡麼？」

萬妙夫人道：「大姊與他們的連絡始終未斷，只是虛虛實實，誰知道是眞是假，就現在的情形看，大姊也被弄昏了頭，所以我才化裝出來找你。」

無影劍卜勁藩道：「現在我們到那裏去找他們？」

萬妙夫人道：「經過昨晚的事情之後，你這外形又得變一下了，否則，你還是出不得面，大姊替你早有準備，你跟大姊來……」

話聲一落，她巳轉身向路旁一棵大樹之後走去，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飛掠而到，老遠就揚聲道：「卜大俠！」

無影劍卜勁藩看出來人原來是千里追風李飛，欣然迎上去，道：「李兄，有何賜教？」

千里追風暗暗使了一個眼色，輕聲道：「請勿再提舊事。」接着面色一冷，大聲道：「在下乃是奉命而來，有請大俠俠駕一行。」

接着又暗中以傳音神功補充一句道：「口頭上大俠務必答應，但，會無好會，大俠仍以不去爲宜。」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會意，打了一個哈哈道：「在下正要找他們那暗中行事的主子，你可來得正好，請說時間地點，在下屆時準到。」

千里追風李飛道：「下午申時，九道口臥雲山莊恭候俠駕！」話聲一落，轉身一躍而去。

萬妙夫人提來一包衣服道：「兄弟，那是什麼人，什麼約會？」

無影劍卜勁藩道：「正是我們要找的人，昨晚就是他們纏了小弟一晚。」

萬妙夫人淸眉一皺道：「你就這樣答應他們了，也不多想想，你該知道『常言有道會無好會』的道理。」

無影劍卜勁藩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何況，千里追風李飛剛才暗中就示了警，足見這次的會，必然兇險無比，可是，無影劍卜勁藩不是畏縮怕死的人，當時，冷笑一聲，道：「小弟豈能示弱於人，畏縮不前。」

萬妙夫人道：「死硬脾氣，吃虧上當的胚子！」

無影劍卜勁藩道：「我們早被人家盯上了哩，只怕想跑都跑不了。」

萬妙夫人一笑道：「只要你想跑，我倒有的是辦法。」

無影劍卜勁藩搖頭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弟還非常希望能有這個當面解決問題的機會。」

話聲微微的頓了一頓，接着道：「目前，我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調息一番。」

萬妙夫人道：「好啊，你先調息一下，等乾爹他們回來之後，我們再從長計議吧。」

萬妙夫人一拉手，兩人身形同起，隱身於茂林密樹之中而去。

九道口臥雲山莊在江湖上不是有名的地方，其實莊子也並不大，不過莊子雖然不大，莊子外面的圍牆却是又高又厚，站在外面連裏面的屋脊都看不見。

下午申牌時分，臥雲山莊裏裏外外都往向常一樣淸靜，不像是有事情要發生的樣子。

無影劍卜勁藩眞是胆大包天，居然獨自一人赴約而來，他在山莊外面東張西望的看了一陣，然後，直趨莊門之前，舉手一拍莊門，喝道：「在下無影劍卜勁藩應約而來，有請開門。」

莊門應聲而開，大步走出來一位橫眉豎眼的漢子，上下打量了無影劍卜勁藩一陣，冷森森的道：「你眞是無影劍卜勁藩麼？」

無影劍卜勁藩一笑道：「不錯，在下的容貌與昨天有點不同，但今天却是本來面目。」

那漢子一點頭道：「請！」閃身讓過一旁。

無影劍卜勁藩大步而進，跨過莊門，抬眼處，只見前面台階上站着三個四十歲左右的漢子，當中一位長得像貌堂堂，頗有幾分威儀。

另外兩位也是睛光閃閃，太陽穴鼓得老高，分明都是身具絕學的武林高手。

無影劍卜勁藩目光向那中間漢子臉上一定，抱拳道：「在下卜勁藩，辱承寵召，不知……」

那三個人，在他腦子裏毫無印象，不便胡亂稱呼。

當中那漢子冷漠地一點頭，道：「本莊主何澤龍，這兩位都是本莊主的好朋友，一位是單開山，一位是許超凡。」語氣和態度完全抹殺了他那給人的第一印象。

當然，現在不是生氣挑眼的時候，無影劍卜勁藩臉上保持着適度的微笑，道：「久仰！久仰！」

何澤龍微一作式，道了一聲：「請！」算是肅客請進。

人家的禮貌有限，無影劍卜勁藩也就昂然舉步，直向廳內走去。

落坐，獻茶。

何澤龍輕咳一聲，道：「在下此番有請卜大俠前來，乃是受人之托，有事爲大俠相商。」

無影劍卜勁藩微笑道：「在下洗耳恭聽。」

何澤龍道：「在下有一位朋友，得到一雙小兒女，據說很可能是卜大俠你失去的令郎令媛，不知……」

他說話的時候，目光凝注在卜勁藩臉上，好像要看穿無影劍卜勁藩的心理感應似的，說到最後，忽然話聲一頓，賣起關子來。

無影劍卜勁藩出乎意料的冷靜，點了一點頭，緩緩的道：「不錯，在下是丟失了一對小女兒，如果能證實沒錯的話，在下但憑吩咐。」反過來說，一定要見到人，才能作進一步的深談。

何澤龍笑了一笑，道：「人是不會錯的，我們可不可以先談談，談好之後，如果有錯的話，不但此談不算，而且兄弟甘願認罰，負責替你將令郎令媛找回來。」

在這種條件之下，無影劍卜勁藩根本沒有拒絕的理由，他開始思索起來，猛然，他一抬頭，雙目精光陡射地落在何澤龍臉上道：「你能負全責？」

何澤龍道：「能！」

無影劍卜勁藩道：「你剛才不是說，那是你的朋友的事麼？」

何澤龍道：「朋友有三六九等，兄弟與這位好朋友，有過命的交情，所以能替他作主。」

無影劍卜勁藩乾脆地道：「好，你說吧，你要什麼條件？」

何澤龍道：「我們要你的命。」

無影劍卜勁藩哈哈一笑，道：「你們要我的命，只要你們有本事，隨時都可以取去，用得着各位這樣麻煩麼。」

何澤龍笑了一笑，道：「說來也是，你的命本來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取到，奇怪的是敝友高興和你談這條件，你看如何？」

無影劍卜勁藩道：「你們要了我的命，我的兒女還能保全麼？」

何澤龍道：「這些問題，早替你設想好了，你儘可放心。」

無影劍卜勁藩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

何澤龍道：「你先別胡猜亂想，你聽兄弟把話說完就明白了。」

無影劍卜勁藩冷笑了一聲，沒有再講話。

何澤龍輕輕的「咳」了一聲，接着道：「條件是這樣的，你立下死約之後，我們把你的兒女交給你，你可以先安排好你的兒女之後，再依約就死，這樣你雖犧牲了自己，却保全了你的可愛的兒女。」

無影劍卜勁藩道：「你們就這樣相信得過我麼？不怕我得回小兒女之後，與你們另打另算麼？」

何澤龍道：「我們做事，向來是不做沒把握的事，我們自有準備……」

微微一頓，不待無影劍卜勁藩再問，接着便自主自動地道：「我們交還妳兒女的時候，同時，你得服下我們一種奇門毒藥，那種奇門毒藥普天之下都沒有解藥，而且毒發之時，身受之苦，慘絕人寰，也不怕你不遵約行事。」

無影劍卜勁藩嘖嘖兩聲，道：「你們倒想得眞絕，佩服！佩服！」

何澤龍自得地笑了一笑，道：「過獎，過獎！」

無影劍卜勁藩雙眉一皺道：「死就死吧了，難道還有什麼特別約束麼？」

何澤龍道：「當然多少有點規定，不然那會給你這大的便宜。」

無影劍卜勁藩一笑道：「這話倒新鮮，要了在下的命，還說給了在下便宜，眞是只有天知道。」

何澤龍笑了一笑，道：「天知道也好，地知道也好，到時候你就知道，……話不說遠了，這裏有一張生死之約，你請先看一看吧。」微微一擺袖，一張雪白的紙片已脫袖而出，飄向無影劍卜勁藩。

無影劍卜勁藩伸手接住那紙片，目光一垂，看了一遍，臉上現出一種莫明其妙，迷惘無據的神色，自言自語的道：「怪，這眞是一件怪事。」

何澤龍打斷他的思潮道：「不要鑽牛角尖了，我們就事論事，你認爲這張生死合約要求得過不過份？」

憑良心說，只要能看得透生死問題，還有什麼事會是過份的呢？

無影劍卜勁藩淡然一笑，道：「生死有地，這安排我很滿意。」

何澤龍道：「長話短說，現在就聽你一句話了。」

無影劍卜勁藩毫不猶豫的一點頭道：「同意。」

何澤龍道：「天下父母心，我們知道你會同意的，畫上花押，打上指模，這份合約就會是完全了……來人呀！」

一條漢子應聲走了出來，手中托着應用之物。

無影劍卜勁藩冷冷大喝一聲，道：「且慢！」

何澤龍目光一寒，道：「你說話不算數！」

無影劍卜勁藩冷「哼！」了一聲，道：「在下的話，一字千金，擲地有聲，就是不用這『生死之約』，在下也言出必行，不過這件事，你們太只顧自己了。」

何澤龍「啊！」了一聲，道：「你要先看看你的兒女？」

無影劍卜勁藩道：「不應該？」

何澤龍一笑道：「應該！應該……來人呀！」一切都經過愼密的安排，一個中年婦人抱着一雙活潑可愛的小兒女出現在何澤龍他們坐位後面，非常明顯的告訴他，輕舉妄動不得。

無影劍卜勁藩輕輕的一嘆道：「我們應該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彼此不吃虧才對。」

何澤龍道：「沒有別的兩全其美的辦法，你辦好了手續，帶人走路。」

無影劍卜勁藩道：「你們要是不交人呢？」

何澤龍道：「我們不會不交人，我們的目的是要你照着我們的法子死，這雙小兒女對你雖然非常重要，但在我們看來只是麻煩累贅。」

無影劍卜勁藩道：「你們做事陰狠毒辣，說出來的話誰敢相信。」

何澤龍道：「你只有相信我們了，否則，我們馬上就當着你的面把他們斬草除根。」語氣堅決，不留絲毫餘地。

事關兒女生死存亡，無影劍卜勁藩只好屈服下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人在屋簷下，怎得不低頭，不過，我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的主使人是誰？」

何澤龍這倒沒有作難，隨口道：「山主！」

「你們山主又是誰？」

何澤龍道：「老實告訴你也沒關係，他老人家就是江湖上聞名喪胆的『巧手人魔』。」

無影劍卜勁藩不再多問，提起筆在「生死之約」上畫了押，又打了指印，冷着面色道：「把人交來！」

何澤龍一笑道：「且慢，還有這顆丸子，也請大俠先吞服了。」伸手送過來一粒紅色藥丸。

無影劍卜勁藩一張嘴，道：「麻煩你了。」

何澤龍屈指一彈，一道紅光，投入無影劍卜勁藩口中，無影劍卜勁藩方待把那藥丸壓入舌根底下，詎料，那藥丸入口即化，一股辛辣奇臭的惡味嗆得他眼淚都流了出來。

何澤龍哈哈一笑道：「好一條漢子，在下佩服你！交人。」他倒眞是說話算上，沒有再出花招。

無影劍卜勁藩從那中年婦人手中接過那對小兒女，二話不說，便向莊外走去。

何澤龍的話聲飄入他耳中道：「咱們是君子之約，限期以前，不會再有任何人找你的麻煩了。」

無影劍卜勁藩飛身出了臥雲山莊，回到藏身的地方，萬妙夫人迎着他急切的道：「事情怎樣了？」

「喏！這是勁藩的孩子，別的話等會再說，老夫出去一下。」把手中孩子向萬妙夫人懷中一塞，身形倒射而出，一閃而沒。

啊！他自稱老夫，難道不是無影劍卜勁藩本人！

可不是的，無影劍卜勁藩不正和萬妙夫人站在一起，掛着一張錯愕的臉色，楞在那裏。

萬妙夫人是見怪不怪，早知道她這位乾爹的脾氣，一點也不在意，笑哈哈的看了一眼被點了睡穴的小女兒，道：「兄弟，你這雙兒女眞可愛！……兄弟，你怎麼呢？」當她發現無影劍卜勁藩那錯愕的神態時，不由得叫了起來。

無影劍卜勁藩一歛神道：「沒有什麼，小弟是奇怪吳老前輩的舉止……。」

萬妙夫人一笑道：「別理他，他老人家就是這樣子，心血一來潮，誰也無法知道他的心意。」

話鋒一轉，接着問道：「這是不是你的兒女？」女人心細，就怕吳萊子找錯了人。

無影劍卜勁藩道：「不錯！……。」

「你爲什麼不抱一抱呀！」說着，知情識趣的把那雙小兒女，交給了無影劍卜勁藩。

無影劍卜勁藩接過愛兒愛女，只激動得英雄之淚脫眶而出。

萬妙夫人伸手解了那一雙小兒女睡穴，說道：「你們爺兒也該親熱親熱！」那知那小兒女穴道一解，張眼之下，忽然「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

孩子們一哭，還說什麼親熱，只鬧得無影劍卜勁藩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萬妙夫人樂得格格嬌，笑道：「兄弟，你眞沒用，連孩子都不會哄，讓大姊我來。」

孩子回到萬妙夫人懷裏，她大話說在前頭，只是孩子仍是哭個不停，鬧得她也一點辦法沒有。

敢情，她雖然是個女人，可是，並沒有帶孩子的經驗，沒有帶孩子經驗的人，要想哄得孩子不哭，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當他們一籌莫展之際，小黑子一溜烟跑了進來，嚷道：「夫人，不得了，老爺子好像是發了瘋，自己把自己埋在土裏了。」

大家一震，那小孩子也居然不哭了。

萬妙夫人急口道：「什麼？你說老爺子在自己活埋自己，別胡說八道了。」

小黑子道：「一點不假，小黑子親眼所見，你們不信，我們一道去看看。」

萬妙夫人把孩子向無影劍卜勁藩手中一塞道：「你看着孩子，大姊看看去。」

當萬妙夫人趕到現場時，吳萊子可不是已將自己埋在泥土裏了，只露出半顆頭在外面，一雙眼睛瞪得老大，叫人見了好不可怕。

萬妙夫人惶急的叫道：「乾爹，您這

是何苦來，女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你怎樣說都可以，……。」一面叫着，一面就用雙手去扒土。

吳萊子翻着眼睛，大罵道：「快站開去，你不知道，就不要管我的閒事，好不好。」

萬妙夫人住手一楞道：「你不說明理由，女兒就要管。」接着又動手扒起泥土來。

吳萊子嘆了一口氣道：「無知女子，你懂不懂，這叫『壬土歸元法』，唉！你這一干擾……。」

他本在凝聚全身功力，催動剛才服下去的毒藥，配合「壬土歸元法」袪毒自療，不料正在緊要關頭，被萬妙夫人趕來一擾，逼得他非開口說話不可。

可是，他這一開口說話，正在運行的眞元之氣，便爲之一滯，因之話聲未了，逆氣反攻，頓時臉色一青，話也說不出來了。

萬妙夫人雖然不懂什麼「壬土歸元法」，却也是一位見多識廣之人，料必有因，便立時住手，站過一旁，道：「乾爹，只要您不是自絕，女兒就放心了。」

她口中說着放心了，其實她才眞無法放哩！只見吳萊子臉上的黑氣越來越重，頭也垂下去了。

吳萊子突然再沒有精神和她說話了，萬妙夫人站在一旁，只急得花容慘淡，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小黑子却嚇得張大着一雙眼睛，發起呆來了。

大約過了半頓飯時光，吳萊子臉上的黑氣才漸去，一聲長長的吁唉，吳萊子口中道了一聲：「好厲害的奇毒！」雙肩一搖，身子拔土而出。

萬妙夫人這才放下一片寬心，叫了一聲，道：「乾爹，眞嚇死人了，您沒有事了吧？」

吳萊子「嗯！」了一聲，道：「老夫中毒的事，千萬不要告訴卜勁藩，有話回去再談吧。」

萬妙夫人暗暗一皺眉頭，忖道：「爲什麼不能告訴他呢？」心靈上無形之間蒙上了一道隱憂，不由得明眸一黯，向着吳萊子望去。

吳萊子一別臉，道：「不要讓卜勁藩那小子胡思亂想了，我們快回去吧。」身形一起，當先走了出去。

無影劍卜勁藩的愛兒愛女已經不再哭鬧了，靜靜的躺在軟草之上，而他自己却背着雙手，仰頭望着天上的浮雲發呆。

萬妙夫人一笑道：「兄弟，還是你有辦法，居然把他們哄住了。」

無影劍卜勁藩神思一斂，只見吳萊子與萬妙夫人都已到了身前，訕訕的一笑，道：「大姊，你在說什麼？」敢情，他人是被驚醒了，却沒聽淸她說的話。

萬妙夫人一笑，指着安靜的一雙小兒女道：「我是說他們呀，你是怎樣哄住他們的。」

無影劍卜勁藩臉上一苦，道：「點了他們穴道。」

萬妙夫人大叫一聲，道：「這怎樣可呀！你……」嬌軀閃動，奔過去，拍開了他們穴道。

小孩子穴道一開，又哇！哇！大哭了起來。

好一雙可愛又可憐的孩子！

吳萊子道：「他們要不是撒了尿尿在身上，就是肚子餓了。」

萬妙夫人伸手一摸，可不是，孩子們的身上都濕了，趕忙脫下自己的衣服，替孩子們換了，孩子們眞的不再哭鬧了。

吳萊子哈哈一笑，道：「乾女兒，你服了吧！你這乾爹可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萬妙夫人也是一笑，道：「老爹，別胡吹了吧！您還是說正經話吧。」

無影劍卜勁藩接口道：「你老人家剛才……。」

吳萊子截口笑道：「剛才沒有什麼，小黑子少見多怪，在胡說八道。」

萬妙夫人接着道：「他老人家受了一點點輕傷，用奇功療傷時，被小黑子誤會了。」

無影劍卜勁藩歉然一禮道：「老前輩爲了晚輩之事……。」

吳萊子一揮手道：「廢話少說，我們來談正經的吧！咳！咳！咳！」發出一陣清理嗓子的咳聲。

無影劍卜勁藩肅然道：「晚輩洗耳恭聽。」

吳萊子三言兩語便說出要點道：「令郎令嫒不是老夫救出來的，而是老夫以你的身份和他們定了一個條約交換來的。」

無影劍卜勁藩點頭道：「孩子要緊，老前輩做得對。」

吳萊子道：「可是條件很大啦！」

無影劍卜勁藩道：「什麼條件晚輩都能接受。」

吳萊子震聲道：「老夫是用你的生命與他們作交換，你也不介意。」

無影劍卜勁藩道：「孩子們來日方長，前程無量，晚輩何惜這區區殘命。」

吳萊子哈哈一笑，道：「天下父母心，老夫這件事可說是做對了。」

無影劍卜勁藩道：「對極了。」

萬妙夫人冷笑一聲，道：「對是對極了，可是你老人家也糊塗透頂了，女兒就不相信，沒有更好的辦法，將孩子們救出來。」

吳萊子一笑道：「乾女兒，你先別罵，其實那條約根本就沒有效，畫押打手印的又不是卜勁藩，卜勁藩儘可不認帳，誰怪他們瞎了眼，連眞假都分認不出來。」

無影劍卜勁藩大叫一聲，道：「老前輩雖不是晚輩本人，但是晚輩的正式替身，這筆帳怎可不認，晚輩認定了，但不知條約內容如何？有請老前輩明告。」

吳萊子暗中至爲讚許，點了一點頭，道：「條件很簡單，他們給你二個月時間安置令郎令嫒和處理身後之事，然後，只要依約前往神女峯絕頂，橫劍自絕，這件事就算完結了。」

無影劍卜勁藩笑了一笑道：「這條約很寬厚。」

萬妙夫人道：「不，很古怪！」

無影劍卜勁藩道：「一死萬事休，管他古怪不古怪。」

萬妙夫人道：「如果你死之後，他們再來一個斬草除根，你能一死萬事休麼？

哼！你也太好說話了。」

無影劍卜勁藩一震道：「大姊言之有理，小弟可以依約就死，但也要死得有價値。」

吳萊子道：「更要死得明明白白，他們爲什麼一定要你死在神女峯絕頂；又爲什麼一定要你在指定的日期時間上，此點大有追究的必要，勁藩，你要仔細想一想，從這問題上，想不想出什麼端倪來？」

無影劍卜勁藩沉吟了一下道：「這個，晚輩一時想不上來。」

吳萊子道：「一時想不出來不要緊，好在有的是時間，儘可以慢慢的想……現在，你打算怎樣安排令郎令嫒，先安排好他們，然後才好做事。」

萬妙夫人道：「爲防萬一起見，最好安排得越秘密越好。」

無影劍卜勁藩苦笑一聲，道：「說來慚愧，小弟雖然也有不少知交好友，却找不出一處適當的環境，安排小兒小女。」

萬妙夫人道：「如果兄弟信得過大姊，大姊倒有一處地方十分隱密穩妥。」

無影劍卜勁藩道：「什麼地方？」

萬妙夫人道：「家姊那裏。」

無影劍卜勁藩道：「令姊是……。」

萬妙夫人道：「家姊隱居在華山寒梅谷。」

無影劍卜勁藩雙眉一皺道：「小弟也聽說過寒梅谷……。」語氣顯得有點不自然，察言觀色，不難看出他心裏的想法。

萬妙夫人明眸一轉笑道：「兄弟，你有了先入之見是不是，其實，家姊是一個很好的好人，只是不爲外人所瞭解，而被外人所誤會吧了。」

無影劍卜勁藩對寒梅谷並無深切的了解，所知道的只是一般傳聞，因此，只有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吳萊子道：「老夫只聽說寒梅谷周圍數千里之內，都籠罩在一種無形毒瘴之下，不知確否？」

萬妙夫人點了一點頭道：「寒梅谷周圍確有一種無形毒瘴，但威力範圍，不過是方圓十來里地，那有數十里之大，這也就是世人誤會家姐原因之一，家姐最大的缺點，就是爲人懶散，不愛與他人計較，所以，常常有此江湖人物，利用寒梅谷附近的天時地利，爲非作惡，其實家姊多半不知情，但那些帳都記在她頭上了……就以女兒來說吧，乾爹，你是知道女兒的爲人的，但江湖上一般無聊的人，把女兒說得多糟，你說氣不氣人。」

無影劍卜勁藩原本也以爲萬妙夫人不是什麼好女人，但經與她相處之後，覺得她實在不壞，尤其富於正義感，只是心直口快，不給人留情面，這大約就是她的缺點了。

萬妙夫人話聲一落，無影劍卜勁藩心裏也就作好了決定，接口道：「大姊，好！就這樣辦，小兒小女請你送到寒梅谷去，只是小弟與令姊……。」

萬妙夫人覺得卜勁藩這樣信任他，樂得笑靨一開，道：「兄弟，你是大姊的兄弟，自然也是家姊的兄弟，你再說下去就不通之至了。」

吳萊子一笑接口道：「那也不見得，你是老夫的乾女兒，他可不是老夫的乾兒子。」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一怔，忖道：「此老話中有話，莫非眞有此心……。」

一念未了，只聽萬妙夫人笑道：「乾爹，你不是常說，一個乾女兒已經把你老人家磨死了，你老人家要再多一個乾兒子，那日子只怕便不好受了。」

吳萊子道：「命該如此，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萬妙夫人向無影劍卜勁藩使了一個眼色，道：「兄弟……。」

她的話聲方出口，無影劍卜勁藩已是推金山倒玉柱，向吳萊子拜了下去道：「乾爹，請受孩兒一拜！」

吳萊子眼睛裏跳射着閃爍的光芒，呵呵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老夫不過是說說而已，那能眞要你拜在老夫膝下！」同時伸手拉起了無影劍卜勁藩。

萬妙夫人笑道：「想反悔麼？可來不及了啦！」

吳萊子瞪眼道：「誰反悔來着，這種乾兒子打着燈籠都找不到，豈有反悔之理，你呀！眞差勁，連客氣話都不懂。」

萬妙夫人哈哈大笑道：「你老人家原來是說客氣話呀，女兒還以爲我那兄弟一拜白拜了哩！」

吳萊子面孔一板道：「說完了沒有，現在你們都聽老夫的吩咐。」

萬妙夫人仍然笑嘻嘻的道：「是！乾爹！」

吳萊子從懷中取出一小小册子，塞給無影劍卜勁藩道：「這本册子，是乾爹給你的見面禮，你先收着。」

無影劍卜勁藩目光所及，只見那小册子上只有三個蒼勁古樸的字「三字經」。

萬妙夫人眼快，也看到了「三字經」三字，只見她揚起眉頭「噗哧！」一笑，道：「我還道是什麼寶典秘笈哩！原來是一本啓蒙的三字經！」

吳萊子神秘的一笑，道：「她是吃不着葡萄說葡萄酸，你先收起來，回頭有空再看。」

沒有拒絕的道理，而且「三字經」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寶經寶典，無影劍卜勁藩謝過之後，便老老實實的將那本三字經向懷中一端。

吳萊子乾咳一聲，接着又道：「勁藩，你現在就和你大姊起程到寒梅谷去，這裏留下來的事情，由老大替你調查監視，乾老子替乾兒子做事，你總可以放心了吧。」他一口氣，把無影劍卜勁藩想留下來的理由，都說盡了。

無影劍卜勁藩還有什麼好說，只好點了一點頭，道：「是！」

吳萊子一揮手，說道：「你們可以走了！」

萬妙夫人道：「我們這就走了麼？」

吳萊子截口道：「你們此時不去，難道還要麻煩我乾老子送你們。」

小黑子陡地冒然出口問道：「還有我呢？」

萬妙夫人道：「你當然留下來給老爺子跑腿……。」

身子一伏，拖起了地上的一小小兒女，道：「兄弟，我們走！」說話乾脆，動作更乾脆，話聲一落，人已飄身出去了。

無影劍卜勁藩一抱拳，道：「孩兒別過乾爹！」

吳萊子忽然一搖手道：「且慢，老夫還有話說。」

無影劍卜勁藩一收勢道：「乾爹，請吩咐。」

吳萊子道：「此去不到約期將屆之時，千萬不要回來，以免引起對方的注意，破壞了老夫的安排。」

無影劍卜勁藩應了一聲「是！」接着又道：「你老人家有何安排？能否預將機宜見示一二？」

吳萊子搖首道：「現在不能，你回來就知道了，去吧！」揮手作了一個要他快走的手式。

無影劍卜勁藩對吳萊子本來沒有特別感情，就剛才拜他爲乾父時，也是因爲時勢使然，雙方把話一夾，等於是逼着鴨子上架，多少有點勉强的成份。

這時，不知怎的？

忽然，他內心裏潛生出一種親切之感，一種敬意，外帶着一點點離情傷感。

他發了一下呆，並沒有立時就飛奔而去。

吳萊子似乎也有着同樣的感染，身子一轉，揮了揮手道：「你快去吧，路上小心，不要讓人摸出你們的去向。」話聲一落，他一招手，帶着小黑子先走了。

無影劍卜勁藩輕輕的嘆息了一聲，展開身形，向前面追了上去。

萬妙夫人從一棵大樹後轉出來，迎着他道：「他老人家又交待了你很多話？」

無影劍卜勁藩道：「他老人家要我們不要回來得太早，以免引起對方的注意，壞了他的安排。」

萬妙夫人問道：「他老人家有什麼安排？」

無影劍卜勁藩道：「他老人家不肯說出。」

萬妙夫人沉思了一下，沒有再說什麼，便道了一聲：「我們走吧！」

無影劍卜勁藩沉默的跟在萬妙夫人身後，隨着他們的，就是他們自己的衣袂飄風之聲。

× × ×

無影劍卜勁藩的江湖經驗够豐富的了，但萬妙夫人却比他更爲豐富，更爲老練，而且，還有許多別出心裁的手法，使追踪他們的人防不勝防，終於被他們擺脫了暗中眼綫，一溜烟的奔向了寒梅谷。

寒梅谷的毒瘴屏障了寒梅谷的客舍，但也隔絕了寒梅谷對外的交往，萬妙夫人帶着無影劍卜勁藩是從一條重重險阻的暗道裏進入寒梅谷的。

可是，當他進得寒梅谷之後，不免又感到大大的失望，原來，寒梅谷只是一座植滿了梅花的平凡山谷，一棟竹樑茅屋，就是江湖人物心目中的寒梅宮，寒梅仙子更是一個乾薑似的老太婆，臉上經常掛着微笑，看不出她有什麼過人的地方。谷內主要人物除了寒梅仙子外，另有兩對老年夫婦，谷中事務就全由那二對老年夫婦掌管。萬妙夫人對那二對老年夫婦叫張大叔張大嬸和李大叔李大嬸。

這裏的生活，寧靜而優閒，實在是人間最難得的世外桃源。

當萬妙夫人領着無影劍卜勁藩見過寒梅仙子，說明種切之後，寒梅仙子眉頭都沒有皺一下，就滿口答應了，而且也把無影劍卜勁藩視同兄弟。

夜涼如水，一片銀色的清光，照在無影劍卜勁藩的窗前，無影劍卜勁藩來到這世外桃源，兒女容身有地，寄托得人，在某一方面來說，可以鬆了一口氣。

但是想起患難中的髮妻蘭亭玉女常惜惜，至今生死莫明，禍福難測，心中就像是繫了一塊重鉛。

往事的回憶，來日的瞻望，使他念轉如潮，那能靜得下心來休息，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披衣起床，在窗前站立了一陣，忽然心念一轉，忖道：「乾爹送的那本『三字經』，必有用意，何不取出來看一看。」

月色如銀，他內功修爲又高，那「三字經」上的字跡雖然只有米粒般大小，可是在他眼中却清晰無比。

開卷第一行，上面的詞句是：「天地人，三合一……。」目光陡的一亮，脫口叫道：「這不是『三字經』呀！……。」

「不是『三字經』，是什麼？」萬妙夫人的話聲飄然而到，接着，人影閃動，到了窗口外面。

無影劍卜勁藩大方地把那「三字經」隔窗遞給萬妙夫人道：「三姊，你看，乾爹送的並不是我們人人熟知的『三字經』。」有了寒梅仙子，萬妙夫人自然就成了二姊。

萬妙夫人明眸一亮，展開書頁看了一眼，忽然深深的吸了一口長氣，接着書頁一闔，還給了無影劍卜勁藩，道：「兄弟，你要好好珍惜乾爹對你的這份感情。」

無影劍卜勁藩楞了一下，道：「二姊，您……。」

萬妙夫人截口道：「你好好的研究這『三字經』吧，我不打擾你了。」話聲一落，嬌軀一轉，飄然而去。

無影劍卜勁藩心中一動，再次翻開書頁，一字一字的看了下去，他這一看完全書，便止不住把整個的精神貫注在書中。

萬妙夫人忍住心中想說的話，回到自己房中，這時寒梅仙子在她房中等着她。

寒梅仙子目射疑訝之色，道：「你就把話說好了麼？」

萬妙夫人搖了一搖頭道：「小妹沒有說。」

寒梅仙子一怔，道：「你該說！」

萬妙夫人一點頭道：「小妹該說，小妹後來想了一想，還是不說的好。」

寒梅仙子雙眉一蹙，道：「爲什麼，你不怕勁藩自咎一輩子麼？」

萬妙夫人道：「小妹回想前情，我們這樣做，等於違反了他老人家意旨，剛才小妹到他那裏去，發現乾爹送給他的那本『三字經』，原來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武林三字經』，由此看來，他老人家已經把他視作繼承人了，同時，他老人家又再三叮囑勁藩，要他千萬不要提前趕去，由此以觀，他老人家的心意已是至明至定的了，何況，我們對他老人家的處境，只是猜測，他老人家功力過人，也許他不會有什麼危險。」

寒梅仙子冷笑了一聲：道：「他明明是準備以身代死，你還說不會有什麼危險，他如決心代死，那就與武功無關了。」

萬妙夫人道：「他老人家不是容易放棄的人，如果他決心代死的話，除非他老人家已經沒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對了！」想起吳萊子當時用「壬土歸元法」祛毒的情形，分明他已經失敗了。

寒梅仙子目光定在萬妙夫人臉上，萬妙夫人接着又把吳萊子當時用「壬土歸元法」的情形說了一遍，然後，凄然欲泣的道：「也許就是小妹干擾了他老人家，以致他老人家祛毒無功，遭到了失敗……。」

寒梅仙子道：「小妹，你倒不必因此負咎，也許你是干擾了他的用功，但以他老人家的功力深厚來說，應該不足爲害，眞正的原因，還是他老人家所中的奇毒太過奇特，無法可解……如果，是這樣的話……。」忽然，低頭沉思起來。

萬妙夫人大叫一聲，道：「不管怎樣說，小妹不能留在這裏，我要出谷去。」

寒梅仙子道：「勁藩要是找你呢？」

萬妙夫人道：「你就說小妹在修習一種武功，正在坐關好了。」

寒梅仙子點了一點頭道：「好，你去吧，把我的三足蟾蜍也帶去，看看有沒有用。」

萬妙夫人又訕訕的道：「大姊，小妹人手有限，我想請張大叔或者李大叔陪小妹去一趟，不知……。」

寒梅仙子不待他把話說完，就點頭道：「你自己去請他們吧。」

萬妙夫人請動了李大叔李大嬸夫婦，瞞着無影劍卜勁藩出了寒梅谷。

話說無影劍卜勁藩這一全神貫注在「武林三字經」上，便忘記了一切苦惱憂愁，廢寢忘餐的參悟起來。

凡是習武的人，沒有一個人不希望自己的武功能更上層樓，有所大成，無影劍卜勁藩當然不會例外。

他一口氣，苦修了八九天，這天，有一個問題，他橫想豎想就是想不透澈，苦惱萬分之下，忽然，心中一動，擲書嘆道：「我都快應約赴死了，還傷這腦筋做什麼？」

他長身而起，鬆了一鬆全身筋骨，望了一望那落在地上的「武林三字經」嘆息了一聲，伏腰拾回手中，自言自語道：「我自己已經完了，但孩子們還小呀，留給他們吧，也叫他們記着乾爹這份恩情，同時，我也該和他們好好相處幾天了，也眞該死，這幾天我居然把他們忘了！」

他想起孩子們，便忍不住想立時見到孩子們，於是舉步出了房門，向寒梅仙子所住的正屋走去。

要知，萬妙夫人爲顧慮無影劍卜勁藩不受干擾，便於練功計，特別替他安排了一處清靜的獨院，兩者相距，約有二三十丈遠。

無影劍卜勁藩走到這正屋前面，正見寒梅仙子親自抱着他的一雙愛子愛女在庭前調笑玩樂。

孩子們都沒忘記他，一見他來到，便哇！哇！叫着向他撲來。

寒梅仙子笑着將孩子遞給他，道：「兄弟，你看孩子們多可愛。」

無影劍卜勁藩伸手接過愛女愛子，高高興興的玩樂了一陣，寒梅仙子命手下弟子，將孩子接了過去，然後，請無影劍卜勁藩進入屋內落坐，笑問道：「二妹說，你這幾天用功正勤，所以，大姊也沒去干擾你，幾天下來，有了很好的進境吧。」

無影劍卜勁藩搖頭一嘆道：「小弟庸劣，所得有限，所以，小弟不想空費心力了。」

寒梅仙子目光一凝，道：「老姊姊要說一句話了。」

無影劍卜勁藩面容一肅道：「小弟恭聆教誨。」

寒梅仙子道：「少年人爲學做事都要有恒心，常言道『有恒爲成功之本』，你是練習武功的人，那一位身有所長的武林前輩，不是從堅苦困難中奮鬥出來的？」

無影劍卜勁藩搖了一搖頭，截口道：「大姊，多謝您的教誨，小弟理會得，可是小弟練成了『武林三字經』上的絕學有什麼用？倒不如利用這有限的時光，稍盡一份爲人父者的心力，給他們小心眼內裏，留下我這失職父親的影子。」

他口裏沒有提到半個「死」字，但人之將死其言也哀的傷感，已表露無餘。

寒梅仙子楞了一楞，她能說什麼哩？他能把萬妙夫人推想的可能說出來嗎？

不，她不能這樣做，至少，她現在不能這樣做，她同情的熱淚，在眼中轉了一轉，輕輕的嘆息了一聲，無言的點了一點頭。

這是情，也是理，再多說，就難免要引發無影劍卜勁藩的疑竇了。

無影劍卜勁藩堂堂男子漢，他能謹守吳萊子替他訂下的「生死之約」，自然不會眼看着吳萊子去替他就死。

寒梅仙子察微知巨，非常瞭解他的爲人，所以，只有酸着鼻子，封鎖着自己的心聲。

無影劍卜勁藩珍惜着自己剩餘的生命，放開一切煩心擾人的困惑，敞開情懷，沉緬於愛兒愛女的親情裏……。

話說，萬妙夫人帶了李大叔李大嬸兩人，離開寒梅谷之後，快馬加鞭，回到約定地點，不但沒有見到吳萊子，甚至，任何暗號都不曾發現到。

萬妙夫人暗暗一驚，忖道：「乾爹定然是打定主意要獨任其艱，所以故意不留暗號，叫我們找不到他……。」想到心煩之處，不自覺的一頓脚，道：「乾爹，你也眞是！」

李大叔與李大嬸把萬妙夫人的一切都看在眼裏，當下冷笑一聲，道：「那老混蛋，又在耍什麼小心眼是不是？」

萬妙夫人道：「他躲開了我們啦！」

李大嬸道：「我說二姑娘呀！你也是老江湖了，難道就沒有留一個人在他身邊麼？」

萬妙夫人道：「怎說我沒有留人在他身邊，我留了一個小黑子陪在他身邊，可是……。」

李大叔道：「聽語氣，小黑子準是一個小孩子了，一個小孩子，靠得住麼？」

萬妙夫人道：「小黑子人小鬼大，機靈得很……。」

——下期續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哈古弦與哈小敏兩父女，經過商討後，決定泅水到碧月樓救回金風剪伍天麒，可是他兩人的一切行動，早已落在白如雲的智算中，因爲打從龍匀甫翻落澗底，加上哈古弦父女的突然出現與沒踪，已料到他們既救了龍匀甫後定會再來救伍天麒的，所以他先行放出口風，說自己要離家數天，其實他却偷偷把伍天麒藏到另一隱秘處，他自己却僞裝成伍鏢頭睡在床上，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就使哈氏父女上當……

兩老困斗室　深宵嘆苦經

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道：「我怎麼不好受？」

哈古弦嘆了聲道：「你進來，我們仔細談談你就知道啦！」

墨狐子哈哈一笑，啐道：「老帮子！你這種計，只能騙三歲小娃娃，却用到我的頭上來？」

說着忽然「哦！」了一聲，用手捂着嘴，不發一語，哈古弦心內納罕，皺了皺眉道：「道兄！你這是怎麼了？」

墨狐子秦狸，看着他搖了搖頭道：「我都忘了，小鬼頭關照我說，你這老傢伙，一向是鬼計多端，叫我千萬不要給你多說話，我只顧一時高興，竟是什麼都忘記了！」

哈古弦不由心中一冷，心說：「好個白如雲，果然是精到了家。這一點也防到了一着，看來今夜想出去是夢想了！」

他想着不由怪道：「白如雲他不在家麼？」

秦狸看了他半天，想回答，又不說話，想似自忖着這種話沒關係，才冷笑了一聲，說道：「誰說的？他一步也沒離開家啊！只是張網設阱，你和么女兒可都上當了！」

哈古弦心中一陣難受，差一點想哭，心說，不用說我那女兒，也一定上當了。

當時苦笑了笑，沒說什麼，倒是墨狐子秦狸，似乎怔了一下道：「么女兒倒是個好孩子……不知小鬼頭，要怎麼處置她，已經這麼久，大概也捉住了！」

琴魔哈古弦這時一聲不響，腦子裏不停的轉着，他知道這墨狐子秦狸此人，武功雖是入了化境，可是論智力，却祇是中人之質，到了此時，也只有以智去取勝他，好令自己出去。

想了一會，已有一計，只是他不出一聲，過了一會，見墨狐子秦狸，只是向山下看着，樣子似頗焦急，心知他是等白如雲到來。

琴魔哈古弦，不由冷笑了一聲，見墨狐子秦狸，果然爲自己冷笑之聲引得轉過了頭。

哈古弦立刻裝着不看他，然後長嘆了一聲，自言自語道：「被徒弟騙了，還得意，天下也有這麼笨的人？」

他一面說着，還搖了搖頭，逕自走到白骨長榻邊上，坐了下來。

墨狐子秦狸果眞一怔，他偏過頭來想了想，仍然不出聲，琴魔哈古弦嘻嘻笑道：「他雖把我關在這裏面，可是你自己却也上了小鬼頭一個大當，你知道麼？」

「你少來這一套，歇歇牙吧！」

琴魔哈古弦打了個哈哈道：「好！好！算我多話，可嘆你這一大把子年歲了，却爲徒弟騙得連姓什麼都不知道了！」

說着他又自嘆了一聲道：「天下偏有這麼多笨人……可悲！可嘆！」

說着瞟了那墨狐子秦狸一眼，却翻了一個身，不再去理他了。

墨狐子秦狸，被琴魔哈古弦這幾句話，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只是用眼瞪着遠處，半天沒有說話，又過了一會，他不禁有些狐疑起來了，暗想：「小鬼頭作事一向精明，怎麼這麼久，還沒有把那么女兒給撥下來？……」

想着不由踱到門口，向外望了望，又踱回來，把刷子也似的兩道眉毛皺了個緊，哈古弦見狀，心中不由有了幾分把握。

當時咳了一聲道：「老哥哥，我們兄弟，可都叫小鬼頭給騙了……你別再犯疑心啦！」

墨狐子秦狸向前走了一步，冷笑道：「你多說些什麼？那麼你說說看，我怎麼被騙了？」

琴魔哈古弦嗞牙一笑道：「你知道那位姑娘到那去了？」

墨狐子搖了搖頭道：「我怎麼會知道？咦！你問這個幹什麼？」

哈古弦心中一喜，當時冷笑一聲，又看了墨狐子秦狸一眼，才哂然道：「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秦狸搖了一下肩膀，嗤道：「這麼說，你是知道囉！」

哈古弦冷笑道：「我當然知道……嘿嘿！白如雲以爲能瞞過你，却知道瞞不過我！」

墨狐子秦狸臉色一變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哈古弦由骨榻上一翻而下，用手拍着長袍道：「什麼意思？意思可大了！」

秦狸不由雙手緊緊的握着，恨聲道：「老頭子！你說話可要當心，要是造謠出事，我可不饒你！」

琴魔哈古弦嘻嘻一笑道：「老道，你聽不聽？不聽，就算了！」

秦狸大叫道：「你說！快說！」

琴魔哈古弦，此時心中也甚爲驚心，生怕白如雲突然來到，那麼自己的謊言，就難免要被揭穿了。

聞言冷笑道：「告訴你老哥哥！那伍姑娘，被小鬼頭暗中關在一個地方，却騙你說她跑了……」

秦狸雙眼發直，哈古弦繼續道：「可是那地方，被我無意發現了：小鬼頭，知道我老頭子要救她，所以用計把我誘來，却讓你這傻蛋來看着我，他是知道，也只有你才是我的勁敵……可笑你倒是眞的聽話！」

墨狐子秦狸，聽得頭上直冒汗，全身發抖道：「這是眞的？」

哈古弦冷笑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不相信，眞是傻得相當可以了！」

說着還搖了搖頭，又歎了一口氣，墨狐子秦狸，却一跳而起，道：「我去看看他！」

說着就要走，哈古弦不由大吃一驚，大叫道：「喂！老哥哥……你要上那兒去啊？」

墨狐子秦狸說道：「去找小鬼頭問問呀！」

哈古弦張開大嘴，哈哈大笑了幾聲，道：「說你傻，你怎麼眞傻！我問你，你上那去找呀？」

墨狐子秦狸，氣得頭上青筋直冒，恨聲道：「上碧月樓！」

哈古弦吃吃的笑了幾聲，墨狐子秦狸大叫道：「你笑什麼？你這老……鬼！」

哈古弦歎道：「現在白如雲還會在碧月樓？你眞是作夢了，他把我關起來了，又有你看着，這時他早已放心大胆的去找姓伍的姑娘了。」

秦狸一腳踢碎了一塊石壁，恨聲道：「他……找伍姑娘也沒什麼，爲什麼要騙我！」

哈古弦心中一動，暗想：「看來這老傢伙，也不算太笨……還能想到這點。」

想着嘻嘻一笑道：「他倆個要私奔了……你還在作夢！留下你那個老狐狸守着家！」

墨狐子秦狸氣得怪吼了一聲，往起一竄，人已到了哈古弦面前，大叫道：「你說的是眞的？」

哈古弦作了一個苦笑，還把兩手一分，聳了一下肩道：「怪不得人家叫你墨狐子……你這傢伙疑心是眞大！」墨狐子秦狸偏頭想了想，又回過頭來，仔細看了一會哈古弦的臉，點了點頭道：「好！我相信你，你告訴我那伍青萍，被關在那裏？我去看看去！」

琴魔哈古弦，聞言冷冷笑了兩聲道：「老哥哥，照你這麼說，兄弟我可成了兔蛋了……唉，這麼大的歲數，你可是怎麼長的啊！」

秦狸滿頭黑髮，一根根直豎了起來，哈古弦見狀不由馬上冷笑道：「眞是，你圖什麼？人家圖什麼？……我爲什麼這樣好心告訴你？啊！結果，我說完，還叫你把我關在裏面，平白無故，我在小鬼頭面前落一個惡人，我又爲的什麼呢？唉……你這人呀……」

墨狐子秦狸這才想通，不由冷笑道：「這麼說，你是要我把你放出來，你才肯把關伍青萍的地方告訴我是不是？」

琴魔哈古弦翻了一下眼皮，哼道：「不是這樣是什麼？我幹麼作這好人哪！」

墨狐子秦狸因見白如雲久久不至，再加上哈古弦這番謊言，說得有頭有尾，不由眞是動了疑心，暗忖：白如雲果是一心只念着那伍青萍，一定是生恐自己反對，又怕哈古弦打抱不平，這才用這一條計。

他心中這麼一想，不由竟信以爲眞，愈想愈覺有理，當時重重在地上跺了一腳，道：「好！我放你出來，可是你要帶我去那個地方，你答不答應？」

哈古弦迫不及待的連連點頭道：「行！行！你倒是快呀！慢了他跑了，可不怪我！」

這老人一面說着話，一面力貫掌心，只要墨狐子秦狸一開門，他將以這種「三陰絕戶掌」，給秦狸一個厲害，以洩他被囚之恨！

墨狐子秦狸豈知有他，當時走到門前，右手方往那門閂上一摸，正要扳開的當兒。

突然間一聲急叱道：「慢着！」

墨狐子秦狸不由驚得一怔，那隻本來要開門鎖的手，也不由自主垂了下來。

却見白影一閃，秦狸是何等身手之人？自然有了警覺，當時一幌身軀，已斜竄出了七八尺以外，驚魂乍定之下，向這發聲人一打量。

却見門口迎面挺立着一個長身白衣少年，正是那白如雲！

墨狐子秦狸不由又是一怔道：「咦！是你！你不是……？」

白如雲匆匆往前走了幾步，目光向關在石牢之內的哈古弦投了一下，冷笑道：「

「怪老道，你想幹什麼？」

秦狸老臉一陣通紅道：「我……我……你不是去找伍姑娘去了麼？」

白如雲劍眉一挑，狠狠地往地上摔了一口道：「呸！虧你還說得出口，這麼大歲數了，却是沒有一點主見……」

他冷笑着又瞟了哈古弦一眼，琴魔哈古弦，這時臉色紅得跟紫茄子也似，心中眞是叫苦不迭。

白如雲鼻中哼了一聲，又往前走了幾步，親自用手在門鎖上摸了摸，見鎖得很牢，這才放了些心。

當時回頭看着墨狐子秦狸道：「我就知道你這人耳根子發軟，別人只要三言兩語，一定就能把你給說服了。」

墨狐子秦狸傻笑了笑道：「總還算好……否則……」

白如雲冷冷的道：「要不是我正好這時候趕來，這老傢伙一定被你給放出來了，我們不是前功盡棄……」

他愈想愈氣，一雙光亮的眸子，不停的在秦狸身上轉着。

說也奇怪，這墨狐子秦狸平日是何等厲害之人，個性更是出了名的倔強，可是在這個他一手調教出來的徒弟面前，竟是一些也展不開。

此時被白如雲這種眼神，看得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口中嘿嘿的傻笑兩聲道：「小鬼頭……我錯了！我是太粗心了……好在還沒出什麼錯！」

說着他一隻手握着拳，狠狠地在另一隻手掌心上擊了一掌，恨聲道：「娘的！這老帮子寃得我好慘！」

他口中罵着，猛然轉過頭來，狠狠地往石牢中的哈古弦望去。

哈古弦眼見此時情形，自知詭計爲人拆穿，一時半刻想要出去，可是妄想了。

此時心中反倒平靜了下來，可是他對於白如雲這種舉動，心中大是不滿，再怎麼，自己總是他長輩，對長輩如此，殊爲令人可恨！

尤其是白如雲那一句「老傢伙」更給他帶來了憤恨與震怒，方自氣血上撞，却見墨狐子秦狸尙自回頭狠盯着自己。

這老頭子再也忍不住了。

當時冷笑了一聲道：「老道！我們都是這麼一大把子年歲的人，被一個小鬼這麼戲要着，傳揚出去，那可是丟人到了家了，也眞難爲你這個師父是怎麼當的？」

墨狐子秦狸大吼了一聲道：「去你的！你又想挑撥離間？」

哈古弦哼了一聲，冷電的目光，却又轉到了白如雲身上。

白如雲正自微笑的看着他，他雙手互抱着，樣子似極爲悠閑，哈古弦的氣可就大了。

他冷笑了一聲道：「小鬼頭！你這是什麼意思？」

白如雲哂然道：「沒有什麼意思，就是請你老在裏面多休息幾天！」

墨狐子秦狸，聞言也在一旁搓了一下手道：「對！叫他凉快幾天，叫他頂我的缺！」

白如雲冷冷的搖了搖頭，道：「你先不要說話，等會我們再談！」

墨狐子秦狸怔了一下，白如雲遂把目光轉到了琴弦哈古弦身上。

哈古弦聽了白如雲的話，氣得滿頭白髮聳上一陣，他氣得狠狠的咬着牙道：「你……憑什麼你把我關起來？」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幌了一下身子道：「那就要問你自己了！」

哈古弦大叫道：「問我？有什麼好問的？我又不是怪老道，隨便你這麼侮辱……你說！」

哈古弦的吼聲更大了。

白如雲作了一個手式，微微一笑道：「小聲一點……」

哈古弦大吼道：「小個屁！媽的！我偏要大聲你怎麼樣。」

白如雲微微一笑，心說這老東西原來也是火爆脾氣，和怪老道是一樣的……」對付這種個性的人，他是最有辦法。

他嘆了一聲，看了墨狐子秦狸一眼，有意道：「走！我們走！關他幾天看他還兇不兇？」

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道：「好！我們走！」

哈古弦不由大急道：「你們敢？我……我……」

墨狐子秦狸回頭龇牙一笑，道：「我們怎麼不敢？咦！你不要忘了，你現在是犯人，你客氣還不行呢，還敢發狠？」

說着拉着白如雲就往外走。

琴魔哈古弦氣得直發抖，到了此時，他也眞狠不起來了，主要的是他惦念着小敏，他急於想要知道小敏的下落，和白如雲要如何對付自己父女，也正因爲他有這麼多顧忌，所以暫時不得不軟下來。

當時只好強忍着心頭暴怒，嘆息了一聲道：「罷了，老夫縱橫一世，却想不到臨終却會受你們師徒的氣……」

他接着說道：「小鬼頭你回來，我們好好的談談！」

白如雲回身一笑，滿面春風的道：「你老人家氣消了是不是？」

哈古弦心中暗罵：「好王八旦……」

可是表面却裝着平靜，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我有話要問你……」

白如雲點了點頭道：「好吧！你老請說吧！」

墨狐子秦狸不由冷笑了一聲道：「老帮子，我可告訴你，你再想玩花樣，在小鬼頭面前，你可是要不開。」

哈古弦憤怒的目光向秦狸掃了一眼，恨聲道：「老道，我們之間沒有完，你等着瞧吧！」

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道：「好！好！我等着你的……」

這時白如雲已走到了那石牢門前，和琴魔哈古弦當中隔着一個小圓窗戶。

白如雲站定了身形，用烱烱有神的目光注視着哈古弦道：「你有什麼說話？」

哈古弦此時眞可把白如雲恨之入骨，可是他知道此時自己的生命，可完全操縱在對方手中，自己縱橫江湖一輩子，可犯不着落在這麼一個黃毛小子手中。

當時強忍着心內一口寃氣，冷笑了一聲道：「小鬼頭！你怎麼能這樣對我？我們並沒有什麼仇恨呀？」

白如雲冷霾的臉上，並沒有帶出一點表情來，只是點了點頭道：「不錯！我們

本來是沒有什麼仇……」

哈古弦冷笑道：「那麼，你爲什麼要如此，還有我那個女兒，你又把她怎麼樣了？」

白如雲擦了一下眼皮，冷冷的道：「和你一樣！」

琴魔哈古弦立刻一怔，驚道：「你把她也關起來了？」

白如雲冷冷的面頰之上，這才露出了一絲冷笑，那冰寒的目光，在哈古弦臉上轉了一週，才道：「哈老爺子！我們是老隣居，又是多年的朋友了，白如雲雖是個性怪癖，但是待你們父女也不薄……」

他提高了嗓音又道：「可是你們却出賣了我，你們救走了龍勻甫，我並沒有說什麼，可是你們居然得寸進尺……」

哈古弦臉色不由驀然通紅，白如雲冷笑了一聲，又接着說下去，道：「居然再來偷放走伍鏢頭，哼？哈老怪！你們也太欺人了！」

哈古弦頭上青筋暴跳，方開口說了聲：「白如雲……」

不想白如雲已斬斷了他的話頭，插口道：「你以爲天下只有你們一家是好人麼？你以爲凡是住在我這裏的，都會被我殺害麼？哈！」

這豪放的青年人，說到此，竟自仰首狂笑了起來，那種迴蕩的音波，使在塲三人，無不被震得心神蕩漾，因此更加深了哈古弦的憤恨！

他咬緊了牙，看着這個年輕的後輩，白如雲收歛了狂笑，恢復了冷靜的態度。

他的手互揑着，冷冰冰的道：「可是你們太笨了，我只不過略施小計，你和你女兒分別都入了圈套，哈古弦，你要在這間冰冷的房子裏反省，一直到有一天你親口向我說你改過了，我才會把你放出來，否則……」

這年輕人轉動了一下那雙星星也似的眸子，接道：「你就在這裏住一輩子！」

他說完了話，再也不多停留，回頭叫道：「老道，我們走！」

墨狐子秦狸龇牙一笑道：「眞有你的……走！」

說着就要轉身，琴魔哈古弦簡直把肺都要氣炸了，他一時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憤恨。

當時厲聲大吼道：「小雜種，你也欺人太甚了，你是我什麼人，你居然能訓起我來了！」

他大叫道：「我老人家稱雄江湖的時候，你這小子還不知道在那山上當猴崽子呢！」

白如雲和秦狸本來要走，聽了這種話，反倒停步不走了，並且回過了身子。

哈古弦已經氣得上氣不接下氣，口中狂噴着氣，連連道：「好小子，眞氣死我了……」

他狠狠的說：「要不是我在這房子裏，小子，我不活劈了你……」

他口中又罵了一些極難聽的話，並且用掌擊碎了好幾處壁石，砂石交濺，聲勢也端的驚人。

然後他方似少歇威態，用力的把身子向那所白骨所堆成牀上倒了下去，兀自氣息虎虎有聲。

白如雲一聲不哼的容這怪老人家發完了一陣脾氣，他才又走到了那小窗口。

他微微皺着兩彎劍眉，探首窗前，誰也不會想到，他此時是用着何等關懷的目光，在顧視着這個暴燥的老人，他微微歎息了一聲道：「哈老爺子，你這是何苦……事實上，我還是不會放你出來的！」

哈古弦由牀上一翻而起，他大吼道：「你給我滾！你想叫我求你可是作夢，小鬼頭，你死了這顆心吧！」

白如雲正不知如何回答他這句話，墨狐子秦狸這時却嘻嘻一笑道：「這老傢伙簡直是給臉不要臉，你那有這麼多話給他嚕嗦，餓他八天你看他比誰都乖！」

哈古弦用火紅的目光，掃了這怪老道一眼，心中是恨透了這師徒二人。

墨狐子秦狸只對他吱牙一笑道：「老兄弟，有你來了，我可眞高興，我可是要好好歇歇了……其實裏面並不苦，每天有人送飯，沒事睡睡覺，好得很！」

他說到此，嘻嘻一笑，用手一拍白如雲肩膀道：「小鬼頭，走！我們爺倆弄一罈酒，好好喝他兩盅，嘻！」

白如雲不由劍眉一皺，心中却暗暗想着：「老道是不能給他過一天好日子的，才出來幾天，他酒痴又犯了……」

當時，目光一轉，却見關着哈古弦緊隣的那間房子門敞開着。

這間房子一切設備和隔壁都一樣，只是沒有內中的那些骷髏而已。

白如雲目光一轉，已計上心來，當時隨着秦狸走了幾步，已快到門口，他不由對秦狸小聲道：「老道！你從這房子進去，扒在窗戶上看看，看看他在幹什麼？」

秦狸龇牙一笑道：「好！」

說着，輕輕走進了這間石室，不想他方向那窗口上一扒，却聽見「碰！」的一聲。

墨狐子秦狸猛然轉身，却見這間石房的門，已經關上了。他不由怪叫了聲：「小鬼頭，這是怎麼回事？」

白如雲微微一笑道：「老道，我是爲你好，你已經自由了一個多月了，而且你又犯了酒痴了！」

墨狐子不由臉色一楞，一霎時他才想起到，原來自己也被白如雲關了起來了。

頓時他尖聲叫道：「小鬼頭，你這小子……」

忽然，他想到和他要硬是不行的，頓時把話嚥住，用着調笑的口吻道：「好！好！我不喝酒，我是逗着你玩的……你不要嚇唬我……」

白如雲微微一笑道：「誰給你開玩笑，你好好地住在裏面吧，明天，我再來看你。」

墨狐子秦狸不由一陣髮指，臉色驟變，方要發作，猛然窗口現出了個人影，正是琴魔哈古弦，他冷笑的看着自己。

墨狐子秦狸不由臊得臉上一紅，把那腔無名火強壓了一下，尙裝着微笑道：「小鬼頭是給我鬧着玩的！」

哈古弦這一霎那，竟自反怒爲喜，笑得眼睛都成了一條縫，他哈哈大笑了兩聲，道：「怪老道，原來你就住在隔壁呀！這可眞是失敬了，我們眞是老朋友！」

墨狐子冷笑道：「你做夢，小鬼頭敢

不叫我出去！」

他說着猛然轉過了頭，可是，巳經失去了白如雲的蹤跡，這一來，他立刻楞住了。

照以往的經驗判斷，白如雲是走了。

墨狐子秦狸這一霎那眞想哭，正自是說不出的又氣又恨，哈古弦却又嘻哈一笑道：「老朋友！死了這條心吧！你那好徒弟早走了，你不是說這裏面挺舒服麼？哈！你就在裏面享享福吧！」

他說着搖着那大頭道：「我可舒服透了，有老哥哥你陪着我，我是什麼都不愁了！」

墨狐子秦狸不由猝然大怒，怒叱了一聲：「老鬼住嘴！」

他猛然閃到那窗口，伸出右掌，「哧！」的劈出了一掌，直朝着琴魔哈古弦後心猛劈了過去。

琴魔哈古弦狂笑了一聲道：「老道你敢動粗的？」

可是他心中却明白，墨狐子秦狸這種身手，可是非比尋常，雖是隔着一窗，要叫他打上，那可也頓時了賬。

哈古弦有見於此，就在墨狐子秦狸一出聲的當兒，他巳用「黃蜂護尾」的疾勢，唰的一聲，把身子轉了過來，就勢「呼！」的一聲，也劈出了一掌。

當空起了一聲轟炸，濺起了滿空砂石細濤，二人都不由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琴魔哈古弦嘻嘻一笑道：「想不到你的火氣比我還大？別人怕你，難道我老頭子也怕你不成？」

他口中雖自這麼說着，一條右臂，只覺得齊根發痛，幾乎連舉起都像難了！

這才心裏有數，知道雖然明面上，二人功力相敵，可是對方所練內炁，巳小小傷了自己，看起來這墨狐子秦狸，果然是不可輕易招惹的人物了！

另一方面，墨狐子秦狸，見自己這麼厲害的「乾天馳空掌」力，仍未能把對方傷了，心中也不由一楞，當時聞言嘿嘿冷笑了一聲，道：「老頭子，你我之間是永遠也沒有完，現在是大家都被關着……我也沒有心情給你胡纏……」

他說到『大家被關着！』這一句時，面上帶着一陣苦笑之色，極爲不自然的搖了搖頭。

哈古弦永遠除不了玩笑之態，這時又嘻嘻笑了兩聲，點了點頭，說道：「我們是一條綫上拴着兩個螞蚱，跑不了我，可也跳不了你，我們往後走着瞧！」

墨狐子秦狸怒視了他一眼，心中埋伏着無比的怒火，猛然地飛起一脚，照着一個斗大的石鼓上踢了過去，只聽見「碰！」的一聲大响，頓時爲他踢了個粉碎，琴魔哈古弦不由大吃了一驚。

墨狐子秦狸，這時候就像是發了瘋也似，他口中憤恨的罵着：「他媽的！他媽的！」

只見那枯瘦的兩隻長腿連連飛舞着，一時發出了雷也似的鳴聲。

那些石桌石床石几，不管什麼，只要被他的脚踢上，頓時就開了花，石碎砂濺，整個石牢裏，蕩起了一天烟雲，聲勢也眞是驚人！

琴魔哈古弦這時才算眞正看到了秦狸的武功，也不禁驚得連口咋舌不巳，心說：「好傢伙！這老狐狸原來巳經成了金剛不毀的功夫，原來火性這麼大，幸虧我還沒有十分的招惹他！」

當時一聲不哼的在一旁看着他。

墨狐子秦狸一個人發了陣脾氣，少說也有一盞茶的時間。

他把那房子以內的所有的東西，舉凡床几椅等……無不踢毁了一乾二淨。

然後他怒喘着氣，坐在被踢碎的亂石之上，一雙火眼更似都要噴出了火來。

哈古弦見了搖頭一笑道：「乖乖好厲害！」

墨狐子秦狸怒視着他道：「哈老頭子，我勸你不要逗我，我可不是好惹的！」

哈古弦吐舌一笑道：「這個我知道，你既然有這麼厲害的一雙腿，爲什麼不把牆踢開，我也沾沾你的光……」

墨狐子秦狸怒叱了一聲：「我叫你住口！」

哈古弦縮了一下頸子，嘻嘻一笑道：「好！好！我住口，我住口！只是你生這麼大氣，是給誰生呢？」

墨狐子秦狸不由偏過頭來，由窗口看着他惹厭的琴魔哈古弦。

本來他是一腔疾怒，正待借題發揮，可是當他看到哈古弦那種蒼老的面容，忽然他心中有了一個突然的啓示。

他不由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道：「哈兄弟，我們都是這麼老的人了，在人世之間，又還能活幾年？」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說得是呀！」

墨狐子秦狸眨了一下眼睛，嗟嘆道：「我們又何苦爲敵呢，是不是？」

琴魔哈古弦見這怪老道，果然會有此感慨，的確是很難得了。

登時哈哈大笑了起來。

墨狐子秦狸不由老臉一紅，吶吶道：「你……你莫非不以爲然麼？」

哈古弦猛然收斂了笑容，當時鼻尖哼了一聲，一面往地上啐了一口，道：「老狐狸，到現在你才想通呀！哼！」

墨狐子秦狸一怔道：「這麼說你是早就想通了？」

哈古弦往起一站，一面走着，一面笑道：「哈！這還用多說。」

說着他站定了身子，回頭看着墨狐子秦狸，冷冷的道：「我只是笑你，巳經是快一百歲的人，你那裏來這麼大火氣？」

他說着用手指着隔壁的那一大堆碎石道：「你以爲這樣可以顯出你的功力好是不是？到了晚上看你睡那裏？……你說那小鬼頭又是你徒弟，你犯得着給他生這麼大氣麼？」

哈古弦滔滔的說着，墨狐子老臉之上，可是紅一陣白一陣，只朝着哈古弦直翻白眼兒！

哈古弦難得找到這麼一個適當的機會，來感化這麼一個厲害的敵人。

他走近了一步，又說道：「你和小鬼頭之間這種不正常的相處，的確令我這外人想不通……有時候我眞懷疑，到底他是師父呢！還是你是？」

墨狐子秦狸發覺情緒又有些不對了，當時動了一下身子，苦笑道：「我們先不談這個好不好？」

琴魔哈古弦那肯放棄這個機會，當時冷笑了一聲，又踱了幾步才道：「爲什麼不談？這才是問題之中的問題！」

墨狐子秦狸長嘆了一聲道：「老東西，你只是看到側面的一面，事實上小鬼頭和我之間的感情，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好，我們都是放在內心裏的好！」

墨狐子秦狸一口氣說到這裏，却爲哈古弦打斷了他的話，他微笑道：「他把你經年累月關在石牢之內，就算是對你好嗎？好在什麼地方？」

墨狐子秦狸，對於這一點，有時氣儘管是氣，可是却不會改變他和白如雲之間的感情。

他紅了紅臉，却搖頭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哈古弦見他如此，心中倒頗爲感慨，他知道這一對奇異的師徒之間，是有着極爲親密的感情，是不容許任何人破壞的！

他當時苦笑了笑，點了點頭：「也許你們之間是有感情的……只是我却看不出來而巳。」

墨狐子秦狸，同意的點着頭，他嘻嘻的笑着說：「是這樣……是這樣……我們之間的感情，任何人也看不出來的。」

他終於想通了這點，連連點着頭道：「他關我全是爲我好！」

哈古弦哼了一聲，秦狸看了他一眼，道：「你也許不信，他是怕我出去亂殺人！這是我的老毛病，我是除不了！」

哈古弦笑了笑，道：「所以只有把你關起來？」

秦狸站了身子，把頭湊近在窗口道：「這房子裏面那些骷髏和骨架，都是我殺的！」

哈古弦聽了這話，不禁吃了一驚，墨狐子秦狸這時似頗傷感的嘆了一口聲道：「小鬼頭能就能在這裏，我只要殺一個人，他準知道，而且不出十天，那人的屍體，他一定會給我運回來，留下骨頭送到這房子裏來。」

說到此，他的聲音都顯得有些發抖起來！

琴魔哈古弦驚奇的看了一下這房中的骨架，少說也有百數十具，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驚楞了半天才道：「……殺這麼多人幹什麼？」

秦狸抬頭看了他一眼，說道：「我恨世上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有錢有勢的人，我只要發現了他們，我就一定放不過他們……」

他說着顯出一副咬牙切齒的姿態，十分猙獰，哈古弦搖了搖頭嘆道：「有錢有勢的人，並不一定都是壞人呀！」

秦狸看了他一眼，點了點頭道：「是的，我也知道，可是……」

琴魔哈古弦搖頭一笑道：「老朋友！這麼說，你這徒弟一點也沒有作錯，怎麼把你關起來？」

秦狸慢慢抬起頭道：「可是我現在巳經改多了……尤其是當靜夜裏，我睡在這些死人骨頭上……」

他嚥了一口唾沫又道：「這些人都是死在我手裏的人……老兄弟，你想那種滋味有多不好受！」

哈古弦噗哧一笑道：「當然不好受，要是我，我還害怕呢！」

墨狐子秦狸冷笑了一聲道：「小鬼頭這種處罰我的方法，也難爲他怎麼想出來的？倒還是眞有作用，慢慢地，我眞是改多了！」

哈古弦這時對白如雲，自心中確實又有了一番新的認識，當時嘆了一聲，微微一笑，懶散的道：「改多了也不行，這一次不是巳把你請出來了麼？怎會又關起來了？」

墨狐子秦狸臉一紅，他嘆了一口氣，左右看了一眼，才附在窗口小聲道：「我這次出去，又殺了三個人……也許又叫小鬼頭知道了……這小子是眞厲害！」

哈古弦像是聽神話一樣的聽着！

二位老人家，也可說是武林中的怪傑，這麼一說，非但消了彼此的敵意，却反而顯得更親近了。

墨狐子秦狸長嘆了一聲，站起來走了一圈，又回過頭來道：「還有我愛喝酒，這也是小鬼頭看不慣的地方，他說我每次殺人，都是喝酒的關係……」

哈古弦齜牙一笑道：「這他可沒辦法制你啦！」

墨狐子秦狸冷笑一聲道：「他怎麼沒有？」

哈古弦一怔道：「頂多不給你喝，可是你一出去還是要喝呀，這是沒用的！」

墨狐子連哼了兩聲，似乎難以啓齒似的，可是最後他仍然忍不住說：「你絕對想不到……這小子的辦法有多麼絕，那可眞叫人沒辦法！」

哈古弦眞是聽出了神，當時眨了一下眼皮問道：「什麼辦法這麼絕？」

秦狸紅着臉，嘆了一口氣道：「你可別笑！」

哈古弦巳經想笑了，可是他忍着點了點頭道：「好！我不笑，你說吧！」

秦狸走了一圈，又走到窗前，才低聲道：「這小子還是每天照樣送酒來，而且菜還特別好，都是我最愛吃的！」

哈古弦眼睛巳經瞇成一條縫，道：「這不合了你的口味嗎？」

秦狸冷笑道：「你往後聽呀！」

他苦笑了笑，才接下去道：「第一次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吃大喝了一頓，酩酊醉倒，可是到我醒來的時候，不知怎地，全身衣服，竟自被人扒了個清光！」

哈古弦不由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

墨狐子秦狸紅着臉道：「你不要笑，這都是小鬼頭之意，叫南水北星那兩個小王八旦作的。」

說到南水北星，老道氣又大了！

他重重的啐了一口道：「這兩個小王八旦，只是聽他一個人的話，他叫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

哈古弦笑瞇着眼道：「後來呢？」

墨狐子秦狸冷冷的道：「哼！一直到昨晚上那兩個小鬼才又把衣服送來，可是晚飯照樣有酒有肉！」

他搖了搖頭道：「我是見酒連命都不要了，跟你一樣的！」

哈古弦倒沒有反對，事實上他確也是如此，墨狐子秦狸看了他一眼道：「我後

來臉皮也老了，心說剝衣服就剝衣服，反正沒有人看，我還是照喝不誤！」

哈古弦哈哈大笑道：「你眞行！眞有你的！」

墨狐子秦狸臉色通紅的笑了笑，道：「眞行？一點也不行！誰知道又一次喝醉了，又被兩個小鬼把衣服剝了，等我一醒，四週全是人，有男有女，他們也不說話，只在外面用眼睛看着我，我的老天，可把我給弄慘了！」

哈古弦聽到此，忍不住又自縱聲大笑了起來，連眼淚也笑出來了。

墨狐子秦狸也逗得尷尬的笑了起來。

他邊笑邊嘆道：「這一次我算是丟了大人了，可是我不服氣，心想我祇要少喝一點，不喝醉就行了！」

哈古弦點頭道：「是呀！」

秦狸斜看了一眼道：「可是小鬼頭連這一層也想到了，那酒裏，他早已放下了迷魂砂，那怕你只喝一口，只要你喝就非醉不可，我一連上了七八次當，每一次還是被剝了衣服，圍着一大堆人看，後來，我是再也不敢喝了，就是沒有放棄，我也不敢喝了……你說這小鬼有多精！」

哈古弦不由搓着手，連連點頭道：「這小子是有一手！」

秦狸哼了一聲道：「豈止有一手，簡直是鬼靈精，我這一輩子就沒碰過這麼足智多謀的人！」

哈古弦嘆了一聲道：「要不，我老人家怎會也被關在這裏面。」

他說着不由苦笑了一下，用手捻着頷下的長鬚，看着墨狐子秦狸道：「老道，你我都是這個年歲的人，可是却連一個小孩都鬥不過！」

「誰說不是，這小鬼頭有時候讓人恨得牙癢癢，可是有時候又眞逗人喜歡，我是眞把他沒辦法。」

哈古弦伸了一個懶腰道：「唉！想不到我琴魔一生稱雄武林，到老來會叫一個黃毛小子給關起來，這要是傳揚出去，我這張老臉可帶光了！」

說着轉過頭來，看着一窻之隔的墨狐子秦狸，笑了笑道：「我看你倒是習慣了，滿不在乎的樣兒！」

秦狸長嘆了一聲道：「在乎又怎樣……其實小鬼頭對我是眞好，要不是他這幾年好好管我，我簡直不知壞到什麼份上了，所以，唉！」

他搖頭一個勁苦笑……

琴魔哈古弦這時打了一個呵欠，倒身在那白骨堆成的長床之上，出了一口長氣道：「喝！眞涼！」

他睜着一雙大眼睛看着房頂，腦中却想到了愛女哈小敏，不知白如雲如何處置她了？

當時忍不住叫了一聲：「老道！」

秦狸哼了一聲，哈古弦道：「我女兒現在怎麼了，你知不知道了？」

秦狸冷冷的回答道：「我怎麼知道！不過你放心……小鬼頭是不會把她怎麼樣的！」

哈古弦心中這才放了點心，他忽然想起了一樁心事，當時又由骨床上翻了下來，皺着雪團也似的一對眉毛道：「這麼說，小鬼頭還眞是一個好孩子！我還以爲他愛殺人，如此看來，倒不盡然！」

墨狐子秦狸齜牙一笑道：「你說他要殺人，倒也不假，可是他只是殺那些最壞的人，和我就不同了，不過也不一定……反正這小子個性是怪得很就是了！」

琴魔哈古弦腦中思索着一個問題，此時忍不住問道：「老道，我問你一件事，你可得老老實實的回答我，怎麼樣？」

墨狐子秦狸一笑道：「行！我們現在是無話不談。」

哈古弦臉色微微一紅，吶吶道：「小鬼頭到底對我們么女兒怎麼樣？」

墨狐子秦狸一怔，當時嘻嘻一笑道：「好個老帮子，你是想給我徒弟說親是不是？你口口聲聲罵白如雲，原來你心裏也喜歡他是不是？」

哈古弦一瞪眼道：「你可別胡說八道，誰給他說親？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墨狐子秦狸仍是神秘的笑着，他點了點頭道：「其實，小敏這孩子樣樣都好，我還眞喜歡她，要能給小鬼頭配成一對兒，那可就是天生一對，地成一雙……」

說到此，他竟突然停住了，面上却帶出了一片凄惘之色。

琴魔哈古弦自然看出來了，當時冷笑了一聲，道：「可是天底下的事，那能這麼如意，不是我老頭子說一句你不愛聽的話，小鬼頭有時候也太狂了……你說我們小敏那一點……」

他突然又覺得，不應該把這種事說得太露骨了，當時氣得臉色通紅，恨恨地吐了一口氣，又接下去道：「老實說，我們么女兒也不見得就看上他，非要嫁給他不可！」

墨狐子秦狸笑了一笑道：「當然，當然……」

哈古弦看了他一眼，嘆了一聲：「只可憐這孩子從小就走了娘……剩下我這個爸爸沒用……要是她娘如今在這裏，這孩子那能受這個委屈？」

這老頭子說着，竟自差一點流下了淚來。

他腦中重新想到了那個離開了他的女人——綠娘石瑤青，那是一個極爲護短，而且武功絕高的女人，哈古弦每一次想到她，總難免要流下幾滴老淚。

墨狐子秦狸笑了一下道：「算了吧，老兄弟，你又想起了老件兒來了是不？」

哈古弦冷笑道：「我只是氣白如雲，不該對我們么女兒這樣罷了，哼，他不是討厭我們麼？等這事了啦，我就叫小敏下山去，我們躲開他總行了吧？」

墨狐子秦狸嘆道：「這又是何必？」

哈古弦冷笑了一聲道：「何必？」

他狠狠地接下去道：「這是我最客氣的辦法了，要照着我過去脾氣，我就先把這小子的腿給打斷，然後我們再走！」

墨狐子秦狸噗哧一笑道：「小鬼頭什麼地方錯了，你要把他腿打斷，你却要說出你理由來呀？」

哈古弦臉一陣紅，一時答不出來，只是連聲的冷笑不已，墨狐子秦狸心裏有數，當時嘆了一聲道：「老兄弟！這事不只是你氣，有時候想起來我也氣，不過說起來也不能怪小鬼頭，我們做長輩的人，只能從旁觀察他們小兒女的動態，加以管束

，却不能硬要他們怎麼樣……這種事情，是很難處理的，却不能意氣用事……」

哈古弦心中一驚，倒想不出，這墨狐子秦狸居然有此見識，自己一向倒是把他智慧輕估了。

當時點了點頭道：「老道你說得對，所以正因爲如此，我才想叫么女兒離開這裏。」

墨狐子秦狸皺了一下眉道：「離開也不是辦法。」

哈古弦這兩天爲女兒的事，已用盡了心思，這時聞言不由追問道：「那你說該怎麼辦？」

秦狸嘆了一聲道：「其實我看小鬼頭也並非對么女兒沒一點情，只是這小子的心，實在難猜得很！」

說着，他搖了兩下頭，空氣沉穆了下去。

琴魔哈古弦忍不住問：「那位伍青萍姑娘到底是怎麼回事？」

秦狸長嘆了一聲道：「老兄弟，這都是緣份，你說么女兒有多麼好，又沒婆家，和小鬼頭不正是一對兒麼，嘿嘿……」

他看了哈古弦一眼，下面却不好說下去，當時又頓了一頓才道：「那位伍姑娘再有一萬個好，可是人家是已經是有婆家的人了，這怎麼行？」

墨狐子秦狸也不禁有些氣。

可是，當他想到了，他自己也曾經促力成全着這件事情時，他不禁氣就消了一多半，只是心中愈發有一股說不出的苦味來。

琴魔哈古弦嘆了一聲道：「那龍勻甫現在還在我那裏養傷，這孩子人品什麼，都還不錯，按說，那位青萍姑娘得人如此，也眞該心滿意足了，只是看樣子，她好像還不大願意似的。」

墨狐子長吁了一口氣道：「這就是緣份了。」

他又接一句說道：「不過，據我所知，那位姑娘，還從來沒有見過這姓龍的小子？」

哈古弦一怔道：「是這麼着？」

墨狐子點了點頭，說道：「只是她又跑了，什麼時候不好跑，單等在這個時候，她還答應說等我回來再走，誰知還是先跑了，這一來事情就更難辦了，一邊是要女兒一邊是要媳婦兒，再加上小鬼頭更急得都快瘋了！」

他說到此，長嘆了一聲道：「這丫頭算是把這一伙人都害苦了。」

琴魔哈古弦皺眉道：「那這可怎麼辦了啊？」

墨狐子秦狸咧嘴道：「管他呢，反正小鬼頭有的是辦法，我們往下看吧？」

琴魔哈古弦苦笑了笑道：「反正苦的是我們小敏。」

墨狐子秦狸搖頭道：「話可不能這麼說，我看這幾個角兒，誰也痛快不了，包括你我在內。」

琴魔哈古弦看了秦狸一眼，微帶憤怒的道：「最氣人的是把我們父女關起來，這像是什麼話？眞……」

墨狐子秦狸齜牙一笑道：「你不要急，早晚總會出去的，小鬼頭作事我知道，是一上來熱……」

哈古弦更氣道：「這是什麼話，早晚要放出來，他當然要放出來，沒見過你這賤骨頭，天生有關着的癮？」

墨狐子秦狸不由翻了一下白眼道：「咦，老兄弟，你這是怎麼了……可別在我身上發脾氣，我也不舒服呀！」

哈古弦不由嘆了一口氣道：「我是氣昏了頭了，一想起無緣無故的被你們騙進來就生氣……小鬼頭到底打算把我老人家怎麼樣？」

墨狐子秦狸苦笑道：「我怎麼知道，我現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哈古弦愈想愈氣，不由狠狠的拍了一下桌子，鼻中哼道：「白如雲你也欺人太甚了，總有一天我要叫你知道我哈古弦的厲害？」

他氣憤憤的說着這句話，回頭看了墨狐子秦狸一眼，冷笑道：「天可不早了，睡覺吧！」

墨狐子齜牙一笑道：「老朋友，我勸你還是安下心來，要不然以後日子可不好過，這是實話？」

哈古弦這時候一揮右手，油燈立熄，然後，他拖着沉重的軀體，又倒在了那架白骨堆成的牀上，發出了一陣吱吱的怪響聲。

這兩位風塵怪傑，一時也只有自認了這種滑稽的命運，暫時保持了寧靜。

須臾，相繼鼾聲如雷。

白如雲略施小計，不費吹牛之力，居然把哈氏父女相繼成擒，心中不由十分自快，最後又把墨狐子秦狸也關了起來，他知道這老像伙火氣特別大，所以乘着秦狸和哈古弦問答之際，他却輕輕地溜開了。

他由這所石牢中輕輕踱出，天上沒有月亮，陰霾的天空裏，尚且飄着細細的雨絲，這正是惱人之夜，白如雲不由長長嘆了一口氣。

他心裏想：「這兩個人，我都關起來了，現在該怎麼辦呢？」

忽然他心中一動，他想到了那碧月樓中的哈小敏，不由怔了一下，暗忖：「我可太大意了，竟忘了叫南水北星兩個人去看看她了，隔了這麼久，說不定她早就跑了！」

想着不由足下加勁，直向碧月樓奔去，一口氣馳到了湖邊，方想施展「一葦渡江」的絕招，直奔竹樓去，無意間，却見暗邊葦草中，有人影一閃。

白如雲不由一驚，口中叱道：「那一個？」

那人倏地由草中騰身而起，口中也自驚呼道：「是……誰？」

白如雲立刻劍眉一皺，哼了一聲道：「北星，深更半夜你不睡覺，在這裏攪什麼鬼？」

北星此時身着黑色長衣，滿臉驚慌之色，他手中尚似抱着一人。

這時見向自己發話之人，竟是少爺，不由寬心大放，他大叫道：「少……少爺，可不好了，……南水……南水……」

白如雲這時才看清，他手中所抱之人，正是南水，只是一身水濕，如同死人也似的躺在北星臂彎裏，白如雲不由吃了一驚。

當時身形一竄，已到了北星身前，伸

出雙臂，已把南水接了過去，匆匆道了聲：「走，跟我我來！」

說着幾個起落，已撲至一幢樓室之中，北星這時也匆匆點上了燈。

白如雲把南水放在一張床上，皺眉道：「他怎麼了。」

北石臉紅頸子粗的道：「小……的也不知道，我找……他老半天，才在水邊找……着他。」

白如雲揮了一下手道：「算了，這麼大了，連句話也說不清？」

說着忙低頭看了看南水臉色，又用手摸了他一下脈門，才點了點頭。

說着猛然在南水後心上擊了一掌，順勢擰了一把，南水立刻口中「啊唷！」了一聲。

白如雲臉上帶着微怒，後退了一步，倚着一張桌子，目光炯炯地盯着他。

南水在牀上翻了兩個身，口中哇哇的乾嘔了幾聲，才坐起了身來。

這時北星已撲上去，緊緊的握住他一雙手，滿臉關切的問道：「南水，……你怎麼了？」

南水怔怔的看了他一眼，這才想到了是怎麼回事，當時大吼了一聲：「好個哈小敏……」

北星不由大吃了一驚，慌忙用手將身後的白如雲一指，吃吃道：「少……少爺在……」

南水一抬眼，才發現白如雲就站在眼前，當時不由嚇得臉色一青，頓時就呆住了。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你剛才說什麼？」

南水嘴唇蠕動了半天，吶吶的道：「我說哈……小敏……」

白如雲厲聲道：「哈小敏怎麼樣？哈小敏可是你叫的？」

南水哆嗦了一下，這兩個小鬼，平日眞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只一見了白如雲，眞無異是老鼠見了貓一般，這時白如雲一發脾氣，南水可嚇壞了。

當時馬上改口道：「哈……小姐，哈小姐……」

白如雲冷哼了一聲道：「你們這兩個小混蛋，胆子是愈來愈大，居然目無尊上，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南水抖聲道：「少爺不是關照我們要……門戶……麼……我……」

白如雲斥道：「那你怎麼會被人給點了穴了，我的臉都叫你給丟完了。」

南水臉一陣紅，吶吶道：「小的……正在划船……不想那哈哈……小姐，把小的引到暗邊，小的問她話，她不但不理，反和小的打了起來，後來，後來……後來……」

白如雲哼道：「後來就給人點了穴道了？」

南水嚅嚅道：「是……哈姑娘……點的。」

白如雲望着他冷笑了一聲，當時揮了一手道：「好，你們下去，下次要是再有這情形，你就不要見我了。」

南水哭喪着臉，對着白如雲彎了一下腰道：「是……」

北星也彎腰道了聲：「是……」

白如雲橫目掃了他一眼，北星已紅着臉走到南水身前，小心的扶着南水站起來，二小傻傻地又看了白如雲一眼，才慢慢的向室外進去。

白如雲冷冷地看着二小走出，心中十分不愉，他喃喃地自語道：「這丫頭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把南水也給打傷了。」

他說着轉身走了出來，水面上靜沉沉的，他遠遠看見那碧月樓上，仍然有閃閃的燈光。

他心中暗暗懷疑道：「怎麼還會有燈，莫非那哈小敏還眞的仍在樓上，聽憑我的處置麼？」

他心中這麼想着，就不再遲豫，當時順手在一棵老樹上抓下了一枝枯枝，就手折了十幾段，身形展處，已自騰空而起。

水面上此刻起了一串波紋，白如雲頎長的身體，就如同是一隻戲水的海鷗也似，一連串的起伏身影之中，已經消失了他的踪跡。

他踏進那「碧月樓」前，輕振二臂，已用「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然拔空而起，輕輕往那竹欄桿上一落，眞是身輕如燕。

竹樓閣室內，傳出了一片昏暗的燈光，白如雲就耳聽了聽，並沒有發覺任何聲音。

他輕輕附在窗縫間，正想向內偷看，忽然臉色一紅，又把頭收了回來，舉手在窗上輕輕叩了兩下，發出「篤，篤！」的兩聲。

白如雲不見回聲，順手把窗戶推開，一躍身，已騰身而入，却見哈小敏捲趺在竹牀之上，抱着膝蓋兒，早已入了夢鄉。

白如雲不由搖頭嘆息了一聲，心說她還眞是一個小孩，這種情形下，她居然也能睡。

想着輕輕走到了牀前，見牀上有一棉被，白如雲順手拉起，給她蓋在了身上。

他這一霎那，心情十分沉重，自己暗想着，對於眼前的哈小敏，本來談不到什麼感情，可是却是自小看着她長大的。

他楞楞的看着床上這個姑娘，心情沉重的思念道：「這姑娘也同我一樣的可憐……她自小就失去了娘……只跟着她的爸爸……」

「她任性、嬌嗔，有時雖是愛施個小性，可是不可否認的，她是一個善良的姑娘……」

白如雲深深的皺着眉頭，望着床上的她。

床上的小敏，却是恬靜的微笑着，那微微弧形的嘴角兒，有時向上動一動，雖在睡夢之中，仍可看出那淺淺的一雙酒渦，長長的睫毛，在又細又彎的蛾眉之下，更增加了青春的嫵媚，幾根青絲，散亂的拂在暈紅的面盤兒上，那麼隨風划動着。

白如雲不由冷笑了一聲，心道：「妳倒是不當回事兒……」

可是那先前的一番震怒，此刻竟自消散得沒了影兒，他在她床前站了一會，心中猶豫着，不知是否應該把她叫醒。

可是當他把手方一伸出去，他又不禁慢慢的收了回來。

同時，目光一轉，無意間，却見她手心裏抓着一個紙球兒，白如雲不由心中一動。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　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負了重傷，遵艾九靈之囑，連夜投奔開封王家老棧，店東王某，與艾九靈原有傳藝授業之誼，所以東主得知俞秀凡是由艾九靈介紹而來的，故特別關照。不久，辣手仙子祝玉花追踪而至，要把俞秀凡帶走，但被東主所阻，祝玉花目的未達，心有不甘。臨走，憤然警告東主，約在是夜三更再來索人，不達目的誓不休。祝玉花走後，東主爲防萬一，乃及早佈署。入夜，先將俞秀凡安頓在一假石山下的地洞中，以策安全；自己則率同兩子在客店內守候。三更，祝玉花果然與赤焰掌吳棠來至王家老棧……

棄文習武功　傳薪奪造化

王耀東道：「咱們王家老棧祖傳的規矩，進了王家老棧三尺門裏，就不能讓客人有毫髮之傷，財物之損。」

吳棠道：「好大的胆子，給我拿下。」

身後暗影中，應聲躍飛出來一個黑服勁裝人。

俞秀凡看的清楚，來人正是厨子刁七。刁七雙手一探，取過兩把刀來。兩把刀形式不同，左面的稍長，呈弧形彎曲，右手的簡直和菜刀一樣。

王耀東打量了人厨子一眼，心中暗暗忖道：他們人隱在暗處，不知來了多少，火焰掌吳棠，人極暴虐，看來今晚之局，是很難善了，放倒他們一個是一個了。

心中念轉，立時長長吁了一口氣：「閣下怎麼稱呼？」

刁七冷冷說道：「人厨子刁七。」

王耀東笑一笑道：「閣下請出手吧！」

刁七一揮手中雙刀，道：「小心了。」左手彎刀突然迎面劈下。

王耀東冷哼一聲，長刀突然離鞘而出，一道寒芒自下而上，閃電擊出。

這一刀，勢道怪極，刁七彎刀迎面劈下，還未到王耀東的頭頂，突覺小腹一涼，刀芒由小腹劃過，自下而上。

刀臨頂門，由豎轉橫，嚐的一聲，震開了刁七的彎刀。

這一刀，本可把刁七大開腹胸，但王耀東手下留情，刀尖劃入，只有寸許左右。話雖如此，但也傷到了腹胸，鮮血噴了出來。

刁七感覺中，這一刀洞開了他的胸腹，兩腿一軟，跌在地上。

這怪異凌厲的一刀，震住了全場，所有的人都呆在當地。

火焰掌吳棠，也看的直皺眉頭，認不出這是什麼刀法。

王耀東揣了刁七彎刀後，立時還刀入鞘，肅然而立。

吳棠目光一掠躺在地上的刁七一眼，冷冷說道：「刁七，你死了麼？」

刁七道：「屬下被人破了胸腹。」

王耀東道：「刁大英雄，王某的刀短了一些，只傷到了刁大英雄的肌膚。」

刁七霍然站起身子，低頭一看，只見小腹

到前胸一道長長的口子，鮮血濕透了半個身子，又不禁雙腿一軟，幾乎栽倒。

吳棠冷笑一聲道：「刁七，你過來！」口氣冷漠，充滿着殺機。

刁七呆了一呆，忘記了傷處的痛疼，緩緩轉過身子，一欠身，道：「大——」

一個字剛剛出口，吳棠快如閃電的掌勢，已然到了刁七的前胸。蓬然一聲大震，刁七整個的身子，飛了起來，落着實地，巳然肝腸外流，氣絕而逝。

吳棠冷然一笑，道：「那一個去會會王掌櫃。」

人厨子刁七，雖然談不上江湖上一流高手，但在綠林道上，也算是響噹噹的人物，但却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客棧掌櫃一刀所傷。

沒有看清楚那一刀如何出手，但都看出了王掌櫃那一刀却是故意的手下留情，因爲那一刀確可以把刁七破腹開胸。那凌厲詭異一刀，使得這些綠林悍匪們都爲之震駭不巳，吳棠連問數聲，竟然無人應聲出戰。

這位名動江湖綠林梟雄，雖然處置了人厨子刁七，但他內心之中，也對那怪異的一刀，有着很大的畏懼，他想用另外幾個人的傷亡，瞧清楚那王掌櫃的刀路，可惜的是，竟然無人敢應命出手。

吳棠皺了一下眉頭，舉步向前行去。

王耀東眼看着這一代綠林梟雄要親自出手，不禁心頭一震，暗道：久聞赤焰掌能夠傷人在三尺以外，這魔頭親自出手，我應該小心一些才是。心念中轉，右手微微向前一探。

吳棠突然停下了脚步，右手一揮，拍出一掌。

一股强大的暗勁，帶着炙人的熱力，直逼過來。

王耀東長刀閃電而出，一招「橫掃千軍」斬了過去。

吳棠畏懼的就是剛才那怪異的一刀，所以遙遙發掌，不敢欺近。

眼看王耀東平出一刀，不禁冷然一笑，左手「手揮五弦」，巧快絕倫，擊在了刀面之上，登時把王耀東的刀勢封出外門，右脚大踏一步，人巳到了王耀東的身前，右手一縮一伸，拍了出去。

這一招，快速絕倫，掌勢直逼上王耀東的面門、五官。就算是武功很高的人，似乎也是無法閃避開這一擊。赤焰掌吳棠的心中更是預料這一擊必中。

那知就在他掌指將要擊中王耀東面門之時，突然間有一種力道撞向肘間的「曲池穴」，右手頓然一痲。

就是那一痲之下，王耀東右手巳翻了過來，一把扣住了赤焰掌吳棠的右腕。

吳棠呆了一呆，王耀東巳然一脚踢上小腹去。

赤焰掌吳棠確然有過人之能，在這等間不容髮的境遇之中，突然一吸氣，小腹後縮半尺，右手內力迸發，向外一甩，竟然掙脫了王耀東的右手，倏忽間退後五尺。

經歷過這番變化，吳棠巳深深體會到這位客棧的掌櫃之能，心中暗道：看來，我是確然誤殺了刁七，這小子刀掌上却有着人所難及的奇異之能。

他生具梟獍之性，心中閃掠過一念之後，立時拋開並無愧疚和不安之心。

王耀東並未乘勝追擊，站在原地，暗中運氣止疼。原來，吳棠掌力中含的熱氣，竟有炙肌燙膚之力，王耀東並未被吳棠的掌力擊實，但雙頰、兩腮，都有着如火燒烤的痛苦。

祝玉花低聲道：「大當家的，這姓王武功有些邪門，眼看你封開他刀勢的一掌，就可以把他擊斃當場，不知何故——」

吳棠一揚雙眉，接道：「怎麼樣了？」

祝玉花嬌聲說道：「不知何故，你竟會突然撤回掌勢。」

吳棠皺一皺眉頭，道：「妳們沒有瞧到什麼？」

祝玉花答道：「沒有。小妹正在百思不解呢。」

吳棠道：「不知從何處來了一股力道，擊中了我右肘的曲池穴，使我掌勢受挫，爲其所乘。」

祝玉花啊了一聲，道：「大當家的，這小子武功怪異，刀法、掌法，都有莫測之變，不用和他們拖延時間了。」

吳棠問道：「你的意思……可是想並肩子上？」

祝玉花道：「不錯。咱們不是來講理爭名的，用不着和他們客氣。」

吳棠道：「我得想想，他用什麼方法，能夠擊中我的『曲池穴』，你替我傳諭，要嶗山四義圍上他。」

祝玉花點點頭，道：「代大當家傳諭，嶗山四義出戰。」

她站在吳棠身側，吳棠沒有喝止她，自然千眞萬確的代吳棠傳諭。

四條人影，疾快的由暗影中飛躍出來，很快的把王耀東圍了起來。

王耀東經過這一陣調息之後，臉上的痛苦巳經減少了很多，右手緩緩握住了刀柄。

一刀劃破了人厨子刁七的小腹，留給了嶗山四義很深的印象，四個人不敢不出戰，但又心中畏懼異常，不敢輕易出手。

吳棠冷哼一聲，道：「祝姑娘，叫他們出手！」

祝玉花應了一聲，說道：「四位，請出手吧！」

嶗山四義相互望了一眼，突然拔出鬼頭刀，月光下閃動着寒芒。

王耀東吸一口氣，凝立不動。他心中明白，對付這等窮兇極惡的悍匪，不能讓他們摸清楚了自己的眞正本領。剛才那一刀，正是艾九靈指點他的兩招刀法之一，王耀東費了數年之功，苦研兩招刀法，巳然體會出個中神髓，如是這兩招刀法，不能鎭住强敵，使他們知難而退，被人拆穿了內情，只有這兩招刀法，今夜定然是一個十分悲慘的結果。

所以，這兩招刀法，必然要選擇最適當的時間，最有利的機會，再施展出來。

嶗山四義在江湖上的眞正稱呼，是叫嶗山四兇，四個人常年相處，研究了一套很精密的合搏之術。這一套合搏之術，使四人在綠林中創出了很響亮的名頭，很多江湖上成名的獨行大盜，都傷在四人這合搏圍擊之中。

四兇鬼頭刀出手之後，立時分站了東、西、南、北四個方位。

王耀東雖是不在江湖上走動，但對江湖中事，却十分留心，像吳棠和嶗山四兇這等綠林中有名的兇人，王耀東口中雖說不知，其實內心中對這些人却十分瞭解。

四兇之首，當先發動，刀光一閃，迎面劈去。但刀距王耀東還有半尺左右，立時收了回去。

一刀帶動，四刀並起，四把鬼頭刀，幻起一片銀幕似的光芒。

王耀東刀未出鞘，平舉前胸，準備以身法避開幾人的攻勢，選擇最有利的還擊機會。

但他立刻感覺着用不着閃避，只要靜靜在原地不動，那凌厲的刀勢，决不會近身。

原來，攻向王耀東的鬼頭刀，都在距離半尺左右時，主動收回。但四把鬼頭刀的輪轉之勢，確是愈來愈快，快的只見一片刀光，圍着王耀東團團亂轉，巳然不見人影。

王耀東大感奇怪，暗道：這是什麼怪異刀法，只圍着人身打轉。

但他也警覺到這嶗山四兇刀法十分凌厲，單是這等旋轉不停的氣勢，就使人有着眼花撩亂的感覺。忽然，寒芒波捲，一片冷厲的刀氣，分向四面八方直湧了過來。

原來，嶗山四兇對王耀東一刀劈傷人厨子刁七的事，一直有着很大的畏懼，不敢輕易出手。四人發動刀陣，全力攻出，上下左右，有如一片刀網。

這四人合力的雷霆一擊，勢道强大，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王耀東駭然之下，拔刀揮出，他在驚駭之下，這一刀也幾乎是用盡了他全身的氣力。

一道銀虹，飛射而出，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王耀東擋開了兩柄鬼頭刀，但另兩把鬼頭刀，却乘隙而入。一刀劃中了後背，一刀劈中了左肩。

一條左臂，齊肩處被斬了下來，後背上也被一刀由頸間劃到腰下。

刀光收斂，人影乍現，王耀東也變成了一個血人。

就在這一瞬間的靜止，王耀東手中的寬面長刀，突然由一個絕不可能的角度中疾翻而起。一道冷電般的寒芒泛動，兩個活生生的人，被攔腰斬作四段。

這一刀勢道之奇，出手之快，完完全全的出了嶗山四兇的意外。

嶗山四兇，付出了他們合力一擊的傷人代價，四兇中，二、四兩兇被斷腰死亡。

兩聲大吼，由暗影中傳出，兩條人影虎撲而出。

是王翔、王當，兩人受父命隱身暗處掠陣，未得招喚不許出戰。

但兩人目睹父親斷臂，裂背，悲忿莫名，那裏還記得父親的囑付，大喝聲中飛躍而出。

兩兄弟，兩把刀，分撲向大兇、三兇。

嶗山四兇中老大、老三，目睹老二、老四，忽然被王耀東斬成四段，心中還有些不信，不禁一呆。就是那一呆工夫，王翔、王當巳疾撲而至，兩把刀分劈前胸。

嶗山四兇，究竟是久經大敵的人物，驚駭之下，不忘拒敵，雙雙揮刀，封敵攻勢。

兩人的鬼頭刀剛剛舉起，同時感覺到握刀的右臂一痲。

這等時光，一招失錯，必然會招來殺身之禍，王氏兄弟二把刀，分然由大兇、三兇的前胸洞穿了兩人的後背，立時殞命當場。

王翔、王當，抽出單刀，兩具屍體，應手栽倒。嶗山四兇，雖然以合搏的刀陣傷了王耀東，但四兄弟却完全死在王耀東父子之手。

赤焰掌吳棠一直很留心那王耀東的舉動，眼看王耀東的沉着和他出刀的奇幻，使得赤焰掌吳棠那等高人，也爲之心神震懾。王耀東只攻出了兩刀，兩招刀法，重傷了刁七，殺死嶗山四兇中的兩兄弟。

王翔急步行到了父親身前，道：「爹，你傷的很重。」

王耀東冷冷說道：「站開。」右手舉起長刀，大聲喝道：「吳棠，你過來，我王某人雖然受傷不輕，但還願領教你吳大當家的幾下高招。」

吳棠目睹王耀東重傷後，仍然如此豪勇，不禁大爲震駭，一時間竟不知如何回答。

王耀東冷笑一聲，道：「姓吳的，你如是敢和王某人動手，那就請快些出手，如是你姓吳的不敢出手和我王某一戰，那就請立刻退出我王家老棧。」

赤焰掌吳棠雖然是兇惡絕倫，殺人如痲，但他究竟是綠林中有名人物，沉吟一陣，突然一轉身，道：「咱們走！」走字出口，人巳飄身而起，躍上屋面。

吳棠一走，隨在身後的祝玉花，也接着飛躍而起。緊接着七、八條人影，由暗影中飛身而起，躍上屋面。月光下只見人影閃了兩閃，消失不見。

目睹吳棠等離去之後，王耀東再也支持不住，身子一歪，倒摔在地上。

王翔急急拖起父親，奔回內室，立刻替王耀東包紮傷勢。

王耀東在重傷之後，强自支持，失血過多，巳呈半昏迷狀態。

王翔、王當，一起動手，包紮好王耀東的傷勢，仍不見他醒來，心中大是焦急。

王當無限哀傷，道：「大哥，我看爹的傷勢很重，如是咱們能早一步出去，也許爹不會受這樣重的傷了，至少，我們可以替爹分担一部份壓力。」

王翔道：「兄弟，咱們都看到了那旋轉刀陣的厲害，爹雖然武功高强，也難承受一擊。但爹的反擊之勢，仍然一舉殺死了對方兩人，爹囑咐咱們不可輕舉妄動，自然是有爹的把握，所以，才有最後驚退敵人的結果，如是咱們早些出了手，情勢只怕比此刻更慘了。」

王當道：「大哥，嶗山四兇，只不過刀陣厲害，他們分開之後，難擋咱們兄弟一刀。」

王翔搖搖頭，道：「兄弟，這件事我正有些奇怪，咱們攻出的一刀，對方明明有封架之力，爲什麼他們刀舉中途突然停了下來。」

只聽一個清冷的聲音，道：「因爲他們該死！」

王翔、王當大吃一驚，轉頭看去，只見門口處站着一個身着青衫的中年文士。

兩人不識來人，齊齊拔出單刀，道：「你是誰？」

中年文士很從容，似乎根本就沒有把那殺人的快刀放在眼中，輕輕咳了一聲，道：「我是你爹的朋友。」舉步向前行來。

借桌上火光，王翔瞧出那人容色很憔悴。

王當却突然走上一步，唰的一刀，劈了過去。

中年文士一伸手，食中二指，挾住了王當的刀背，道：「年輕人怎麼這樣的暴躁，就不怕這一刀殺錯了人麼？」

王當用力一掙，只覺那挾刀的雙指，如同兩支大鐵鉗一般，竟然無法移動分毫。心頭震然一驚，道：「大哥，這人厲害，快些出手攔住他。」

王翔眼看兄弟遇險，無暇多想，一刀橫裏斬去。

中年文士歎息一聲，右手伸出，依樣葫蘆，食中二指，挾住了王翔的刀背。

那中年文士出手不但快，而且十分奇幻，一樣的方法，用了兩次，王氏兄弟仍然是沒有看清楚。

忽然間，中年文士雙手一推，兩人手中的刀柄，不自覺的撞上了自己的穴道。

青衫文士雙手一鬆，兩柄刀齊齊落地，舉步向王耀東仰臥的木榻上面行去。王氏兄弟，眼看那人行向父親，心中大急，但苦於穴道受制，無法行動。

青衫文士查看了一下王耀東的傷勢，探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丸，放入王耀東的口中，又拍了幾處穴道轉身向外行去。行到了門口之處，突然回頭，屈指輕彈，兩縷指風，分襲王氏兄弟被點的穴道。兩兄弟但覺身子一震，穴道被解。

王當伏身檢起地上的單刀，衝出了門外。

但見明月在天，那裏還有那青衫文士的影子。

王翔似是已轉過了心意，沉聲說道：「兄弟，快回來吧！人家要殺咱們父子三人，就算咱們有十條命，也早沒有了。」

經哥哥這麼一說，王當心裏打個轉，也確是這麼回事，舉步退入房中。

但聞王耀東長長吁一口氣，睜開雙目。

王氏兄弟急急奔到榻前，道：「爹，你醒過來了。」

王耀東道：「我好多了。他們沒去而復返麼？」

王當道：「他們已經膽寒心怯而退，怎會再來。」

王耀東掙扎着要站起來，却被王翔伸手按住，道：「爹，你再休息一下。」

王耀東突然一皺眉頭，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王翔道：「四更左右。」

王耀東道：「我傷的很重，怎麼好的如此迅快？」

王翔道：「有一個人，飄然而來，替爹看了傷勢，又自行退去。」

王耀東道：「什麼樣的人？」

王翔道：「一個穿着青衫的文士。」

王耀東道：「多大年紀，形貌如何？」

王翔道：「大約有四十多歲，形貌很清靈，但却有些憔悴。」

王耀東道：「告訴我詳細的情形。」

王翔把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王耀東道：「那九老到了。你們兩個瞎眼的奴才，竟敢對九老無禮。」

王氏兄弟呆了一呆，半晌作聲不得。兩人常聽父親談起艾九靈，但却沒有想到自己會見到艾九靈。

良久之後，王翔才輕輕歎息一聲，道：「九老是何等身份的人，那裏會和我們一般見識，俗語說的好，不知者不罪，九老不會記在心上的。」

王耀東輕輕歎息一聲，不再答話，閉上雙目。艾九靈出現在王家老棧，那證明他傷勢已然大好，赤焰掌吳棠就算再請人來帮忙，也不用放在心上了。心中一寬，酣然睡了過去。

王翔、王當留一人守着父親，另一個却在四下巡視。直到天色大亮，未再見敵人來犯。

× × ×

且說吳棠帶着羣匪，退出王家老棧，越踰城牆，直退出十里之外，才停了下來。

祝玉花低聲說道：「大當家的，想不到啊，一個開飯店的竟然會有那樣高的身手，咱們折損了五個人。」

吳棠冷冷接道：「住口。」

祝玉花嬌媚一笑，道：「大當家的，奴家是說，咱們折損了五個人，有些不太划算。那王掌櫃已受了重傷，如是咱們再打下去，那王掌櫃決無法支持，餘下兩個小伙子——」

吳棠接道：「小伙子怎麼樣？我現在還想不通，嶗山兩兄弟明明是舉起了鬼頭刀，不知怎的，竟然刀勢頓住。老實說，那兩個小伙子，决無法傷得嶗山兄弟，但他們却死在那兩人手下。」

祝玉花道：「是啊！想一想，眞是有些邪門。」

吳棠道：「什麼邪門，那是證明了不是有高人在暗中相助他們，就是他們有一種奇異的武功。」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還有，那姓王的出手的兩刀，單以刀法而言，那該是刀法中的至奇、至高之學，咱們之中，只怕沒有一人識得。」

祝玉花低聲說道：「大當家的，咱們就這樣撤走呢，還是休息一天再去？」

吳棠道：「先休息兩天，再派人去，探探道。」

祝玉花邁兩下春風俏步，行到了吳棠的身邊，伏在他耳際，說道：「大當家的，要不要派個人去通報一聲。」

吳棠搖搖頭，道：「不用去通報了，咱們一直沒有見過艾九靈。」

祝玉花笑一笑，道：「大當家說的是。」

吳棠大步而行，走入了一個荒涼的祠堂之中。

× × ×

日升三竿，王家老棧中大門仍未打開，門口貼了一個紅紙條子，寫的是：「整修房舍，暫停營業。」

酣睡了大半夜的王耀東，突然睜開了雙目，看滿窗陽光，急急說道：「翔兒，快些把俞相公請出來。」

王翔應了一聲，打開暗門，穿過地道，請出了俞秀凡。

靈丹妙藥，半夜好睡，使得重傷的斷臂，好轉了很多。

王耀東掙扎着要坐起來，却被俞秀凡伸手按住，道：「老前輩，快請躺下。」

王耀東道：「兄弟，別這麼叫我，這太見外。」

俞秀凡道：「小弟目睹大哥的神勇，重傷之後，仍能驚退強敵，實叫小弟佩服。」

王耀東笑一笑道：「就是那兩招，九老指點的兩招刀法。如非九老留下這一點恩澤，昨夜王家十餘口男女老幼，恐怕都要作刀下之鬼了。」

俞秀凡想到江湖上弱肉強食的情形，確然是這麼回事，不禁黯然一歎。

王耀東笑一笑，道：「托天之福，我只斷了一條臂，但他們死了五個人，這個賬算起來，咱們不虧。」語聲一頓，接道：「還有一件好消息，告訴你兄弟，九老已經到了。」

俞秀凡喜道：「眞的，艾大哥來了。」

王耀東道：「眞的。如不是九老駕到，我的傷，怎會好的這麼一個快法。」

目光一掠王翔、王當，接道：「這兩個奴才，有眼無珠，不識九老，竟然當面把九老給開罪了。」

俞秀凡道：「不要緊，不知者不罪。艾大哥決不會計較這些事情。但不知艾大哥現在何處？」

但聞一個清亮的聲音，道：「俞兄弟，我在這裏。」

俞秀凡回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青衫的中年文士，站在門口，果然是艾九靈。

艾九靈臉含微笑，緩步行了進來，輕輕一掌拍在俞秀凡的肩頭上，道：「兄弟，苦了你啦！」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還好，苦了這位王大哥。」

艾九靈目光轉注到王耀東的身上，微微頷首。他未說一句感謝的話，但這對王耀東已經夠了。

只見他勉強坐了起來，道：「九老，耀東很慚愧，未能好好的安排俞相公。」

艾九靈揮揮手，道：「你躺下，你已經盡了心力。」

一股柔和之力，緩緩把王耀東推倒床上。

王耀東望了王翔、王當一眼，道：「你們這兩個還站在那裏幹什麼，還不快些過來給九老陪禮！」

王翔、王當應了一聲，奔過來，雙雙欲拜伏於地。

艾九靈揮揮手，道：「不用了，你們起來。」一股無形的氣牆，擋住了王氏兄弟的下拜之勢。

艾九靈順手拉過兩把木椅，笑道：「俞兄弟，你也坐下。」

王翔、王當沒有坐位，分站在俞秀凡身後兩側。

艾九靈沉吟了一陣，道：「耀東，你這王家老棧，是否還準備開下去？」

王耀東道：「九老的意思呢？」

艾九靈道：「那一般魔崽子們，不會死心，大概這兩天還會派人來，我目下還不願和他們照面，讓他們猜不出我的生死。」

俞秀凡道：「大哥，他們對你，似是很畏懼，你爲什麼要逃避他們呢，他們如是知道你沒有死，自然就不敢再來了。」

艾九靈笑一笑，道：「兄弟，江湖上的事情很詭秘，你還不太清楚。我雖然保住了性命，但身體還未完全復元，目前還不宜現身和他們見面。」

雙目深注在俞秀凡的臉上，接道：「目下對你的事，小兄最感爲難。」

俞秀凡道：「我？」

艾九靈道：「不錯，你本是讀書人，只爲救了我的性命，無端端的捲入了江湖兇殺恩怨之中。江湖多險詐，你本可出任仕途，但你已捲入這場風波之中，只怕他們不會放過你。」

俞秀凡歎口氣，道：「大哥，小弟這幾日所見所聞，親身經歷，比我十幾年歲月還多，使小弟對人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

艾九靈道：「哦！兄弟，可否說給我聽聽呢？」

俞秀凡道：「自然可以。不過，小弟自知說了也是白說。」

艾九靈道：「說說看吧！也許，我能助你一臂之力。」

俞秀凡道：「小弟意欲棄書學劍，但我自知學藝要幼功才好，我這樣大年紀了，只怕是無望學劍有成了。」

艾九靈雙目深注在俞秀凡的身上，道：「兄弟，你今年幾歲？」

俞秀凡道：「實歲十六。」

艾九靈道：「還不算太晚，不過，讀書苦，學劍更苦，但不知兄弟你是否有這一份決心呢？」

俞秀凡道：「仗劍天涯，爲人間除不平，是何等快意的事。」

艾九靈沉吟片刻，道：「兄弟，劍道一門，首重德操，小兄一生習劍，但一直不能登上乘劍道，就因爲德操不夠。你的德操很好，正是習劍的第一要件，至於稟賦，也足應付。」

沉吟了一陣，接道：「年歲雖然大一些，但並非不可彌補的大憾，兄弟如若眞有習劍之心，小兄願盡力助你。」

俞秀凡道：「大哥，這話當眞麼？」

艾九靈點點頭，道：「江湖道上，首重恩、義二字，生我者父母，育我者恩師，救我之命者俞兄弟也。小兄願盡我之能，助你習成劍道，但此事非同小可，非具大決心，難望有成，這一點，兄弟你要三思。」

俞秀凡雙目凝注在艾九靈的臉上，緩緩說道：「大哥，我不怕苦，也有決心，但小弟聽說，一個人如想在武功上有大成就，必需具習武的骨格，如是小弟沒有這份骨格，豈不要浪費大哥的心血麼？」

艾九靈笑一笑，道：「這些事，不用兄弟發愁，小兄自會考慮，但有兩件事，小兄要先行說明，學劍之道，第一要有決心，第二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能回家。」

俞秀凡道：「小弟出身貧家，父爲人耕，母代紡織。」

艾九靈接道：「兄弟，這不困難，你寫封書信，我會派人送去，兩位老人家的生活，自由小兄安排，不用你兄弟費心。」

俞秀凡道：「如何能這樣麻煩大哥。」

艾九靈道：「兄弟，大哥這條命是你救的，又爲我吃了不少苦頭。唉！你如是武林中人，知曉大哥是何許人，那還有可說，但你只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更不知大哥是什麼身份。但你救了我，忍受了很大的痛苦，這是何等高潔的德操，也是習劍人必備的條件。」

俞秀凡道：「大哥如是覺着小弟確具有習劍的條件，小弟願盡全力以試。」

艾九靈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目光一掠王耀東道：「耀東，你斷了一臂，不是十天半月能够完全恢復，開着這間王家老棧，難免無麻煩，那般人有如寃魂纏腿，沒有個完。」

王耀東道：「九老的意思是——」

艾九靈道：「你們祖傳基業，也不能在你手中停下，我的意思是，暫時停它個一年半載，再重新開張。」

王耀東道：「九老說的是，我早已存了關店的心，但總覺着有背先祖開店的意願，所以拖延了數年之久。如今，我爲這座客棧付出了一條手臂，關了它，也可以安心啦。」

艾九靈道：「王家老棧要重開，但再開那一天，就不是這個氣派，這件事由我來辦。」

王耀東道：「九老，這……」

艾九靈接道：「聽我說下去。」

目光轉到王翔、王當的身上，道：「這兩個孩子，都有一身練武好骨架，但他們不是習劍的材料。」

王耀東道：「是的，九老，他們沒有那個氣質。」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劍道未必是武功中最高之學，其他功夫也非低淺，這要因人而施，才能有大成。兩個孩子看起來都很純厚，我想日後，要他們跟我俞兄弟在江湖上闖蕩一番。」

王耀東道：「這是好事。孩子們也早有了這個心願。不過，他們那點藝業，如何能在江湖上走動。」

艾九靈道：「這個你放心，我會想法子把他們教成一等高手。」

王耀東道：「九老，你肯教成這兩個孩子，眞是他們的福氣。」

艾九靈沉吟一陣，道：「我得有一陣很忙碌的日子，兩位公子都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只要再有良師指點，三兩年自可更上層樓，躋身於武林高手之林。但我這位俞兄弟，却得大費一番心血，我想把兩位令郎，介引於兩位高人門下，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王耀東道：「九老覺着應該如何，耀東無不遵從。」

艾九靈笑一笑，道：「你也不宜留在這座客棧中了，最好能找一個隱秘安全的地方，住些時間。他們沒有證明我確爲俞兄弟所救，你再躲一躲，他們找不出頭緒，這件事就會不了了之。」

俞秀凡奇道：「大哥，那些人是不是很怕你？」

艾九靈笑一笑道：「可以這麼說，如若他們確知我毒傷已癒，必會驚慌而逃。」

俞秀凡惑然道：「大哥，小弟覺着那些人都是兇惡之徒，大哥何不挺身而出，爲天下除害呢？」

艾九靈道：「他們只不過是小卒嘍兵，眞正的幕後人物，一直隱藏不出。大哥只要有一日不死，他們就心存顧忌，不敢妄動，但這一

股潛隱於江湖中的暗流，波濤洶湧，勢極龐大，小兄已化了不少心血，但却一直無法找出那眞正幕後人物。可是他們對我的陷害，却是迫不及待，狙殺、用毒，詭計百出。」

王耀東接道：「九老，爲什麼不生擒他們一兩個人來問問呢？」

艾九靈道：「這方法我也曾試過，但却無法問出內情，這方法只好作罷。這一次，我不幸中毒，而且，是一種很劇烈的無形之毒，但他們不知道我早已有備，配製了很多解毒之藥，但這次所中的劇毒太厲害了，發作的十分快速，當我覺出不對時，他們已然追蹤而至。如非俞兄弟及時相救，只怕我早已死在劇毒之下了。」

語聲微微一頓，道：「這些時日中，我一直在設法淨化內腹中的奇毒，借這些時日中想了不少事。覺着我只有暫時隱失，他們才會疏於防範，才能找出他們眞正的幕後人物。現在，更好了，我也借這段時間，爲俞兄弟一盡心力。」

王耀東老於世故，立時瞭然艾九靈的言中之意，急急說道：「九老，你看，我們要幾時離開這裏？」

艾九靈道：「越快越好。今晚就要行動。你現在設法通知內宅，要他們整理細軟，二更後離開此地。記着，不能留下任何綫索。唉！我一向獨來獨往，雖有很多朋友，但却從沒有自己的力量。這一次，行事有很多不便，所以，我想找幾個自己能用的人。」

王耀東叫過王翔，道：「去告訴你娘，要她快準備，有家的僕從、丫環，多送些銀錢，要他們各自回家，留的人越少越好，咱們三更動身。」

王翔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艾九靈對王耀東處事的快速，似是很滿意，點頭一笑，道：「耀東！這一次，讓你放棄了王家老棧的基業，實在是敵勢太强大，我又不能現身出來。」

王耀東接道：「九老，我明白。你是爲王家好，你肯成全兩個孩子，我已經感激萬分。唉！這間王家老棧，王家守了兩代，總不能守下去啊！」

艾九靈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交給王耀東，道：「這玉瓶中的丹丸，益神補血，增長功力，有這瓶丹丸，可以保你傷勢早癒。」

王耀東道：「九老，謝謝你了。」

× × ×

兩頭毛驢，緩行在直奔嵩山的大道上，驢上兩個人，一個是白髯蒼蒼土布褲褂的村夫，一個是三十上下，滿臉黑光的農人。

這兩人像是爺孫兩個，似乎就是近村的人，看那副不緊不慢的樣子，走的很悠閑。

突然間，四匹快馬，蕩起了一天塵土，疾奔而來。

馬上人個個疾服勁裝，佩帶着兵刃，疾掠兩個村夫而過。

那白髯老者望望四匹奔過的健馬，雙目中神芒一閃，但立刻斂失不見。

兩頭小毛驢，仍然緩緩的走着，是那麼安詳。

天色逐漸的暗了下來，兩頭小毛驢也行進了山區。

這是通往少林寺的大路，兩側林木夾道，但路面却很寬闊，足可容三匹馬，並肩而進。

那白髯老人突然一提韁，兩頭小毛驢極快的向前奔去。得得蹄聲，劃破了山野的靜寂。

兩頭小毛驢已跑的滿身大汗，頗有難再向前奔行之勢，白髯老人才勒韁停下，把兩隻小驢放入松林，白髯老人突然伸手抓住那黑臉人，道：「兄弟，我帶你走。」走字出口，突然飛躍而起。

那黑臉人只覺着被一股强大絕倫的力量拖着，身不由己的向前飛奔。

不知道奔行了多少時間，到了一座巍然矗立的大寺院前。

黑臉人低聲說道：「艾大哥，這就是名聞天下的少林寺麼？」

敢情那個白髯老者，竟是名震江湖黑白兩道的艾九靈。

天下唯一能稱艾九靈爲大哥的，自然是俞秀凡了。

艾九靈低聲說道：「兄弟，記着，儘量少開口。一切都由爲兄對付。」

俞秀凡點點頭，緊隨在艾九靈的身後。

少林寺大門前面，高挑着兩盞風燈，在夜色中不停的擺動。

兩扇大門，還未關閉，一個四旬左右，身着灰袍的僧人，突然間出現在兩人面前，合掌說道：「兩位施主，可是迷了路途？」

艾九靈道：「這裏是少林寺嗎？」

灰衣僧人道：「不錯，正是少林寶刹。」

艾九靈道：「那就有煩大師通稟一聲，在下要見貴寺方丈。」

灰衣僧人呆了一呆，道：「現在麼？」

艾九靈道：「正是現在。」

灰衣僧人笑一笑，道：「這位老施主，你可是有病麼？」

艾九靈道：「老夫健壯得很。」

灰衣僧人道：「噢！貧僧奉告兩位施主，敝寺方丈，難得見客。兩位施主就算是白晝到此，只怕也難得見到，何況時屆深夜呢。」

艾九靈道：「少林寺的規矩，果然是嚴格得很。」探手懷中取出一個一寸高低的金佛，道：「大師，識得此物麼？」

灰衣僧人接在手中，仔細一看，立時臉色大變，道：「金羅漢。」

艾九靈道：「有這尊金羅漢，是否可見貴寺方丈。」

灰衣僧人一疊應聲道：「可以，可以。貧僧這就代施主通稟。」雙手捧着金佛，轉身疾奔而去。

俞秀凡看的心中甚感奇怪，但他却强自忍下，沒有多問。

那灰衣和尚幾乎飛奔而入，但仍然等了近頓飯的工夫，才見他急急行出，一合掌，道：「老施主，金羅漢已呈敝寺方丈。」

艾九靈一皺眉頭，道：「收了金羅漢，還是不見老朽麼？」

灰衣僧人道：「施主別誤會，敝方丈正披法衣，候駕禪室。」

艾九靈道：「有勞大師帶路。」

灰衣僧人口中連連應是，轉身而行。

一連穿過了五重殿院，才轉到東面一座跨院中去。

俞秀凡暗暗忖道：名刹氣勢，果然非凡，但見深敞的殿院，已具大雄寶殿氣勢。

跨院正房中，早已高燃了四支松油火燭，一個身披黃色袈裟的五旬僧人，早已挺立階前，在他身後，一排橫立着四個身披大紅袈裟的僧侶，兩小沙彌，分立左右。

黃衣僧人大約早從知客口中，知道那執有金羅漢主人的形貌，合掌對艾九靈一禮，道：「少林二十八代掌門人玄莊，迎見施主。」

艾九靈一揮手，道：「不敢當，掌門人，咱們裏面談。」

玄莊大師一閃身，道：「施主請。」

艾九靈牽着俞秀凡昂然入室。

室中燭火通明，香烟嬝嬝，瀰漫着一股清香氣味。

玄莊大師緩步入室，道：「施主。」

艾九靈接道：「大師請遣走從人，在下有要事奉告。」

玄莊大師啊了一聲，遣走了隨身護法，獨自步入禪室。

艾九靈道：「大師日理萬機，老朽長話短說，那尊金羅漢有些什麼效用？」

玄莊大師道：「那是敝寺珍藏的七小金佛之一，不談它的名貴，此物列爲少林重寶。」

艾九靈道：「爲什麼會落入外人手中？」

玄莊大師道：「如有人能救了少林滅門之危，或是救了方丈性命，敝寺才奉致七小金佛一座。執有此佛者，可向我少林要求一事，只要我們能辦到的，決不推辭。」

艾九靈接道：「好，在下，憑奉上的金佛，求方丈一事。」

玄莊大師道：「施主，可否奉告姓名？」

艾九靈搖搖頭，道：「這……似乎是用不着了。」

玄莊大師道：「也好，我們只答應執有金佛之人的一切要求，施主既然不便見告姓名，本座也不好多問了，施主請說出要求之事。」

艾九靈道：「在下要求的事很難。」

玄莊大師道：「想當然耳。如是很容易辦到的事，閣下也不會動用這座金佛了。」

艾九靈道：「易筋經上伐毛洗髓之學，要多少時間能够練成？」

玄莊大師道：「很難說。如是資質過人，又肯用苦功，也得二十年的時間，也有終身苦學，難至善境。」

艾九靈道：「我聽說有一種捷徑，能在數月工夫中，達此境界。」

玄莊大師臉色微變，沉吟良久，問道：「老施主，事無幸成，伐毛洗髓之術，確有捷徑，但此乃我少林門中機密，施主何以得知？」

艾九靈道：「老夫既持有少林金佛，對貴派自然有着很深淵源，知曉這一點隱密值不得大驚小怪！」

玄莊大師黯然歎息一聲，道：「行此大術，有三不能外，還有一大傷。」

艾九靈道：「先說三不能？」

玄莊大師道：「一不能年過弱冠，二不能有武功根基，三不能身有殘疾。」

艾九靈道：「那一大傷又是什麼？」

玄莊大師接口道：「傷我少林長老百年功力。」

艾九靈道：「會使人力竭而死麼？」

玄莊大師道：「如是一人行功，縱有深厚功力，亦難傳薪，縱然力竭而死，受益人亦是難望有成。」

艾九靈道：「可有補救之法？」

玄莊大師道：「大乘之道，何來捷徑，心火賴傳，要犧牲本寺中九位長老百年功力。」

艾九靈歎息了一聲，道：「此等奇術，除了貴寺之外，別人縱知其竅訣，亦是無法施展了。」

玄莊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所以，施主如能改變一個要求——」

艾九靈道：「不！我已經決定了，但不知要多少時間，才能竟此大功。」

玄莊大師道：「那要看受術人的資質了，多則半年，少則三月。」

艾九靈一指俞秀凡道：「老夫這位兄弟受術，三月之後，我來接他，告辭了。」

俞秀凡急急叫道：「大哥，這——」

艾九靈一揮手，接道：「兄弟，記着我的苦心，你要全力求進，三個月時間，匆匆而過，我希望你在這三個月之中，最好能不說一句話。」

俞秀凡呆了一呆，但接着頷首應允。

艾九靈揮揮手，飄然而去。

望着艾九靈遠去的背影，玄莊大師低喧了一聲佛號。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施主臉上也用過了易容藥物？」

俞秀凡點點頭，道：「不錯，大師眞好眼光。」

笑一笑，玄莊大師說道：「施主的眞面目，似是也不願老衲等見到了。」

俞秀凡道：「大師，見見我眞面目，不是很重要的事吧？對我而言，本無不可，但大哥安排的事，我不願違背。」

玄莊大師嚴肅的說道：「施主，執有金佛的人，對我們少林寺，有着很大的恩德。不過，要我們少林寺中長老，犧牲百年功力，爲一個人伐毛洗髓，這要求很苛刻，也很意外。」

俞秀凡道：「大師，那你爲什麼不拒我大哥的要求呢？如今，他走了。」

玄莊大師道：「我沒有辦法拒絕，持那金佛的人，可以要求我們少林寺答應他任何能够辦到的事。」

俞秀凡道：「這麼說，大師，你們只有接受了？」

玄莊大師道：「目下關鍵在閣下了。」

俞秀凡道：「我？」

玄莊大師道：「是你。我們先要看看你能否接受這場伐毛洗髓的轉功奇術，如是你具有慧質、奇骨，本寺自然遵命施爲。如是你沒有這份慧質，那就要白白浪費了我們九位長老的功力，而且，一個不好，你也將終身殘廢。」

俞秀凡道：「大師的意思是——」

玄莊大師道：「我如不能看你廬山眞面目，那就撫摸一下你的骨幹。」

俞秀凡道：「好！大師出手。」

玄莊大師果然很細心的撫摸了俞秀凡全身的骨格。

俞秀凡心中很焦急，雙目凝注在玄莊大師的身上，希望能瞧出點內情。

玄莊大師停下了雙手，緩緩說道：「你沒有練過武功？」

俞秀凡道：「沒有。」

玄莊大師道：「這事很重要。你如已練過武功，行術時，本能會運功抗拒，那將使氣行岔經，走火入魔，重則斃命，輕則重傷。」

俞秀凡道：「小生從不說謊。」

玄莊大師道：「伐毛洗髓的過程很苦。」

俞秀凡道：「我不怕。」

玄莊大師黯然說道：「小施主，本寺要選出九位長老，爲你各犧牲十餘年的功力，對你而言，是一次曠世奇遇，不過，伐毛洗髓之後，並非是說一個人已有了武功，本座不知你那位大哥如何安排你。」

俞秀凡笑一笑，道：「在下也不知道。」

玄莊大師道：「此事太過重大，本座也作不了主，必得召集長老會議。」

俞秀凡道：「小生悉聽安排。」

就這樣，俞秀凡在少林寺住了下來。

伐毛洗髓，大都要數十年的功力，才能有所成就。但俞秀凡在九大高僧相助之下，以三個月工夫，速登大成。九大高僧，却各損失了十餘年的功力。

三月期滿，艾九靈如約而來。他仍是白髯蒼蒼的村叟裝扮。

玄莊大師親予接見，合掌說道：「少林寺未辱所命。」

艾九靈道：「天下第一大門戶，果然是非同凡舉，在下拜領了。」

玄莊大師合掌說道：「彼此交易已成，施主可否見告姓名？」

艾九靈笑一笑，道：「日後在下總有說明，不過不是現在。」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不愁兼程趕到連雲莊，王半俠一見，便問岑阪何在，胡不愁告以岑阪已失踪了。王半俠不禁頓足，而白衣人又在催促比劍，更使王半俠不知所措。突然，木郎君飄然而至，提出條件，若能答應，便交出岑阪，王半俠與胡不愁都答應了。於是木郎君去而復返，將岑阪擲於地上，王半俠即上前解開他的衣服，現出七道劍傷，白衣人一見岑阪傷勢，即知出劍之人的劍法高明，而面露喜色，岑阪穴道被解，乘人不覺，騎馬逃走，木郎君發覺，即乘馬追去……

兩雄不並立　勝後反喪身

木郎君接着大呼道：「所約之事，切莫忘了……」呼聲未落，蹄聲已遠，兩匹馬一前一後，都已走得不知去向。

馬良頓足大叫道：「可惜可惜……汗血馬……唉！」

胡不愁含笑道：「本非你我之馬，丟了有何可惜？馬兄大好男兒，怎地對得失之間，看得如此嚴重？」

馬良怔了一怔，呆望着胡不愁臉上開朗的笑容，長嘆道：「胡大俠心胸如此開闊，好教馬某慚愧了！」

這一陣騷動，白衣人始終渾如不覺，良久良久，方自緩緩長身而起，道：「以劍作書之人，此刻在那裏？」

王半俠道：「東海之濱。」

白衣人道：「相煩帶路。」

胡不愁接口道：「在下願效微勞。」

白衣人瞧他一眼，道：「好，走！」舉步走向廳門，突又轉身道：「武道精神，有如登峯，既有巔峯可登，他山不登也罷……」語聲突頓，向胡不愁微一招手，大步行出，大漢們紛紛閃開讓路，只見他亂髮飄飛，容色如石，每走一步，相隔仍是一尺七寸，似是世上無論任何事，都休想將他那鋼鐵般的意志改動分毫，更休想攔阻他登上武道巔峯之路。胡不愁別過衆人，相隨而去。

鐵溫侯道：「東海這一戰，必定冠絕千古，鐵某萬萬不願錯過，此刻便要追將去了。」

彭清道：「這一戰誰也不願錯過，幸好敝莊還有良馬，可供代步，你我衆兄弟，不如一齊快馬趕去。」

王半俠含笑截口道：「我生平不慣騎馬，可要先走一步了，一路上還可以將此消息散佈出去，多約江湖同道去觀戰，也好爲紫衣侯一助威風。」衆人正待站起相送，那知風聲過處，王半俠便已遠遠去了。

× × ×

「東海之濱，雙劍爭鋒，紫衣白袍，孰爲劍雄？」

當世第一劍客紫衣侯與連創江湖數十高手的白衣怪劍客比劍之消息，有如風吹雨霧，立即便傳遍江湖。

郾城「岳家槍」高手「九花槍」岳雄正在飲酒，聽見這消息，立刻拋下酒杯，奪門而出，趕赴東海，連約來的朋友都未打聲招呼。

賒旗鎮「快馬雙鞭」呼延壽，正在精赤着

上身洗馬，聽見這消息，立刻抓起衣衫，飛身上騎，連馬鞍都未配上。

正陽關「龍虎刀」屠正方在飯後閒步路上，瞥見呼延壽快馬奔過，問出了消息，立刻飛身躍上呼延壽馬股，同騎而去，連家人都未招呼。田家庵「臥虎」田通也恰在正陽關宴客，在酒樓上聽到呼延壽說出的消息，立刻自窗口掠出，跳上一匹停在酒樓前的健馬，也不管馬是誰的，便打馬而去。

蕪湖大豪「快手分金」隋如平，與「飛刀將」楊世義，爲了爭奪米市，正各自率弟子，要一拚生死，聽見這消息，兩人鬥志全消，竟同登一輛馬車，同車而去，在車上三言兩語，便將一場流血慘鬥消弭於無形。

有人自快馬口訊獲知這消息，有人自飛鴿傳書獲知這消息，白衣人與胡不愁還未出豫境，這消息却已遠至海濱。

一路上武林英豪，只要聽到這消息，當眞是酒客拋杯，賭徒散局，縱然拋下一切，也要去瞧瞧這一場百年罕遇的大戰。

海盜之雄「紫髯龍」壽天齊，早已算定各路英雄，俱將趕來東海，早已連夜在海濱搭起了百十間木屋，但只要來遲一步，仍是無地可居，也不知有多少平日養尊處優之人，爲了要一睹此戰，不惜幕天席地。

不數日之間，東海濱便已冠蓋雲集，羣英畢至，遙望海中，那五色錦帆，映着日色，更是光輝奪目。

× × ×

日色將暮，荒原遼闊，白衣人與胡不愁已渡過汝河。

一路上白衣人俱行荒野，不走大路，他生命果似全已獻於武道，別的一切都不在乎。他若走得累了，立刻躺下就睡，縱是荊棘叢中，他也不顧，他若走得餓了，便彈石射些飛鳥走獸，生裂而食。

這種露宿荒野，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若是換了別人追隨於他，當眞連一天也過不下去。但胡不愁天性奇特，只要白衣人能睡的地方，他便也能呼呼大睡，只要白衣人能吃的，他也能生吞活剝，照樣吃下，白衣人面容石像般冷漠，他面上却能始終帶着笑容，白衣人數日不開口說話，他也不覺難受。

這一日渡過汝河，兩人自淩晨走到薄暮，白衣人雖仍行所無事，胡不愁已是氣力將竭，勉強支持，但他縱然走得不能舉步，仍是面帶微笑，絕不叫苦，白衣人瞧他一眼，竟然頓住脚步，緩緩坐下。

胡不愁暗中鬆了口氣，仰天臥倒，但覺四肢鬆散，端的是說不出的舒服，縱然給他萬兩黃金，他也不願再走一步。

只見白衣人忽然仰天長嘆一聲，道：「白三空！好漢子！」

胡不愁與他同行至今，聽他第一句說話，便是誇獎自己的師傅，不禁又驚又喜，吶吶地不知該如何答話？過了半晌，白衣人緩緩又道：「你也不錯。」

這短短四個字說自白衣人的口中，那當眞比別人口中的千言萬語還要珍貴了，胡不愁吶吶道：「多……多謝！」

白衣人仰望蒼穹，再不說話，胡不愁也不敢驚動於他。

這時暮雲已重，天色蒼暝，大地充滿蕭索之意，晚風吹動他亂雲般披髮，也不知他心裏在想些什麼？蒼茫暮色，遼廣荒野，坐着這冷漠的白衣人，這景象當眞有說不出的淒涼，也襯得他更是孤單寂寞。

胡不愁望着他石像般的側影，心中不覺感慨叢生，暗嘆道：「他一生難道都是如此寂寞？他難道沒有一個親人、朋友？他這一生中，究竟在做些什麼？想些什麼？唉！他縱然能上達武道巔峯，又有誰能分享他的武功？又有誰能分享他的光榮？只不過令他寂寞更加深重而已。」

一時之間，胡不愁但覺這白衣人謎一般的生命中，實是充滿着悲哀與不幸，他武功縱然輝煌，人生却是黯淡的灰色。突聽白衣人沉聲作歌，歌道：

「天暝暝兮地無情，志難酬兮氣難平，獨佩孤劍兮，走荒瀛……」歌聲低沉悲壯，一種英雄落魄之情，令人聞之，但覺悲中從來，不能自已。

胡不愁忍不住長長嘆息一聲，道：「閣下獨立異行，本是自求寂寞，以閣下才情，又何必如此自苦？」

白衣人也不答話，過了良久，方自緩緩道：「此乃先父之歌……」他胸有積鬱，要一吐爲快，但語聲却戛然而止。

胡不愁黯然一嘆，似已從白衣人謎一般身世中，尋出了一絲頭緒，當時試探着道：「令尊必非常人，非常人必有非常之遇。」

白衣人又自默然良久，緩緩道：「先父世之奇才，兼通百技，唯因如此分心，武功難求精進，是以一生中戰無不敗，落魄潦倒，受盡世人冷眼，終至飄洋遠行，多年去……」似覺話也說得太多，語聲又自戛然而止。

然而這短短一席話，却已使胡不愁思潮如湧，暗暗忖道：「白衣人之父，必因自己切身之痛，便令愛子將世事萬物俱都拋開，專心武道，聽那歌聲中悲憤不平之意，那老人必定死不瞑目，白衣人自幼便被此不平之氣所薰染，自也憤世嫉俗，而將生命完全獻於武道。」

他已從那斷續的言語中，將白衣人身世塑成一個簡單的輪廓，但心中却不知道該歡喜？還是該嘆息？

白衣人緩緩道：「我之身世別人無權得知，縱然對你說出一些，你也必需立刻忘去。」語聲冷酷無情，再無半分方才那種情感的痕跡。

他生命的窗扉，雖因長久之寂寞而忍不住爲人啓開一綫，但方啓一綫，便又立刻緊緊關閉。

× × ×

五色帆船，繡閣般的船艙中，小公主正在插花。

她衣袖高高挽起，露出了雪白的手腕，雪白的小手裏，拈着一枝盛放的茶花，花瓶却仍是空的。

方寶兒坐在她身旁，出神地瞧着她，瞧她如何將這枝花插下去，水天姬坐在他側對面，手裏拿着本書，但書本半捲，也不知她是在讀書，還是在想着心思，一眼望去，但見玉瓶香花，素卷美人，再加上個身穿新裁的錦繡衣衫，宛如粉裝玉琢般的方寶兒，看來眞似圖畫。

小公主突然拋去了手中花枝，嬌嗔道：「不插了。」

方寶兒瞪大了眼睛，道：「爲什麼？」

小公主道：「有你在身旁，我花總是插不好。」

水天姬慵慵地伸了個懶腰，媚笑道：「我的小丈夫，快坐過來陪我唸書吧，在那裏惹人討厭做什麼？」

伸出手，將方寶兒拉了過去，笑道：「乖乖的，坐近些，嗯！這麼才好。」兩人眞的靠在一起，唸起書來。

小公主瞧着他們，突然站了起來，來來去去的走了兩圈，突然又坐了下來，拿起剪刀將花枝一段段剪得稀碎。

水天姬瞟她一眼，格格笑道：「我的小丈夫已不在妳身旁，妳的花怎麼還插不好呀？」

小公主絞着剪刀，頓足道：「煩死了，煩死了，煩死了。」

水天姬笑得花枝亂顫，拍着方寶兒道：「你瞧，你不走人家也煩，你走了人家也煩，這該怎麼辦呢？」

小公主咬着嘴唇，道：「他呀，他死了最好。」

水天姬嬌笑道：「哎喲，那我可不就成了寡婦？」輕輕摟起方寶兒，道：「我的小丈夫，你可不能死呀！」

方寶兒笑笑道：「我死不了的，你們放心吧！」

小公主突然跑過去，在他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方寶兒「哎呀」大叫一聲，疼得從椅子上跌了下來。只聽一陣輕悅的鈴聲，叮叮噹噹一路響了過來，鈴兒推開門，皺眉笑道：「這三個孩子眞煩人，船都快被你們吵翻了。」

水天姬笑罵道：「死丫頭，誰是孩子？」

鈴兒格格笑道：「妳不是孩子是什麼？」

水天姬嬌嗔着跑過去，笑罵道：「妳說，妳說……」伸手去呵鈴兒胳肢，鈴兒不等她手伸出來，已笑得縮成一團，告饒道：「好姐姐，饒了鈴兒吧，妳不是孩子，妳……妳是老太婆……哎唷……寶兒，快來救命呀，妳這老太婆，要謀財害命了……」銀鈴般的笑聲，遠遠傳出門外。

珠兒也推門走了進來，又是好笑，又是跺脚，道：「小祖宗們，別吵了好嗎？人家都已上去，就等着你們哩。」

水天姬放開手，道：「誰等着我們？」

鈴兒喘着氣道：「妳瞧，吵得我把正事都險些忘了，侯爺要船上的人都到上面大廳去，說是有事吩咐。」

× × ×

大廳中彌漫着衣香，香氣如花。

二十多個錦衣少女，雖在低聲笑語，但眉宇間却都帶着些疑慮，不知侯爺究竟要吩咐些什麼？

方寶兒一羣人上得廳來，似乎也被廳中這種說不出的聲音意味所感染，不知不覺，藏起了笑容。

紫衣侯還未來，方寶兒倚窗外眺，只見驕陽正盛，海上金波萬丈，海岸邊却是人影幢幢，似乎也有許多人立在岸邊，向這帆船眺望，浪濤聲、海風聲中，不時還夾雜着一兩聲豪邁的大笑，想是岸上羣豪，等着無奈，正在哄飲作樂，方寶兒思及這些武林雄傑的豪舉，又不覺神往。

突聽一聲輕咳，廳中立時寂靜無聲，等到方寶兒回轉身子，紫衣侯已坐上了屏風前的交椅。

他明銳的目光一掃，便似將廳中每個人都瞧了一眼，方寶兒只覺這目光中有種說不出的威嚴，不禁垂下了頭。

紫衣侯雖未說話，但每個人心中，却都已隱隱覺得有種不祥的沉重之感，廳中更是寂靜如死。

一陣脚步聲響過，二十多個身穿藍衣的健婦，每人捧着口紫銅鑲邊的紫檀木箱，垂首而立。

紫衣侯沉聲道：「放下，打開。」

健婦們放下箱子，啓開箱蓋，只見一陣珠光寶氣，自箱子裏輝耀而出，二十多口箱子裏，裝的竟全是珠寶。

紫衣侯緩緩道：「我之家財十九均已在此，除了珠兒、鈴兒外，妳們每人都可分得一口箱子。」

少女們個個惶然失色，顫聲道：「這是作什麼，難道是我們做……做錯了什麼？侯爺你竟……竟要……」

紫衣侯微微一笑，道：「你們相隨於我已有多年，來日我若不幸身死，怎忍妳們飄泊無依……箱中之數，已可夠妳們一生衣食無慮……但願你們各能自尋歸宿，也不枉與我多年相聚……」

話未說完，少女們已有的惶然淚下，齊聲道：「侯爺春秋正盛，怎地平白說出此等話來呀？」

紫衣侯微笑道：「强敵當前，這一戰實是生死難知，我若不先爲你們作個安排，怎能安心一戰？」他雖然談笑生死，但笑中也不禁有些黯然之色。

少女們一齊拜伏在地，欲語無言，小公主忽然痛哭起來道：「爹爹你若沒把握戰勝他，何必沒來由地與他斷殺？」

紫衣侯面色一沉，厲叱道：「妳小小年紀，知道什麼？這一戰我縱是明知必死，也是勢在必戰，絕無選擇！何況這一戰勝負之數，他與我正是各佔其半……你生爲我的女兒，便該切切記着：『有所不爲，有所必爲』這八個字，便是我輩武人之本色。」小公主不敢再說，哭聲却再也不能停止。

方寶兒聽得「有所不爲，有所必爲」這八個字，心中忽覺一陣熱血直冲而起，奔騰洶湧，不可斷絕。

轉眼望去，廳中無一人不是熱淚盈眶，有的且已痛哭失聲，就連水天姬亦是淚眼漠糊，不敢去瞧這悲壯的景象。

紫衣侯仰視窗外白雲，默然半响，然後緩緩道：「鈴兒，珠兒，我本也應當還妳等自由之身，怎奈……」

微微一嘆，手指小公主，接着道：「怎奈她實是年齡還小，必需有人照顧，妳倆與她相處時日最久，如今我便將她以及這艘帆船上剩下的物件，全都交託妳們……我實不忍令妳們的青春虛渡，而終老海上，但……」

鈴兒、珠兒滿面淚痕，伏地痛哭道：「侯爺怎麼能說這樣的話？侯爺就是要咱們去死，咱們也是心甘情願的！」

少女們更是已泣不成聲，嗚咽着紛紛道：「我們情願跟着鈴兒、珠兒姐姐一齊去死，也不願離開這兒。」

紫衣侯沉聲道：「有些事到臨頭，誰也勉强不得，何況妳等正值青春年華，怎能輕言死字？」他面色雖也十分沉重，但神情仍是鎭靜無比。

方寶兒呆呆地瞧着這滿廳痛哭着的少女，呆呆地瞧着這鎭靜從容、氣度恢宏的紫衣侯，心裏不覺泛起一陣奇異的滋味，暗嘆忖道：「一個人面臨生死關頭，若還能保持紫衣侯這般氣度，此人若不是生性涼薄的冷血之人，便必是提得起，放得下的眞正大英雄。」

忽然間，岸上隱隱傳來了一陣騷動與驚呼，似乎羣豪俱在紛紛呼喝着道：「來了……來了……」

方寶兒心神不覺間也爲之一震，轉首自窗口瞧了出去，只見一艘輕舟，自岸邊破浪而來，兩條精赤着上身的大漢，齊力搖槳，一條黑衣勁裝大漢，雙腿微分，泰山般卓立在船頭，遠在十餘丈引吭大呼道：「回稟侯爺，那白衣劍客，此刻已來了。」

滿廳之人，俱都聳然動容，就只這「白衣劍客」簡簡單單四個字中，便似已含有不知多少神奇的魔力，足令風雲激盪，山河變色！

紫衣侯蒼白而鎭靜的面容，也煥發起一種奇異的光采，使他那有如上古神話人物一般的面容，更平添幾分奇異的魅力。

方寶兒手指不住顫抖，他雖然不喜武力，但眼見這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已在眼前，那種興奮與激動之情，也是難以自制，只覺水天姬

悄悄握住了他的手掌，春葱般的手指，也變得木石般冰冷。

× × ×

岸上羣豪之興奮激動，更遠在方寶兒與水天姬之上，只因他們親眼瞧見了白衣人，瞧見了這近日已在江湖中造成了神蹟的人物——白衣人與胡不愁已並肩來到了這似已沸騰的海岸邊，呼聲與騷動，已將那震耳的怒濤聲，完全掩沒！

但這轟雷般的呼聲，也無法令白衣人冷漠的面容有絲毫改變，他目光凝望着那五色錦帆，動也不動。

「紫髯龍」壽天齊聞得動靜，率領手下四大頭目，趕到迎賓，但四大頭目中一條虬髯板肋的大漢一眼見了白衣人，面色竟突然慘變，如見鬼魅一般，雙足再也無法移動，只是簌簌地發抖。

白衣人自也瞧見了他，目中神光一閃，突然改變方向，筆直走到「紫髯龍」壽天齊等五人面前！

那虬髯大漢神色更是驚震，壽天齊與另三人瞧見白衣人冰冷的目光，心頭也不禁泛起一陣寒意，却不知白衣人以如此目光瞧着那大漢，到底是爲了什麼緣故？只聽虬髯大漢顫聲道：「……你還未死？」

白衣人冷冰冰的目光中，泛起一陣輕蔑之意，一字字道：「你還不配我出手！」轉過身子，筆直走向海岸。

那虬髯大漢陡然鬆了口氣，撲地跌倒在地，滿頭冷汗，涔涔而落，他却未伸手去擦，似是連手也嚇得軟了！

壽天齊更是驚詫，忍不住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虬髯大漢道：「此……此人自……自東瀛一帶乘船而來，在嶗山被屬下的弟兄們發現，見他船上所載貨物份量不輕，彷彿金銀一類，便下水鑿沉了他的船隻，眼見此人沉入海中，那沉船之地距離海岸至少還有一里，兄弟們只當他必定不能活了，那知……他竟未死！」

他自不知這白衣人內功已至爐火純青之境，竟可閉氣半個時辰，沉船後竟以千斤墜身法，直下海底，再自海底直走上岸，是以他未見這白衣人浮上海面，便當他必已葬身海底，再也未想到羣豪等待着的白衣劍客，便是此人，

壽天齊沉聲道：「他船上共有幾人？」

虬髯大漢垂首道：「只……只有一人！那時屬下見他孤身一人，飄洋過海，已知此人不凡，是以未曾過去交手，却不知此人目光竟是如此敏銳，遠遠瞧了一眼，到如今還記得屬下容貌，更不知那船上所載，竟非珍寶，而是千百斤用來鎭壓風浪的銅鐵。」

壽天齊面上隱現怒容，道：「他此刻却饒過了你！」

虬髯大漢道：「他居然不來報仇，亦是大出屬下意料之外！」

壽天齊怒喝道：「他饒過了你，我却饒不過你，你竟不顧海上道義，向孤身客旅行刦，所犯何罪，你也該知道：」虬髯大漢面無人色，顫聲道：「屬下知罪！」

壽天齊厲聲道：「你既知罪，便該自尋了斷！」再也不瞧他一眼，放開脚步，向白衣人追了過去。

那虬髯大漢仰天慘嘆一聲，道：「天命……天命……」突向另三條大漢翻身跪下，慘然道：「盼三位兄長念在昔日之情，爲小弟照顧妻小。」

三條大漢面色黯然，齊聲道：「你只管放心……」三人一齊轉過頭去，似是不忍再去瞧他一眼。

虬髯大漢伏地再拜，道：「多謝大恩……」反手自靴筒中拔出一柄匕首，當胸插了下去，一聲慘號，鮮血四濺，身子緩緩倒下，立時氣絕而死，另三條大漢俯身抬起了他屍體，亦同向白衣人走去。

羣豪見到這一羣海上豪雄幫規竟如此森嚴，不禁爲之肅然，騷動的海岸，又復變得死一般靜寂。

白衣人聽得慘呼，回首而望，壽天齊已追到他身後，抱拳沉聲道：「壽某屬下行事不當，但湖海之上却有公道……」

他似乎早已知道那虬髯大漢必定不敢偸生，更知道別人已將屍身抬來，頭也不回，輕叱道：「抬過來！」

三條大漢將屍身抬到白衣人面前，壽天齊雙臂高舉，厲聲喝道：「不仁者死！不義者亡！海上道義，堅如精鋼！」

分散在四處接待賓客的海上弟兄，一齊轟然喝應，當眞是聲震天地，白衣人目中光芒閃動，道：「好——」

壽天齊道：「罪者雖已伏法，但壽某仍需負毀船之責，半個時辰中，便有一艘嶄新海船駛來，以作賠償！」

白衣人凝目瞧了他兩眼，再不說話，大步走向海邊，風浪已息，海濤拍打沙灘，捲去了方才零亂的足印。

只聽一陣語聲自海上帆船中傳了過來，道：「閣下劍術無雙，允稱無雙劍客，可願與在下海上一戰？」

語聲祥和平柔，但一個字一個字傳入耳中，却是清清楚楚，聽來有如就在你耳畔說話一般。羣豪不禁聳然動容，暗道：「好深厚的內力！」

白衣人却仍冷漠如昔，緩緩道：「爲何要戰於海上？」語聲亦是平平穩穩，衝破海風，直傳到五色帆船上。

船上的水天姬、方寶兒，以及那些少女們聽得這語聲後，也不禁吃了一驚，暗中更是爲紫衣侯担心。紫衣侯道：「閣下可是定要聽這解釋？」

白衣人微一沉吟，道：「不聽也罷。」

紫衣侯道：「你我同時登舟，會於海上，如何？」

白衣人道：「好！」

兩人相隔雖有數十丈，却如對面交談，兩人雖明知這一戰生死勝負，難以預卜，但語聲却仍從容不迫。但岸上、船上，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千百人，聽得這一番言語，心頭宛如突加巨石，緊張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壽天齊手掌一揮，已有條輕舟划了過來，白衣人瞧了胡不愁一眼，道：「你可願爲我操舟？」

胡不愁肅然道：「自當效命。」

舟上大漢躍下，胡不愁掠上，白衣人身形一閃，已到了船頭，胡不愁划起雙槳，輕舟破浪而出。

那邊紫衣侯亦自出艙，含笑向操舟前來報訊的大漢道：「此戰想必有些兇險，不知你可願爲我操舟？」

那大漢如蒙殊恩，受寵若驚，滿面俱是興奮之情，道：「小……小人榮幸之……之至！」但覺熱血衝上喉頭，幾乎語不成聲。

紫衣侯回首一笑，道：「多自珍重……」瞧了小公主一眼，似乎還想說什麼，却終是一言未發，飄然掠上輕舟。

五色帆船上之人，人人俱是熱淚盈眶，欲說無語，小公主緊咬着嘴唇，淚珠在一雙大眼睛中轉來轉去，小小的嘴唇竟然咬出血來，却還是忍耐不住，眼淚終似斷了綫的珍珠一般，一連串落了下來。

方寶兒喃喃道：「傻孩子，哭什麼，有什

麼好哭的……」突然轉過頭去，只因他自己眼淚也落了下來。

千百雙眼睛，都瞬也不瞬地望着海上，驕陽將落未落，海上萬丈金波，兩葉輕舟，越來越近。紫衣侯雙手抱劍，道：「請！」

白衣人單手握劍，道：「請！」

突聽嗆然兩聲龍吟，萬丈金波上，已多了兩道劍氣，落日、金波，與劍氣相映，直似七寶蓮池，大放光明！羣豪只覺目眩神迷，竟是不敢逼視。

胡不愁雙手操槳，更覺掌心滿是冷汗，抬頭望去，只見卓立在船頭的白衣人，身子似槍一般直，劍尖斜斜下垂，對面船頭的紫衣侯，劍身平舉，輕舟雖在不停幌動，他劍尖却始終不離一點固定的位置。

輕舟相距更近，兩人目光凝注着對方，莫說麋鹿興於道左，便是泰山崩於他兩人身旁，他兩人目光也絕不會爲之一瞬！紫衣侯面色更是蒼白，白衣人一雙眼神興奮之情，也越來越是狂熱！忽然，兩舟交錯而過，紫衣侯平平一劍削出！

這一劍劍勢絕無絲毫詭奇之變化，但劍尖寒芒顫動，眨眼間已急震二十餘次，將白衣人前胸、雙脅、下腹、喉頭、上下三十四處大穴，俱都籠罩在這一劍攻勢之下，但劍勢却絕不擊出，明是攻式，其實却乃世上最妙之守着。

白衣人手腕轉動，掌中長劍，連變數十個方位，却仍不敢在紫衣侯此一招下運劍反擊。

一個浪頭打來，兩舟突然分開。

紫衣侯、白衣人，交換一招後，身形又自恢復原來形態，四下豪傑無論瞧不瞧得清楚，都覺心神一陣緊張，直到此刻才能喘氣。

胡不愁得天獨厚，更是瞧得目眩神迷，他乍看只覺紫衣侯這一招乃是點蒼派鎮山劍法的七七四十九手「迴風舞柳劍」中第一着「春風初動」，再一看又覺此招與青城劍派「青雲赤霞劍」中一招「雲霞幻生」有些相似，仔細一看，却又覺此招竟是河南洛陽李家莊不傳之劍「天龍秘劍」中一招「龍舞九天」蛻變而出，瞬息間又覺此招實是與武林「兩儀劍法」中一招「太極初生」一般無異。

這四招俱是攻勢中最最凌厲之着，紫衣侯一劍中能包含這四招之精髓，已足令人可驚。

但胡不愁立刻便又覺紫衣侯那一招與這四招雖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却是截然不同，他立刻便覺出此招並非攻勢，而乃守勢。

「清平劍客」白三空武功老練沉穩，將普天下各門各派劍法中的守勢，俱都研究得十分精到。

胡不愁乃是清平門下高足，於此道自也頗有功候，這一念轉過，但覺紫衣侯這一招中，赫然竟似包含了灌江口二郎廟「楊二郎神劍」中一招「河清海宴」，華山七鶯流傳下之「七鶯劍陣」中一招「風雨不透」，崑崙「龍鳳大九式」中一招「龍圍鳳守」，長白山，長白劍派「長白劍」中一招「玄冰如鐵」，以及清平劍客本門劍法中一招「八方風雨」，這五招中之精萃。

這五招無一不是天下劍法中守勢最最嚴密之着，紫衣侯此一劍中竟將這五招中之精萃包括無遺，試問還有誰能在這一招下乘隙反攻？

更何況這一招雖是守勢，却又將攻勢含蘊在其中，雖穩健不失凌厲，雖細密却不柔弱。

胡不愁越想越覺這普普通通之一招中，實是妙用無窮，就只這一招，已夠普通人學上一生，他自己雖瞧得出這其中奧妙，却也實在想不出紫衣侯怎能將這許多種不同劍法中之精萃，融在一招之中。

又是一個浪頭打來，兩舟交錯。

紫衣侯曲肘側身，掌中劍斜斜而舉，動也不動。

這一招看來自是守勢，但白衣人神色却比方才更是凝重，長劍曲旋，高舉過頂，將自己全身上下俱都置於長劍包護之下，只因他深知紫衣侯這一招看來雖是守勢，其實却蘊藏無數後着。

海風呼嘯，舟身搖盪，白衣人竟是絲毫不敢動彈，只因他劍勢若是露出絲毫破綻，便休想再避出紫衣侯這一劍之下。

兩人身形石像般木立在動盪之輕舟上，只瞧得胡不愁緊張得再也透不過氣來，滿頭大汗，涔涔而落。

他再也無法支持，操槳之雙手一鬆，輕舟自急浪中退開，紫衣侯與白衣人的身形立刻分開數丈。

但這兩招攻過，胡不愁覺得今日之戰，紫衣侯已佔了七分勝算，只因他的劍法，確是爐火純青，無懈可擊，若說世上還有種劍法戰得過他，當眞是令人萬萬難以相信之事。

胡不愁心裏暗暗放心，却又暗覺慘然，白衣人雖然是今日武林羣豪之公敵，但此人風標奇特，却令人不得不對他生出一種英雄崇拜之心。

心念轉動，他手下巳忘了操槳，紫衣侯那舟上的大漢，更是巳變得痴了，不再動彈，幾個浪濤打過，雙舟越隔越遠。

紫衣侯與白衣人仍是保持原來的姿勢，動也不動，胡不愁眞願意這兩隻輕舟，就此盪開，飄流出海，永不復返，好教紫衣侯與白衣人這一戰，永遠也不要分出勝負，只因無論誰勝誰負，對他都是個重大的打擊！

但忽然間，他耳中只聽得「吧」地一響，輕舟忽然一陣急震，竟生生分爲兩半，白衣人所立船頭竟與舟身分開。

原來白衣人不耐久候，竟暗中用了內力，將輕舟震斷，紫衣侯正也與他抱着同樣心思，足下輕舟也生生一折爲二！

胡不愁與那大漢，再也保持不住舟身之平衡，一個浪頭打進來，便將他兩人一齊打入海中。四下羣豪，看得又是一陣騷動。

這時情勢已更是緊張，紫衣侯與白衣人各自踏着一截船頭，浮立在海浪之上，相隔又是越來越近了。

海上風浪如山，金波萬丈，這一紫一白兩條人影立在萬丈金波上，看來當眞有如天府飛仙，凌波虛渡一般！

羣豪只瞧得心動神馳，片刻便回復死寂，再無人敢大聲喘一口氣，只聞心跳之聲，咚咚不絕，人人俱是汗透重衣。

突見那萬丈金波上，又閃耀起萬丈金光。金光閃動，急如飛蛇閃電，在一刹那之間，紫衣侯與白衣人掌中劍已各各急攻三十餘次之多！

羣豪但見劍光閃動，那裏還分辨得出劍勢？人人腔子裏一顆心都平白提了起來，在這刹那間，竟是沒有人呼吸得出。

突聽一聲龍吟，響徹海天。

吟聲不絕，紫衣侯人影搖了兩搖，一個踉蹌，跌入海中，白衣人雙手握着劍，高舉過頂，又自不動。

海天遼闊，萬丈金波，襯着孤零零，一條白衣人影，這景象無論用任何言語也難描述得出。

海上岸邊，千百人，突覺喉頭似是被塞入一方巨石，壓在心頭，再也難呼吸得出。

這死一般靜寂，延續了良久，那驚呼之聲，方自驚天動地般爆發而出，五色帆船上的少女，十人有九人跌倒在地，痛哭失聲，小公主當場暈厥，方寶兒瞪大了眼睛，張大了嘴，也變得呆了。

只見白衣人石像般的身子，乘着海浪，飄向岸邊，將漫天夕陽，浩瀚金波，俱都拋在身後。

驚呼之聲巳消失在海天深處，羣豪大多巳黯然垂首……

就在這令人窒息的刹那間，海浪中竟有條人影冉冉升起，滿身雖巳水濕，但神情仍是充滿了尊貴與威嚴，有如古神話中的海神，爲了憐憫世人之不幸，自水晶宮中悄然現身——此人竟赫然正是紫衣侯。

羣豪這一驚、一喜，更是非同小可，這雙重的意外與刺激，竟使得人人都變成了呆子，既不能出聲，也無法動彈。

白衣人終於飄上海岸，紫衣侯却飄上了船頭，白衣人面上絕無半點表情，目光更是冰冷，突然沉聲道：「船在那裏？」

「紫髯龍」壽天齊怔了一怔，方自體會出他這句話是向自己說的，自人叢中擠出，道：「就在那裏。」

他身爲海上羣豪之長，自當言而有信，是以既然答應白衣人賠償船隻，便不管白衣人生死勝負，還是早將船隻備好。

白衣人順着他手指之處望去，果見有條嶄新而堅固的海船，停在左面海外十餘丈處，他只瞧了一眼便自轉身，面對着夕陽中的五色錦帆，一字字緩緩道：「閣下劍法，果然當世無雙！」

紫衣侯兀自卓立船頭，神情恭肅，道：「閣下風儀，實足爲天下武人效模，在下欽佩之至。」

白衣人道：「當勝則勝，當敗則敗。」

紫衣侯道：「閣下何去何從？」

白衣人道：「雲天深處！」

紫衣侯道：「在下不便遠送。」

白衣人道：「是！」

兩人對話時，四下那有一人敢出聲驚動，過了半晌，只聽白衣人緩緩又道：「今日一敗，在下畢生難忘，七年之後，吾當再來，一洗今日劍上之辱。」語聲戛然而頓，身子閃了兩閃，幽靈般掠上了左面之海船。

羣豪這才知道，今日之戰，勝的竟然是紫衣侯，再也忍不住歡呼起來，那歡呼之聲，更是驚天動地。

人人面上，都被歡喜與興奮激動成紅色，有些人一面歡呼，一面搶上了海邊的小舟，向五色船湧去，有些人搶不上小舟，便不顧一切，躍入海中，更有些人已躍入海中，才想起自己不識水性，拚命想攀上小舟，舟輕人多，一擠之下，舟上人也落入海中。

歡呼聲洋溢在海上，海上黑壓壓一片，俱是人頭，人們幾已瘋狂，發出瘋狂般的歡呼！

方寶兒瞧着這動人的景象，目中早已熱淚盈眶，喃喃道：「瘋子……瘋子……武林中果然都是些瘋子……」突然大呼一聲，跳起來摟住水天姬的脖子，大呼道：「紫衣侯萬歲！」

他自己實也忍不住瘋狂起來，水天姬又驚又喜又笑，在他臉上親了幾下，嬌笑道：「可愛的小瘋子！」

瘋狂的人羣，雖不敢爬上甲板，但有些已攀上了舟舷，有的拍打着海水，有的却跳上了好友的肩頭。

有些人昔日本是仇家，但此刻你勾着我的脖子，我拉着你的手，却在齊聲狂笑，齊聲歡呼：「侯爺萬歲，紫衣侯萬歲……」激情的歡笑，早已將他們昔日的仇怨，冲洗得乾乾淨淨了。

只因這歡喜乃屬天下武林同道所共有，羣豪人人都能分享到一份勝利的滋味，這勝利更是空前未有的偉大！

五色帆船上的少女，更是喜極欲狂，鈴兒與珠兒領頭，將船上所貯的鮮果、美酒、佳餚、珍饈，俱都一籠籠提了出來，自船舷邊拋下，她們的纖手飛揚，錦衣飄動，望去實有如散花之天女一般。

鐵金刀擠在人叢中，赤紅着臉大呼道：「俺早說紫衣侯爺劍法天下無雙，怎會敗給那怪物？」

另一人道：「可笑那怪物還不服氣，七年後還要再來。」

鐵金刀狂笑道：「他七年後再來有個屁用，還不是照樣被侯爺打得夾着尾巴走路！」

羣豪轟然大笑道：「老鐵說的不錯。」

胡不愁自海水中，爬起瞧見這景象，心中雖也覺得甚是興奮歡愉，但却又不免感到有些黯然、惆悵。

他轉目望去，只見紫衣侯卓立在船頭，蒼白的面容上，竟也全無半分勝利後應有的興奮之情，他面色之沉重，看來竟還遠在胡不愁之上，只見羣豪激動之下，誰也沒有留意他面色之反常。不知是誰放聲大呼道：「請侯爺向咱們說幾句話。」

羣豪立時轟然響應，齊聲道：「請侯爺說兩句話……」

紫衣侯目光轉動，緩緩抬起雙手。

羣豪歡呼又起，鈴兒嚷道：「各位安靜些好嗎？這麼吵法，却教咱們侯爺如何說話？」

她連嚷了數次，羣豪方自稍爲安靜下來。

紫衣侯目光再次轉動，終於緩緩道：「各位如此盛情，在下實是愧不敢當，只是……」

那知他方自開口說了兩句話，竟突然張口噴出一口鮮血，他那瀟洒而筆挺的身軀，竟也站立不穩。

鈴兒與珠兒驚呼一聲，搶過去扶起他身子，羣豪亦是聳然變色，面上的歡情，霎眼間便變成了驚駭。少女們一齊圍過來，紛紛驚喚：「侯爺怎地了？」

紫衣侯嘴角泛起一絲慘然，一字字道：「那白衣人劍法之高確是驚人，我連換了九十七種劍法，最後方以上古大禹治水時所創，武林失傳數百年之『伏魔劍法』中一着，僥倖勝了他半招，還是傷不了他，但……但……」他語聲已是十分微弱，說到這裏，更是氣喘不已，難以繼續。

鈴兒與珠兒又是焦急，又是關切，輕輕爲他搥背，羣豪面面相覷，海風陣陣，海面上又是一片死寂。

紫衣侯喘息了半晌，又自掙扎着道：「但我使出這九十七種劍法，眞力已是損耗過鉅，雖然勝得他半招，但却被他劍上眞力，震斷了心脈，他……他實是條好漢子，明知我已……已不行了，但仍承認我勝了半招，否則……唉，只要他稍爲厚顏，再出一擊，此刻只怕我已死……死在海中了！」

鐵金刀突然放聲大呼道：「常言說得好：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侯爺今日過後，必定多富多貴，福壽永昌。」

羣豪哄然喝采道：「不錯……說的好！」

紫衣侯面上却又露出了一絲慘笑，黯然道：「各位雖然善頌善禱，但在下巳自知萬難活到明晨，在下……唉，就此別過，各位請去吧！」拂袖轉身，走回船艙，鈴兒等人相隨於他，已有多年，直到如今，才聽到他第一聲嘆息，垂首跟在他身後，都不禁慘然淚下。

羣豪望着他身影自船頭消失，亦是黯然神傷。誰也想不到在如此巨大的勝利後，竟是此巨大的犧牲！在如此巨大的歡樂後，竟是如此巨大的悲痛！

沒有人再說話，垂頭喪氣，回到岸邊，但也沒有人願意離開這曾經無比巨大的刺激、歡樂，與悲傷的海岸。

也不知是誰，先在海岸邊坐下，別的人就跟着坐了下去，黑壓壓一片，坐滿了帶着海水鹹的沙灘上。

他們也不管身上的水濕，更不管海風的刺骨，只是癡癡的坐着，癡癡地望着海面上的五色船影。

夕陽終於落下，浩瀚的金波，變爲灰濛濛一片無情的海水，燦爛的五色帆，也失去了它原有的光采。

白衣人所乘的帆船，雖早已消失在海天深處，不知去向，但絕無一人懷疑他七年後是否眞會重來中原。

每個人心中，都在不約而同地暗暗忖道：「紫衣侯死了，七年後白衣人重來之時，還有誰能抵擋他？」

× × ×

昔日錦繡富麗的船艙，今日已佈滿愁雲慘霧，少女們圍着紫衣侯，小公主跪在他足下，方寶兒、水天姬、胡不愁，遠遠站在一邊，「紫髯龍」壽天齊站在艙外，不敢進來。

四下寂無人聲，唯有輕輕的啜泣。

紫衣侯雙目闔起，面容亦是十分悽慘，頻頻長嘆道：「七年之後……白衣人重來之日……唉！」

鈴兒流淚道：「侯爺請安靜休養，說不定傷勢會好轉來的，又何必爲七年後的事如此憂鬱？」

紫衣侯霍然張開雙目，厲聲道：「我一身之生死，又有何足惜？怎能將天下武林同道，置之不顧？」

方寶兒見他垂死之際，猶自念念不忘那七年後已與他毫無關係的武林刼難，而完全未將自己生死之事放在心裏，這是何等偉大的胸襟！方寶兒但覺一陣熱血冲上心頭，暗道：「這才不愧是以天下爲己任的大英雄，大豪傑！我長大若能像他，才不愧生而爲男子漢。」

鈴兒也垂下了頭，還是忍不住低泣着道：「現在不如他的人，再練七年武功，或者能勝過他也未可知，侯爺你又何苦……」

紫衣侯長嘆截口道：「放眼天下英豪，縱然再練七年武功，也無一人能勝得過他，何況，以他如此沉迷武道之人，再練七年武功，那進境又豈是別人所能夢想？只可惜大哥他已……唉！」嘆息一聲住口不語，只是微微皺起雙眉，似乎在思索着什麼極爲難以解決之事。

衆人也不敢打擾他，各自黯然流淚，只有方寶兒小臉掙得通紅，心裏彷彿充滿了激動。

突聽紫衣侯大喝一聲：「是了！」

大家心頭齊地一震，只道他終於找出了戰勝白衣人之道，那知紫衣侯目光四掃一眼，却只說：「誰會下棋？」

鈴兒怔了一怔，道：「我們都會……」

紫衣侯微微一笑道：「妳們棋路，都已在我胸中，我便是不看棋盤也能與妳們對着，那怎麼行？」

胡不愁恭聲道：「小子也曾學過。」

紫衣侯道：「你且陪我走一局。」

衆人雖不懂他在此時此刻怎會還有下棋的興緻，但見他興緻勃勃，也不敢詢問，當下擺好棋盤。

紫衣侯斜坐在榻上，似是極爲興奮，落子極快，胡不愁畢恭畢敬，立在榻前，神情雖恭謹，但棋路却絲毫不讓。

只因他已猜出，紫衣侯要他下棋，此舉必有深意，而他於棋道也素有心得，不過半個時辰，兩下落子都已多極。

紫衣侯面上忽而微笑，忽而皺眉，忽似苦思不解，忽似深有會心，正如他昔日瞧那枯枝切口時神情一般無二。

但他面色却更是蒼白，目光也更是無神，下到第四十九手時，他似是遇着僵局，皺眉苦思良久了猶未落子，喘息越來越是急劇。身子忽然向前一倒，將棋盤都撞翻了，棋子都落了下去。

紫衣侯竟似十分着急，道：「可惜可惜，這如何是好？」

胡不愁道：「無妨！」不動聲色，將棋子都拾了起來。一粒粒放上了棋盤，每粒棋子步位，竟都與方才分毫不差。

少女們見他貌不驚人，誰也想不到他竟有如此驚人的記憶之力，此刻面上都不禁露出詫異之色。

紫衣侯目光中雖也有驚奇讚賞之意，但只瞧了他一眼，便立刻凝注着棋局，手中拈着粒棋子，竟始終放不下去。

胡不愁心中不覺暗暗奇怪，只因這着棋的棋路本來簡單的很，他實在猜不出紫衣侯如此高手怎會也舉棋不定。

突聽紫衣侯長長嘆息一聲，伸手拂亂了棋盤，長嘆道：「我苦思之下，只覺那白衣人劍法實是有些地方與棋道相通，便想在下棋時將他劍法之秘密窺破一二，唉！我若能再活三五十天，或者能將這秘密瞧出也未可知，但此刻我想以短短三兩個時辰窺破此中秘密，實是絕無可能的了。」

方寶兒暗恨忖道：「老天眞是不公道，非要叫有用的人死，沒有用的人活在世上，唉，我若能替他死，那就好了。」

過了半晌，紫衣侯望着胡不愁緩緩又道：「但這局棋終非無用，教我知道了你竟有如此驚人的記憶之力，似你此般才情，怎能淹沒？」自懷中取出了一柄奇形鑰匙，沉聲接道：「我書房中藏有天下一百九十三家秘門秘譜，唯有此鑰能開啓那書房門戶，你且……」

胡不愁駭然道：「這……小……小子怎敢擔當？」

紫衣侯道：「此鑰武林中人確是夢寐求之不得，如今我將之傳你，只因唯有你或者能將所有劍譜完全記住。」

胡不愁又驚又喜，也不知該說什麼，唯有拜倒在地，雙手接過，只覺這鑰匙雖小，份量却有泰山般沉重。

紫衣侯仰天長嘆一聲，黯然道：「只是你縱將天下劍術全學會，却仍然不是那白衣人的對手！」

方寶兒忽然大聲道：「既然別的人都不是他的對手，就由我來作他對手好了，七年後他再來，我就將他打跑！」

紫衣侯微覺驚奇，微覺好笑，道：「你？你可會武功？」

方寶兒搖頭道：「不會。」

紫衣侯目光閃動，道：「你不會武功，怎能作他對手？」

方寶兒挺起小小的胸膛，大聲道：「我雖不會武功，也不願學武功，但這件事別人都辦不到，當然只有我來做了。」

他說得聲節鏗鏘，絕無猜疑，他小臉上看來雖仍充滿稚氣，但神情間却已凜然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等英雄與高僧捨生取義的氣概。教人絲毫不敢因他年齡幼小而輕視於他。

紫衣侯凝目望了他半晌，緩緩道：「世上千萬成名英雄都做不到的事，你憑什麼能做得到？」

方寶兒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想那白衣劍客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憑什麼說我必定勝不了他？」

紫衣侯目光更是和緩，但神情却突變嚴厲，厲聲道：「小小年紀，便學會大言欺人了麼？」反手一掌，打了過去。

他雖已重傷，但這一掌擊出，方寶兒焉能閃避？竟被他打得跌倒地上，衆人瞧得又是憐憫，又是吃驚，面上都不禁變了顏色，只因人人都早已對方兒寶大有好感，胡不愁關係與寶兒最深，此刻却偏偏神色不變，反似有些歡喜，水天姬本已變色，瞧了胡不愁一眼後，面上竟也露出喜色。

只見方寶兒翻身躍起，面上竟也全未變色，紫衣侯望着他冷冷道：「本座打你，你可服氣？」

方寶兒道：「不服氣！」

紫衣侯道：「你可是想打回我一掌，又不敢動手？」

方寶兒道：「我不是不敢打你，而是不能也不忍打你，只因你年紀比我大，又是萬人稱道的英雄，我便當尊你三分，再加上你此刻正在病中，我又當讓你五分，你打我一掌，我雖不服氣，只好認了。」

他面無懼色，侃侃而言，鈴兒、珠兒與一些少女們都已瞧得出神，只因她們跟隨紫衣侯多年，倒眞未瞧過有一人敢對紫衣侯如此說話的。紫衣侯面色深沉，道：「這些只不過是你的藉口而已，其實你既非不能，亦非不忍，而是不敢！」

方寶兒笑道：「你說的也有些不錯，我既非不能，亦非不忍，只是我根本不想而已。」

紫衣侯道：「這是什麼話？」

方寶兒笑道：「你面孔雖兇，眼睛却不兇，你方才打我，絕不是眞心要打我，想來不過是要試試我而已。」

紫衣侯又瞧他半晌，突然放聲大笑道：「好孩子……好……」

他實是傷勢嚴重，笑了兩聲，便咳嗽一止，但咳嗽一停，他便又接着道：「你明辨是非，絕不妄動，可以算得是『智』，意存忍讓，敬老憐弱，可以算得是『仁』，臨危不懼，慷慨赴難，可以稱得是『勇』，似你這樣智、仁、勇，三者俱備的孩子，我生平倒只見過你一個。」

方寶兒暗暗忖道：「你終年在海上，自然見不着了。」但別人責罵於他，他便可挺胸而言，此刻別人稱讚於他，他反而吶吶說不出話來，連小臉也紅了，胡不愁與水天姬兩人對望一眼，水天姬暗暗忖道：「這大腦袋眞是沉得住氣，我方才若非見了他神情，還眞當紫衣侯是眞的對寶兒動怒了。」

水天姬眼角一直瞟着胡不愁，胡不愁却早已轉開目光，只是在心中暗暗忖道：「這鬼精靈眼角一直瞟着我，不知在想些什麼？難道他見我方才能猜着紫衣侯的用意，而對我起了欽佩之心？」想到這裏，嘴邊不禁露出微笑，那知水天姬見他露出笑容，突然低低罵了一句：「死大頭！」

這句話別人自然聽不到，唯有胡不愁聽得直翻白眼。

過了半晌，紫衣侯方自緩緩道：「別人見我終年飄流海上，只當我必已厭倦紅塵，其實紅塵中實多我們留戀之事，我之所以飄流海上，只因我昔日曾敗在一人劍下，是以永生不願踏上陸地。」

衆人有些已聽過他曾說過一次，但那時大家全未留意，此刻聞言，心中却不禁泛起一絲喜意。只因那人若是能勝得過紫衣侯，自也勝得過白衣人。

只聽紫衣侯接道：「那人本乃我之師兄，小時與我同門學藝，別人都當我劍法無雙，其實他劍法才是天下第一！」

胡不愁本來仍然沉默寡言，此刻却忍不住插口道：「弟子雖然無知，但看侯爺之劍法，已將天下各門派劍術中之精萃融於一爐，實已登峯造極，無可比擬，就連那白衣劍客，也不過只因已將全身內外練成鋼一般，是以才能以內力佔些優勢，若論劍法他也是萬萬及不上侯爺的。」

紫衣侯嘆道：「不錯，普天之下，各門各派劍法中，精妙之處，我無一不熟記在心中，但我那師兄，却比我更勝一籌！」

胡不愁奇道：「小子斗膽請教，不知他如何能勝過侯爺？」

紫衣侯道：「只因我雖將天下所有劍法全部記住，我那師兄也能記得絲毫不漏，但他却能在記住後又全都忘記，我却萬萬不能，縱然想盡千方百計，却也難忘掉其中任何一種。」

衆人俱都聽得面面相覷，茫然不解，就連胡不愁也聽得呆了一呆，但瞬卽面露微笑，似是深有會意。

他深知要想牢牢記住一事，倒也並不十分困難，但若想將心中牢記之事永遠忘去，那實是難如登天！

只因有些事你本不願去想，也不該去想，但這些事却偏偏要在你心中縈擾。有些事你本想早些忘記，但這些事却偏偏要在你心中留連，甚至連夢魂中都難以忘却——人們若是能隨時忘去那些悲痛之事，人間當眞不知要增加幾許歡樂。

這種高深而微妙的哲理，年輕的少女們自然還不能體會，只是暗暗奇怪：「他既已將劍法全都忘却，怎麼還能以劍法取勝？」

紫衣侯道：「我那師兄將劍法全都忘記之後，方自大徹大悟，悟了『劍意』，他竟將心神全都融入了劍中，以意馭劍，隨心所欲。雖無一固定的招式，但信手揮來，却無一不是妙到毫巔之妙着，也正因他劍法絕不拘囿於一定之形式，是以人們根本不知該如何抵擋，我雖能使遍天下劍法，但我之所得，不過是劍法之形骸，他之所得，却是劍法之靈魂，我的劍法雖號稱天下無雙，比起他來實是糞土不如！」

他一口氣說完了這番話，只聽得人人全都目定口呆，心醉神迷，張大了嘴，却喘不過氣來。

過了良久，胡不愁方自長長嘆了口氣，他聽了這一番前所未聞之劍道妙諦，心中但覺思潮澎湃不已，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才在尋思間，方寶兒竟已先自嘆道：「故老相傳，古劍仙『身劍合一』之說，想來也不過如此了。」小臉上滿是興奮之情，竟似比胡不愁領悟得更多。

紫衣侯目中滿是讚許之意，緩緩道：「不想你小小年紀，竟知道得不少，以意馭劍，確已可達『身劍合一』之妙，但飛劍凌空，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却是人們牽强附會的無稽之談。」

方寶兒道：「既是如此，何不請他與那白衣人一戰？」

紫衣侯嘆道：「我那師兄清靜無爲，從不與人互爭勝負，十餘年前我便想盡各種方法，定要逼他與我一戰，他被我逼得無奈，才要好好勝我一場，好教我莫再糾纏，但他仍怕傷了我，是以劍上並未貫注眞力，但……唉，但我那時性子偏激好勝，竟在敗了一招後想以眞力挽回些顏面，我那師兄……他……他便在驟出不意之下，被我所傷，但他怕我傷心，仍是强自支持，不露形色，然後含笑別我而去……」

這段事顯然是他心中之穩痛，他斷斷續續說到這裏，已是面色慘淡，目蘊淚光，連言語都難以繼續。

胡不愁知他臨去之前，若是將心中愧疚完全說出，心頭反倒安寧，於是恭聲問道：「不知後來怎樣？」

紫衣侯黯然道：「後來……在歸途中，我

那師兄竟遇着了生平唯一仇家，那時他身受內傷，全身眞力已十去七八，自不是別人敵手，勉力一戰之下，雖以無雙之劍法將對方驚退，但却又中了別人暗算，奔出數里外，便自毒發，我那師兄實是絕世奇才，在那般情況下，還是設法將毒解去，但……但他性命雖仍保全，一身武功竟從此散去，雖通絕世劍法，却從此無力使出。」

這故事可說是平凡簡單已極，江湖中也已曾發生過千百次，既不曲折，亦非離奇，但此時此刻，窗外海風呼嘯，夜色一寒如冰，窗內燈火飄搖，滿佈慘霧愁雲，這簡單平凡的故事，自紫衣侯此等驚天動地的人物口中說出，竟突然變得充滿了神秘而動人的魅力！

衆人聽得心頭更是沉重，恨不得立時放聲一哭，小公主突然道：「爹說的可就是教我挿花的那位伯伯麼？」

紫衣侯點了點頭，道：「不錯，他雖因我而如此，但却絕不懷恨於我，見妳倒也聰明，反而想要將那無雙劍術傳授於你，他明雖教妳挿花，其實却將劍道蘊藏於花道之中，要知書道、花道、茶道、棋道，俱是我們老祖宗智慧之精華，自漢以來，代出才人，近日聞得東瀛島上雖也有人精研此道，那想來也不過只是些皮毛而已，萬難與我華裔子孫相比。」

他語聲微頓，喘息半晌，又自接道：「我那師兄武功散去後，唯有隱居避世，靜中參悟，竟發現花道、棋道中之至理，實與劍道相差無幾，是以望妳亦能參悟，那知道……唉！妳雖聰明，却太要爭强，胸襟也不够開闊，終非此道中人，你那大伯伯這才失望而去。」

小公主閉着嘴生了半天悶氣，終於忍不住道：「連我都學不會的事，我眞不信世上還有別人學得會！」

紫衣侯含笑不語，目光却已瞧着方寶兒。

小公主睜大了眼睛，道：「爹爹，你是說他？」

紫衣侯道：「嗯！」

小公主奇道：「我學不會的東西，他學得會？」

紫衣侯道：「你莫非以爲自己比人家聰明不成？」

小公主點頭道：「那當然，我當然比他聰明。」

紫衣侯微微笑道：「你可知道什麼是小聰明，什麼是大智慧？」

小公主道：「我當然知道。」

紫衣侯道：「且說來聽聽。」

小公主道：「小聰明就是……就是……嗯……爹爹，你總是難爲人家，這種話只可意會，而不能言傳，叫人家怎麼解釋得出？」

紫衣侯含笑道：「不錯，這種話本來的確難以解釋清楚，但此刻只要兩句話便可說明白了。」

小公主不依道：「嗯……爹爹說的話，老是教人不懂。」

紫衣侯道：「妳就有小聰明，寶兒却有大智慧，所以他學得會，現在妳可懂了麼？」

小公主呆了一呆，狠狠瞪了方寶兒足足有半盞茶時分，突然大叫道：「你神氣什麼？總有一天，我要比你强，你記着！」跺着小脚，轉過身子，奔到屋角，雙肩不停的抽動，却絕不哭出聲來。

方寶兒也怔了，吶吶道：「哭……哭什麼……妳本來就比我强嘛……」想走過去，又停住了脚。

紫衣侯道：「莫理她，你過來。」

方寶兒呆呆地走過去，垂下了頭。

紫衣侯撫着他頭髮半晌，柔聲道：「等到此間事了，你便儘快去找我師兄，知道麼？」

方寶兒道：「知道。」

紫衣侯自懷中取出一隻錦囊，道：「這是我師兄留下來的，囊中便寫有他隱身之處，這些年來，他爲了避仇，從不將自己隱身之處說給任何人知道，雖然留下這隻錦囊，却只許我在最最需要時才能派一個人去找他，他再三吩咐只能一個人，所以連我自己都沒有看過。」

紫衣侯接道：「我那師兄爲人古怪，這錦囊必有些古怪的花樣，唉！你能否找得着他，還未可知。」

方寶兒突然抬起頭來，大聲道：「我既然說過要作，就一定要做到，無論他在那裏，我也一定要找着他。」

紫衣侯道：「那地方也許遠在天涯，你却必須一個人去，你小小年紀，又不會武功，千里迢迢，你可害怕？」

方寶兒瞪圓了眼睛，道：「就算害怕，也是要去的，我一生不知有多少害怕的事，但却最不怕去做那些事。」

紫衣侯面露微笑，道：「好孩子，這才叫英雄本色，若是從不知害怕的人，只是呆子、莽夫，算不得英雄。」

這種話聽來雖然難解，其實却大有道理，胡不愁反來覆去仔細咀嚼着這兩種話的滋味，不覺想得癡了。

紫衣侯仰天長長嘆息一聲，道：「各事總算已有交待，我生前死後，都已可安心了……」突然大喝道：「且將酒來，待我帶醉去會鬼卒，告訴他世間多的是不怕死的男兒，在這些人面前，神鬼也要低頭！」

少女們只得取過酒來，惟有垂首低泣。

紫衣侯自斟自飲，痛飲了數杯，蒼白的面容上，漸漸泛起一陣奇異之紅色，口中喃喃道：「一世英雄……下場如此，唉，天意……天意……」突然大喝一聲：「咄！」仰天狂笑道：「我一生與人大小千百戰，驚心動魄，人生百年，終需一死，能死在這樣的對手中，還嘆什麼氣？哈哈……呆子……呆子……」

狂笑聲中，掙扎而起，踉蹌着向艙後之密室奔了過去，鈴兒、珠兒輕喚一聲，趕過去扶他。

紫衣侯拂袖道：「我自來自去，誰要妳等隨來？」

鈴兒、珠兒垂首駐足。

紫衣侯仰視窗外，狂笑道：「人生……人生！哈哈……呆子，呆子……」拂袖奔入後室中，砰地關上房門，再也不開了。

只聽室中狂笑之聲，本極高亢，漸漸低沉，而終至不可再聞，這一代奇俠，竟自狂笑拂袖而去，庸碌的世人，永遠掙扎的紅塵中，但在這一代英雄眼中看來，不過是一羣呆子。

這時東方已現曙色，大海上又有了生機，但船艙中却是死氣沉沉，極度的悲傷，使衆人已忘記痛哭，只是癡癡的發呆，繼續的輕泣。

一陣暴風過來，將鈴兒耳墜的金鈴，吹得「叮噹」作響。但這平日聽來那般淸悅的鈴聲，如今聽來，也似充滿悲傷的韻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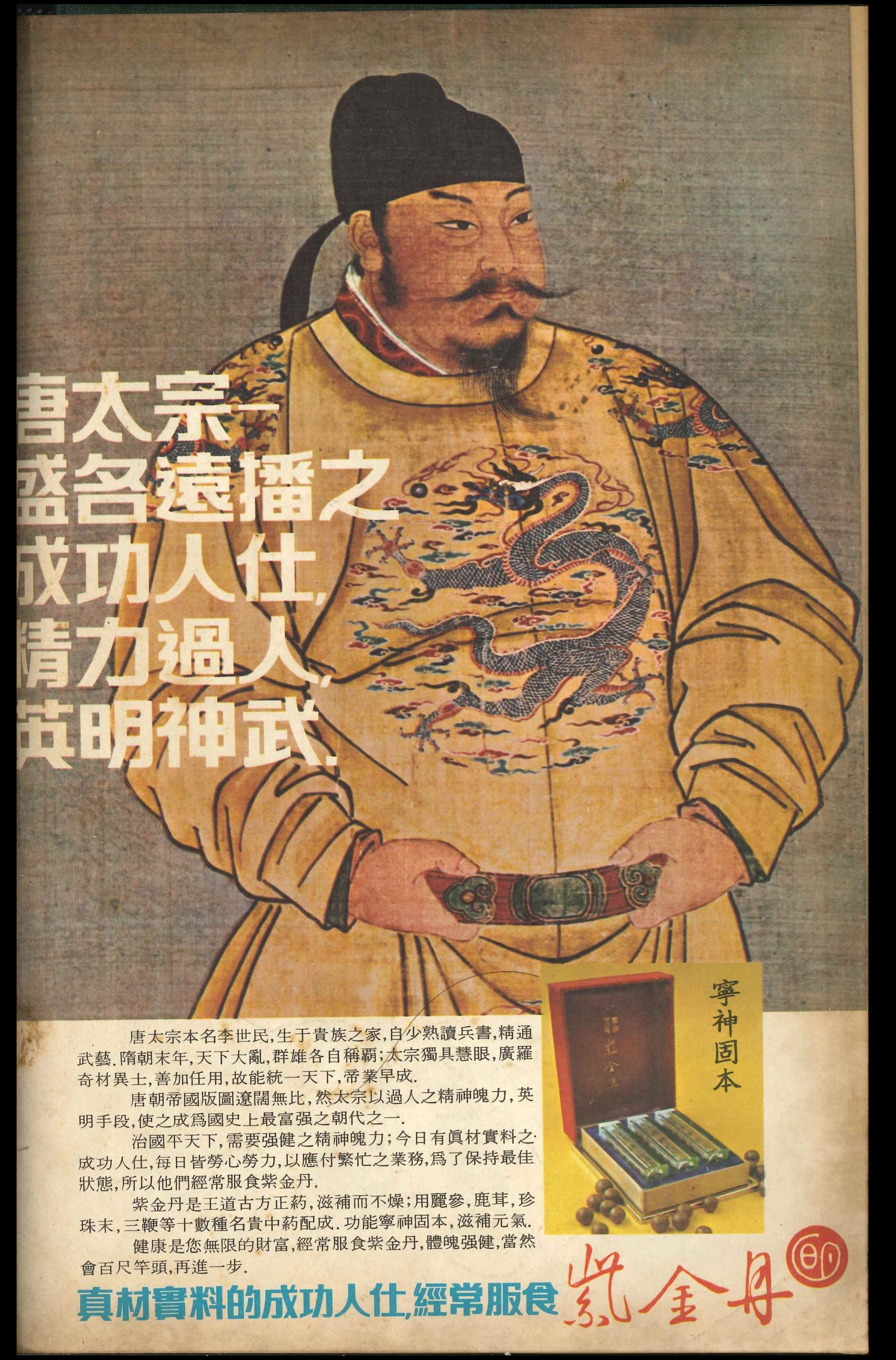
也不知過了多久，鈴兒突然轉身走到船頭。她面上淚痕已乾，轉瞬間顯得那麼嚴肅而聖潔，晶瑩的目光，凝注着岸上羣豪，久久都未移動。海上曙色，來得最早。

羣豪望着曙色來臨，心情更是悲痛沉重！刺骨的海風，吹在他們身上，他們也不覺其冷，只是不住機伶伶發抖。

突見鈴兒走上船頭，青天、大海，將她的白衣倩影襯得那麼不凡，羣豪甚至不敢仰視，情不自禁，垂下了頭。

鈴兒目光四掃，一字字地緩緩道：「侯……爺……已……去……了……」反手一拂髮絲，突然搖搖而倒。

（未完）


唐太宗—
盛名遠播之
成功人仕,
精力過人,
英明神武.
寧神固本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